

王了一譯

三
通

娜

娜

三通書局發行

左 拉 與 自 然 義

一 左拉之身世與其著作概述

左拉 (Emile Zola) 以一八四〇年生於巴黎。他的母親雖是法國人，他的父親却是意大利的梵尼新 (Venise) 人。祖母是希臘人。他的童年期與青年期是在勃羅旺斯省 (Provence) 度過的。他在學校的成績很壞以致考不得學位 (Baccalaureat) 所以只好做些小小的差事。他在巴黎與外省的許多報館裏辦過事，也曾寫過些浪漫派的小說，例如富農的故事 (Les Contes à Ninon) 後來又寫了些風俗小說，比較地更好些，例如黛列思拉根 (Therese Raquin, 1867) 與瑪玳璉費拉 (Madelaine Ferat, 1868)。然而他的大著作羅恭瑪嘉爾家史 (Les Rougon Macquart) 却在一八七一年纔開始。本書原名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庭的自然的而且與社會有關

的歷史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共分二十卷：一羅恭的家運 (La Fortune des Rougon, 1871) 二餓鷹 (La Curée, 1872) 三巴黎之腹 (Le Ventre de Paris, 1873) 四伯拉桑的戰利品 (La Conquête de Plasans, 1874) 五謾烈院長的過失 (La Faute de L'abbé Mouret, 1875) 六虔仁羅恭老爺 (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1876) 七屠槌 (L'Assommoir, 1877) 八愛情之一頁 (Une Page d'Amour, 1878) 九娜娜 (Nana, 1880) 十家常便飯 (Pot-Bouille, 1882) 十一託女入的福 (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 十二生活的快樂 (La Joie de Vivre, 1884) 十三共和曆七月 (Germinal, 1885) 十四成績 (L'oeuvre 1886) 十五土地 (La Terre, 1887) 十六夢 (Le Rêve, 1888) 十七人中禽獸 (La Bête humaine, 1890) 十八金錢 (L'Argent, 1891) 十九破產 (La Débâcle, 1892) 二十巴斯嘉爾博士 (Le Docteur Pascal, 1893) 其中最著名的四部是：

一、生活娜娜，敘述淫佚的生活；共和曆七月，敘述鑛工的生活；破產，敘述戰爭入八二之間，他為自然主義做了許多論文，例如實驗的小說 (Le Roman expérimental, 1880) 自然主義與戲劇 (Le Naturalisme au théâtre, 1881) 等。後來他又

從事於宗教的描寫著三大名城 (Les Trois Villes) 一盧爾德 (Lourdes, 1894) 二羅馬 (Roma, 1897) 三巴黎。這三部小說都是敘述宗教不能救人民的痛苦的。最後他又從事於社會主義描寫著四福音書 (Quatre Evangiles) 只成三部：一富饒 (Fécondité, 1899) 二工作 (Travail, 1901) 三真理 (Vérité, 1903)。他曾經是最熱烈的共和黨，後來又是社會黨，甚至於是共產黨。一八八九年，狄烈夫大尉賣國事件起，他與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同冒大不韙，竭力替狄烈夫辯護。他在曙光報 (L'Aurore) 上登了許多激烈的文字，曾經被捕下獄。一九〇二年為煤氣所毒，死於巴黎。死後六年，即一九〇八年春間，改葬於班迪安 (Panthéon) 國葬院。

二．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

在左拉以前，文學界但有所謂現實主義 (Réalisme)，無所謂自然主義 (Naturalisme)。說到現實主義的先鋒，要算是巴爾札克 (Balzac, 1799-1850) 泰耐 (Taine, 1828-1893) 說他摹寫真相，把卑劣的事情描寫得比其他的事情更生動些。泰耐自己也是現實主義的中堅。此後有杜蘭第 (Duranty) 在一八五六年著現實主義，莊佛樂利 (Champfleury) 在一八五七年著

現實主義。同年，佛羅貝爾 (Flaubert, 1821-1880) 的小說波華麗夫人 (Madame Bovary) 出版。佛羅貝爾號稱現實主義者，然而杜蘭第怪他專從事於美術方面，却沒有感覺，而且是乾枯的。與佛羅貝爾同時的現實主義者還有龔果爾兄弟 (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 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他們在姑美尼拉賽陀 (Germinie Lacerteux, 1864) 的序文裏說：

「民衆喜歡假的小說，這却是一部真的小說。民衆喜歡走到上流社會裏去的書，這却是一部從馬路上來的書。民衆喜歡淫邪的作品，娼妓的日記，床頭的供狀，戀愛的穢史，然而這一本書却是莊重的，純潔的。我勸民衆開卷時，切勿希望書中有娛樂的描述，這書只是愛情的醫院。

「民衆喜歡緩和劑與安眠藥，他們要靠團圓結局的故事來幫助他們的消化；這書悲哀而且激烈，違反他們的習慣，有礙他們的衛生。

「那麼，爲什麼我們寫了這一部書呢？爲的是得罪民衆，故意干犯他們的嗜好嗎？」

「不是的。」

十九世紀在平等自由的時代，我們常常自問：所謂「下級社會」有沒有入小說的權利？直到現在，文學家不屑描寫平民，他們有心靈不能達洩，是否應該長此不變？下級社會的痛苦，是

否值得寫是否值得讀？小人們，窮百姓們，在痛苦的時候，能否像受痛苦的大人們，富貴的人們一般，聽着人啼哭？總之，下級社會的眼淚能否像上流社會的眼淚一般地令人痛哭起來？

「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寫了這一部書。」

依龔果爾諸人的論調，現實主義在乎描寫下級社會，把平民的痛苦宣洩出來。自然主義，在字面上說起來，與現實主義沒有什麼分別，因為都是「描寫實在」的意思。然而左拉却在他所著的實驗小說論裏替自然主義立了一個定義說：

「自然主義是由新科學施用到文學上的一種程式。」

左拉的同志黑斯曼 (J. K. Huysmans, 1848-1907) 更把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切實地說明。他在眉批 (En Marge) 裏批評左拉的屠槌，同時把這兩種名稱加以解釋說：

「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兩個名詞，被人們加以種種不同的定意，我們應該切實地說明。有些人說，——而且是最動聽的論調，——現實主義者所選的題材乃是最醜惡的，最粗鄙的，他們的描寫乃是最淫褻的，最能令人作嘔的。總而言之，乃是把社會的瘡疥盡情披露出來。自然主義者把社會的瘡疥的細布揭開之後，只有一個目的，便是教人們測量那可怖的瘡口有多少深。」

『其實我們並不管牠是瘡疥呢還是粉紅的肌膚。我們固然把瘡疥描寫，也未嘗不把粉紅的肌膚描寫。因為瘡疥與粉紅的肌膚都是存在世上的。最卑汗的人與最高尚的人一般地值得研究，娼妓蕩婦們到處都有，與正氣的女人們一般地享有公民的權利。社會是有兩方面的，我們把兩方面都描寫給人們看。我們把畫板上的一切的顏色都拿來應用，並非專用黑色，不用藍色；我們無分別地讚賞李比拉與華陀（註一），因為他們都有好筆法，所畫的東西都非常生動！人家雖則說我們專愛描寫醜惡，其實我們並非只喜歡淫邪而不喜歡貞操，只喜歡放浪而不喜歡廉恥；我們一樣地讚賞酸辣的小說與甜脆的小說，只要著者以觀察所得把實地的生活描寫下去，就是好書了。

『我們並不是些宗教黨徒，我們相信文學家應該像一個畫家，是要適合潮流的，我們要把古時的寬衣長劍付之東流。近代所謂名著，甚至令我們心中作嘔。然而我們並不推翻了他們的書，也不搗毀了他們的偶像，我們只在他們的旁邊。我們到馬路上去，也像到了王宮；我們到荒野去，也像到了有名的樹林。我們努力想要不像浪漫派描寫那些超越自然的美事，不像他們去找烏托邦的幻影。我們要把那些有肉有骨，能生活能走動的人類的真相擺在人們的眼前。我們在某一環境裏觀察了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於是把他們的生活很用心地，很詳細地描寫。他們的貞操或淫邪，

戀愛或仇恨，一時的衝動或永久的德性，都顯現在我們的筆端。我們好像給人們參觀野獸的人，不——那些野獸快樂或悲哀，我們只給人們看清楚就是了！

『平常的小說總有一個結局，或用婚姻收場，或用死亡收場，我們的小說却不一定有結局。是的，不錯。我們的小說不宣傳什麼學理，往往是沒有結論的。是的，也不錯。』

『但是，藝術是與政治上的學理或社會上的空想沒有關係的。一部小說並不是一個講壇，也不是一個教座，我以為藝術家應該避免這種無用的浮詞。』

『我對於衆人所沿用的程式，更要明白地反對了。』

『依我的意見，自古至今的文學家只描寫些例外的事情，這是不對的。那些小說家與詩人所敘的愛情，或因此自殺，或因此殺人，或因此發狂，都只是些特別的情形。這些特別的情形，被文學家觀察到了，記載下來，我沒有什麼好說，因為事實具在。但是，如果說我們的平常的生活，人人所過的生活，天天所過的生活，值不得研究，因為平淡無奇，引不起人們的興味與熱情，比不上憑空造出一個偉大的人物，或一件驚人的事情，我却覺得這一種話沒有道理。譬如某人的妻子死了，他哭了一場，後來再娶一個婦人，而且並沒有什麼懊悔。老實說，我覺得這男子比維特一樣偉大（註二），一樣

值得記載；維特這呆子，快活的時候就咀嚼與相的詩，悲哀的時候就為羅洛德而自殺，為什麼只有他值得記載呢？

「我們的小說以分析代替幻想，情節並不怎樣複雜，所以弄到讀者吃驚得叫道：『呸！沒有一點兒事情，何苦枉費筆墨！』唉！現在的時代，不像當初人們讚賞大仲馬，輕視巴爾札克的時代了！民衆已經討厭才子佳人的作品了！」

「是的，民衆趨向強烈的作品了。屠槌的成功，就是一個證據。唉！我曉得有許多村學究很失望地嘆道：『我們想要些乾淨的而且能安慰人的小說；生活已經是悲哀的了，何苦把牠的真面目給我們看呢？請你們像狄更司（Dickens）一樣罷。他也是描寫下流社會的，然而他把乾淨的事實博取民衆的娛樂，同時顧及道德方面，豈不比你們強嗎？』」

「唉！我一聽到這種話就令我生氣了！藝術並不是拿來娛樂那些低着頭咬着手指的小姐們的，也不能像狄更司的作品供給家人團聚時的談話資料或給養病的人們消遣。我老實說，高聲地說：乾淨與不乾淨，於藝術毫無關係。不會做小說的人纔把不乾淨的事實寫成淫書！」

「我再說一句，凡是寫實的，生動的作品，非但不至於有傷風化，而且想要不寓勸戒之意也還

是一件難事呢！淫邪的本身就生出刑罰來，浪蕩的自然的結局所給予的懲戒要比法律所定的懲戒更嚴。所以寫實的小說就是有益於風化的好書。末了，我總結一句，自然主義乃是對於存在的人物的研究，而所研究的乃是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所得的結果；依左拉先生自己的說法，凡對於真相很有耐心地究研，從最細微的地方觀察，便是自然主義了。」

黑斯曼對於自然主義的解釋很是透澈，然而左拉乃是自然主義的首領，我們且看他爲主義而奮鬥的經過。

（註一）李比拉（Ribéra, 1588-1640）是西班牙的畫家，是現實主義派；華陀（Watteau, 1684-1721）是法國的畫家，愛畫鄉村風景。

（註二）見哥德所著少年維特之煩惱。

三 左拉與自然主義

左拉的思想與其方法之由來。

左拉的文學方法有一部份受現實主義與巴爾札克、佛羅貝

爾、龔果爾兄弟的小說的影響，同時又與泰耐的哲學有關係。現實主義派已經說新時代的小說不

該是浪漫的了，小說不該是捏造的奇談，甚至於不是消遣的資料，只該是對於事實很確切地描寫。但是左拉讀了達爾文與泰耐的書，覺得自己可以比現實主義更進一步。所以他主張「實驗」的小說，要把文學與科學合化，用解剖的方法表現真相。恰好那時的著名的生理學大家克羅德貝爾（Claude Bernard, 1813-1878）於一八六五年著實驗醫學緒論一書，名醫律嘉（Prosper Lucas）於一八四七至一八五〇年著自然的遺傳一書，名醫洛圖爾諾（Ch. Jellournean）又於一八六八年著情感與生理。這三部書都給左拉一個很大的影響。他覺得古來的所謂名家小說都是些沒有經驗的作品。因為人類的一切都與生理的組織有關係，所以小說裏的一切也都與生理的組織有關係，而古來的文學家竟忽略了這一點。小說是描寫人類的「氣質」的，而氣質乃是兩種必然的結果：（一）遺傳的關係；（二）環境的關係。所以左拉的羅恭瑪嘉爾家史可以說完全是關於遺傳與環境的描寫。在這一部大著作以前他曾著瑪玳璉費拉一部小說，又主編講壇報，宣傳他的自然主義，因此曾受政府的干涉。

政府的干涉。當左拉初發表瑪玳璉費拉的時候，賽納公安局以為這小說裏有過於大胆的描寫，請他刪改其中的幾段。那發行者賴克魯華已經表示願意刪改了。他却不肯。他以為政府對於

文學上的道德觀念是不對的，於是生氣地說：

『怎麼！市面上許多沒有經驗的小說，用所謂風流的雅筆去捏造許多淫邪的事情，却不被干涉；現在我用嚴厲的手腕去揭露社會的傷痕，人家反來攻擊我……！』

講壇報也於一八七六年九月被政府檢去，說這是「侮辱天主教」的報紙。報館的經理被監禁了三個月，又被罰了四千佛郎。律師說這報紙乃是鼓吹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而且是反對宗教的。說他們每天在前兩頁裏專討論社會上的問題。

他雖則受政府的干涉與舊派的反對，然而新文化的潮流所趨，竟令他的羅恭瑪嘉爾家史第七卷屠槌大告成功，驚動一時，今將羅恭瑪嘉爾家史略述如下：

羅恭瑪嘉爾家史左拉依照「遺傳的規律」做他的小說，所以先立一個譜系。全書所敘及的羅恭家的子孫共三十二人，與此家有關係的共約一千二百人。後來拉蒙把這些人物都列成圖表，附於全書之末。本書第一卷羅恭的家運敘述羅恭娶某婦人爲妻。羅恭是強健的人，然而他的妻子是有神經病的，她的情郎瑪嘉爾又是中了酒毒的。以後諸卷便分敘正式夫婦所生的子孫一支，與瑪嘉爾私生的子孫一支。這兩支子孫表現種種遺傳的結果。其中也有幾個身心健全的人，例如

生活的快樂裏的寶蓮，巴斯嘉爾博士裏的克羅第爾德與巴斯嘉爾，但是以中酒毒的生肺癆的歇斯的里病的，神經病的，瘋狂的，賣淫的，犯法的的居多。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卑汗放浪的人。左拉研究這種環境的時候，的確費了一番苦工夫。爲了屠槌，他去參觀了許多酒徒聚飲的地方；馬路上，酒店裏，跳舞場裏，洗衣場裏，都有他的腳跡。許多工男工女的一舉一動都上了他的筆記，而且繪了許多房屋與市區的地圖。他每做一部小說都是這樣去找事實的，所以上流社會裏，大商店裏，宗教的地方，也是他常到的地方。自從屠槌出版之後，文學界的人無論反對或贊成，都認爲一件驚人的大事。

囂俄的意見。當時囂俄的朋友巴爾布（Barbou）對囂俄說左拉這一本屠槌乃是「有用」的作品，而且竭力描寫酒毒的危險，於社會上不爲無功。囂俄說：

「您的話不錯，然而屠槌到底是一部不好的書。他把社會的醜惡都披露了，竟像他以此爲樂事似的！下流人都愛讀這種書，所以他能夠成功。」

「先生，」巴爾布說，「這書的作者先敘述一對善良的夫婦，他們很有秩序，很知儉約，因此很幸福。後來他敘述一個懶惰的酒鬼做了許多卑汗的事，受了許多苦楚，正可以形容善良的人，爲什麼您責備得這樣嚴呢？」

「這個我不管，」聶俄說：「他這種描寫乃是不應該的。不錯，這一切都是真的，我自己也到過窮苦淒涼的地方，但是我不願意人家描寫成爲小說。我們沒有把不幸的事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的權利。」

聶俄也知道有些自然主義者說他的哀史裏有些地方也是很大膽的描寫，於是他自己解釋說：

「我在哀史裏，不怕把一些痛苦與羞恥的事情披露出來。我敘述了一個罪犯與一個妓女，然而當我寫的時候，時時希望把他們在卑汙的生活裏打救出來。我混進這苦惱的社會裏去，爲的是醫治他們。我混進去的時候，自命爲宣傳道德者，爲醫生（其實左拉的理論也是如此，）然而我不願意人家袖手旁觀，毫不關心，只像看戲似的！」

像聶俄反對他的人固然很多，贊成他的人也不少。我要在下面敘述他的同志與他的弟子們。被喝倒采的作家聚餐會。一八六五年，左拉在里昂的民衆的救星裏做了一篇文章稱讚龔果爾兄弟的姑美尼拉賽陀，龔氏兄弟十分感動，寫了一封信去謝他，又於那一年終請他到他們家裏吃飯，這是他與龔氏兄弟初次的認識。後一年，他又謁見佛羅貝爾。後來他們常常來往。自一八

七四至一八八〇年，有所謂佛羅貝爾聚餐會，亦稱「被喝倒采的作家」聚餐會。會員五人，即佛羅貝爾、屠格涅夫 (Ivan Tourgueneff)、愛特蒙龔果爾 (時愛特蒙之弟余勒已死)、杜德 (Alphonse Daudet 1840-1897)、左拉。

這一種集會當然對於自然主義的宣傳很有裨益。尤其是屠格涅夫對於左拉的幫助很大。當左拉在法國大受攻擊，各報館與雜誌社都拒絕登載他的文章的時候，屠格涅夫把他的作品介紹到莫斯科日報與歐羅巴消息裏發表。因此俄國的人都知有左拉。

有一次，在聚餐的時候，佛羅貝爾反對左拉的自然主義的旗幟，說這是空汎的名詞。左拉說：『我也像您一般地瞧不起自然主義這名詞，然而我偏要到處宣傳，因為凡事總要有個名稱，好教民衆相信是新的。』

被喝倒采的作家聚餐會之後，有

達拉家聚餐會 一八七七年，佛羅貝爾、龔果爾、左拉、黑斯曼、莫泊桑 (Maupassant, 1850-1893)、賽亞爾 (Céard, 1851-1924)、安尼克 (Henrique, 1852)、阿列克西 (Alexis, 1847-1901)、米爾波 (Octave Mirbeau, 1848-1917) 九人在達拉店家聚餐。那時各報館都說這是宣傳左拉

的自然主義的集會。然而這裏頭還有佛羅貝爾與龔果爾是左拉的前輩，至於後來的麥潭社，幾乎可以說是左拉的晚輩或弟子了。

麥潭社 左拉在二十歲的時候就有組織會社的志願。他在一八六〇年給巴埃 (Baillie) 的信裏說：

「您與賽山，我與巴佐，我們四個便可以做創始人。我們將來要很嚴格地容納新社員……我們每週開會一次，每次把一禮拜內各人所得的新思想互相報告。我們固然要談科學，然而我們以藝術為我們的談話裏的大問題……」

他這計畫不能實現，然而到了他成名之後，在巴黎聯絡一班朋友與弟子，常常到他的家裏開會。一八七七年以後，他在巴黎附近的麥潭賃了一所屋子，他每年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在那邊住的，他的弟子們都到那邊集會，所以號稱麥潭社。他們在一八八〇年出了一部雜誌，名為麥潭夜話 (Les Soirées de Mélan)，撰稿人是左拉，莫泊桑，黑斯曼，賽亞爾，安尼克，阿列克西。

左拉本是自然主義的勇猛的先鋒，由他打開了一條血路；他的同志纔跟他進攻。然而自從他成功之後，連同志們都妒忌他了，於是

五人的宣言 一八八七年，左拉的羅恭瑪嘉爾家史第十五卷土地出版，班納丹 (Bonnetain)

羅尼 (Rosny) 狄卡夫 (Deceves) 保羅馬克利得 (Paul Marguerette) 基歇 (Gustave

Tuiches) 五人聯名宣言反對。他們說：

『左拉自從著了屠槌之後，我們看見他那樣剛強勇敢，可以補救現在的文學界的懦弱毛病，所以我們愛他，就是愛他的勇氣。誰料屠槌出版不久，他便做錯了些事情……我們還希望他的土地出版之後可以慰我們的熱望，現在竟令我們失望了！非但他的觀察是不着實的，非但他的描寫是平庸而欠個性的，而且他的筆墨的淫穢竟達了極點，有時候竟令人疑是一部誨淫的書，唉！我們的大師竟到了卑汙的地方去了……』

『我們的抗議，並不是爲什麼仇恨的心理所驅使。我們巴不得這偉人安然地進行他的事業……』

有人說這一次的宣言是杜德與龔果爾指使的，這話雖則沒有鐵證，而杜德妒忌左拉却是實情。在勒納爾 (Jules Renard) 的日記上有這麼一段：

『杜德說：「文學的宗派乃是法國所特有的。假使我在左拉的舖子的前面另開一間舖子，另

掛招牌，我一定更能成功。然而我們毫不在意地與他合股，以致今日的言論界竟是左拉的。一切的光榮都歸了左拉。」

真的，一切的光榮都歸了左拉！現在談現代法國文學的人往往從左拉說起，甚至於以一八七一年——屠槌出版之年——為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交替期間。

四 結論

直到現在，法國的士大夫與村學究們沒有不反對左拉的。他們的理由乃是左拉的小說是骯髒的，尤其是給外國人看了之後，他們會對於法國的風俗有很壞的印象。他們不曉得怪社會骯髒，只曉得怪左拉的小說骯髒，譬如對鏡的人不曉得自己骯髒，却怪那鏡子裏的影子骯髒！真是豈有此理！

又有人說左拉的小說也不完全是科學的：他自己在貧苦中出身，對於平民的描寫，自然是千真萬確；至於他對於貴族的描寫，只靠幾次訪問，幾場談話，就有不科學的危險了。關於這一層，我們也不必替左拉辯護，因為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勢不能包辦一切，我們只讚賞他的偉大的精神，

崇拜他的主義，也就夠了。

二十年三月七日，巴黎。

第一章

娜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陸離戲院裏還在空着。樓上樓下，黯淡的燈光裏，有幾個人像疏星般散開在各椅子上等待。一片陰影籠住一塊紅色漬印似的戲幕，台上寂然無聲，台前的列燈熄了，台下的樂譜架子空了，惟有三層樓上，在天花板上繪畫着的許多裸體婦女與小孩們飛翔着的天空旁邊，闊大的塑金的拱門底下，許多男女已經在那裏了，男的戴着打鳥帽，女的戴着鄉村小帽，唧唧喳喳，不住地說笑，不住地叫人。一個女招待不時出現，很忙，手裏拿着戲票，推送着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坐下。男的穿着常禮服，女的頰長而身體彎曲。正慢慢地四面張望。

樓下有兩個少年人進來了。他們站着張望。其中有一個年紀大些，身體高大，嘴上有兩撇小鬚子的，向另一個嚷道：

『愛克多，我同你說的什麼話來？你看，我們來得太早了。你本該讓我從容地吸完了我的雪茄纔是。』

一個女招待走過，用對待熟客的語氣說：

『呀！福歇利先生，非到半個鐘頭以後是不會開演的。』

愛克多的長而瘦的臉孔上現出不如意的樣子，埋怨說：

『那麼，爲什麼他們的廣告上說是九點鐘呢？克拉麗絲是個劇中人，她在今早還對我發誓，說一定在正九點開演哩。』

章

一會兒，他們住口了，抬起頭向黑暗的包廂望去。院裏的燈光還不很亮，那些包廂是用綠紙糊的，越發形容得黑暗了。樓下的包廂簡直是漆一般黑。樓上中間正面的包廂裏僅僅有一個胖婦人，倚在廂欄上。樓上兩旁靠戲台的包廂還在空着，這些包廂在好些高大的柱子中間，廂欄上垂着繡毯。那一盞水晶的大掛燈放出些短短的火焰，像一陣輕塵，把一間白色而塑金的戲院埋沒了。

『你給綠西定了靠台包廂的位置嗎？』愛克多問。

『是的，』另一個答，『但是好容易纔定了下來……綠西呢，她是絕對不會得到得太早的！』

他輕輕地打了一個呵欠，靜默了一會兒，又說：

「今天算你有運氣；你還沒有看過初次開演的戲……這一本黃髮的梵奴將來會成爲本年的盛事。人家已經宣傳了半年了。呀！親愛的，一場音樂，一隻狗……鮑特那富曉得做事，他特地保留這本戲劇到開展覽會的時候纔開演。」

愛克多專心地聽他說完，問道：

「娜娜呢，她是一個新明星，梵奴該是她扮的，你認識她嗎？」

福歇利把雙臂舉起，嚷道：

「好！你又來！今天一天到晚你們專把娜娜來麻煩我，我遇見幾十個人都是這樣說，東也問我娜娜，西也問我娜娜！我曉得嗎？巴黎所有的野女子我都認識嗎……娜娜是鮑特那富創造出來的。大約總不是好東西！」

他安靜了。然而他的眼睛看見黯淡的燈光，耳裏聽見唧唧喳喳的私語聲與劈劈拍拍的開門聲，又不耐煩起來。他突然又說：

「唉！不行！這裏怪悶煞人的，我要出去了……也許我們在下面可以找到鮑特那富，問他一個

「詳細。」

下面，用大理石鋪地的通過室裏是驗票處，已經有些人在那裏等候着。在三個開着的鐵欄外望出去，則見大馬路上的忙忙碌碌的生活，乃是四月的良宵裏的喧囂。車聲磷磷，到門驟止；許多小門開闔有聲；衆人分爲小隊走進來，先在驗票處停一停，然後上了階沿。女人們上階沿的時候，還從容地裊她們的身子。在煤氣燈光之下，戲院的簡單的點綴更顯得空無所有。紙糊的柱子上，高高地貼着許多廣告，廣告上都是黑色的兩個大字：「娜娜。」許多男子走過的時候，停腳看字；還有些人站在門口談話，攔住了進口的路；同時，在賣票處的旁邊有一個身體粗大，面闊而剃了鬚子的男人正在不好氣地答覆那些堅持要位置的人們。

章

「鮑特那富在這裏了，」福歇利一面下階沿，一面說着。

但是那戲院經理鮑特那富早已看見他了，遠遠地嚷道：

「喂！你真是好人！我請您做介紹的文章，原來您是這樣辦的……今早我打開費加羅報一看，一個字也沒有。」

21

「請您等一等呀！」福歇利答。『在我做文章介紹您的娜娜以前，我總得先認識她纔是道理

……而且我並沒有應承您什麼。」

他爲着要打岔子，趁勢介紹他的表弟愛克多法魯華斯，說愛克多到巴黎來完成他的學業。那經理用眼睛把愛克多估量了一番。愛克多也細看了他一番，心裏很有感觸。原來鮑特那富像獄卒般對待女人們，腦裏時刻只想宣傳他的生意。他隨意亂嚷，亂吐痰，拍大腿。愛克多自以爲應該找一句客氣的話來說纔好。於是他委婉地說：

「您的戲院……」

鮑特那富不慌不忙地打斷了他的話頭，說出一個杜撰的字眼，表示他喜歡人家說老實話：

「請您不要說我的戲院，只說我的「波爾呆」就是了」（註一）。

於是福歇利笑着表示贊成他的話，愛克多碰了這釘子，把預備恭維他的話吞進了肚子裏，勉強表示玩味他的言語。當時有一位戲劇批評家進來，他在報紙上很有權威，鮑特那富連忙上前與他握手。握手回來的時候，愛克多的神氣已經復原了。因爲他恐怕現出對付不來的樣子，以至鮑特那富把他當做外省的不見世面的小子。他硬要找些話說，於是重新說道：

「人家說娜娜的嗓子妙得很。」

「她嗎！她活像一個抽氣筒！」鮑特那富聳肩說。

愛克多連忙接着說：

「而且她是一個好極了的女伶。」

「她嗎……一個包裹！她竟不曉得手脚該放在什麼地方！」

愛克多臉上有點兒紅，越聽越不懂了，吃吃地說：

「我無論如何不肯錯過這第一次的開演。我曉得您的戲院……」

（註一）「波爾呆」（Bordel）是巴黎的俗語，意思是說，那些專靠女伶們招徠觀眾的戲院，這種戲院裏的女伶並沒有做戲的藝術。

鮑特那富又打斷他的話頭，冷冷地表示自己是一個自信而固執的人，說：

「請您不要說我的戲院，只說我的「波爾呆」罷。」

當是時，福歇利很安靜地注視進來的女人們，忽然看見他的表弟瞠目張口地不知該笑呢還是該生氣，連忙走過來解圍，說道：

「愛克多，你就順了鮑特那富的意，把他的戲院叫做「波爾呆」罷，因為他喜歡這樣尋開心。」

……鮑特那富，您呢，您也不必叫我們久候。如果您的娜娜唱做都不會，您只好失敗，還有什麼好說的？我恰就心這個呢！」

鮑特那富聽了，漲紅了臉，嚷道：

『失敗！失敗！哪裏！一個女人需要會唱會做嗎？朋友，你太傻了……娜娜不會唱做，却會做另一件事，有了這一件事，什麼都可以替代了。我嗅過她，她的氣味很強，要不是呢，就算我的鼻子不靈……將來你看，將來你看，她只要一登台，人人都不會不喝采的。』

他舉起他的一雙肥胖的手，手因心裏高興而震顫了；他說了話之後，氣消了，把聲音放低，喃喃地像對自己說：

『是的，她會發達的，呢，不錯！是的，她會發達的……唉！一塊肉！一塊肉！』

後來福歇利質問他，他願意詳細地把娜娜的事說出來；但是他說的是些很粗的話，令愛克多聽來很難為情。原來當初他認識了娜娜，不久之後他就想要抬舉她。恰好那時候他在找一個女伶扮演梵奴仙女，於是他就把她充數了。他從來不受一個女人歪纏許久，所以他想要即刻獻給民衆。但是他的戲院裏本來有一個明星，名叫洛絲米讓的，她是一個會唱會做的演員，聽說鮑特那富找

了娜娜來，於是她天天說她要罷手不幹，竟成了娜娜的仇敵。爲着廣告的事情，也就很爲難，結果是他決定把她們兩人的姓名都用一樣大小的字登在廣告上，因爲他恐怕她心裏不舒服。至於那些小女伶如克拉麗絲、西曼之類，如果她們走路的姿勢不正，他就在後面把腳踢她們；不這樣呢，就沒法子生活下去。他把她們發賣，這些賤了頭的價值他是知道的！

他敘述到這裏，忽然中止，嚷道：

『呢米讓與史丹奈來了！你們須知史丹奈已類覺得洛絲很討厭，所以她的丈夫米讓一步也不放鬆他，恐怕一鬆手他就跑了。』

戲院的列燈照在走道上，顯出一塊光明。燈光直照到一條柱子上，令人遠遠地望得很清楚。那些廣告，如同白晝一般。馬路上濃黑的夜給許多燈火照得鮮明，熙熙攘攘的民衆還在那裏忙着奔走。有許多人並不即刻走進戲院裏來，先在外面吸着香煙談話，燈光照着他們，令他們的面色變爲淡白，他們的影子却變濃了。米讓是一個風流男子，很高大，他的頭很像一個大力神的頭。他拉着那銀行家史丹奈，從人叢中擠開一條路來。史丹奈長得很矮，肚子却是豐滿的，臉部圓圓的，帶着斑白的鬚鬚。

只聽得鮑特那富向那銀行家史丹奈說道：

「喂！昨天您在我的辦事室裏遇見的就是她。」

「就是她嗎？」史丹奈說，「我也猜是她。不過她進去的時候恰是我出來的時候，所以我看不清楚她。」

米讓聽着，低了頭，把手指上的一枚鑽石旋轉，顯出不安寧的樣子。他懂得他們說的是娜娜。後來他又看見鮑特那富把娜娜的一張相片交給史丹奈，史丹奈看得眼裏起了慾火，他忍不住插嘴說：

「親愛的，不要說了罷！不久觀衆就會趕她走的……史丹奈，我的好朋友，您須知我的妻子在化裝室裏等候您呢。」

他說着，想要拉史丹奈走；然而史丹奈不肯離開鮑特那富。在他們的前面，買票的人們正在排班等候，十分擁擠。只聽得一陣喧囂，大家口裏都是娜娜二字。有些男人們站在廣告的前面，竟高聲把這二字唸了又唸；又有些男人們正在走過，一面走，一面還是唱着「娜娜」作疑問的口氣。至於那些女人們却很不甘心，微笑着嬌聲唸這二字，有詫異的樣子。沒有一個人認識娜娜。她是什麼

地方吊下來的。於是大家敘述故事，唧唧喳喳地低聲說笑話。娜娜這一個名字很動人，唸起來很順口，只須輕輕地說了出來，便博得大家歡喜。巴黎人的狂氣是很十足的，大家都熱烈地懷抱着好奇的心理，大家都想要看見娜娜。以至於一個婦人的長袍上的飄帶給人家擠脫了，一位先生的帽子也失去了。有二十多個男子圍着鮑特那富質問，鮑特那富嘆道：

『呀！你們問得太多了！等一會你們就可以看見她……我要走了。人家需要我。』

鮑特那富很歡喜，以爲他已經鼓動了民衆的好奇心。他走了以後，米讓登了一簞肩，再對史丹奈說，洛絲在等候他，要把她預備在第一幕穿的服裝給他看。

忽然間，愛克多向福歇利說道：

『喂！綠西來了！她正在下車哩。』

原來這就是綠西。斯特哇爾。綠西是一個四十多歲的醜婦，頸很長，臉很瘦，嘴很腫；但是她很活潑風流，竟自有她的韻致。她引了嘉洛林愛佳與她的母親來。嘉洛林長得很美，却很冷；她的母親很有大家風度，只嫌呆板了些。

綠西向福歇利說道：

「你跟我們來罷。我已經給你留了一個位置。」

「呀！不行！」他答。「不行！我不要坐包廂，包廂裏什麼也看不見！我寧願在樓下，我已經定下一個散座了。」

綠西生氣了，以為他不敢給人們看見他陪着她。後來忽然消了氣，另找一個問題：

「你認識了娜娜。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娜娜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

「真的嗎……人家同我賭過咒，說你同她睡覺過。」

米讓在他們面前用手指掩着嘴唇，示意叫他們住口。那時候恰好有一個男子走過，他就指着那人說道：

「這就是娜娜的男人。」

衆人都放眼望那人。那人的樣子還很脫俗。福歌利認得他。他名叫達克奈，當初他爲女人們破了三十萬佛郎的資財，而今他在證券交易所裏兜生意，還不時送些鮮花給她們，或請她們吃飯。綠西覺得他的眼睛很美。忽然她又叫道：

「呀！白蘭胥來了！是她說你同娜娜睡過。」

白蘭胥西弗里是一個黃髮的胖女子，她的漂亮的臉孔變浮腫了。同她一起來的是一個瘦男子，打扮得十分整齊，有脫俗的風度。福歌利低聲向愛克多的耳邊說道：

「這是伊沙維耶王多弗爾伯爵。」

那伯爵與福歌利握了一握手，同時綠西與白蘭胥扯是非，大家惡狠狠地吵了一場。她們的裙子的飄帶塞住了衆人的去路，仍舊不住地嚷着「娜娜」二字，嚷的聲音太高了，人們都側耳聽她們說。那伯爵把白蘭胥帶走了。然而此刻「娜娜」二字像有了回聲似的，到處人們都嚷着「娜娜」。這因爲他們越等越不耐煩，越不耐煩越嚷。今晚沒有戲看嗎？男人們掏出手錶來看。遲到的人們等不到車子停了就先跳下來。還有許多人在走道上向戲院裏張望。一個小浪子吹着口哨，走到戲院門前，在廣告下面站着，嚷道：「噯呀！娜娜！」嚷完後仍舊走他的路，只見他拖着他的破鞋子，扭着屁股走了。一陣笑聲傳遍了戲院，許多很規矩的先生們也跟着唸道：「娜娜！噯呀！娜娜！」大家只管向驗票處擁擠，爭吵喧闐，無非嚷的是娜娜，要的是娜娜，大家懷着肉慾的心理。

在喧嘩的當中，電鈴鏘鏘地響了。於是一陣歡呼，聲達馬路：「電鈴響了！電鈴響了！」大家你推

我擠，各各想要先走，同時驗票處的職員也就增加了。那時候史丹奈還沒有去看洛絲的服裝，米讓很不放心，終於把他拉走了。電鈴第一次響時，愛克多拉了福歇利便向人叢中猛闖，生怕錯過了開幕的時間。綠西看見大家擁擠的情形，忍不住生氣，「好無禮的男子們，竟敢把女人們亂撞！」她停留在後面，陪着嘉洛林與她的母親。那時候，通過室是空了，剩下來喧囂的餘聲在馬路上。

娜

『好像他們的戲劇都是好看的！』綠西上階沿時還喃喃地埋怨着。

娜

福歇利與愛克多到了戲院裏，坐在散座上，重新又放眼看人。此刻屋子裏變輝煌了。台上的六光燈放出黃色與玫瑰色的光芒，從屋頂直照到地下。椅上的厚絨映得格外鮮豔。台上的列燈突然一亮，像要把戲幕燒了。天氣已經很熱。台下樂師們對着他們的樂譜架調理他們的樂器，只聽見笛子的微響，喇叭的輕歎，梵亞林的低吟，襯着觀衆唧唧喳喳的談話。他們有互相推挽的，有找着位置坐下的，走廊裏的人是這樣多，所以每一個門口進來的人們都是很擁擠的。耳邊聽見的是呼喚聲，衣服摩擦聲；眼裏看見的是短裙與黑色的男衣相映。這時一行一行的椅子漸漸充滿了；某一個婦人的斜面很好看，某一個婦人的頸後有某種珠寶，在包廂裏，某一個婦人赤着手臂，露出素絹般的肌膚。還有些女人們懶洋洋地揮扇，同時放眼看人們進院來。又有許多男子們站在樓下，褂子撩開

着手拿着望遠鏡在瞭望女人。

這時候，福歇利與愛克多放眼找相識的人。米讓與史丹奈一塊兒坐在樓下的包廂裏，把手腕倚着廂沿。白蘭似乎還是獨佔一個包廂，在樓下，戲台的旁邊。愛克多最注意的是達克奈。達克奈坐的是樓下散座，恰在他的前兩排。在他的身邊有一個少年男子，至多只有十七歲，大約是中學裏逃出來的學生，張開一雙美麗的眼睛在看人。福歇利看見他，微笑了一笑。

愛克多忽然問道：

一 「樓上那一個婦人——身邊有一個穿綠的女子陪着的，——是誰？」

他說着，同時指着一個婦人。這婦人長得很胖，給她的胸衣繫得很緊。她本是金髮的，現在髮白了。便把牠染成黃色。臉孔圓圓的，給臙脂塗得紅紅的。她頻頻打寒戰，越發顯得胖了。

「這是嘉嘉，」福歇利簡單地回答。

他看見他的表弟有所感觸，便又說道：

「你不曉得嘉嘉嗎？……她在路易腓力的時代的初期很紅（註一）。現在她每到一個地方一

定帶她的女兒在一起。」

愛克多並不看那少女，只不轉睛地望着嘉嘉，十分動心。他覺得她還很美，卻不敢說出口來。

娜

當是時，音樂隊長把小棍子一揚，全隊的樂師奏起樂來，算是開場了。外面仍舊有許多人進來，越發騷動的不得了！第一次開演時的觀衆乃是特別的，而且是不變的；大家差不多都很熟，相逢只是微笑。有些常到的人們不揭帽子，毫不拘束地互相施禮。全巴黎都在這裏了。巴黎的文學界，政界，與娛樂場中的人們齊集。其中有許多新聞記者，又有些著作家，銀行家；至於女人們呢，邪氣的多，正氣的少。這是混合得很奇怪的社會，他們有的是種種的天才，犯的是種種的惡習，在他們的面色看來，疲倦與熱狂的神情並沒有什麼不同。福歌利因為他的表弟問他，於是指給他看新聞記者的包廂。又特別指出那些戲劇批評家，一一說出姓名。其中有一個很瘦，容貌枯槁，薄薄的嘴唇，顯出兇惡的樣子；又有一個很胖，容貌很和藹，倚着隣座一個女人的肩，用父親般的慈祥的眼光注視着。忽然間，他看見愛克多對面的包廂的人們施禮，便詫異起來，不再說那些新聞記者了，問道：

「怎麼！你認識那摩法伯爵嗎？」

「呀！很久了，」愛克多答。「摩法有些田地很近我家的田地。我常常到他家去走動……此刻

他同他的妻子與他的岳父叔雅爾侯爵都在一塊兒。」

他見他的表兄詫異，於是他爲虛榮心所驅使，說出那些人的詳細的歷史來。原來那侯爵是一個國會議員，那伯爵在新近受委任爲皇后的侍臣。福歇利接過他的望遠鏡，瞭望那伯爵夫人，只見她是棕色的頭髮，白色的皮膚，身體豐腴，一雙漆黑的美眼。他結果是向愛克多說：

第 一 章
「等一會在休息的時間內請你把我介紹。我曾經遇見過那伯爵，但是我希望能在每禮拜二到他家參加他的集會。」

樓上一陣「噓噓」的聲音，台上已經開幕了，還有觀衆進來。遲到的人們累得全排的觀衆都站起來。包廂的門劈拍地響，走廊裏有人高聲爭吵。場中談話的聲音仍未停止，活像黃昏的麻雀，咬地只管叫着。大家亂了一陣，許多人頭與手臂搖動，有些人坐下去求一個安穩，有些人卻硬要站着向四面望最後一眼。樓下黑暗的地方的人們一片聲只叫「坐下，坐下！」大家心頭跳着：這有名的娜娜，巴黎替她宣傳了一個禮拜，現在大家可以認識她了。

33
談話的聲音畢竟漸漸地低微了，只剩下輕輕的私語。在這語聲將歇，笑聲漸息的當兒，音樂隊奏起樂來，奏的是華爾斯，有令人思淫的魔力。觀衆受了音樂的催眠，已經微笑起來。台下二等座的

頭排有一班被戲院買來拍手的人們，早已熱狂地鼓掌。戲幕捲起了。愛克多還不住地說話，突然說道：

「呃？有一位先生陪伴着綠西。」

他放眼望那樓上靠戲台的包廂裏，嘉洛林與綠西佔着前排。包廂的後排，隱隱地可以看見嘉洛林的母親，又看見一個高大的男子的側面。這男子的頭髮是很美的金黃色，服裝也非常大方。愛克多重複說道：

「你看，有一位先生。」

福歌利決定把望遠鏡瞭望。但是他望了一望，即刻扭過頭來，毫不在意，好像這先生陪伴着綠西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只簡單地說了一句：

「呀！原來是拉布迭特。」

只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靜默！」他們只好住了口。此刻大家不動，一排一排的人頭，順序地從台前直排到二三等座。黃髮的梵奴第一幕的事情發生於奧倫布天國，台上佈景是一個天宮，周圍有的是雲氣氤氳，中央是玉皇的御座。先是天使伊利思與玉子加尼美特出台，許多小仙們助着他

們唱歌，同時陳設許多神座，預備諸神集會。戲院買來的喝采的人們又喝起采來，然而觀眾還摸不着頭腦，只等候着。但是愛克多卻給克拉麗絲喝采，克拉麗絲是鮑特那富的小女人中之一個，她扮的是伊利思，穿的是淺藍色，肩上一條很大的七色彩帶下垂，圍着她的身子。他低聲向福歇利說道：『你曉得嗎？她脫了內衣纔圍上這彩帶的。我們今天早上試過了……她不脫去內衣的時候，她的臂上背上都露出內衣來。』

這時候，場中稍有騷動。洛絲扮着仙女狄燕上台了。她的面貌與身材都不像仙女狄燕，又瘦又黑；然而她這樣扮來有嘲諷的妙用，竟顯得很動人。她一進來就唱埋怨王子馬爾斯的話。馬爾斯正要拋棄了她，另愛仙女梵奴。她唱得這樣幽怨有情，觀眾都熱烈起來。洛絲的丈夫米讓與史丹奈肘靠肘地坐着，也殷勤地笑起來。嗣後乃是大家所愛的男伶普魯利耶上台，全場鼓掌，他扮的是王子馬爾斯，冠上有很長的羽毛，腰間一劍直達肩頭。他因為狄燕對他不忠實，已經討厭她了。於是她發誓要監視他，要對他報仇。他們對話的結果是合唱一首滑稽的歌，普魯利耶賭氣，做出很可笑的样子。他自以為他是戲院裏的漂亮的小生，把眼睛打滾，令包廂裏的女人們都笑起來。

後來觀眾變冷了；因為下面的情節令人討厭起來。那老伶人波士克扮的是玉皇朱丕，戴着

一頂很大很大的王冠。只有他與皇后，朱儂爲女廚子的事吵嘴一段能博觀衆一笑。嗣後出台的諸神，幾乎把全劇弄壞了。大家不耐煩起來，漸漸覺得無味，都回頭望戲座上的人。那時候，綠西對拉布迭特笑；王多弗爾伯爵在白蘭背肩後伸長了頸；同時福歇利丟眼角審視那伯爵。魔法伯爵神氣莊重，似乎看不懂那戲；那伯爵夫人隱隱地微笑，眼睛呆着，正在想入非非。忽然間，戲院裏買來喝采的人們在大家不舒服的時候拍起手來，掌聲雷動，大家轉頭向戲台上望去。這一次大約是娜娜了？娜娜教人等候得好苦！

誰料這一次還不是娜娜，只是一羣塵世的代表，由伊利思與加尼美特導引進來。原來這些都是世家子弟，他們的妻子都偷了人，特此到來投訴玉皇，告的是仙女梵奴鼓勵他們的妻子偷人的勇氣。他們合唱的聲音很可憐，惹得大家都開心。只聽得全場一片聲說道：「這是烏龜的合唱，這是烏龜的合唱。」於是大家都叫：「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台上唱歌的人們一個個都是滑稽的臉孔，大家覺得他們真像烏龜。尤其是當中有一個胖子，他的臉竟像月亮般圓。後來梵奴的丈夫吳爾剛來了，他氣沖沖地問他的妻子不在這裏，因爲梵奴已經逃走了三天了。於是烏龜們齊聲合唱，求這一位烏龜之神息怒。扮吳爾剛的乃是方丹，是戲院裏最滑稽的丑角，專會扭屁股。頭上有火一般紅的假髮，

兩臂袒着，臂上刺繡着許多心，心上有箭洞穿着。台下一個女人忍不住高聲叫道：「呀！他是多麼醜啊！」全場的女人都笑着鼓掌。

嗣後這一齣戲似乎是無窮盡的。玉皇只管召喚許多神仙來開會審判那些烏龜的訴狀。始終沒有娜娜人家竟把娜娜留到閉幕的時候嗎？觀衆等候太久了，結果是生氣起來，又唧唧喳喳地嘖嘖一番。米讓歡天喜地的向史丹奈說道：

「不行了，等一會您看，她要倒霉了！」

此刻戲台的後方的雲展開一道裂痕，梵奴出現了。扮梵奴的娜娜身材很高，以她的年紀而論，十八歲的女子，算是很壯大的了。她穿着仙女的白衣，頭上的金髮垂在肩上，向觀衆微笑着走到台前，開始唱她的長歌：

「梵奴在晚上徘徊……」

唱到第二句的時候，台下大家你望我，我望你。鮑特那富打賭的話竟是笑話了！從來沒有這樣不合節奏的歌腔！怪不得戲院老板說她是一個抽氣筒。而且她的做工也很壞，她把身體左右搖擺，同時伸手向前，大家覺得她不合家法，而且失了風韻。二三等座裏早已有人喝倒采，「哦哦」的聲

音叫不住口。同時卻在頭等散座裏有一個少年人用深信不疑的語氣叫道：

『妙得很！』

全場的人都放眼觀看。原來那少年就是那中學生，他瞪然地張開了兩眼。他的面因為看見娜而放光了。當他看見人們都掉轉頭望他的時候，他的面變紅了，後悔不該不知不覺地高聲說了那麼一句。達克奈坐在他的身旁，微笑地審視他；觀衆都笑起來，忘記喝倒采了。同時有些帶白手套的少年男子們也給娜的容貌迷住了，同聲喝采道：

『對了，好啊妙啊！』

娜看見台下的人們笑，她自己也笑起來。全場的樂趣越發增加一倍。這美女子算是奇怪得很。她一笑，領下便起了一道很動人的笑渦。她毫不覺得難爲情，與觀衆一見就熟，把眼角一丟，像是說她的技藝不值一錢，然而這不要緊，她有別的東西可以抵銷。只見她把手向台下音樂隊長一招，意思是說「做下去罷。」於是她又唱第二段：

『半夜時，是梵奴經過……』

她的嗓子仍是一樣的澀，但是此刻她搔着了觀衆的癢處，大家不時給她惹起輕微的寒戰。她

唱時仍舊微笑，她的紅色的嘴與藍色的眼睛都增加了媚態。她唱到吃力的句子的時候，她的鼻孔掩下了，同時她的臉起了一陣紅暈。她繼續地把身體左右搖擺，其實她只曉得如此做。但是大家已經不覺得她這姿勢難看，倒反覺得好看了；男人們一個個把望遠鏡描射她。當她唱完了這一段之後，歌腔完全沒有了，她自知不能支持到底。於是她不愧不忙地把屁股一挺，在薄薄的衣服裏表現出一個圓形；把身子俯着彎下去，乳部倒垂，雙臂前伸。台下一片聲喝采。她即刻掉轉身走上去，給人家看見她的頸窩兒與腦後一叢赭色的頭霧。台下的采聲越發熱烈了。

這一幕戲劇的前段比較地冷些。吳爾剛想要打梵奴的耳光，神仙們開會議決他們先到塵世裏考察一番，然後替那些被負的丈夫伸冤。在那時候，狄燕聽見了梵奴與馬爾斯說了好些情話，於是她發誓在旅行的時候決不離開他們。又在一齣裏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孩扮一個愛神，人家無論怎樣詢問她，她只答道：「是的，媽媽……不是的，媽媽，」聲音帶哭，同時把手指抹鼻涕。惹得玉皇生氣起來，把愛神關在一間黑室裏，罰他把「愛」字的動詞變化共做二十次。收尾的時候，大家比較地有興趣，因為伶人們的音樂隊唱着合奏曲，非常熱鬧。但是幕下後，戲院買來拍手的人們努力要叫她再出台，而觀眾都置之不理，大眾站起來，向門口走去了。

這時候，觀衆互相擁擠踐踏，在一排一排的椅子中間，互相交換意見。只聽得衆口同聲說道：

『這是糊裏糊塗的！』

一個批評家說這劇該從此收場，但是劇本沒有多大關係，人家只談論娜娜。福歌利與愛克多從頭等座出來，在樓下的走廊裏遇着史丹奈與米讓。這煤氣燈照耀着的狹小的走道，令人呼吸不來。他們在右邊的樓梯下停了脚步，站着一會兒。二三等座的觀客的鞋聲囊囊地不住的響着，一羣穿黑色晚服的人走過；一個女招待員看管着一張椅子上的幾件衣服；椅子給人們擠得時時動搖，她拚命把牠扶着。史丹奈一眼看見了福歌利，就嚷道：

『我不認得她嗎！老實說，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她……我想是在遊藝場，那時候她醉得很厲害，人家還在地下把她扶起來呢。』

『我呢，』福歌利說，『我記不清楚了。我也像您一樣，我一定也遇見過她……』

他把聲音放低，又說：

『也許是在特麗恭家裏。』

米讓聽了，似乎憤憤不平，說道：

「妙啊，竟在一個污穢的地方隨便的一個骯髒的女人到了戲院來，觀衆竟如此歡迎，說來令人作嘔。我想不久戲院裏就沒有正氣的女人了……是的，我終于要禁止洛絲做戲了。」

福歇利忍不住微笑。那時階沿上的鞋聲一味響着，一個戴着烏打帽的男子說道：

「哦！哈！她是好一個肥雞；教人有的吃了！」

在走廊裏，有兩個鬚髮的少年，頸上圍着折角的領子，有很大方的樣子，在那裏互相爭辯。有一個連聲說：「下流種子！下流種子！」却不說出理由；另一個連聲說：「妙人兒！妙人兒！」却也並不找什麼論據。

愛克多覺得娜娜很好；但她如果練習歌喉，那就更好了，那時史丹奈不聽人家說話了，像是夢中驚醒。大家都以為應該等候再批評，也許後幾幕都糟了，觀衆曾經表示歡迎，然而他們並不怎樣感動。米讓賭咒說，這一本戲劇一定做不完。這時福歇利與愛克多離了他們，上休憩廳去了，於是米讓握着史丹奈的臂，將身挨近了他的肩，附耳低聲說：

「親愛的，等一會您在第二幕裏可以看見我的妻子的服裝了……她的服裝竟是豬獾的服裝！」

樓上休憩廳裏，三盞大光燈高懸着，照耀得全廳通明。他們表弟兄二人躊躇了一會兒，不就進去，因為他們從玻璃門望過去，見許多人頭攢動，擁擠不堪。然而他們到底進去了。廳裏有五六羣的男子，指手畫脚地高聲談話；其餘的男子們順次地走，轉灣時脚跟打着光滑滑的地板。左右邊，雲母石的柱子中間，好些女人坐在紅絨墊着的長凳上，注視散步的人羣，看她們懶洋洋的，像是被暑氣薰蒸得疲倦了。她們的身後恰是許多高鏡子，人家可以在鏡子裏看見她們的腦後的垂髻。廳的後方，買賣攤前，有一個大肚的男子正在那裏喝一杯糖水。

娜 福歇利爲着要呼吸，便去倚窗外欄杆。愛克多正在對着牆上細看女伶們的相片，看見福歇利走開了，也只得跟他走開。恰在這時人家把戲院門前的列燈熄了，窗外的欄杆黑暗起來，同時天氣變涼，他們感覺得空虛。一個少年男子，肘倚着石砌的欄杆，嘴吸着一枝香烟，烟灰在黑暗裏放光。福歇利認得是達克奈，於是二人握手。福歇利問道：

「親愛的，您在這裏做什麼呢？平日遇着戲劇初次開演的時候，您是不離戲座的，現在您竟到這小角兒上躲起來了。」

「我因爲要吸烟，您看，」達克奈答。

於是福歇利說話妨礙他吸煙

「喂！您覺得那新女伶怎樣……在走廊裏，人家的批評都不很好。」

「唉！達克奈說：『說她的壞話的乃是她所不要的男子們！』」

這就是他對於娜娜的批評。這時愛克多彎腰俯視馬路。對面的一間旅館與一間俱樂部的窗子都有很亮的燈光；同時走道上，馬特利特咖啡館的桌子都給顧客們佔滿了，黑壓壓地坐在一團。時間雖則很晚了，走路的人還是擁擠不堪；大家都迫得走小步。許多人從朱弗萊路出來。馬路上的人們要等候五分鐘纔能穿過街道，因為來往的車輛太多了。

「何等的擁擠！何等的喧譁！」愛克多連聲說着，因為他還看不慣巴黎。

一陣電鈴響了許久，休憩廳裏空了。大家匆忙地擠滿了走道。戲幕捲起了，人們還一羣一羣地進來，已經坐下來觀客不好氣地望着他們。各人就座後，重新又與高采烈地專心等候着。愛克多首先就放眼望嘉嘉；但是他詫異起來，因為他看見剛纔在綠西的包廂裏的那一個高大的黃髮男子卻在嘉嘉的身邊了。

「這位先生叫什麼名字？」他問。

福歌利不看見他。結果只說了一句，仍舊帶着不關心的神情：

「呃，是的，這是拉布迭特。」

第二幕的佈景是出人意外的。這是郊外的一個跳舞場，許多村男女唱着舞曲，用脚跟擊地做拍子。大家料不到他們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歡心，竟拍掌叫他們重唱。這時候，諸神給伊利思弄迷了路，以爲認識塵世了，便來從事考察。他們都改了裝，好教人家不認識他們。玉皇朱丕台作國王，達哥貝爾，穿的是反面的褲子，戴的是很寬的白鐵王冠。朱丕台的兒子費博化作波斯第陽，朱丕台的女兒米奈爾富化作諾曼地的奶媽。後來是馬爾斯化作一個瑞士大將進來，他的衣冠很希奇。大家都拍手歡迎。最後是朱丕台的弟弟尼布度納登台，穿的是一件粗衣，戴的是高高的一頂烏打帽，腳下一雙拖鞋子，膩聲說道：「一個男人長得美的時候，就要讓女人愛纔是！」台下叫了幾聲「哦！哦！」同時婦人們把扇子輕輕舉起。戲台旁邊包廂裏的綠西笑得太唐突了，嘉洛林只好把扇子輕輕地打她一吓，叫她住口。

這時候，這劇本轉危爲安了。一班宗教上的神聖，降下凡塵，做些傷風敗俗的事，正合觀衆的脾胃；聖傳是該踐踏的，聖像是該打破的。玉皇朱丕台愛上了一個洗衣女，那洗衣女把腳踢他的鼻子，

叫一聲「我的胖伯伯」，全場都笑起來。在大家跳舞的時候，費博替米奈爾富買了一帶熱氈尼布度，納昂昂然在七八個女人當中擺架子，她們都獻糕糰給他吃。他們在神聖的言語裏隱藏着淫邪的言語。觀衆許久以來不曾聽見這樣有趣的話頭，自然都歡喜了。

大家胡鬧了一陣，吳爾剛出台了。他的裝束很大方，全身穿的是黃色，手套也是黃的，右眼上一隻眼鏡，一味追隨着梵奴。梵奴頭上披着一塊帕子，雙乳隆起，上面有金珠掩蓋着。娜娜豐腴皎潔，她的嘴與大腿都恰合梵奴的身份，所以全場的人都滿意了。同時洛絲扮着一個小孩，戴着童帽，穿着童衣，發出狄燕的怨聲。她的做工唱工都好，然而人家卻忘記她了。大家只看那肥胖的娜娜，拍着她的大腿，像一隻母雞般叫，身上發洩出有權威的女人氣味，全場都爲她心醉了。在這第二幕裏，她的唱做，一切都是容許的：手脚亂放，不要緊；口裏唱的不合節奏，不要緊；忘記了字句，也不要緊。她只消回頭一笑，立刻博得采聲。當她把屁股一扭的時候，全場的人都受了刺戟，一段熱氣從樓下直透屋頂。她從容不迫地，捏着拳，又着腰，坐在小河裏。台下的音樂也像爲她而設的，只是些蕭笛之類，啾啾啾，湊合她的歌喉。

大家喝采，叫她唱了兩闋。開場時的華爾斯曲又奏了，台上諸神紛紛走散了。朱不台的妻子

朱儂撞見了她的丈夫同那洗衣女在一塊兒，便伸出巴掌在他頭上狠狠地打。狄燕也撞見梵奴正在與馬爾斯約會，連忙地把時間與地點告訴了吳爾剛，吳爾剛嘆道：「我自有主意。」其餘的情節不很明瞭。諸神的考察從此匆匆地收場；最後是朱丕台氣喘喘地，汗流浹背地，不戴王冠走着說塵世上的女人們都是妙人兒，所有的罪過都歸在男人們身上。

幕下了，台下采聲中許多人高聲叫道：

『都出來！都出來！』

於是戲幕又啓，伶人們手拉手地都再出來。娜娜與洛絲並肩站在當中，向台下鞠躬施禮。台下片聲喝采，戲院裏買來的人們越發歡呼。後來戲座裏的人纔漸漸地走開了一半。

『我要去向魔法伯爵夫人請安，』愛克多說。

『對了，』福歇利答。『請你給我介紹，我們上去了，然後一塊兒下樓來。』

但是要到樓上包廂去，乃是不容易的事。樓上的走廊裏擁擠不堪。要前進的，非用肘排開衆人不可。只見許多人聚精會神地圍繞着一個肥胖的批評家，聽他批評這劇。有些人走從他的跟前，悄悄地互相告訴他的名字。在全幕開演的時間內他都笑着，弄得走廊裏鬧哄哄的。然而他卻表示

很莊嚴的樣子，談欣賞的能力談道德。

福歇利去眼角從門上望過去，窺看各包廂。王多弗爾伯爵叫住了他，問他到哪裏去。他說要去向摩法夫婦請安，王多弗爾恰從摩法的包廂出來，便指給他們表弟兄二人看，原來是包廂第七號。後來他又低聲向福歇利說：

第

「喂！親愛的，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勃羅旺斯路角看見的一個女人，一定就是娜那……」

「呃，」福歇利答：「您說得有理。我早就說我認得她哩！」

一

愛克多把他的表兄介紹給摩法伯爵，摩法表示很冷淡的樣子。但是，那伯爵夫人聽見了福歇利的名字，便把頭抬起來，稱讚他在費加羅報上做的好文章。她肘倚着紅絨的廂欄，把身子扭轉一半，肩的姿勢很好。大家談一會兒，便說到全球展覽會。那伯爵擺着官家的架子，說：

「將來一定很好看。我今天遊覽了馬斯爾苑……歸來後還留戀着呢。」

愛克多大着膽說：

「人家說這展覽會恐怕不能如期開會……因為地方太髒了，一時預備不來……」

但是那伯爵用嚴厲的聲音打斷他的話，說：

『一定能如期開會的……這是皇帝要做的。』

於是福歇利與高采烈地敘述，有一天他到馬爾斯苑去尋找新聞資料，那時展覽會場正在興工，他險些兒墮在水池裏。惹得伯爵夫人微笑了。她不時放眼望着戲座裏，同時把一隻手臂舉起，手套直套到肘上，懶洋洋地打扇。戲座幾乎是空了，再不像剛纔那樣喧譁。樓下有些男人展開報紙看着；女人們毫不拘束地竟在戲院裏招待賓客。幕閉時人們走動所惹起的輕塵在大光燈下微現，場中賸有唧唧喳喳的耳語之聲。門口卻有些男子伸長了頸項，大家爭看戲座裏坐着的女人們。

『下禮拜二，我們恭候先生們，』伯爵夫人向愛克多說。

她邀請福歇利，福歇利鞠躬。大家並不談及娜娜。那伯爵保持着他的尊嚴，教人猜說他在參加憲法會議。他只說明他們這一來，爲的是他的岳父喜歡看戲。他的岳父叔雅爾侯爵爲着讓位給福歇利二人，特地出去了，包廂的門開着。那侯爵戴着闊簷帽子，挺着高高的身子，把一雙昏花老眼注視着來往的女人。

伯爵夫人說了邀請的話之後，福歇利即刻告別，因爲他以為如果談論到這劇本，就有許多不便。愛克多後出。他在臨出時瞥見那黃髮的拉布迭特坐得很舒服地同白蘭會談話，二人挨得很近。

他連忙趕上了他的表兄說道

「奇了！拉布迭特什麼女人他都認識嗎？……此刻他又陪伴着白蘭霄了。」

「當然啦。他認識一切的女人。」福歇利答，「你從哪裏出去呢？」

走廊裏不像先前擁擠了。福歇利正要下樓，只聽得綠西叫他。原來綠西在走廊的盡頭，在她的包廂的門口。她說包廂裏熱得不堪，所以她拉了嘉洛林與她的母親出來，三人佔住了一段走廊，大人在吃杏仁糖。一個女招待員同她談話，像母親般親熱。綠西罵福歇利，說他做得好事，上樓來只看望別的女人，卻不會到她們的包廂裏問一聲她們是否口渴！後來她不提這話了，說道：

「親愛的，我覺得娜娜很不錯。」

她想要她在她的包廂裏看最後一幕，他不肯，只答應說散場後在戲院門前等候她們，於是就溜走了。到了下面，表弟兄兩人對着戲院門前吸香烟。走道上許多人堵住，一排一排的男子走下階沿，呼吸清新的夜氣；這時馬路的喧囂已經大減了。

49

這時米讓已經把史丹奈拉進了陸離咖啡館。他看見娜娜有了成績，便興高采烈地談論娜娜，一面說，一面窺探史丹奈的神情。他是知道史丹奈的，他幫助他兩次辜負了洛絲，與另一個女人要

娜

好結果是一時的嗜好過了，他把他收回來，越發死心塌地，自知愧悔。在咖啡館裏，喝咖啡的人太多了，竟把大理石的桌子佔滿；還有些人是站着匆忙地喝的。許多大鏡子照着這許多人頭，把一間小廳形容得很大。廳裏有的是三盞大光燈，許多漆皮凳子，還有紅絨墊着的樓梯。史丹奈走到第一個客廳裏坐下，這廳的門向着街道，天氣還不很熱，寶門已經取銷了。福歇利與愛克多走過，給那銀行家史丹奈拉住了，說：

『請你們來陪我們喝一杯啤酒罷。』

娜

但是史丹奈忽然有了一個主意，想要買一個花籃送給娜。於是他叫了咖啡館裏一個夥計來。他本是一個老主顧，知道夥計的名字，便叫了一聲奧古斯特。米讓聽見了，眼怔怔地望着他，他心裏不自在，只好吞吞吐吐地說道：

『奧古斯特，請您買兩個花籃交給女招待員；每一位女演員送她一籃。請您趁早送去，好不好？』

廳的另一頭，有一個至多十八歲的女子，頸後倚着一個鏡屏，對着一隻空杯子發呆，像是等人不來，因而納悶似的。她有的是帶灰色的天然鬆曲的頭髮，處女的面容，天真而和婉的，烏絨般的眼

睛身上穿的是一件褪色的綠緞長袍頭上戴的是一頂破帽子夜氣微寒把她的臉色弄得煞白了。
福歇利一眼看見她就嚷道：

「呃！薩丹在這裏！」

愛克多問他薩丹是什麼人。他說她只是走街的一個女子，值不得提起。但是因為她放蕩不羈，大家樂得同她談話尋開心。福歇利把聲音提高問道：

「薩丹，你在這裏做什麼？」

薩丹不動，安靜地答道：

「我在閒着捉虱子，悶得慌。」

四個男子都覺得有趣，笑起來。

米讓說大家不必忙，第三幕的佈景非二十分鐘做不好。但是他們表弟兄兩個因為怕冷，所以喝了啤酒就要上去。現在只剩下米讓單獨陪着史丹奈。於是他肘倚着桌子，朝着史丹奈的臉孔說：

「是不是話說定了，我們到她家去，我把您介紹給她……您須知這是我們二人的事，我的妻子沒有知道的必要。」

福歌利與愛克多回到他們的座位之後，注意到第二等包廂裏有一個漂亮女人，穿的是樸素的衣服。她的身邊有一個男子陪着。這男子相貌莊嚴，是內務部某處的處長，愛克多在魔法家遇見過，所以認得他。至於福歌利呢，他以為他認得那女的是羅貝爾夫人：她是一個正氣的婦人，只有一個情郎，並沒有三五個，而且她的情郎總是可尊敬的。

他們忽然聽得達克奈對他們笑，他們不得不轉身應酬。現在娜娜有了成績，達克奈再也不躲起來了，剛纔他還在走廊裏奏凱旋呢。他的身邊那一位中學生始終沒有離開他的椅子，因為他羨慕娜娜，不覺發呆了。女人的魔力真強啊！他的臉孔變的很紅，機械地把手套褪了又套上。後來他身邊的達克奈談起了娜娜，他大着胆問道：

『對不起，先生，這做戲的女人，您認識她嗎？』

達克奈覺得詫異，遲疑地回答道：

『是的，我頗認識她。』

『那麼，您是知道她的住址的了？』

這一句唐突的話，恰向達克奈發問，真令他恨不得打他一個耳光。

「不，」他不好氣地回答。

他把身背轉去了。那中學生曉得剛纔說話不知進退，臉孔越發紅了，心神不定地坐着。

只聽得台上的號板響了三吓，第三幕又開始了。許多女招待員捧着男女外套，迎着進來的觀眾，硬要還給他們。台下戲院裏買來喝采的人們拍手稱讚佈景。原來台上的佈景是愛特那山下的
一個巖洞。巖下許多銀鑽，弄得四壁輝煌。巖的後方是吳爾剛的鐵廠（註一）。狄燕在第二幕裏已經

第

一

章

與吳爾剛約好，叫他假作旅行，讓梵奴與馬爾斯幽會。吳爾剛走後，狄燕只一人在巖裏，轉瞬間梵奴就到了。全場起了一陣寒戰，原來娜娜是裸體的。她安然地大着膽裸體，自信她的肉體有無上的權威。她的身子只披着一幅透明的輕紗；她的肩膀是渾圓的，她的雙乳聳着玫瑰色的乳尖，乳尖結實，似兩枝槍頭。她的屁股很寬，擺動時引起人們的肉感；她的大腿顯得是肥胖的金髮女子的大腿。在白露般的輕紗之下，她的整個的身體都給人們看出來了。這所謂出水的梵奴，只有頭髮遮蓋着。當娜娜舉起雙臂的時候，由台前的列燈照着，台下的人們隱隱地看見她的腋下的金色的毫毛。此時沒有喝采的聲音了。再也沒有一個人笑了。男子們嚴肅地伸長了臉孔，鼻子變瘦小了，口裏乾燥得

沒有一滴津液。場中如有一陣薰風掠過，帶着無言的威嚇。忽然間，娜娜挺直了身子，表示女性的風狂。她仍舊微笑着，但這卻是吃人的女性的微笑的尖銳的聲音了。

『呀！』福歇利簡單地向愛克多說。

這時馬爾斯戴着軍官的羽冠，來赴幽會，恰好遇着這兩個仙女。其中有一齣，扮馬爾斯的普魯利耶表演得很入細。狄燕在吳爾剛未撞見馬爾斯以前，拚命與他溫存，作最後的努力；同時梵奴因有情敵當前，越發向馬爾斯獻媚，弄得馬爾斯心癢難搔，快活得手舞足蹈。後來三人合唱一曲作為此齣的收科，只見一個女招待員從綠西的包廂裏出，把兩大籃的白丁香花拋到台上。台下大家拍掌，娜娜與洛絲施禮道謝，同時普魯利耶把花籃拾起。樓下一部份的觀眾回頭向史丹奈與米讓的包廂微笑。那銀行家漲紅了臉，領下有些小動作，好像他覺得喉嚨不舒服似的。

往後的幾齣更受歡迎。狄燕氣沖沖地走了。梵奴坐在一張青苔凳上，即刻叫馬爾斯來坐在她的身邊。從來沒有人敢做這樣熱狂的誘惑。娜娜雙手攬着馬爾斯的頸，拉他。同時吳爾剛從巖洞的後方出現，做出種種滑稽的憤怒的樣子，過度地形容一個丈夫當場捉姦的情形。他手拿着一面鐵絲網。一霎時，他把網子左右擺動，像一個漁翁正要撒網一般；他用了一個絕妙的方法，竟把梵奴與

馬爾斯裹在鐵網裏使他們動彈不得，永遠成爲快樂的一雙情人，佞倚的姿勢。

台下一陣騾驢的聲音，漸哄漸高。有些人拍手，大家都把望遠鏡描射梵奴，娜娜漸漸管領了觀衆，此刻每一個男子都着了她的魔了。她這狂雌求雄的熱感，漸傳漸廣，此刻竟傳遍了全場。這時候，她的一舉一動都能引起人們的慾望。福歇利注意看他前面的中學生，只見他的心迷意亂，竟坐得不舒服。福歇利又注視那王多弗爾伯爵，只見他的面色大變，雙唇緊閉。那肥胖的史丹奈像中風一般，容貌憔悴了。拉布迭特舉起單眼鏡瞭望，活像一個馬販子在欣賞一匹盡善盡美的駿馬。達克奈一喜氣揚揚，耳目都添了光彩。後來福歇利去眼角向後面一望，望見魔法他們的情形，令他詫異起來：魔法伯爵在他的夫人後面，臉色莊重而淡白，加上一點一點的紅痕，把身子抬高些，嘴呆開着。他的身邊，黑暗裏，叔雅爾侯爵的一雙昏花老眼變了一雙鍍金的，燐光的貓眼。大家呼吸不來，因爲觀衆的頭上出汗，把頭髮的氣味變膩了。看戲三小時之久，場中空氣都被人的體氣溷濁了。煤氣裏的塵埃漸積漸厚，在大光燈下積着不散。全場的人都昏迷疲惫，同時又着了興奮劑。娜娜對着這五百個疲勞的觀衆，在他們昏昏欲睡的當兒，竟用她的大理石般的肉體得了勝利。她的女性真是可以掃盪千軍，不受絲毫傷損。

現在是劇本的收場了。奧倫布天國諸神因為吳爾剛邀請，一一都出來看那一雙情人，有的叫一聲「哦！」有的叫一聲「呀！」或吃驚，或快活。朱丕台說「我的兒，你叫我們來看這個；我覺得你太輕佻了。」後來大家因看見梵奴的情形，都改變意見了。伊利思重新把一羣烏龜領了出來。烏龜們懇求玉皇不再處理他們的請願；因為婦人們住在家裏之後，做丈夫的生活就艱難了，所以他們情願被妻子辜負，做個烏龜也自甘心。於是玉皇叫放了梵奴。吳爾剛請求夫婦別居，玉皇批准了。馬爾斯與狄燕重歸於好。朱丕台為着家裏的和平，只好把那洗衣女發送到另一個星球上去。後來大家又把愛神從黑室裏拉了出來，只見他並沒有把「愛」字做了動詞變化，卻只摺紙做鳥兒玩耍。這時全體演員都登台，烏龜們齊跪在梵奴跟前，合唱着感激梵奴的歌曲。梵奴撫着無限威嚴的赤體，微笑地給收場的戲幕遮沒了。

觀客們早已站起來，走向門口去。台上數說演員的姓名，台下掌聲如雷，要再見兩次纔罷。只聽得一陣「娜娜」「娜娜」之聲像風起浪湧般叫着。戲座裏的人還未走空，室中已經黑暗了，列燈熄了，大光燈滅光了，女傭們把遮塵布蓋住了包廂；這一個戲廳剛纔是多麼熱鬧，此刻忽然變了冷寂。同時有霉黴與塵埃的氣味衝上來。魔法夫人站在她的包廂旁邊，裹着裘衣，挺直身子，怔怔地向

黑暗中望着，在等候觀衆走完。

第

在走廊裏，女招待員們捧着許多衣服，一時認不清，人們把她們擁擠得很厲害。福歇利與愛克多忙着走，爲的是到大門外會合別人。在通過室裏，許多人們列成一排籬笆；同時有兩隊觀客魚貫地走下階沿，走得很緊，然而很勻。史丹奈給米讓拉着，比別人先走了出來。王多弗爾攬着白蘭省的臂走出。一霎時，嘉嘉與她的女兒似乎爲難起來，拉布迭特殷勤地去找了一輛車子，請她們坐了，然後恭恭敬敬地給她們關上了車門。誰也不看見達克奈走過。只有那兩頰飛紅的中學生決定到伶人門前等候，誰知他走到了巴諾拉馬路的時候，伶人門的鐵柵已經關上了。薩丹恰恰站在走道上，看見他來，便上前去故意把裙子擦擦他；但是他正在失意的時候，便粗魯地拒絕了，兩眼含着無可奈何的眼淚，走向人叢裏隱滅了。有些觀客吸着雪茄，一面走開，一面曼聲吟哦道：「梵奴在晚上徘徊……」薩丹仍舊走到陸離咖啡館裏，那夥計與古斯特讓她吃顧客們吃剩的糖。結果是來了一個大胖子，經不得熱，氣喘喘地走了出來，遇着了她，便領了她走向漸漸寂寥的黑暗的馬路上去了。

然而戲院裏仍舊有許多人走下來。愛克多在等候克拉麗絲。福歇利也等着，因爲他說過要等候綠西與嘉洛林及她的母親。她們來了，通過室給她們佔了一角，而且她們高聲大笑；同時魔法

章

一

57

夫婦也帶着冰冷的臉孔走過。恰好鮑特那富也開了一扇小門，走了出來，要求福歇利務必在報紙上替娜娜宣傳。他的汗流如瀉，面上很有光彩，渾如爲成功而醉。

愛克多很客氣地恭維他說：

『這劇本至少可以演兩百次。全巴黎卻要到您的戲院來了。』

但是鮑特那富卻生氣了。他把他的下巴一掀，教愛克多看那一羣嘴唇乾燥的，眼睛冒火的，尙被娜娜佔住靈魂的觀衆。於是憤激地嚷道：

『請不要說我的戲院，只說我的「波爾呆」就是了。好一位執拗的先生！』

娜

娜

第二章

次日上午十點鐘，娜娜還在睡着。她住在哈斯曼大馬路一所新屋的二層樓上。房東因爲屋子很新，特租給獨身的女人們居住。一個莫斯科的富商曾到巴黎度一個冬季，他把娜娜安置在這屋子裏，提前支付半年的房租。這住宅給她一人居住，太大了，宅中陳設還未完備；家具中有很華麗的，

如幾張靠牆桌子與金色椅子之類，然而又混雜着種種舊家具，都是廉價買入的，如桃花心木製的幾張獨腳桌子，幾個錚製的燭臺。這一切的景象都顯得娜娜是被第一個正經的男人拋棄得太早，此刻她再落在一班行徑不明的情郎手裏。萬事起頭難，錯過了一場抬舉，賒債者不肯再賒，出租房屋者恫嚇她，說要趕她離宅。

娜娜伏着睡，赤裸的兩臂攬着她的枕頭，把她那因昏昏酣睡而淡白了的臉孔緊貼着。宅中的房間，僅有臥房與梳裝室是糊過紙牆，鋪過地氈的。娜娜在這寂無人聲的臥房的微溫裏，突然驚醒，好像覺得身邊空虛似的。她注視身旁第二個枕頭，枕上花紋裏還印着一個人頭的痕跡，而且還有餘溫。她把手捫着床邊牆上一個電鈴一按。一個女僕進來，她向她問道：

「他走了嗎？」

「是的，夫人，達克奈先生走了，還沒有十分鐘……他看見夫人很疲倦，所以不肯驚醒夫人。但是他吩咐我告訴夫人，說他明天再來。」

那女僕索愛一面說着，一面把百葉窗打開了，讓太陽進來。索愛的頭髮很黑，頭上繫着包頭帶，面部很長，嘴是狗的嘴，青灰色而帶傷痕，一個塌鼻頭，加上了厚厚的雙唇與不住閃動的雙睛。

娜娜朦朧半醒，又說：

『明天，明天！明天是他的日子嗎？』

『是的，夫人，達克奈先生總是禮拜三來的。』

娜娜在牀上坐起來，嚷道：

『不是的，我記得！一切都改變了。我本預備在今早對他說的……假使他禮拜三來，恰好撞見了那黑漢子。我們豈不惹起事情來？』

『夫人不會告訴我，叫我怎能知道呢？當夫人改變日子時候，最好預先通知我，好教我曉得照應……那麼，那老守財奴的日子不是禮拜二了嗎？』

黑漢子，守財奴，是兩位主顧的綽號；她們談起這二人的時候，只叫他們做黑漢子與守財奴。原來守財奴就是聖特尼鎮的一個商人，他用錢很會打算；黑漢子乃是一個羅馬尼亞人，自稱伯爵，他的錢老是沒有一定期間的，而且身上有的是奇異的臭味。達克奈定的日子乃是守財奴的日子的第二天；因為守財奴該在早上八點鐘回店，達克奈先到索愛的廚房裏窺伺着，守財奴一離開了屋子，達克奈即刻接替了他的體溫猶存的位置，直睡到十點鐘，然後自己也辦事去了。娜娜與達克奈

覺得這是很方便的辦法

『也罷！』娜娜說。『我今天下午寫一封信給他……萬一他接不到信，您明天就攔住他，不許他進門。』

這時索愛在臥房裏踱來踱去，談論昨晚的成功。夫人表現得有這許多才藝，夫人唱得這樣好呀！到了這時候，夫人儘可以安心了！

第二章
二
子，喃喃地說；
『大約是的，但是在未成功以前，這兩天怎樣過呢？我今天就有許多麻煩的事情……喂，今天

早上那門房還再上樓來過嗎？』

於是她們二人正經地談話。娜娜欠了三個月的房租，房東說要告她。而且還有許多借錢的債主，一個租車的老板，一個內衣女販，一個裁縫，一個煤炭老板，以及其他種種的債主，每天都到外廳裏，把一張長凳子坐滿了。尤其是那煤炭老板更厲害，他竟在樓梯上吵嚷起來。但是娜娜最大的悲哀卻在她的小路易。路易乃是她十六歲時所生的兒子，寄在蘭布耶附近的一個村鎮裏一個乳母

家養活着。那乳母要求三百佛郎纔肯把小路易放還。娜娜最近去看望那孩子一次，良心上發現了慈母之愛，想把乳母的錢付清，把那孩子轉交給她的姑母洛拉夫人撫養。拉洛夫人住在巴黎的巴第諾爾區，她要什麼時候去看望他都可以。

這時那女僕指東說西地教娜娜問那守財奴要錢還債。娜娜嘆道：

「唉！我一切都告訴他了；他說他有許多到期的款子急需支付。他只曉得按月給我一千佛郎，不多一個銅子……那黑漢子此刻的荷包空了，我想他是賭輸了錢……至於說到達克奈呢，他還缺少一個人借錢給他；他因為證券一時跌價，弄得他身上精光，竟沒有能力再買花送給我了。」

於是她就談說達克奈。在睡醒的當兒，她對於索愛並不守秘密。索愛聽慣了她的心腹話，每次聽見都有尊敬而表同情的心理，既然夫人肯把自己的事情同她談起，她就敢表示她的意見。先說她就很愛夫人，因此她特地辭別了白蘭肯夫人。唉！白蘭肯夫人還拚命要她回去哩！她是頗著名的女僕，還怕沒有位置嗎？然而她情願停留在夫人家裏，夫人的經濟困難也不要緊，因為她相信夫人有發達的日子。她說到末了，便把她的忠告切實地說出來。一個年年紀輕的時候不免做糊塗事。這一次應該張開眼睛。因為男人們只想開玩笑。夫人只消說一句話，債主就安靜了，她所需要的三

百佛郎也有了。

娜娜把手指攏進了腦後的亂髮裏，說：

「這一切都不能給我三百佛郎。今天我即刻就要三百佛郎……討厭得很，我竟不認識一個人能夠給我三百佛郎的。」

第二 章

她低頭思索，洛拉夫人恰在今早等候她的錢到蘭布耶迎接她的兒子。她因爲心頭不如意，便詛咒昨夜的勝利。在昨夜拍手歡呼的一切的男人們當中，竟找不出一個給她三百佛郎！再者，金錢也不是可以這樣收受的。天啊！她是多麼命苦啊！她心心念念只在她的孩兒。他有一雙可愛的藍眼睛，他吃吃地叫「媽媽」，他的聲音是那麽滑稽，怕不令人笑穿了肚子！

同時大門的電鈴響了，鈴聲很快而且震顫。索愛出去應門，回來用說心腹話的態度說道：

「這是一個婦人。」

索愛看見過這婦人不止幾十次了，只裝做不認識她，而且裝做不曉得她與經濟困難的女人們有什麼關係。

「她對我說了她的名字……她名叫特麗恭夫人。」

「特麗恭！娜娜說。『呃？真的，我忘記她了……請她進來罷。』」

索愛引了一個老婦人進來。她的身材很高，頭上是幾縷鬚髮，看她的態度，竟像一個出入律師之門的伯爵夫人。後來她不動聲色，像一條柔軟的蛇一般地退出去了，竟像一位先生進來，他應該退避似的。

特麗恭夫人竟不坐下；她只有兩句簡短的話。

「今天我有一個人給您……您要不要？」

「要的……多少錢？」

「四百佛郎。」

「在幾點鐘？」

「在三點鐘……那麼，事情說定了，是不是？」

「事情說定了。」

特麗恭接着就談天氣，說天氣乾燥，走路很方便。她還要去看望四五個人。她掏出一本記事小冊子，檢查了一下，便走了。剩下娜娜一人，有心中鬆快的樣子。她的肩上輕輕地打了一個寒戰，於是

她就嬌柔無力地仍舊鑽進了被窩像一隻畏寒的懶貓。漸漸把眼睛閉上，她想起明天把小路易穿上一身新衣服，不覺微笑了。同時她在一夜的噩夢之後，重新眼倦起來，昨晚的喝采之聲，餘韻悠揚，溫存着她的疲倦的身子。

到了十一點鐘，索愛引了洛拉夫人進來，娜娜還在睡着。但是她聽見有人進來，也就醒了，即刻說道：

「原來是你……請你今天到蘭布耶去。」

「我爲此而來，」洛拉夫人說，「十二點二十分有一班火車，我還可以趕得及。」

娜娜伸了一伸腰，雙乳聳起，說：

「不，我要等一會纔有錢。你先吃中飯去，我們再看罷。」

索愛抱着一件梳裝衣進來，說：

「夫人，理髮匠來了。」

但是娜娜不願走過梳裝室裏，只自己叫道：

「法郎西，請進。」

一個衣服端整的男子推門進來施禮。娜娜恰從床上下來。兩腿裸着。她不慌不忙，把手伸直，讓索愛把她的梳裝衣攏上。法郎西毫不拘束地，嚴肅正氣地等候着，也不掉過臉去。後來她坐好了，他給她梳了一梳頭髮，就開始說話：

「夫人也許沒有看見報紙……今天費加羅報上有一段很好的文章。」

法郎西已經把報紙買了來。洛拉夫人戴起眼鏡，站在窗前，高聲唸那一段文章。她把身子挺直，像一個警察；唸到恭維的字眼時，鼻子收緊了。原來這是福歇利出了戲院之後所做的批評，是兩行很熱的文章，隱隱地諷刺娜娜的才藝，卻明明地恭維娜娜的魔力。

「好極了，」法郎西重複地說。

娜娜哪裏管人家嘲笑她的歌喉！福歇利算是一個好人，她將來一定報答他的好處。洛拉夫人唸完了之後，說男人們都不免被女人的腿所迷；她以為自己懂得那些風流的隱語，也就不肯詳加說明。法郎西把娜娜的頭髮梳理好了，施了一禮，說：

「我要留心看今晚的報紙……我仍舊是五點半鐘來，不是嗎？」

他恰恰把門掩上，娜娜高聲叫道：

「請您今晚替我帶來一瓶生髮油與布亞西耶店的半磅杏仁糖」

剩下她們二人，她們想起還沒有互相接吻，於是大家在臉上亂吻了一陣。報紙上的文章把她們弄熱了。娜娜本是昏昏欲睡的，此刻卻爲她的勝利而熱狂了。好好！今天洛絲米讓一定過了一個舒服的上午！娜娜的姑母不願意到戲院裏去，說是動人的情節會傷了她的腸胃，於是娜娜向她敘述昨晚的情形，敘述時自己心醉，好像是全巴黎都傾倒在喝采聲中了。後來娜娜忽然停止敘述，笑着問她的姑母：當年她在金滴路做一個跑街的淘氣女孩的時候，人家會料到她有今日否？洛拉夫人搖頭，不，人家絕不料到她有今日。後來輪到洛拉夫人說話了，她扳起莊重的臉孔，把娜娜叫做女兒，既然娜娜的真媽媽已經隨她的爸爸與祖母去了，洛拉夫人不是她的第二母親嗎？娜娜十分感動，幾乎流下淚來。但是洛拉夫人再三申說過去的讓牠過去罷；這種汗穢的過去，犯不着天天翻檢！她許久沒有看見她的姪女了；然而家裏的人卻說她與娜娜一塊兒失踪。這哪裏是可能的？她不詢問娜娜的祕密，只相信她一向的生活都是乾淨的。現在她能看見娜娜有了好地位，而且好心對待她的兒子，也就夠了。現在的世界，只剩下良心與工作而已。她說到這裏，住了口，雙睛含着好奇的意味，問道：

第

二

章

67

『這孩兒究竟是誰的呢？』

娜娜給她突然一問，躊躇了一會纔說：

『是一位先生的。』

『呢？』姑母說。『人家說是那常常打你的一個泥水匠的兒子……也罷，將來有一天你再告訴我罷；你須知，我是最能謹守祕密的……你放心，我將來一定小心撫養他，當他是一個王公的兒子。』

洛拉夫人已經不做賣花女了，她把一個一個銅子積起來，如今每年有六百佛郎的年金，也可以度日了。娜娜答應給她租一所漂亮住宅；除此之外，還每月給她一百佛郎。說到這數目，洛拉夫人忘記自己是姑母，竟叫她的姪女不妨敲男人們的竹槓。於是二人又重新接吻。但是娜娜正在歡娛的時候，一談及她的小路易，臉色又慘淡起來，突然記起了一件事：

『討厭得很！三點鐘的時候我非出去不可。唉！真是一件苦差事！』

恰好索愛進來說夫人的中飯預備好了。大家走進了飯廳，桌前早有一個老婦人坐着。她的帽子還沒有脫，穿的是顏色不分明的衣服。娜娜看見她，並不詫異，只問她爲什麼沒有進臥房裏去。那

老婦人答道：

『我聽見有人說話，我以爲有客陪着您。』

這是馬路華夫人，面貌莊重，善於做腔作勢。她做娜娜的老友，常常陪伴她，送她出入。她看見了洛拉夫人，似乎有就心的樣子。後來她曉得是一個姑母，便溫和地注視她，微笑了一笑。娜娜叫肚子餓，抓了一把小蘿蔔便咬，也不拌着麵包。洛拉夫人變爲多禮的了，不肯吃小蘿蔔，以爲吃了小蘿蔔會流鼻涕。後來索愛送上牛排來，娜娜嚙肉，同時喜歡吮骨。她不時丟眼角望她的老友的帽子。結果是忍不住問道：

『這是我給您的一頂新帽子嗎？』

『是的，我修改過了。』馬路華滿嘴是肉菜，含糊地答。

那帽子是奇怪的，額前很闊，帽上一管很高的翎毛。馬路華夫人有一種怪癖，專愛修改她的帽子。只有她曉得什麼帽與她相宜，她一修改就把不好看的帽子變爲最好看的了。娜娜恰好買了這一頂帽子給她，好教她不丟娜娜的臉；而今看見她這樣修改了，幾乎生氣起來，嚷道：

『至少請您揭了帽子罷！』

『不，謝謝。』那老婦人正色地說：『這帽子並不妨礙我，我戴着帽子吃飯，吃得很舒服。』

吃了牛排之後，有一盤菜球與一個昨天剩下的冷雞肉。但是娜娜每逢一盤菜，必撇一撇嘴，躊躇了一會，嗅了一會，把一切都留在碟子上。結果是吃了些果子醬，中飯算是完了。

大家吃了些飯後菓品。索愛並不撤了刀叉，便上咖啡；她們只好輕輕地把肉菜碟子推開。大家仍舊談昨晚的好情景。娜娜吸了幾枝香煙，同時把身子向後倚，幾乎把椅子推翻了，她只一味把腰肢亂搖。索愛停留在室中，背倚着食具櫥，兩手擺動着，在敘述她的歷史給大家聽。她自說是貝爾西一個穩婆的女兒，那穩婆的生意很不好。她先在一個牙科醫生家裏做工，後又到一個掬客家。但是這些都與她不相宜。於是她很自負地歷數她做過某夫人的女僕。索愛說那些女主人們都是靠她發財的。假使沒有她，許多家要鬧大笑話了！有一天，她的女主人白蘭肯正陪伴着奧克達夫先生，恰好那老頭子也來了。您說索愛怎麼辦呢？她假裝跌倒客廳裏，那老頭子連忙上前扶起她，又到廚房裏替她找了一杯水來給她吃，於是奧克達夫先生便乘機逃走了。

娜娜靜聽，覺得津津有味，而且欽佩她，說：

洛拉夫人也開始敘述自己的歷史，說：

「我呢，我遭逢了許多不幸的事……」

於是她坐近馬路華夫人，推心置腹地說出她的歷史。她們二人互述身世，但是馬路華夫人只愛知道別人的祕密，卻不願把自己的祕密露洩。人家說她在一間詭祕的膳宿旅館裏居住，沒有一個人能闖進她的臥房裏去的。

忽然間，娜娜動氣了，說：

二 「姑母，請你不要耍刀子……弄得我頭昏了。」

章 剛纔洛拉夫人不經心，把兩把刀子交叉地擺在桌上。這是不好的預兆。娜娜素來自誇不迷信，所以翻倒了鹽瓶子不要緊，禮拜五也不要緊；只有刀子交叉乃是她所最畏忌的，因為沒有一次不靈驗的緣故。將來一定會有一件麻煩的事情。她打了一個呵欠，很愁悶地說：

「已經兩點鐘了……我非出去不可，是多麼討厭的事情啊！」

兩個老婦人互相怔怔地望着，不說話，只一味搖頭。當然，這種事並不常常有趣。娜娜仍舊仰翻在椅子上，再吸一支香煙，同時那兩個老婦人緊閉雙唇，不敢亂開口，儼然哲學家的神氣。馬路華夫

人靜默了半晌，說道：

「我們在等候您的時候，暫時打牌消遣。洛拉夫人，您會打牌嗎？」

洛拉夫人當然會打牌，而且打得很高明。那時索愛已經走了，犯不着起動她，只把桌子騰出一個角兒就夠了。於是大家把桌布掀起，掩蓋住了那些骯髒的盤碟。馬路華夫人正要到什物櫥前取牌，娜娜說在她們未打牌以前，如果她能替她寫一封信，她就感激激她了，一則因娜娜討厭寫信，二則她不敢担保不寫別字，比不上她的老友滿腹文章。桌上有一個墨池，三個銅子一瓶的墨水，一枝上鏤的鋼筆。信是寫給達克奈的。馬路華夫人運用她的好書法，開始寫一句：「我的最親愛的小男人。」於是娜娜說要告訴他明天不可來，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遠離猶如近聚，她沒有一刻不把他放在心頭。」

「而且我末了要說「一千個吻。」她說。

洛拉夫人每聽見了一句，就點一點頭表示贊成，她的雙睛睜睜，覺得聽見了這種愛情的話很快活。於是她想用自己的話句，很多情地哦着道：

「一千個吻在你的美麗的眼睛上。」

非常快樂的神情。

章 二 章

娜娜按鈴叫索愛，要把這一封信交給一個聽差。恰巧索愛在同一班戲院的伙計談天，因為他早上忘了把報告書送來，所以此刻他來補送，娜娜傳他進來，叫他在回戲院的時候順便把這一封信送到達克奈家裏。後來她又詢問他許多事情。呀！鮑特那富喜歡得很！已經有些人預定一禮拜後的戲座；而今早直到此刻，詢問娜娜的地址的人不知多少！那伙計走了之後，娜娜說她至少要在外面耽擱半個鐘頭，如果有客來訪，叫索愛請他們等一等。娜娜正說着，電鈴已經響了。來的是一個債主，是一個租車的商人，他守候在外廳裏的長凳上。他一點兒不忙，儘可以閒坐細數掌中螺！

章 二 章

娜娜懶懶地重新伸一伸腰，打了一個呵欠，說：

『去罷，放出些勇氣來罷！我早該在那邊了！』

然而她還是不動。她在看她的姑母打牌，洛拉夫人正在宣告一百個么。娜娜手拄着下巴，一心只在牌上。忽然聽得三點鐘響了，她驚得一跳，突然放手，說：

『天啊！』

馬路華夫人正在數牌，用柔輦的聲音鼓勵她說：

『親愛的，你即刻去把你的事辦了還好些。』

洛拉夫人一面洗牌，一面說：

『趕快做去罷。如果你在四點鐘以前帶了錢回來，我就搭四點半鐘的火車。』

『唉！這不會延遲的，』娜娜說。

在十分鐘內，索愛幫助她穿上一件長袍，戴上一頂帽子。她打扮得不整齊，她也管不了許多！她恰要下樓，只聽得電鈴又響了。這一次乃是個煤炭老板。好！就讓他奉陪那車行老板罷！他們都在一起，可不愁寂寞了！不過她怕費口舌，於是從廚房裏走過，竟從送貨小門出去。她慣走小門，只消撩起了裙子就完了，有什麼了不得的？

室中只剩下兩個老婦人，馬路華夫人堂皇地對洛拉夫人說：

『一個人能做一個慈母，什麼都值得原諒了。』

洛拉夫人給紙牌迷住了，只答道：

『我有八十個國王。』

於是她們二人又都沈湎在那無終結的賭局中了。

桌子上的食具還沒有撤去。肉菜的氣味與香煙的氣味混合，氤氳氳氳地充滿一屋。她們把白糖塊浸在燒酒裏吃。她們一面喝燒酒，一面打牌，有二十分鐘之久，第三次電鈴又響了。索愛陡然走進來，推挽她們，竟像把她們當做平輩的人看待。

「喂，喂！人家又按鈴了……你們不能夠停留在這裏了。如果人人都來，我就用得着整個屋子……走罷！……走罷！……走罷！……」

二
馬路華夫人本想打完這一場的牌，但是索愛作勢要搶牌，她無可奈何，只好照牌的次序收拾起來，同時洛拉夫人也把酒瓶酒杯白糖都搬到廚房裏去。二人到了廚房裏，在晾着的幾塊揩布與堆着盤碟的一個滌盆當中的一張桌子上收拾了一個角兒，大家坐了，仍舊打起牌來。

「我們說過有三百五十了……現在輪着您打了。」

「我打「心」。」

索愛回來的時候，仍舊看見她們着了紙牌迷。靜默了一會，趁着洛拉夫人洗牌的當兒，馬路華夫人問道：

「是誰？」

「唉！沒有誰……」索愛不着意地回答，「是一個少年……我想要打發他走，但是他長得太美了，嘴下沒有一根鬚鬚，一雙美麗的藍眼睛，活像一個少女，因此我終於叫他等候了……他手裏拿着一個大花籃，我叫他放下，他無論如何不肯放手……這竟是一個抹鼻涕的小哥兒，還該在中學裏好好地唸書呢！」

洛拉夫人去找一壺清水來做一種克羅克酒；因為她吃那燒酒浸的糖塊太多了，所以口渴起來。索愛咕嚕地說她也想要喝一杯克羅克。她說她的喉嚨苦得像膽汁一般了。

馬路華夫人又問道：

「那麼，您把他安置在什麼地方？」

「呢！在後方的作業室裏，這是還沒有陳設的一間房子……房裏僅僅有夫人的一個行李箱子與一張桌子。凡是粗鄙的人們！我都安置到那裏去。」

索愛把她的克羅克酒加上了許多白糖，同時電鈴又響，把她嚇得一跳。吓她要舒服地喝一杯酒也不行嗎？她跑出去開了門。一會兒又回來。看見馬路華夫人的眼神表示要問她，於是她說：

『沒有什麼，只一個花籃。』

三人都飲克羅克解渴，互相點頭施禮。索愛終於撤去飯廳的杯盤，一一擺在石槽上；然而在她撤饌的當兒，電鈴還響了兩次。她好像報告她的廚房，每次進來都申說着她那傲慢的語句：

『沒有什麼，只一個花籃。』

第 二
馬路華夫人與洛拉夫人打了兩圈牌，聽索愛敘述花籃到來的時候那些債主的情形，大家笑起來。娜娜在她的梳裝臺上可以發見許多鮮花。只可惜這些花籃這樣貴，竟換不來十個銅子。總之，有許多錢是浪費的了。

章
『我呢，』馬路華夫人說，『巴黎的男子買花贈女人所花費的錢拿來贈給我做用度，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我懂得，您是容易滿足的人，』洛拉夫人咕嚕地說，『只要紮花的線錢已經夠了……親愛的，我有六十個皇后。』

77
已經是四點欠十分了。索愛詫異起來，不懂得娜娜爲什麼在外面耽擱這許久。平日娜娜不得已而在下午出去，必很敏捷地發送了回來。但是馬路華夫人說一個人做事不能常常從心所欲；洛

拉夫人也說人生於世不能沒有小麻煩。大家只該靜心等候着；如果娜娜遲到，一定是她的事務纏住了她。再者，大家並不受苦；廚房裏的空氣很好，洛拉夫人沒有『心』了，便把些『角』打了出來。電鈴又響了。索愛應門回來，容光煥發，纔到廚房的門口就低聲叫道：

『夫人們，是那胖史丹奈來了！這一個，我把他安置到小客廳裏去。』

洛拉夫人不認識這一班先生們，於是馬路華夫人同她談論這銀行家史丹奈。但是，難道他要拋棄了洛絲嗎？索愛是懂事的，搖頭只說不是。電鈴又響了，她非去開門不可。她這一次回到廚房裏來便嚷道：

『好糟糕！這是那黑漢子來了！我儘管再三地說夫人不在家，他竟坐在臥房裏守候着……我們只預備他在晚上來。』

四點一刻了，娜娜還未歸來。她做什麼呢？這不是好的現象。人家又送來兩個花籃。索愛厭煩起來，看還剩有沒有咖啡。是的，她們真願意喝咖啡，因為這可以提醒她們的精神。此刻她們打盹起來，躺在椅子上，還不停止打牌。四點半鐘響了。不錯了，一定有人與娜娜爲難了！她們唧唧喳喳地談論着。

忽然間，馬路華夫人一時忘情，竟高聲嚷起來道：

「我有五百了……清一色！」

「住口！」索愛發怒說，「您叫那些先生們怎樣猜想呢？」

在靜寂中，在那兩個老婦人喃喃爭吵聲中，一陣快步的聲音從小門的樓梯上來了。這終於是娜娜了。在她未開廚房的門以前，早已聽見她喘氣。她進來時，臉很紅，舉動很粗暴。她的裙帶大約是斷了，所以她的裙拂拭了梯級；她的飄帶剛纔又沒在一渦積水裏，這是第一層樓的廚房裏流出的穢水，可見第一層樓的丫頭真是一個骯髒東西！

二
章
洛拉夫人噙着嘴，剛纔與馬路華夫人爭吵的怒氣未消，遂向娜娜說道：

「你來了！好好！你累人家老等，你的心裏纔快活！」

「真的！夫人太不懂事了！」索愛也這樣說着。

娜娜本來已經老不高興，又給她們吵了幾句，越發氣上加氣。她受了人家的氣不少了，歸來還受她們如此招待！

「你們不要惹我生氣呢！」

「噓！夫人，有客在外面。」索愛說。

於是娜娜放低了聲音，喘着氣，吃吃地說：

「難道你們以為我在外面尋開心嗎？這事情鬧個不了。我很希望你們也輪着這麼一遭……我生氣起來，幾乎把鞋子拋棄了……又沒有一輛馬車坐回來。幸虧只有兩步路，然而我已經跑得累死了。」

「你有錢了吧？」洛拉夫人問。

「奇了！這話還用得着問嗎？」娜娜答。

她的兩腿跑得痠軟了，靠着灶，坐在一張椅子上。氣還喘着，她在胸衣裏掏出一個封包，裏頭有四張一百佛郎的鈔票。封包上有一個寬闊的裂痕，因為她曾經把指頭猛然拆開，好教自己信得過其中有物。那三個婦人環繞着她，眼緊緊地望着她的上手套的一隻小手裏拿着的一個又縐又髒的封包。天時太晚了，洛拉夫人要明天纔能到蘭布耶去。於是娜娜與她大辯論一場。索愛又說道：

「夫人，有客在等您。」

但是娜娜又動氣了；客可以再等候，她的事情完了再見他們不遲。在她的姑母伸手要拿錢的

當兒，她說：

『呀！不能都拿了去。三百佛郎給那乳母，五十佛郎給你做路費與雜用，共三百五十佛郎……我留下五十佛郎。』

第 二 章
最困難的問題乃是沒有零錢，四張鈔票分不開。娜娜家裏竟沒有十個佛郎。大家也不問馬路華夫人，因為她身上僅僅有六個銅子，預備坐公共汽車，所以她聽見人家要找零錢，她只有漠然不關心的樣子。結果是索愛說她出去試看她的箱子裏有沒有。一會子她回來，手裏拿着五佛郎的銀幣二十個，在桌子的一角上點算。洛拉夫人應承明天去領小路易回來，於是她即刻就走了。娜娜仍舊坐着休息，問道：

『您說有客來嗎？』

『是的，夫人，共有三個客來。』

於是索愛把那銀行家的名字先提。娜娜歪了一歪嘴。史丹奈因為昨天獻了一個花籃，便以為她讓他來煩擾不成她說：

81
『而且，我夠受了，我不接客了。您去告訴他們，叫他們不再等候罷。』

索愛不動，看見她的女主人又要做一件糊塗事，心裏老大不高興，用嚴重的語氣說：

「請夫人三思，還是接見史丹奈先生罷。」

後來她又說起那黑漢子，說他在臥房裏等候，一定覺得時間太長了。娜娜氣沖沖地越發執拗。不，她不願意看見任何人！誰把這樣黏着的一個男子送來給她呢？

「請您把他們都趕出門外去罷。我要同馬路華夫人打一圈牌。我覺得這樣還好些。」

她正說着，一陣電鈴又把她的話打斷了。十足了，十足了，又來一個惹厭鬼！她禁止索愛去開門。索愛也不聽她說話，已經出了廚房。及至她回來的時候，把兩張名片交給娜娜，用命令的語氣說道：「我已經回覆說夫人見客……這兩位先生進了客廳了。」

娜娜恨恨地站起來。但是她看見名片上有的是叔雅爾侯爵與摩法伯爵的名字，不覺氣消了。她靜默了半晌，終於問題：

「這兩個是什麼人？您認識他們嗎？」

「我認識那老的，索愛噙着嘴，謹慎地說。

後來她的女主人仍舊用眼光問她，她又簡單地答道：

『我在某地方看見過他。』

這一句話似乎使娜娜決意了。她離了廚房。心中惋惜；因為她在這一爐餘炭蒸蒸着的咖啡的氣味裏藏身，可以自由談話，可以安然休息。她把馬路華夫人丟在廚房裏。此刻馬路華夫人只要用紙牌占卦；她的帽子始終不會脫去，不過爲求舒服起見，她已經把帽繩解散，披在肩上了。

在梳裝室裏，索愛趕着幫助娜娜披上一件梳裝衣。娜娜遭了這許多麻煩，嘴裏喃喃地只詛咒男人們。這些粗話令索愛傷心，因為她看着娜娜不能早離厄運，心裏着實替她難受。她還敢請求娜娜不動氣。

『呀！』娜娜說。『他們都是骯髒東西，他們只愛這個。』

然而她裝做一個王妃的神氣，昂昂然走向客廳去；索愛拉住了她，却自己去把叔雅爾侯爵與摩法伯爵引進梳裝室裏來。這樣更好些。

娜娜表示一種久經訓練的禮貌說：

『先生們，我累你們久候，抱歉得很。』

那兩個男人施禮坐下。窗上的疎帷節滅了太陽的強光。這是全宅中最雅致的一間房子，簾帷

都是淡豔的，一個大理石的梳裝臺，一個斑紋石嵌着的立鏡，一張長椅子，許多藍緞的靠背椅子。在梳裝臺上，有許多花籃，玫瑰，百合，紫丁香，種種都有，濃香撲鼻。同時，在微溼的空氣裏，而盆上的餘膩發出一種更烈的氣味。娜娜裹着梳裝衣，好像給他們無意中撞見在梳裝室裏似的。玉體猶溼，怕着輕羅。

『夫人，』魔法伯爵莊重地說，『我們固請要見，萬望恕罪……我們這一來，爲的是募捐……侯爵與我都是本區樂善會的會員。』

叔雅爾很有禮貌地連忙接着說道：

『我們打聽得有一個偉大的女藝術家住在這屋子裏，所以我們特來爲窮人乞憐……我們相信有天才的人一定是好心人。』

娜娜假裝謙虛。她只搖頭或點頭作答，同時心裏很迅速地思量。這大約是那老的把那少的拉了來，因爲他的一雙眼睛太淫蕩了。但是也該當心那一個少的，因爲他的太陽穴也膨脹得可驚，他很可以自己來，對了，大約是門房說出了她的名字，於是他們互相推挽都來了。

『當然，先生們，你們本有上樓來的理由，』娜娜很風雅地說。

但是一陣電鈴又把她嚇得一跳。又有客來，仍舊是索愛出去開門。她繼續地說道：

『一個人能夠施捨，是多麼快樂的事啊。』

她畢竟因被諛諛而喜悅了。

『呀！夫人，』那侯爵又說，『您不曉得他們是怎樣受苦哩！本區號稱富區，也有三千多個窮人。您想不出他們是多麼慘：孩子們沒有麵包吃，婦人們病了沒有救星，凍得要死……』

『可憐的人們！』娜娜很感動地叫了一句。

二
她的慈悲心是這樣大，以至於淚溼了一派美麗的眼睛。她一時忘形，把身子彎了下來；她的梳裝衣開了，令人看見她的酥胸，同時她的兩膝向前伸，在輕羅裏印出渾圓的雙股。那侯爵的土色的臉上，上了一道紅暈。魔法伯爵正要說話，連忙把頭低了。這梳裝室裏的空氣太熱了，宛如一間蒔花暖室，熱氣鬱不得伸。玫瑰花漸謝了，檀香薰人欲醉。娜娜開口說道：

『在這種情形之下，誰不願意做一個富人總之，大家量力做事……先生們，請你們相信我說，假使我早曉得……』

她在感動的當兒，幾乎說出了一句不該說的話。所以她不會把話說完。她一時難為情，竟記不

起剛纔脫衣服的時候把她那五十佛郎放在哪裏去了。她忽然憶及，錢大約是在梳裝臺的一角上，一個翻倒的生髮油瓶子下面。她恰恰站起來，電鈴又响，聲很長。好！又來一個！這竟沒有個結束！侯爵與伯爵也跟着起立，尤其是侯爵側着耳朵向門口靜聽；大約他分辨得出這按鈴的人是誰。魔法怔怔地望他；後來他們都別過眼去，大家都難爲情，變冷了。一個有的是結實的身體與濃密的頭髮，一個聳着一雙瘦肩，頭上只剩幾根稀疏的白毛。

娜

『娜娜把那十個大銀幣拿了來，笑着說：

『呃！先生們，我要交錢給你們……這是捐給那些窮人的……』

娜

她的下巴的一個小笑渦顯現了。她天真爛漫地把那些銀幣捧在手裏，遞給那兩個男人，意思是說：『噢！我看，誰要？』那伯爵比較地敏捷些，伸手接取那五十佛郎；但是有一個銀幣剩在她的手裏，他要拿錢，不得不摸到她的肌膚，只覺得她的掌心微溫，肌膚柔嫩，令他心裏打了一個寒戰。她覺得開心，始終只是笑着。

『拿去罷，先生們，我希望下次再多捐些。』

他們再也無所藉口了，施了一禮，逕向門口便走。但是，恰在他們要出去的當兒，電鈴又響。侯爵

忍不住苦笑，同時伯爵的神色也嚴重起來。娜娜留他們再坐幾秒鐘，好教索愛找得到一個屋角兒安置來客。這一次豈不把屋子塞滿了！後來她卻看見客廳杳然無人，心裏頓覺鬆快。難道索愛竟把他們裝進衣櫥裏去了不成？

『再會，先生們，』她送到客廳的門檻子上說。

她把她的微笑與她的眼神包住了他們。魔法伯爵鞠躬，他雖則飽經世故，還禁不住心亂起來。梳裝室裏的花香與婦人的氣味把他悶煞了，他需要到外面呼吸空氣去。叔雅爾走在他的背後，自信沒有人看見，竟敢向娜娜丟了一個眼色，他的面色突然變了，舌頭也吐到唇邊了。

娜娜回到梳裝室裏的時候，早見索愛拿着多許書信與名片等候着。娜娜縱聲大笑道：

『來了兩個無賴，竟要了我五十佛郎！』

她毫不生氣，她覺得男子們從她手裏拿了錢去，倒是滑稽的事情。不過他們總算是些豬獃，現在累得她竟沒有錢了。但是那些書信與名片使她動氣起來。說到書信，還說得過去；因為昨天他們喝采，今天免不得來求愛。至於那些名片呢，他們來拜訪的人，都打發他們走了就是了。

索愛把來賓們到處都安置有些。她說幸虧這住宅很方便，每一間屋子都有門直通走廊。不像

白蘭胥夫人家裏，非經過客廳不可，所以白蘭胥夫人往往惹起許多麻煩。娜順着自己的主意，向索愛說：

『請您都打發他們出去，先從那黑漢子起。』

索愛微笑地答道：

『夫人，這一個，我早已辭過他了；他只想要告訴夫人一聲，說他今晚不能來。』

這是一件樂事。娜拍掌自賀。好福氣，他不來，她可以自由了！她吐了一口氣，表示心裏鬆快，活像久受苦刑的人忽然遇赦一般。她的第一個念頭便是想起達克奈。唉！可憐的小狗！她恰寫了一封信叫他等到禮拜四哩！快快請馬路華夫人再寫一封信！然而索愛卻說馬路華夫人在人家不知不覺的時候竟溜走了，像平日一般。於是娜說要差遣一個人去，後來又躊躇起來。她此刻疲倦得很。睡牠整整的一夜，豈不痛快些！結果是飽睡的心理戰勝了。這是她能自滿足的第一次。她說：

『今晚我從戲院裏回來就睡覺，您非到明天午時不可喚醒我。』
於是她把聲音提高，說道：

『嗬！現在請您給我，把他們都推到樓下去罷！』

索愛不動。她不敢明白地向夫人進忠告；不過，當夫人任情縱性的時候，她總得設法使夫人利用她的經驗。因此她用一種短促的腔調問題：

『史丹奈也一樣嗎？』

『當然啦。先辭送了他，然後辭退其餘的。』

索愛還在等候，希望夫人有考慮的時間。這是所有一切的戲院都認識的一個富翁，夫人如果在洛絲的手裏奪了來，豈不是可以驕傲的事情？娜娜什麼都懂得，卻仍舊說道：

『親愛的，趕快去罷，請您對我討厭他。』

然而她忽然轉意，也許明兒她不免羨望他；於是她眨着眼睛，像小孩般笑着說：

『總而言之，縱使我想要他，最好的方法還是趕他出門。』

索愛似乎給她這話打動了。她怔怔地望着女主人，有欽佩她高明的樣子。後來她毫不遲疑地去把史丹奈辭送了。

這時娜娜還耐心等幾分鐘，讓索愛『肅清』那客廳。唉！料不到有這一場大戰！娜娜探頭進了客廳，客廳空了。再看飯廳也空了，她放了心，相信不會再有一個人了；她仍舊各處探望，及至她推開

那作業室的門的時候，突然遇着一個小後生。他坐在一隻箱子上，很安靜，很老成，膝上盛着一個很大的花籃。她叫道：

『呀！天啊！這裏頭還有一個！』

那小後生瞥見了她，早已跳下地來，臉兒紅的像一朵牡丹。他一時的感情衝動得太厲害了，竟不曉得把他的花籃怎樣辦，左手拿着也不是，右手拿着也不是。他的年紀這樣小，這樣難為情，而且沒法處置花籃的那一副滑稽的神情，竟令娜感動，忍不住笑起來。依此看來，孩子們也來了？她竟誘惑到孩童了嗎？她忘了情，像慈母般地，自己拍了一拍兩股，笑着問道：

『小娃娃，你要人家給你揩鼻涕嗎？』

『是的，』那小後生低聲地而且哀懇地回答。

這一個答覆越發令她開心了。他有十七歲，名叫喬治胡恭。昨天他到陸離戲院看戲。今天他特來拜訪她。

『這些花是給我的嗎？』

『是的。』

『那麼，請給我罷，呆孩子！』

但是，當她接過那花籃的時候，他竟撲上她的手去，顯得是青年的飢渴。她沒奈何，只好打他一下，他纔放手。唉！這竟是一個不識尊卑的淘氣孩子！她一面責罵他，同時臉上現了桃紅色，忍不住微笑。她應承將來與他再見，於是把他發送了。他蹣跚地走出，竟不復找得着門戶。

娜娜回到梳裝室裏。不久法朗西也就來爲她理髮。這一次纔是正經的理髮，因娜娜要在傍晚纔穿衣。她坐在鏡臺之前，在那裏髮匠的一雙妙手之下低頭無語沈思，同時索愛進來說道：

『夫人，其中有一個不肯走。』

『好！就讓他不走罷，』她安靜地回答。

『而且還有許多人不住地來。』

『好的！叫他們等候罷。等到他們的肚子餓了，自然會走的。』

她的精神變了方向了。叫男子們坐冷凳子，乃是令她快活的事情。她忽然有了一個好玩的主意：她逃脫了法朗西的手，自己跑去把門關上；現在他們儘可以在別的房子裏堆滿了，也許他們不至於挖牆進來罷。索愛要進來，可從廚房的小門走過。這時電鈴越響越繁，每隔五分鐘必響一次，

聲響亮而清楚，是一個很有規則的電鈴！娜娜算着電鈴的次數，以為消遣。但是她忽然記起一件事來。

『喂，我的杏仁糖呢？』

法朗西也像她一般忘了杏仁糖。此刻聽見她說起，遂從他的大衣的袋子裏掏出一個包裹來，恭敬地獻給她，像一個上流人獻給女友的禮物；然而這些杏仁糖卻記的是她的帳。娜娜把那包裹放在兩膝中間，把杏仁糖嚼起來，每逢那理髮匠把她輕推一推的時候，她就將頭一扭。她靜默了一會之後，說道：

『呸！竟是一羣賊子來了！』

那電鈴連響了三次，一聲聲越催越急。有些是膽怯的，鈴聲吞吞吐吐；有些是大膽的，鈴聲鏘然，如出粗暴的手指之下；有些是性急的，鈴聲促急，在空氣中繚繞。這是索愛所謂五音鐘。這鐘可以驚動全區的人，一羣男子爭先恐後地把手指按那象牙的電鈕。鮑特那富這壞蛋，他竟把她的住址給了這許多人，怕不是把昨晚全座的觀衆都請來了！

『喂，法朗西，您有沒有一百佛郎？』

他將身退後，把她的頭髮端詳了一會，然後安靜地說：

『一百佛郎嗎？這要看情形。』

『呀！您須知，如果您要抵押品……』

第 二 章
空閒，進來預備娜娜的衣服首飾。不久她就該替娜娜穿衣，同時那理髮匠在等候着，想要加上最後

一梳。但是電鈴繼續地響，索愛只好丟了娜娜出去，娜娜的衣服只繫好了一半，鞋子也只穿了一隻。索愛雖則很有經驗，此刻她的頭也給人們鬧昏了。起初她把那些男子束放一個，西放一個，所有的小角兒都安放滿了，此刻她迫不得已，只好把兩三個放在一起，也顧不得她平日的主張了。管牠呢！如果他們互相吃了，到還好些，因為可以騰出些地位來！娜娜已經把門關得緊緊的，也就不理他們，她說她還聽見他們喘氣哩！他們該是低着頭，垂着舌，像些小狗坐在地上一般！這是她昨夜的成绩，能使這一羣獵狗都追蹤覓跡來了。

『但願他們不打壞什麼就好，』娜娜咕嚕地說。

娜娜聞得門隙裏有溫暖的口氣衝進來，她開始耽心了。但是索愛把拉布迭特引了進來，娜娜

心裏鬆快地叫了一聲。他想要同她說他曾經在民事裁判所替她支配了一筆款子。她也不聽他的話，只說：

『我帶您走……我們一塊兒吃晚飯……吃了飯之後您送我到戲院裏去。我再等到九點半鐘纔登臺呢。』

那

好心的拉布迭特，他來得正巧！他是永遠不要求什麼的。他是婦人們的朋友，只替她們料理些小小的事情。所以他走過外廳的時候，已經發送了那些債主。再者，這些好債主非但不要娜娜付錢，而且他們所以再三要見娜娜，無非因為昨晚娜娜有了成績，特來恭賀她，親自請問她再要什麼貨物罷了。

那

『我們走罷，』娜娜穿好了衣服說。

恰好索愛進來嚷道：

『夫人，我再也不開門了……樓梯上黑壓壓地排列着許多男人呢！』

樓梯上排列着許多男人！法朗西雖則假裝鎮定，也忍不住笑起來，同時檢拾他的梳篋。娜娜攪了拉布迭特的臂，把他推到廚房裏去。她逃脫身了，不受男人們纏擾了；她很快樂，知道她可以得到

他獨自一人，無論到什麼地方都不怕有事情了。他們從送貨小門下樓的時候，她對他說：

『散場後您再把我送到我的門口。這樣一來，我纔可以放心……您想，今晚我可以睡一個整夜了！』

夜了！

第三章

魔法伯爵的母親沙蘆夫人在去年逝世，只剩有他的妻子沙逝夫人。人家因為避免與伯爵的母親的名字混亂，往往叫他做魔法夫人。魔法夫人每逢禮拜二都在她的公館裏接待賓客。公館在米洛邁斯尼路，本第耶弗路口，這是方形的大宅，魔法家的人在這裏住了百餘年。馬路上，屋宇的外貌又高又黑，黯然像一個修道院；許多很大很大的百葉窗，差不多永遠是關閉着的；屋後溼潤的花園裏有些樹木已經發芽了，樹身細長，欣然向日，人們在圍牆外可以望見樹枝。

這一個禮拜二，將近十點鐘了，客廳裏僅僅有十來個人。伯爵夫人只等候些熟客，所以她也不開小客廳，也不開飯廳。因為這樣一來，大家親近些，可以在火爐旁邊談話。而且那客廳也很大，很高；

四個窗子下臨花園，所以壁爐裏雖則炭火很盛，大家還覺得四月底的多雨之夜的溼氣重重。太陽永遠不到客廳裏。白晝的時候，一道淡青的光照進屋子裏；晚上燃了燈之後，室中頓現莊嚴的氣景；因為廳裏盡是桃花心木的精緻家具，黃絨墊的椅子與牆壁，加上了許多繡畫。人家一進廳來就覺得一種冷的自尊心，如見昔年風俗。

壁爐的另一邊有一張方形椅子，椅子的木硬了，墊子也不軟了，伯爵的母親就是在這上面死了。這時沙蘋夫人正坐在這椅子對過的一張深的椅子上，椅墊子是紅綢做的，柔軟得像一幅氈。足被。這乃是唯一的新時代物品，在這古色斑斕之中有新奇的意味。沙蘋夫人說：

『那麼，我們將來可以看見那波斯國王……』

大家在談論不久將有許多國王與太子來巴黎看展覽會。好幾個婦人繞坐在壁爐前。其中有一位鍾克乖夫人。她的哥哥是一個外交家，到東方做過官的。所以她就詳細敘述那沙爾愛丁朝廷裏的事情。

忽然間，伯爵夫人打了一個寒戰，臉色變白了，一個鐵廠主人的妻子尚特洛夫人看見了，便問道：

『親愛的，您沒有病吧！』

『不，沒有的事，』沙蘋夫人答；『我稍爲受了涼……這客廳要很久纔能取暖！』

於是她放眼沿着牆壁望去，直望到天花板，她的女兒愛斯迭爾是一個十六歲的頹長的少女，正當懷春期，此刻坐在一張凳子上，悄悄地起來，把壁爐裏溜下來的一塊木炭撥起了。但是沙蘋夫人有一個教養院裏的舊友名叫歇瑟爾夫人的，比她小了五歲，聽了沙蘋夫人的話，說道：

『我呢！我倒願意要你這樣一個客廳！至少你可以接待賓客……現在的人只曉得做些小鳥籠……假使我處在你的地位，豈不是好！』

章
三
她夾七搭八地只管說，說時指手畫腳。她說假使她處在沙蘋夫人的地位，她要把牆壁與椅子的裝璜都改變了，於是開跳舞會，使全巴黎都跑了來。她的丈夫是一個官員，此刻正坐在她的後面，神氣莊重地聽她說。人家說她給丈夫戴綠帽子，而且並不隱瞞；然而人家原諒她，仍舊接待她，說是她風狂得好。

『你們看這小麗安尼！』沙蘋夫人勉強笑了一笑，只曉得說了這麼一句。

她的懶惰的姿勢表現出她的意見：她在這屋子住了十七年，從前一概不更動，到今日豈有再

更動的道理？她的婆婆生時要保存這客廳的形狀，現在狂不着改變。後來她重新回到剛纔的談話：

「人家又切實地對我說普魯士王與俄羅斯皇帝也要來呢。」

「是的，人家宣傳說是很大的盛會，」鍾克瑪夫人說。

銀行家史丹奈，由歐瑟爾夫人引進來不久。他認識全巴黎，坐在兩窗之間的一張安樂椅上談話。他詢問一個議員，想要知道議會對於證券交易所的消息；同時摩法伯爵站在他們跟前，臉色比平日更黯淡，靜默地聽他們談話。近門處有四五個少年人另爲一羣，他們圍繞着王多弗爾伯爵。那伯爵低聲給他們講一段故事，大約是十分有趣，惹得他們都笑到呼吸不來。屋子的當中有一個胖漢子，是內務部的某處長，他獨自一人重重地壓在一張靠背椅上，張開着眼睛正在睡覺。但是其中有一個少年似乎不相信王多弗爾的故事，所以王多弗爾把聲音提高說：

「福加孟，您這人未免太多疑心，您破壞了您的快樂。」

於是他笑着回到婦人們身邊坐下。他是貴族的後裔，很喜愛女人，很有趣味，把他的財產一頓子吃得精光。他的馬廐在巴黎是有名的，他爲這個不知用了多少錢；他每日在王家俱樂部賭輸了的數目也夠令人耽心。他的情婦們每年要吞噬他的一處田莊或一帶樹林，不加爾堤一帶的大產

業漸漸完了。歇瑟爾夫人在身邊騰出一個位置給他坐，說：

『您自己對於什麼都不相信，您還罵人家懷疑哩！您纔是破壞快樂的人呢。』

『恰因這個緣故，所以我的經驗告訴他們，好教他們知所警戒呢。』他說。

但是人家叫他住口；因為他的話得罪了衛洛先生。婦人們分開兩旁，大家望見衛洛先生坐在後方的一張長椅子上。他是六十來歲的男子，牙齒很不好，而笑容可掬。他在這裏，好像在自己家裏一般，專聽衆人說話，一句不會放過。他搖了一搖手，說那伯爵並沒有得罪他，王多弗爾仍舊容貌莊重，正經地說道：

『衛洛先生分明知道該信的事我總相信的。』

這是宗教上的說法，連歇瑟爾夫人也表示滿意了。近門處的少年們不復笑了。這個大模大樣的客廳，不能令他們開心。忽然一陣冷氣吹過，大家在靜寂中聽見史丹奈的鼻音，因為他一味向那議員探消息，那議員一味守祕密，所以他終於發怒了一霎時，沙蘋夫人注視火爐；又重新回到剛纔的談話：

『去年我在巴黎看見了普魯士王。以他的年紀而論，算是還十分強壯的。』

「俾斯麥伯爵會陪伴他來的。」鍾克乖夫人說：「你們認識俾斯麥伯爵嗎？我在我的哥哥家裏陪他吃過中飯，唉！這乃是當年他代表普魯士到巴黎來的時候，是許久的的事了……他最近的成功，我實在有些莫名其妙。」

「爲什麼呢？」尙特洛夫人問。

「天啊！叫我怎樣對您說呢……我不喜歡他。見他的樣子很粗暴而且沒有禮貌。而且我覺得他沒有聰明。」

於是衆人都談論俾斯麥伯爵。大家的意見很紛歧。王多弗爾認識他，堅持地說他是一個喝酒賭錢之輩。正在辯論之間，門開了，愛克多進來，福歇利也在後面跟着。福歇利走近伯爵夫人，鞠躬說道：

「夫人，我記起了您的雅召……。」

她笑了一笑，說了一句客氣話。福歇利向伯爵施禮之後，在客廳裏一時頓有進了異鄉之感；因爲他只認識史丹奈一人。王多弗爾本是轉過身去的，此刻走來與他握手。福歇利喜歡遇見了他，急急地要告訴他些言語，即刻把他拉在一邊，低聲說道：

算。

「說的是明天，您懂了嗎？」

「妙啊！」

「半夜，在她家裏……」

「我曉得，我曉得……我同白蘭偕去。」

他想要逃脫身，仍舊回到婦人們身邊辯論俾斯麥。但是福歇利把他拉住。

「您絕對猜不着她拜託我來邀請誰。」

於是他輕輕地把頭一擡，朝着摩法伯爵。那時摩法伯爵正在同那議員與皮丹奈討論一種預

「這是不可能的！」王多弗爾又吃驚，有覺得有趣，說。

「說哩！她還要我賭呢，務必把他領去給他呢。我這一來，多半爲的是這個。」

二人悄悄地笑了一笑，王多弗爾連忙回到婦人隊裏嚷道：

「恰恰相反，我告訴你們，俾斯麥先生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您看，有一天晚上他在我跟前

說了一句妙話……」

這時的愛克多聽見了他們低聲地匆匆說了的言語，於是怔怔地望着福歌利，希望他同他解釋，然而他始終不說。他們說的是誰？明天半夜裏要做什麼事？他不放鬆他的表兄了。福歌利走去坐下。尤其是沙蘋夫人令他注意。人們常常在他跟前說起她的名字，他曉得她在十七歲就結了婚，此時她該有三十四歲了，她自從結婚之後便守着她的丈夫與他的婆婆在宅中過閉戶隱居的生活。在社會上，有些人說她的孝心可嘉，有些人可憐她，記得當年她未被禁閉時的巧笑美盼，可惜她埋沒在一間舊公館裏。福歌利仔細觀察她，心下躊躇，他有一個朋友，最近在墨西哥的艦長任上死了的，在他離國的當天晚上，吃了飯之後，告訴了福歌利一件祕密的事情；這種事情，最謹慎的人有時也會洩露的。但是他的記憶太模糊了；那一天晚上他們吃飯太飽了；此刻他看見那伯爵夫人在這古色古香的客廳，穿的是黑色衣服，安靜地微笑着，他越發不信朋友的話了。她的背後有一盞燈，把她的豐腴的身材，棕色的頭髮，閑雅的半面映照著，只有她的嘴唇厚了些，顯出一種不可壓制的淫情。

愛克多厭煩起來，咕嚕地說道：

「倒霉！他們在不停地爭他們的俾斯麥！人家在這裏悶死了。你打得好主意，偏要來！」

福歌利突然問他道：

「喂，伯爵夫人沒有同人家睡覺嗎？」

愛克多顯出不自然的樣子，吃吃地說：

「呀，不呀，不親愛的，你從那裏猜想的呢？」

後來他知道他這樣生氣是不雅的，於是他將身倒在安樂椅上，又說道：

「呃！我說不是的，但是我並不比你知道清楚些……有一個小子名叫福加孟的，人家到處撞見他。當然，人家看見比這更厲害的事情還有。我呢，我不管……總之，最真確的乃是：縱使她找漢子開心，還算他狡猾，因為到處沒有人傳揚。」

於是，他不等福歇利質問他，他自己先把他所知道的魔法家的事情告訴他。這時那些婦人們都在壁爐前繼續地談論俾斯麥，他們二人大家把聲音放低。看他們繫着白領結，帶着白手套，教人猜說他們在談論重大的正事。愛克多開始敘述了。原來愛克多與魔法的母親很熟，她是一個不好說話的老婦人；她愛擺架子，弄威權，要人人在她跟前低頭。說到魔法，他是一個將軍的晚年的兒子；拿破崙在十二月二日之役，因那將軍有功，封他做伯爵。魔法也缺少快活的神氣；但是人家都說他忠厚，說他做事有良心。而且他在朝廷裏盡忠辦事，能知自重，又有道德，所以人家都欽仰他。這是他

的母親給他的好教育，叫他天天去聽懺悔，叫他不要逃學，叫他不要學少年人虛度光陰。他依言實行。他有很利害的肝病，如最重的寒熱病一般。末了，愛克多要切實地描寫他，便低聲附着他的表兄的耳朵說了一句話。

『這是不會的！』他的表兄說。

『人家向我賭過咒的，還不是真話嗎……他結婚之後，他還有這毛病呢。』

福歇利笑着注視那伯爵，只見他的面部有毫毛環繞，却沒有鬚子，自從他對史丹敘述款項的數目之後，更顯得他是一個不好惹的人。福歇利咕嚕地說道：

『不錯。他真有個樣子！唉，他給他妻子好一個贈品……可憐，可憐，他該是怎樣惹她厭了！我敢打賭，她是一點兒不知道的！』

恰好沙蘋夫人向他說話。他因為覺得摩法的情形太滑稽而且太希奇了，一時聽不見她的話。她重新又問道：

『福歇利先生，您不是揭載過俾斯麥先生的一篇小傳嗎……您同他談過話沒有？』
他連忙起立，走近婦人隊裏，努力恢復了常態，而且他找到了一種很容易的答覆：

「天啊！夫人，我老實對您說，我這一篇文章是抄襲德國出版的一本俾斯麥傳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俾斯麥先生。」

他停留在伯爵夫人身邊。他一面同她談話，一面繼續地思量。看她不像有這許多年紀，人家至多只說她有二十八歲；尤其是她的一雙眼睛保存着青春之火，長長的眼瞼浴在一翳藍光裏。她是在一個不和協的家庭裏生長的，這一月住在叔雅爾侯爵家裏，那一月住在侯爵夫人家裏。及至她

第三
 的母親死後，她的年紀很輕，大約是她的父親嫌她累贅，使迫她嫁了人。那侯爵是一個厲害的人，近來人們開始說他的奇異的歷史，她雖則有孝心，也無可奈何！福歇利問她侯爵今晚來不來。她說他當然來的，但是要來得很晚，因為他的工作太忙了！福歇利自以為知道那侯爵在什麼地方正在娛樂，於是他的神情仍舊嚴重。忽然間，他看見伯爵夫人左頰近嘴處有一個黑痣，他詫異起來。娜娜恰有這樣的一個黑痣，一點兒不差！說也奇怪，在那黑痣上，也有幾根小小鬚曲的毫毛；不過娜娜的毫毛是黃色的，她的毫毛却是漆黑色的。這沒有關係，這女人沒有同人家睡覺過。只聽得她又說道：

「我常常希望認識奧古斯達王后。人家切實地說她為人很忠厚，很信教……您想她會陪伴國王來嗎？」

『我想不會的，夫人，』他答。

她沒有同人家睡覺過，這是顯而易見的。只消看她的女兒嬌揉造作地坐在凳子上，她坐在她的女兒身旁，便可證明了。這墳墓般的一個客廳，放出教堂裏的氣味，令人聯想到她屈服在鐵手之下，過的是艱苦的生活。在這古色而潮溼的住宅裏，她從來沒有加上了自己的一件東西。宅中只有摩法專權，要人家懺悔吃齋。福歇利忽然看那老衛洛牙齒很不好，而笑容可掬，坐在婦人們背後，他更多得一個證據了。他認識衛洛是一個前任律師，專理宗教上的訴訟；他因此賺了不少的錢。他過的生活有幾分神祕，人家到處接見他，恭敬地向他施禮，甚至於有幾分怕他，好像他代表什麼強權，隱隱中能給人禍福似的。然而他自己表示很謙卑，他是瑪玳教堂的董事，此外他只承受了第九區市政局的副局長之任，依他說是藉此消閒。呸！沙蘋夫人給人們包圍得太厲害了；叫人無從下手！福歇利溜出了婦人隊裏之後，對他的表弟說道：

『你的話不錯，這裏真悶煞人！我們就要走了。』

但是史丹奈同摩法伯爵與那議員離開了之後，氣沖沖地上前，流着汗，低聲地咕嚕道：

『好！如果他們不肯說，就讓他們不說罷……我可以另找到些肯說的人。』

後來他把福歇利推到一個角兒上，變了腔調，得意揚揚地說：

「喂！是明天嗎……我懂了，好朋友！」

「呀！」福歇利詫異地說。

「您不曉得……唉！我好不容易得到她家，找見了她！因為米讓不肯放鬆我！」

「米讓夫婦是知情的啊。」

「是的，她也向我說起……總之，她後來竟接見我了……邀請我了……說是戲院散場後，半夜正十二點鐘相見。」

那銀行家的容光煥發，眨了幾眨眼睛。說了一句隱藏深意的話：

「您呢，行了吧？」

福歇利假作不懂，說：

「什麼？她想要謝我給她做了一篇文章，所以她到我家裏去。」

「是的，是的……你們做新聞記者真有福，人家報答你們……喂，明天是誰付錢呢？」

福歇利把兩臂張開，像要表示這是大家從來不能知道的。這時王多弗爾把史丹奈叫去了，因

爲他認識俾斯麥先生。鍾克乖夫人差不多被說服了，她說了下面的幾句話做結論：

『他給了我一個壞印象，我覺得他有兇惡的相貌……但是我願意相信他有聰明。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當然啦，』那銀行家勉強笑着說。

這一次愛克多却敢尋根究底，固執地質問他的表兄了：

『明天晚上人家在一個女人家裏吃夜飯嗎……是誰呢？是誰？』

福歇利作勢表示人家在聽他說話，叫他不可輕狂。門又開了，一個老婦人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少年男子，福歇利認得是那中學的逃學生。在黃髮的梵奴之夜，他高聲叫了一句「妙得很，」至今人們還常常談起。這老婦人一來，全廳的人都起動了。沙蘋夫人連忙站起來迎接，握着她的雙手，叫她做親愛的胡恭夫人。愛克多看見他的表兄怔怔地注視這情形，曉得他很想知道其中的緣故，於是概括地告訴他，令他動心。原來胡恭夫人是一個書辦的寡婦，她的母家的舊基業在奧烈安附近，她只在李歇利歐路買了一所屋子作爲行館。她到巴黎來住幾個禮拜，爲的是把她的最幼的兒子安置在巴黎，叫他進法科第一年級。她當年是叔雅爾侯爵夫人的好友，眼看沙蘋夫人生長；沙蘋

夫人未結婚以前曾在她家住了整整的幾個月現在她們還是你你我我地稱呼呢，只聽得她向沙蘋夫人說道：

『我給你把喬治帶來了。他長大了，不是嗎？』

那少年有晶瑩的眼睛，金黃的頭髮，像一個假扮男子的少女。他毫無拘束地向伯爵夫人施禮，令她回憶起兩年前在奧烈安同他玩了一場毬子。

『費理伯不在巴黎嗎？』魔法伯爵問。

『唉！』那老婦人答；『他仍舊在布爾歇的軍營裏。』

她坐下來，驕傲地說起她的長子費理伯，他一時發狂自己去投了軍，現在却陞了陸軍中尉。一切的婦人都環繞着她，表示同情與敬意。大家繼續談話，越發客氣，越發考究了。福歇利看見了這可敬的胡恭夫人一副慈祥的臉孔露出藹然的微笑，頭上幾幅寬闊的帶子包着她的白髮，他想起剛纔懷疑沙蘋夫人，覺得自己太可笑了。

然而沙蘋夫人所坐的一張寬大的紅綢椅子又引起他的注意了。他覺得這椅子在這陳舊的客廳裏太不相稱了，竟顯出一種愛好新奇的心理。這一種誘人情慾，教人懶惰的椅子，決不是魔法

伯爵搬了進來的。這大約是一種嘗試，是慾望與娛樂的開端。於是他又忘形了。又悠然沉思，隱約地憶及當年一間飯館的特別室裏他的朋友的一場私語。他所以希望混進摩法家裏者，無非為一種淫慾的好奇心所驅使；既然他的朋友停留在墨西哥，誰曉得非看一看不可。這當然是一場胡鬧，然而這念頭纏擾住他，他覺得受了引誘，他的淫心起了。那椅子上的紅綢皺了，椅背也是顛倒的，此刻他注意到了，却覺得有趣。

娜

「喂！我們走不走？」愛克多問，同時又說他到了外面一定可以打聽知道人家偕同吃夜飯的那女人的名字。

「等一會吧，」福歇利答。

娜

他再也不忙着要走了，藉口說是人家拜託他請客，而他一時未便開口。這時那些婦人們在談論某人出家修行的一件事，說是最能令人感動的一場禮儀，巴黎的上流社會為這事感動了三日之久。原家出家的乃是福歇萊子爵夫人的長女，她受了不可抵抗的神示，竟進了嘉美利德修道院。尚特洛夫人是福歇萊夫人的表妹。她說那女子出了家的第二天，子爵夫人哭得呼吸不來，竟至於臥床不起。

「我呢」歇瑟爾夫人說：「我在教堂裏坐的位置很好。我覺得這事很新奇。」然而胡恭夫人却可憐那母親，失了一個女兒，是多麼悲慘的事啊！她坦白地說道：「人家說我非常盡忠於宗教；然而我到底覺得孩子們固執地要這樣自尋死路乃是殘酷的事情。」

「是的，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沙蘋夫人說時，打了一個小寒戰。同時將身更用力地坐進火爐前她的大椅子裏取暖。

於是那些婦人們互相辯論起來。然而她們的聲音很平和，在嚴重的談話裏不時有輕微的笑聲間雜着。壁爐上的兩盞燈被玫瑰色的花紗罩着，放出微弱的光照耀她們。在別的地方也只共有三盞燈，以致這廣闊的客廳沈在靜和的陰影裏。

史丹奈納悶起來。他向福歇利敘述那歇瑟爾夫人的一件風流事，他竟叫起她的小名麗安尼來；他說時在那些婦人的椅子背後，把聲音放低。他說麗安尼是一個任人調戲的女人。福歇利留心看她，只見她很滑稽地斜倚在她的倚子的一邊，像一個男子般無所避忌，他終於覺得她在此地爲可怪；他覺得嘉洛林家裏還規矩些，因爲她的母親治家嚴些。唉！這巴黎的社會是何等奇異的社會

啊！最規矩的人家也給些野人侵進去了！那靜默的衛洛，只曉得微笑地露出他的不好的牙齒，他大約是逝世的老伯爵夫人時代的賓客；其餘如尚特洛夫人，鍾克乖夫人，幾個上了年紀的婦人與四五個坐在屋角兒上不動的老翁，大約也都是些老賓客。摩法伯爵引來的乃是些公家職員，他們都循規蹈矩，合朝廷的格式；其中有一個是某部的處長，他老是一個人坐在屋子中央，面部剃得光光的眼神昏瞶，身子給衣服束得太緊了，竟令他動彈不得！差不多所有一切的少年人與幾個上流人都是叔雅爾侯爵招來的，他保存着正統派的交遊，因為他進了議會之後曾經加入正統派。此外剩有歌瑟爾夫人與史丹奈，這兩個人形跡可疑，不知是誰引來的。關於這一層，胡恭夫人年紀高，却有明白的解答。然而福歌利看見歌瑟爾夫人的時候，便以為這是沙蘋夫人引來的。史丹奈繼續地低聲說道：

『又有一次，麗安尼引了她的戲子到莫多邦去。她住在波爾介府，離莫多邦有二十里之遠，她每天坐着兩馬的輕車到他所住的金獅旅館看他……那車子在門外等候着。麗安尼進去幾個鐘頭不出來，以至於許多人走攏來看她的車馬。』

室中一時沈寂，高高的天花板之下大家度過了幾秒鐘的莊嚴的時間。兩個少年開始唧唧噥噥

噓地私語然而不久也就停止了。大家只聽見魔法伯爵走過的脚步聲。那些燈似乎更黯淡了。爐火熄了，四年以來的座上老親友都落在嚴厲的黑影裏。好像賓客們都覺得伯爵的母親歸來，大家看見她的嚴肅的臉孔似的。後來是沙蘋夫人再開口說：

『總之，巴黎人傳說得很厲害……說是那少年男子死了，這就是那可憐的女子出家的真原因，而且人家說福歇萊先生永遠不會贊成他們結婚。』

『人家還說許多別的話哩，』麗安尼冒失地說。

她說了，笑起來，不肯再說下去了。沙蘋夫人爲這一句有趣的語所動，也忍不住把手帕子掩了嘴唇。在莊嚴的客廳裏，這一陣笑聲好像水晶破碎了一般。福歇利又有了感觸。這當然是一個裂痕的開端了。這時衆聲又起；鍾克平夫人反對沙蘋夫人的話。尚特洛夫人也說她曉得福歇萊曾經議過一頭親事。但是後來也就大家不提了；男人們也說出他們自己的意見。在這幾分鐘內，那些波那巴特派，正統派，與懷疑派互相衝撞，一時議論紛紛。愛斯迭爾按鈴，叫人在爐中添炭。僕人把燈送上來，大家如重見天日。福歇利微笑，好像覺得舒服了。

『妙啊！女子們嫁不得表兄，便只好嫁上帝，』王多弗爾說了這兩句，因爲他討厭這問題，特走

近福歇利問道：『親愛的，您看見過一個被愛的女子出家嗎？』

他聽不見答話，形越發厭煩了，於是低聲說道：

『喂，明天我們一共多少人……有的米讓夫婦，史丹奈，您，我與白蘭……還有誰呢？』

『嘉洛林，我想……西曼……大約還有嘉嘉……人家總知道不清楚的，是不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預料二十個人，臨時可以有三十個呢。』

娜

王多弗爾注視着婦人們，突然改變一方面說：

『這鍾克乖夫人，在十五年前該是還很好看的……那小愛斯迭爾還躺在那裏。這又是一塊漂亮的肉，預備給人放在床上的！』

娜

忽然他又停止說這個，仍舊回說到明天的夜宴。

『在這種情形，最討厭的乃是常常只是那幾個女人……非加上一些新的不可。請您努力找出一個來罷……呢！我有一個主意了！我要去把那一天晚上陸離戲院裏那胖漢子帶來的那女人請了來纔好，待我同他商量去。』

他所說的乃是那內務部處長，此刻正在客廳中央打盹。福歇利遠遠地看他們商量這事，覺得

有趣。那胖漢子規規矩矩地坐着，王多弗爾也走去坐在他的身旁。一霎時，他們二人似乎在爭論那少女出家的真原因。不久之後，王多弗爾回來了，說：

『不行。他賭咒說她是很規矩。說她一定拒絕的……然而我卻打賭說我在洛爾家裏看見過她。』

『怎麼，您到洛爾家裏去！』福歇利笑說：『您竟到這種地方去冒險……我以為只有我這一班窮骨頭……』

『呀！親愛的，人生於世，什麼都該曉得才是。』

於是他們互相調笑，雙眸睽睽地互相敘述殉教路的會食館的詳情。原來那胖婦人洛爾在那裏招呼許多窮困的女人吃飯。每餐只收三個佛郎。這是一個好窟窿！那些女人們吻洛爾時，都吻她的嘴，沙蘋夫人偶然聽見了一句，便掉轉頭來，他們都往後退，互相輕輕地碰着，大家都很快活。他們沒有注意到旁邊有喬治胡恭在聽他們說話，聽得臉紅了，竟從耳根紅到他那少女般的頸。這孩兒十分害羞，同時又很羨慕。自從他的母親放鬆了他在客廳裏之後，他繞到歇瑟爾夫人身後坐下，因為他只覺得她一人是美妙的。而且他的心裏還念念不忘娜娜！

「昨天晚上，胡恭夫人說『喬治引我看戲去。是的，到陸離戲院去，我至少有十年不踏進離戲院的門口了。這孩子很愛音樂……至於我呢，我沒有什麼興趣，但是我看見他那麼高興！今日戲院裏演的都是些新奇的戲劇。而且我承認音樂不能十分感動我的心懷。』」

「怎麼！鍾克乖夫人說時，舉眼向天，『夫人，您不愛音樂！唉！一個人不愛音樂，這是可能的嗎？』」

大家也跟着這樣說。胡恭夫人完全看不懂陸離戲院這一本戲劇的好處，大家也不開口；鍾克乖也都看過那戲，然而她們却不談論及。她們接着就談音樂，大家說對於音樂大師的欽仰。鍾克乖只愛梵貝爾（註一），尚特洛夫人却為意大利諸名家揄揚。這些婦人的聲音很柔和而無力，好心的教堂裏的讚美歌。這時王多弗爾把福歌利拉到客廳中間，說道：

「喂，我們到底要找一個女人預備明天應用纔是。我們去要求史丹奈好不好？」

「唉！史丹奈到他手裏的女人乃是巴黎所不要的了！」

這時王多弗爾四顧尋覓，又說：

（註一）梵貝爾（Weber, 1784-1826）是德國的大音樂家。

「等一等。前幾天我遇見福加孟，陪伴着一個可愛的金髮婦人。我要叫他把她帶去。」

於是他叫了福加孟來。二人很快地商量了幾句。大約商議中還有難題，因為他們小心地踱來踱去，跨過婦人們的裙子，直去找着另一個少年，三人在窗前繼續地商量。剩下福歌利獨自一人，只好走近了壁爐，恰聽見鍾克平夫人說她每次聽見梵貝爾的音樂時，必同時看見好些湖山林壑，與白露沾濡的鄉村上的紅日初升。忽然他覺得背後有人拍他，而且說道：

「你不是個好人。」

福歌利回頭認得是愛克多，便問道：

「什麼？」

「明天的夜宴……你完全可以邀請我啊。」

福歌利恰要答話時，王多弗爾已經回來，向他說：

「那女人似乎不是福加孟的；只是那邊那一位先生的姘頭……她是不能來的了。真沒有福氣……然而我到底招致福加孟。他要設法把王宮劇場的魯意絲邀了來。」

只聽得尚特洛夫人提高了聲音問道：

「王多弗爾先生，聽說禮拜天人家喝華克奈爾（註一）的倒彩。不是嗎？」

「唉！喝得好厲害的倒彩！」他答時，很有禮貌地走上前去。

後來人家並不留他。於是他又走開，繼續地湊着福歇利的耳朵說：

「讓我再去張羅……這些青年們該認識許多女子。」

只見他很客氣地微笑着走近那些男子，在客廳四面拉人說話。他混進了某一隊裏，向每人的耳邊說了一句，回身眨了幾眨眼睛，有會意的樣子。他好像頒布命令，他的態度很自然。他的話傳遍，大家訂了約會；同時那些婦人們嘖哩咕嚕地在辯論音樂上的問題，聲音遮蓋住了少年們互相招致的私語。只聽得尚特洛夫人又說道：

「不，請您不要說起您那些德國人。歌曲乃是快樂的本身，乃是黑暗中的光明……您聽見過巴蒂（註二）唱的理髮匠嗎？」

「她唱得妙極了，麗安尼說着，同時只在鋼琴上奏幾曲小歌劇。」

（註一）華克奈爾（Wagner, 1813-1883）是德國的大音樂家。

（註二）巴蒂（Adelina Patti, 1843-1910）意大利的女音樂家。

這時沙蘋夫人按鈴了。每逢禮拜二的賓客不多的時候，就在客廳裏擺茶。沙蘋夫人一面指點僕人把一張獨腳桌搬開，一面把眼睛管住了王多弗爾伯爵。她模糊地微笑，把她那些雪白的牙齒露出一點兒。當那伯爵走過的時候，她問他道：

「喂，王多弗爾先生，您在搗什麼鬼？」

「我嗎，夫人？我沒有搗什麼鬼，」他鎮靜地回答。

「呀……我剛纔看見您鬼鬼祟祟的……喂，請您幫一個忙罷。」

她把一個冊子交給他，叫他拿到鋼琴上去，然而他還有法子低聲告訴福歇利，說明天將有奈，是本冬季的最美麗的酥胸；還有瑪麗亞，是戲狂劇場新聘的演員。這時愛克多步步扯住他，要他邀請。他終於請他了！王多弗爾即刻答應要他；不過叫他要領了克拉麗絲去；愛克多假裝怕叨擾人，不肯就答應。他叫他放心說：

「既然我邀請您，這就夠了！」

愛克多很想知道那女人的名字。但是伯爵夫人已經把王多弗爾叫了去。問他英國人烹茶的法子。因為他每年為賽馬之故往往到英國去。然而依他說只有俄國人會烹茶；於是他把祕訣傳

給了伯爵夫人。後來，好像他說話時心裏同時想到許多事情上頭似的，突然改口問道：

「我請問您，那侯爵呢？今晚我們不能見他的面嗎？」

「那裏！」沙蘋夫人答：「我的父親切實地答應過我的。此刻我開始耽心了……大約是他的工作纏住了他。」

王多弗爾心裏明白，口裏只微笑了一笑。他也猜得着叔雅爾侯爵的工作是什麼性質的。他因此想起那侯爵有時候帶一個美人到鄉間去。也許可以把她請了來。

這時，福歇利以為夜深了，是應該冒險邀請魔法伯爵的時候了。王多弗爾以為他說的是笑話，問道：

「當真的嗎？」

「千真萬確的……如果我不替她傳話，她要挖我的眼睛。您須知，這是她的怪脾氣。」

「那麼，讓我來幫助您親愛的。」

十一點鐘響了。伯爵夫人由她的女兒幫助着獻茶。因為來賓大抵都是些熟人，所以茶杯與餅盤都推着各人的座位送去。那些婦人們在爐火前，並不離開她們的椅子，輕輕地呷茶，用手指拿着

餅乾慢慢地嚼。她們的談話，從音樂移到日常交易的店家去了。大家說糕餅店只有布亞西耶家，鏡店只有嘉特菱家；然而尚特洛夫人卻主張賴登威爾家。這時的談話越發遲緩了，一種惰性催眠了全座。史丹奈把那議員推在長椅的一角上，仍舊迫他說出消息。衛洛先生的牙齒大約是甜的食品弄壞了的，此刻他還吃那些餅乾，沙沙地響，像一個老鼠；同時，那內務部處長把鼻子浸在茶杯裏，半晌不抬頭。伯爵夫人不慌不忙，經過了一個又一個，不吃的並不勉強他吃，她只站着注視那些男人，現出「無言的質問」的神氣，然後微笑地走過了。盛烈的爐火把她的臉弄得通紅，她活像她的女兒的姊妹；但是她的女兒在她的身邊却顯得太笨了。當她走近福歇利的時候，他正在同她的丈夫及王多弗爾談話，她看見他們忽然住口了。但是她並不停步，更走遠些，把那一杯茶送給喬治胡恭。這時福歇利很風流地向摩法伯爵再說道：

「有一位婦人想要請您吃夜飯。」

摩法伯爵的臉孔全晚都是灰色的，很詫異地問道：

「什麼婦人？」

「呢！娜娜！王多弗爾一口說破了。」

那伯爵的神氣更嚴重了。他的眼臉一掩，同時額上一皺，似乎害了頭痛病的樣子他說：

『但是我並不認識這位婦人。』

『不要說了罷，您還到過她家呢，』王多弗爾說。

『怎麼！我到過她家嗎？……呀！對了，前幾天我去替樂善會捐錢。現在我差不多忘記了；……無論如何，我不認識她，我不能承受她的邀請。』

娜

他變了冰冷的臉孔，意思是說他們這樣開玩笑實在是沒道理。像他這一流的人豈是那類婦人的座上客！王多弗爾反駁說這是藝術上的宴會，有了藝術的關係，什麼都可以原諒了；福歇利也說從前蘇格蘭的王子也肯坐在一個咖啡音樂館的歌妓的身旁。魔法伯爵也不聽他的話，只一口拒絕。雖則他很講究禮數，竟至於露出生氣的態度來。

喬治與愛克多正在對立着喝茶，早已聽見了他們的幾句私語。於是愛克多咕嚕地說：

『呃？這原來是在娜娜家裏，爲什麼我總猜不着！』

喬治一句話不說，然而他的金髮飄動了，藍睛閃爍了；數日來他的淫蕩的心一時發作。現在他發見了他所夢想的一切了！

『不過我不曉得地址，』愛克多說。

『在哈斯曼大馬路，阿爾加特路與巴斯基耶路的中間，第三層樓，』喬治一口氣說完了。

愛克多詫異地望着他。他一則自負，二則難爲情，臉紅得很厲害，接着說道：

『我懂得了，她今早已經邀請了我。』

這時客廳裏一時聳動，原來是叔雅爾侯爵來了，大家殷勤地迎接。王多弗爾與福歌利不能再勸摩法伯爵了。只見那侯爵艱難地走上前來，兩腿酸軟，臉色慘白，停步在廳的中央。他的眼睛眨了又眨，好像他在黑暗的小路出來，忽見燈光，禁不住眨眼似的。沙蘋夫人向他說道：

『父親，我已經失望，以爲今晚見不到您了；假使您不來，我簡直耽心到明天。』

他怔怔地望着她，好像不懂得的樣子，他的臉上剃了鬚鬚，顯得鼻子格外的大，像臃腫似的。他的下唇也吊下來。胡恭夫人看見他這樣辛苦，很可憐他，滿面慈祥地向他說道：

『您工作太多了。您應該休養纔是……到了您這年紀，應該把工作讓給少年人了。』

『工作呢，』他畢竟吃吃地說了，『是的，工作。老是許多工作。』

他恢復精神了，把他那彎下了的腰挺起來，依照平常的習慣把手放在自己的白髮上。他的白

髮稀疏，在他的耳後飄着。只聽得鍾克乖夫人問道：

「您爲了什麼工作，弄得這樣晚？我以爲您是到財政部裏集會去了。」

沙蘋夫人搶着說道：

「我的父親要研究一個法律草案。」

「是的，一個法律草案，」他說；「不錯，正是一個法律草案……我關了門研究……這是關於工廠的規程，我要人家注意禮拜日的休息。政府不肯從嚴施行，真是可恥。現在的許多教堂都空了，不久就有災禍了。」

王多弗爾向福歇利丟眼色。他們二人都在侯爵身後，看他的動靜。後來王多弗爾終於能把他拉到一邊，同他說起從前他所帶到鄉下去的那一個美人，他假裝驚怪，說他並沒有這事。他有時候到維洛弗來戴介爾子爵夫人家裏住幾天，也許人家看見的就是她。王多弗爾見他不肯說真話，便要報復他，突然問道：

「喂！您到了什麼地方來？您的手彎兒滿是蜘蛛網與石灰。」

「我的手彎兒嗎？」他說時有幾分不自在！「呃？真的……有點兒髒……大約是我家裏下

樓的時候抹了來的。』

這時許多人都走了。已經差不多半夜了。兩個僕人悄悄地把那些空杯子與糕餅碟子收了去。壁爐前的婦人把隊伍縮小，在這殘夜裏越發談得起勁，客廳自身也在打盹，壁上吊下了些黑影。於是福歌利說要告辭了。然而他一時忘情，又把沙蘋夫人細看。她把主婦的事情交給人家做了，此刻她坐在原來的位，一聲不響地把眼睛對着爐中的殘炭。她的面是那樣的白，那樣固定，教他又懷疑起來。在火光中，她的唇邊的痣上黑毛變為黃色了。活像娜娜的痣。連顏色也相同了。他忍不住湊着王多弗爾的耳朵說了一句。真的！王多弗爾從來不曾注意到這個！於是他們二人繼續地把娜娜與沙蘋夫人的身上各部份相比較。他們覺得她們的下巴與嘴部模糊地相像；但是眼睛却不十分相同，而且娜娜像一個少女，沙蘋夫人却像一隻睡着的貓爪縮進去了，剩有發抖的腳在外面輕輕地擺動。

『畢竟人家可以同她睡覺，』福歌利說。

王多弗爾用眼睛解剖沙蘋夫人說：

『是的，畢竟可以的。但是，您須知，我對於她的大腿不放心。她是沒有大腿的，您要不要打賭！』

他住口了，福歇利連忙用肘撞他一撞，同時指着他們跟前的小凳上坐着的那愛斯迭爾。剛纔他們把聲音提高，沒有注意到她，大約他們的話都給她聽見了。然而她還是呆呆地坐着不動，伸着她那長得太快的瘦頸，她的頭髮也沒有一根動搖。於是他們走開了三四步。王多弗爾發誓說沙蘋夫人是一個正氣的婦人。

此刻壁爐前的人聲起了。鍾克乖夫人說：

「你們說俾斯麥先生是一個聰明人，我贊成說也許是的……不過，你們還要說他是一個天才……」

原來那些婦人們仍舊回到第一次的談話。福歇利氣着說道：

「怎麼！還是俾斯麥先生！這一次我真的要走了！」

「等一等，」王多弗爾說，「我們須要魔法伯爵切實地答覆一句纔走。」

這時魔法伯爵正在同他的岳父與幾個莊重的男人談話。王多弗爾拉了他過來，重新說起邀請的話，更從中勸駕，說他自己也是赴宴的一個。男人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人家至多說他好奇，決不會覺得他做了壞事。伯爵靜聽他的議論，把頭低了，只不作聲。王多弗爾覺得他在躊躇，此刻叔

雅爾侯爵卻走近來了，現出想要知情的樣子。王多弗爾把原委告訴了他。福歇利連他也邀請他，偷看了他的女塔一眼。大家靜默，頗難爲情；但是後來他們二人都鼓起勇氣，預備應承。恰巧魔法伯爵一眼看見衛洛先生把眼睛緊緊地望着他，便不開口了。那老衛洛不笑了，面如土色，眼似鋼鐵，又晶亮，又鋒利。

「不，」魔法伯爵即刻答應了一句。這一次他的語氣是這樣斬釘截鐵的，再也不能勸他了。

於是那侯爵也拒絕了，他的辭色更是厲害。他說起道德來，說上流社會應該給人做榜樣。福歇利微笑了一笑，與王多弗爾握了一握手。他不等候他，即刻就走，因爲他還要到飯館裏去。

「明天半夜在娜娜家裏，是不是？」他說。

愛克多也告退了，史丹奈也辭別了沙蘋夫人。大家到外廳裏取大衣的時候，每人嘴裏都說：「明天半夜在娜娜家裏，」把一句話傳遍了。喬治應該等候母親一塊兒走，然而他先站在門口，告訴人家一個清楚的地址，說是第三層樓左邊的門。福歇利在未走以前，把眼向客廳望了最後一次。則見王多弗爾仍舊回到婦人隊裏，與麗安尼說笑話。魔法伯爵與叔雅爾侯爵也加入談話，同時胡恭夫人在張開眼睛打盹。在裙裾的後面，剩有衛洛先生孑然一身。他變小了，仍舊笑容可掬。半夜的

鐘聲，在這廣闊而莊嚴的屋子裏徐徐地響了。只聽得鍾克乖夫人還說道：

「怎麼！怎麼！您竟以為俾斯麥先生要同我國宣戰，打我們……唉！越說越不成話了！」

宣戰的話是尚特洛夫人說的，她的丈夫在阿爾薩斯開了一個工廠，她到阿爾薩斯時聽見了這話。大家都笑她。

「幸虧有皇帝在那裏，」摩法伯爵莊重地說，儼然一個官員。

這是福歇利聽見的最後一句話。他再細看了沙蘋夫人一眼，然後把門帶上了。沙蘋夫人從容地與那肥胖的內務部處長談話，好像很有興味似的。真的，他該是誤會了，沙蘋夫人那裏有可疑的痕迹？可惜，可惜。

娜

「喂！你不下樓嗎？」愛克多在通過室裏喊。

在馬路上，大家分手的時候，還叮嚀地說道：

「明天在娜娜家裏再見。」

第四章

自從清晨以來，索愛便把屋子交給一個酒席主任料理。這酒席主任是從柏烈邦店家來的，還帶來了許多助手與夥計們。一切都是柏烈邦包辦：夜飯呀，杯盤呀，飯巾呀，鮮花呀，直至於椅子與凳子，都是柏烈邦店家送來的。娜娜的櫃子裏找不出一打飯巾來。她雖則一時發達，還沒有時間添置家私，又不屑到飯店裏請客，她寧願叫了飯店的人來。她以為這樣比較地有體面些。她想要請大家吃一頓夜飯，慶賀她演劇的成功，好教人家替她揄揚。她的飯廳太小了，那酒席主任把食桌移到客廳裏，桌上擺二十五副刀叉，未免狹窄了些。

「一切都預備好了嗎？」娜娜在半夜歸來便問。

索愛有生氣的樣子，唐突地答道：

「呀！我不曉得謝上帝！我什麼也不必管。他們在廚房裏大騷擾，全屋子要給他們鬧翻了……還不夠，他們還找我吵嘴。那兩個今晚又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把他們趕出門外去了。」

她說的是娜娜的兩個舊人。就是守財奴與黑漢子。娜娜自信前途很有希望，便決定把他們辭了。依她說是要「換一塊新的肉。」她聽了索愛的話便咕嚕地說道：

「這些歪纏的小鬼！如果他們再來，請您威嚇他們，說要到警察局告他們去。」

這時她呼喚達克奈與喬治。原來他們跟了她來，只停留在外廳裏掛大衣。他們二人是在巴諾拉馬路的伶人門相逢的，娜娜叫他們一同坐了馬車回來。這時屋裏還沒有人到，於是她叫他們進梳裝室裏去坐，同時叫索愛把梳裝室收拾收拾。娜娜不換衣服，只匆匆地把頭髮挽起，把些白玫瑰插在她的髻上與胸衣上。梳裝室裏堆着許多客廳裏的家具，這是剛纔人家搬進來的，八仙桌呀，安樂椅呀，靠背椅呀，都是四脚朝天的擺放着。她的裝束已經完好了，不料她的裙子抹着一張椅子的腳輪，竟破裂了。於是她恨恨地罵着，說她專遇着這種事情。她氣沖沖地把長袍脫了：這是一件白色輕紗的長袍，很軟很細，所以她在裏面穿一件長的襯衫。但是她脫去了即刻又穿上，因為她找不着滿意的另一件。於是她幾乎哭起來，說她像一個拾爛布的婆子。達克奈與喬治只好把些扣針扣住了她的長袍的裂縫，同時索愛也給她重新理髮。三人都在她身邊忙碌着，尤其是那小喬治，竟跪在地上，雙手捧着她的裙子。她畢竟氣消了。達克奈說此刻至多只是十二點一刻，因為她匆忙地趕做完了黃髮的梵奴的第三幕，吞騙了許多會話，省略了許多詩句。娜娜說：

『這對於那一羣呆子總是好的。你們看見了嗎？今晚的人真不少！索愛，您在這裏等候我。您不要睡覺。也許我用得着您……呼！是時候了。有人來了！』

她溜走了。喬治還跪在地上，衫尾掃地。他看見達克奈緊緊地望他，不覺臉紅了。然而他們到底互相親愛。他們在那大活動鏡前重新打好領結，又替換着刷衣服。二人得親近娜娜的肌膚，都有得意的樣子。

「教人猜是白糖，」喬治說時笑着，像一個貪吃的嬰孩。

一個被雇請來的跟班把賓客們都引進了小客廳裏。這是狹窄的一個屋子，只放着四張靠背椅子，因為多放椅子越發狹窄了。大客廳裏傳來杯盤與銀器的聲音；同時，門下有一道光線照進來。娜娜進來的時候，早已看見愛克多帶來的克拉麗絲坐在一張椅子上。

「怎麼！你是第一個，」娜娜說；原來自從她得了勝利之後，已經把克拉麗絲當做親密的人看待了。

「呀！他纔是第一個呢。」克拉麗絲答；「他總怕趕不來……假使我相信了他的話，簡直連胭脂也不洗，假髮也不除，便趕來了。」

愛克多與娜娜初次會面，鞠躬施禮，說了些恭維的話，又提起他的表兄；把些繁文縟禮來掩飾他的動搖的心境。但是娜娜也不聽他的話，也不問他的姓名，匆匆地握了他的手，便上前迎接洛絲。

這時娜娜忽然變爲很有禮貌的樣子。

「呀！親愛的夫人，您爲人真好！……我非常希望您來！」

「說真的話，該是我快活呢，」洛絲也很客氣地說。

「請坐……您不需要什麼吧？」

「不，謝謝您……呀！我的扇子放在我的裘衣裏，忘了拿來。史丹奈，您去看，在右邊的衣袋裏。」

史丹奈與米讓是跟着洛絲進來的。史丹奈回身取了扇子來，同時米讓像兄弟般地與娜接吻，而且迫着洛絲也吻她。在戲院裏，誰不是一家人？他又向史丹奈丟了一個眼色，意思是鼓勵他；然而他給洛絲的一雙怒眼嚇怕了，只在娜的手上一吻，也就算了。

這時王多弗爾與白蘭也來了。大家行了大禮。娜恭恭敬敬地把白蘭引到一張椅子上坐下，王多弗爾笑着告訴娜，說福歇利在下面與人吵嘴，因爲那門房不許綠西的車子進來。在外廳裏，人家聽見綠西把門房罵做骯髒東西，但是那跟班把小客廳的門開了之後，她却雍容嫺雅地進來，自道姓名，上前握着娜的雙手，說她一見她就生愛，說她覺得她有可驕傲的才藝。娜聞言慚愧，向她道謝。自從福歇利到了之後，她似乎有事在心。她能走近他的時候，即刻低聲問道：

「他來不來」

福歇利雖則預備好了許多話來解釋法伯爵拒絕的原因，但他給她一時間急了，竟唐突地答道：

「不，他不肯。」

後來他看見她的面色變了，知道自己說話糊塗，便努力要說話彌縫。

「他不能來，因為他今晚帶伯爵夫人赴內務部的跳舞會去。」

娜娜懷疑他不懷好意，咕嚕地說道：

「好的……仔細我處治你！」

福歇利聽了她的威嚇的話，心裏不受用，說：

「你還說哩！我不喜歡這種差事。將來你叫拉布迭特辦去罷。」

他們掉轉了背，各自生氣了。恰巧米讓把史丹奈推向娜娜。他看見沒人在她身邊的時候，連忙

上前，像是要爲朋友尋快樂似的，低聲向她說：

「您須知他害了相思病了……不過他怕我的妻子。您可以保護他，是不是？」

娜假裝不懂。她微笑地注視洛絲，又望她的丈夫與那銀行家。結果是對於那銀行家說道：

『史丹奈先生，等一會請您坐在我的旁邊。』

忽然間，外廳裏來了一陣喧笑聲，私語聲，活像學校裏放學時的光景。拉布迭特進來了，背後跟着是五個婦人，綠西嘲說是他的學生隊。這五個婦人中有一個是嘉嘉，一件綠絨的長袍裹在身上；有一個是嘉洛林，身上仍舊是一件大花的黑袍。還有萊雅，穿着平日的衣服；又有那胖奈奈，是一個金髮的，胸部腫脹像個奶媽，人家都笑她；最後是瑪麗亞，她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女，身子瘦長，性情活潑，最近纔在戲狂劇場登台。拉布迭特把她們都放在一輛車子運來；他們說起途中擁擠的情形還忍不住笑，因為瑪麗亞沒有地方坐，竟坐在別人的膝上。她們都噙住了嘴唇，同大家握手施禮，很合規矩。嘉嘉學孩子口氣，故意說些不正的拼音。奈奈在路上聽見人家說有六個全身赤裸的黑人預備替娜娜上菜，所以此刻她的心還懸掛着，請求娜娜給她看那些黑人。拉布迭特罵她愚蠢，叫她住口。

『鮑特那宮呢？』福歇利問。

『唉！娜娜說：『您想我是多麼傷心！他今晚不能來。』』

『是的，』洛絲說；『他的腳踏進了一個窟窿裏，挫閃了腳，可歎得很……你們還沒有看見他，綑着腳躺在一張椅子上，恨恨地賭咒呢！』

於是大家都可惜鮑特那富不來。一場好夜宴，少不了鮑特那富。然而他既然不能來，大家也好將就。他們已經談到別的事情去，只聽得有人大聲嚷道：

『什麼！什麼！人家竟這樣埋葬我！』

大家都掉轉頭來，原來這就是鮑特那富。他的身材很大，面色很紅，腿硬挺挺地站在門檻子上，倚着西曼的肩。這時節，他是同西曼睡覺的。西曼曾經受過教育，會奏鋼琴，會說英語。她是一個可疼的金髮女子，把弱不勝衣的身上承着笨重的鮑特那富，幾乎給他壓扁了。然而她微笑，表示柔順。他停步不語一會兒，覺得大家把他們看做一幅圖畫。他說：

『人家應該愛您，不是？我恐怕我納悶，所以我自己說我去罷……』

他忽然住口不說，却恨恨地罵了一句。

『天殺的！』

原來西曼走了一步快些的，他的腳又閃了一閃。於是他撞了她一撞。她仍舊陪着笑臉，低着頭。

像一個怕打的畜牲；把自己那又胖又矮的身子拚命地支撐着他。在歡呼聲中，大家殷勤招待他。娜與洛絲推了一張椅子來，鮑特那富坐下了，其他的女人們又推另一張椅子承住他的腳。屋子裏所有的女伶們都去同他接吻，當然啦。他喃喃地只是罵，只是歎氣。

『天殺的天殺的……也罷，我的肚子還結實，等一會你們看。』

其他的賓客們也來了。大家在屋子裏轉身不得。杯盤與銀器的聲音停止了，此刻大客廳裏來了一陣吵鬧的聲音，原來是那酒席主任在那裏罵人。娜等得不耐煩了，現在再也不等待賓客了，只怪人家不會上菜。她差了喬治去問是什麼緣故；同時她還看見許多男女賓客進來，很是詫異。這些人都是她從來不曾認識的。她有幾分爲難起來，便詢問鮑特那富，米讓，拉布迭特。他們也不認識。後來她詢問到王多弗爾，他忽然想起了；原來是他在魔法伯爵家裏所招致的少年們。娜向他道了謝。很好，很好。不過席上要窄狹得太厲害了。她請拉布迭特去叫人家加添七副刀叉。拉布迭特恰恰出去了，那僕人又引進了三個人。不，這一次却變成可笑的了；老實說，要不得這許多賓客。娜開始生氣了，昂然地說這是不很妥當的。但是，她又看見來了兩個，她不會笑起來；她覺得這是太滑稽的了。也罷！來者不拒，儘管他們來罷！這時衆人都站着，只有嘉嘉與洛絲坐着，鮑特那富一人却蕩斷

了兩張椅子。大家唧唧喳喳地低聲說話，不時有輕輕打呵欠之聲。

「喂！娜娜，鮑特那富問，『我們畢竟就席了好不好？……我們已經把屋子塞滿了，不是嗎？』」
「呃！對了。我們竟把屋子塞滿了！」她笑着回答。

她把眼睛四面觀望。她的神氣變嚴重了，因為她不見某人在座，十分詫異。大約是缺少了一個賓客，她只不說出名字來。大家只好再等待。幾分鐘之後，賓客們瞥見一個高大的男子站在他們的當中。這男子的神色很高貴，嘴上一把美麗的白鬚鬚。最可怪的乃是沒有一個人看見他進來，只見臥房裏的一門半開，大約他就是從臥房裏溜進小客廳裏來的。大家一時寂靜，只聽見一片私語之聲。王多弗爾一定曉得那先生是誰，所以他們心心相印地握了一握手。婦人們爭問王多弗爾，他只微笑不答。於是嘉洛林低聲地打賭說這是英國的某爵士，他在明天就要回倫敦結婚去；她認得他，因為他上過她的手。一時間，這話傳遍了婦人們的耳朵。然而瑪麗亞却主張這是德國的一個公使，她認得他，因為他往往同她的一個女朋友睡覺。至於在男人們當中，大家說些很快的話批評他。說這似乎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也許這夜宴是他付賬的。是了，有九分相像了！
好！總之，大家存疑，已經忘了那白鬚子的老翁；只見那酒席主任把大客廳的門打開叫道：

『夫人的酒席預備好了。』

娜娜與史丹奈攬臂走，那老翁聳了一聳肩，娜娜只當看不見。於是他只好獨自一人跟在娜娜後面。再者他們並沒有好好地排班。男女們散漫地進去，大家笑這不講禮儀的宴會。廣闊而沒有家具的一間房子裏擺着一張長桌子，自東頭直到西頭；而這桌子還嫌太小，因為杯盤都接連了。四十枝蠟燭的燭臺照耀着桌子，其中有一個是鍍金的，左右各有鮮花，桌上的食具都是飯店裏的奢侈品：有金色花紋的瓷器，有久經洗滌而褪色的銀器，至於那些水晶物品，假使每打中少了一件，儘可以到雜貨商場買來添補。這好像是一個暴發戶匆匆地請人們吃入宅喜酒，其實什麼也沒有佈置好。先說就缺少了一盞大掛燈，那些燭臺上的蠟燭並不引火，以至於室中只有黃色的淡光。桌上有些長頸果碟子，糖果盆子之類，上面載着些水果，餅乾，果子醬。只聽得娜娜說道：

『諸位請隨意就席罷……這樣更有趣些。』

她在桌子的中央站着。那大家不認識的老先生坐在她的右邊，同時她也留史丹奈坐在她的左邊。有好些賓客們已經坐下了，忽聽得小客廳裏有罵人的聲音。原來這是鮑特那富給大家忘記了，他無論如何在兩張椅子上掙扎不起來，只喃喃地罵着。西曼也跟着衆人來了，所以他叫西曼。婦

人們慌忙奔赴，大家都表示可憐他的樣子，結果是由嘉洛林、克拉麗絲、奈奈、瑪麗亞，把他抬來了。然而要把他安置就席，也就很費周折。有人叫道：

『把他安置在桌子的中央，在娜娜的對面！鮑特那富在中央！他可以做我們的主席！』

於是婦人們把他安置在中央。然而需要另一張椅子承着他的腿。兩個女人把他的腿捧着，輕輕地把牠躺放着。這沒有什麼關係，他可以側着身子吃飯。

『天殺的！』他喃喃地說：『唉！我此刻笨得很……小貓兒們，爸爸把自己交託給你們了。』

洛絲在他右邊，綠西在他左邊。她們說過願意照料他。現在人人都坐下了。王多弗爾伯爵坐在綠西與克拉麗絲之間；福歇利却坐在洛絲與嘉洛林之間。另一邊，愛克多趕着坐在嘉嘉身旁，雖則有克拉麗絲在對面招他，他也不理。米讓是不肯放鬆史丹奈的，所以與他只隔了一個白蘭，米讓的左邊乃是奈奈，奈奈的左邊乃是拉布迭特。桌子的東西頭乃是那些少年們，婦人們與西曼、萊雅、瑪麗亞等，沒有次序，只混在一起。達克奈與喬治微笑着望着娜娜，他們二人漸漸地更是意氣相投了。

這時還有兩個人不得坐，大家又說笑話了。男人們願意獻膝頭給女人們坐。克拉麗絲的手彎

不轉來，便向王多弗爾說，要靠他餵她。唉！可惜鮑特那富一人竟佔了兩張椅子！大家努力讓這事竟能使人人都坐下了。然而米讓嚷着說大家竟像一桶子的鯊魚！

『清羹天門冬湯，』夥計們捧着許多盤天門冬在賓客們背後巡行說。

鮑特那富高聲勸人吃天門冬，忽然聽得有人吵嚷了一聲。門開了，三個遲到的客——兩男一女——進來了。呀！不行，這三個是容不下的了！然而娜娜且不離位，放眼試看她是否認得他們。那女的是魯意絲，衛若蘭，那兩個男的却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只聽得王多弗爾說道：

『親愛的，這一位是我的朋友海軍官福加孟先生，是我邀請他來的。』

福加孟施了一禮，很如意地接着說道：

『而且我大着胆，擅自引了一個朋友來。』

『呀！好極了，好極了，』娜娜說；『請坐罷……我看……克拉麗絲，請你移動一吓子，你們那邊很寬……好，已經盡了心了……』

大家還再擠緊，福加孟與魯意絲佔得一個桌角；他那朋友只好遠遠地離桌坐着，他吃東西的時候須把手臂從隣座的人們的肩中間伸過去。夥計們把湯撤開了，送上一種香菇小兔。鮑特那富

騷動了全桌的人，他說曾經在一刹那間有意把普魯利耶，方丹與那老波士克帶來。娜娜正色地說：假使他們來，一定給他們不好下台。說如果她要邀請同人們，她會自己去請。不，不要那些下等伶人。那老波士克常是醉容滿面；普魯利耶太不莊重了；說到方丹，他在團體中令人難堪因為他的聲喉太大，而且會說糊塗話。再者，您須知，他們到了這些先生們隊裏，一定弄得手足無措的。

『對了，對了，這是真的話，』米讓說。

在桌子的周圍，這些先生們穿着常禮服，繫着白領結，都是很規矩的人物。他們的臉色淡白了，越疲倦越顯得他們超羣。那老先生的舉動很從容，怡然微笑，儼然一個外交會議的主席。王多弗爾如在沙蘋夫人家裏，對他的隣座的人們很有禮貌。今早娜娜還對她的姑母說：以男子而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他們都很高貴，很有錢，總之，是些有體面的男人。至於婦人們呢，她們也很守規矩。其中有幾個，如白蘭胥，萊雅，魯意絲，是穿着露肩衣來的；只有嘉嘉也許袒露了，像她這樣的年紀，本該一些也不露纔是。此刻大家有了座位，便開始談笑起來。喬治自思他在奧烈安的鄉紳家裏赴宴的時候，席上還更風流。這時大家幾乎不說話，男人們互相不認識的只你望我，我望你；婦人們却安靜地吃飯。喬治看見了這情形，非常詫異，他本來以為大家即刻互相擁抱接吻，誰料她們竟扮起紳

士太太來！

這時夥計們送上兩種接饌。一種是蘭河的鯉魚，一種是鹿腿。忽聽得白蘭背高聲說道：

「親愛的綠西，禮拜天我遇見了您的奧里維耶……他長大得真快！」

「說哩！綠西答；「他有十八歲了。教我不能自稱年紀小了……昨天他已經回他的學校裏去了。」

她的兒子奧里維耶是海軍學校的學生，所以她說起了便有驕傲之色。於是席上大家談起兒女來，婦人們個個都感動了。娜娜敘述她的大樂事：她的兒子小路易此刻在她的姑母家裏，她的姑母在每天上午十一點鐘前後把他送了來，娜娜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教他同他那小狗律玩耍。他與律都混進了被窩裏，好不令人笑煞！不料不到小路易已經是狡猾的人了！

「唉！」洛絲說「昨天我鬧了一個整天！你們想想看，我到膳宿學校裏找我的查理與亨利晚上非領他們到戲院裏去不可……他們跳起來，拍着他們的小手說：「我們去看媽媽做戲，我們去看媽媽做戲……」唉！我的耳朵怕不給他們鬧聾了！」

米讓心中動了慈父之愛，殷勤地微笑說：

「演劇的時候，他們很滑稽。他們像大人一般地嚴肅正氣，眼睛緊緊地望着洛絲。於是他們問我：媽媽爲什麼赤裸了兩條腿……」

全桌都笑起來，米讓得了勝利，表示爲父的驕傲。他非常愛他的兒子們，而且洛絲在戲院內外賺來的錢都交給他收理，他很忠心地經營，漸漸發財，這就是他心心念念不忘的一件事。他娶她的時候，他做一個大咖啡館的音樂隊長，她也在館裏做一個歌女，那時節，他們很熱烈地相愛。現在他們只是兩個好朋友。他們共同議定了：她呢，她儘量地工作，用她的才貌去賺錢；他呢，他拋棄了他的梵亞林，爲的是便於照管她的生意。世上再沒有一對夫婦像他們那樣規矩，那樣和諧。

「您的兒子，大的幾歲了？」王多弗爾問。

「亨利有九歲了。呀……這是一個尋快樂的男子！」米讓答。

後來他又調笑史丹奈，說他不愛小孩子。而且他竟大着胆子說假使史丹奈做了父親，便不至於這樣耗喪了許多家財，他一面說，一面把眼睛從白蘭省的肩上望過去，窺探史丹奈的神色，看這與娜娜有無關係。這時，自從幾分鐘以來，洛絲與福歇利偎倚着談話，令他老大不高興。洛絲也許不虛耗時間去做這種傻事吧？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只好置之不理。他舉起一雙美手，小指上一隻鑽石戒

指他又吃了一塊鹿肉。

這時關於孩子們的談話仍舊繼續着。愛克多坐在嘉嘉身邊，心魂搖蕩；他因在陸離戲院裏看見過她的女兒陪伴着她，趁此就問她的女兒近來好嗎？是的，阿美麗近來身體很好，然而她的孩子氣還是很重！他聽說阿美麗已經上了十九個年頭，不勝詫異。嘉嘉的眼神裏現出更威嚴的樣子。及至他要曉得爲什麼她不會把阿美麗帶來，她冷冷地答道：

『唉！不，決不！還沒有三個月以前，她硬要退出膳宿學校……我想把她即刻嫁了出去……然而她太愛我了，我不由自主地仍舊把她留着！』

她的眼臉變青了，只見她擠眉眨眼地又談她的女兒的學校。她說假使她當年不會積下一個錢，到現在的年紀還要工作，還有男子，尤其是年紀很輕的男子，她可以做他們的祖母；那麼，結了婚還更好些。她俯身偎倚愛克多，她的赤裸的大肩幾乎把他壓扁，他的臉紅了。

『您須知，』她說，『如果她跟着我走，却不是我的錯處……少年人的思想都是很奇怪的！』

桌子旁邊有一場大動作：夥計們匆忙奔走。接饌完了之後，現在是正饌來了一盤嫩雞，一盤蒜汁魚，一盤薄切牛肝。正饌未來以前，酒席主任只叫送上莫索酒，現在却送上香貝丹酒與烈奧威爾

酒來了。在這替換盤碟刀叉的鬧聲中，喬治因為聽了婦人們的談話而詫異，便問達克奈：這些婦人們是否個個都有孩子。達克奈覺得他所問的話有趣，便詳細地告訴他。綠西的父親是北火車站的抹油工人，原籍英國。她有三十九歲了，一副馬的嘴臉，然而長得可愛；她有了肺癆，然而她始終不死；她是這些婦人們當中最有體面的：三個王子，一個公爵都到過她的手裏。嘉洛林生於波爾多，她的父親是一個小職員，為羞恥而死了。算是她的運氣好，她有一個標緻的母親。她的母親起初是詛咒她，後來考慮了一年，終於與她重歸於好，為的是想要救她免於破產。嘉洛林祇二十五歲，人家都說她美，所以她的身價始終不變；那母親做事很有條理，善理家務，計算收支，嚴密不苟。她的全家住在一所狹小的住宅，她自己住在三層樓，却把一個房間作為女裁縫們的工作室。至於白蘭省呢，她的真名乃是夏格憐波塗，她是從阿米恩的一個市鎮來的。她長得很漂亮，然而愚蠢，又愛說謊，她自稱某將軍的孫女，而且不承認她有三十二歲；俄國人很賞識她，因為她的身體很肥滿。達克奈說到這裏，簡略地附帶說及其他的婦人們：克拉麗絲本是聖奧班的一個丫頭，給某夫人把她帶到巴黎來，那夫人的丈夫却抬舉了她。西曼是聖安東尼鎮的木器商人的女兒，她的父親使她在一個膳宿學校讀書，原希望她做一個小學教員。瑪麗亞，魯意絲，萊雅，沒有一個不是巴黎的馬路上人；奈奈曾做

牧牛的女兒直到二十歲。這一場談話令喬治突然打破了疑團，一面聽，一面怔怔地望着那些女人，心中興奮，同時又茫然自失。這時他的身後那些夥計們還恭敬地叫道：

「嫩雞……蒜汁魚……」

達克奈憑着他的經驗說：

「親愛的，我勸您不喝酒，這時候喝酒毫無用處……您只喝一些烈奧威爾酒就算了，因為這不很令人亂說話。」

桌上的蠟燭與肴饌的熱氣薰蒸，緊緊地擁擠着的三十八個人都難於呼吸。夥計們不知不覺地踏在被脂肪沾污了的地毯上。然而這一場夜宴並不令人開懷。婦人們像貓兒般細嚼，餘下來一半的肉；只有奈奈饕餮地把一盤的肉吃個精光。這夜深的時候，婦人們都有興奮的腦筋與不調和的腸胃，娜娜身邊的老先生拒絕人家奉獻給他一切的肴饌，只喝了一羹匙的湯。而且他靜對面前的空盤，怔怔地在望人。席上大家悄悄地打呵欠。不時有些人的眼臉閉了，有些人的臉孔變爲土色了；王多弗爾說得好：這是令人悶煞的筵席。這種夜宴，若要快活，就不該正經。如果說要講道德，守規矩，倒不如到高等人家的酒席上去，也不見得比這裏更討厭些。假使沒有鮑特那富時刻吵嚷着，大

家怕不睡着了！鮑特那富伸長了他的腿，由他身邊的洛絲與綠西服侍他，竟像一個蘇丹。她們二人只照管他，調護他，嬌疼他，時時看顧着他的盤子與杯子。然而他終不免於叫苦。

「誰替我切肉呢？……我自己切不得，桌子太遠了。」

西曼常常站起來，走到他的背後，替他切肉，切麵包。那些婦人們個個都注意他所吃的東西。大家叫夥計拿菜來，給他堵了一嘴的菜。西曼揩他的嘴，同時洛絲與綠西服替他換了刀叉，他覺得很如意；於是他終於表示滿意了，說：

「好啊！你纔是真的女人……女人生來原爲的是這個。」

這時大家稍爲振作精神，談話變爲普通的了。衆人吃了一種冰冷柑汁，然後夥計們送上一盤香菇裏脊，算是熱盤；又一盤冷餡火雞，算是冷盤。娜娜因賓客們都沒有興高采烈的樣子，所以她生氣了，高聲說道：

「你們曉得嗎？蘇格蘭的王子已經定下了一個包廂，預備他來參觀展覽會的時候去看黃髮的梵奴。」

「我希望各國的王子們都去看，」鮑特那富滿嘴含着肉菜說。

「我們等候波斯王，他在禮拜天可到，」綠西說。

於是洛絲談起波斯王的鑽石。說他的帽子上盡是寶石掩蓋着，值得好幾百萬佛郎。那些婦人們的面色變了，眼睛睜睜，露出貪婪的樣子，於是她們伸長了頸，敘述不久就來的那些國王與皇帝。她們個個都希望至尊們逢場作戲，一夜的錢便夠她們一生享受了。只聽得嘉洛林俯身向王多弗爾問道：

「喂，親愛的，俄皇有多少年紀了？」

「唉！他是沒有年紀的！沒有法子可想，我預先告訴你，」王多弗爾笑着回答。

娜娜假裝給他的話冒撞了。他的話未免太粗，衆人咕嚕地表示不服。這時白蘭肯說她在米朗看見過意大利王一次，於是她便給大家講述意王。說他的容貌並不好看，然而他所要的女人沒有一個不到手的；後來福歇利切實地說意王不能來，她就現出納悶的樣子。魯意絲與萊雅却努力說奧地利皇的好話。忽然間，大家聽得瑪麗亞說道：

「普魯士王真是一個笨伯！……去年我到巴特去。我到處遇見他總是與俾斯麥伯爵在一塊兒。」

「俾斯麥！西曼搶着說：『我也曾認識他……他是一個可愛的男子。』」

『昨天我恰是這樣說呢，人家卻不肯相信我，』王多弗爾說。

這時大家也像在沙蘋夫人家裏一般地把俾斯麥談論很久。王多弗爾把昨天說了的話再說。一霎時，大家儼然在摩法伯爵的客廳裏，只婦人們不同了。恰巧大家談了俾斯麥又談到音樂。後來福加孟露出一句話述及全巴黎傳揚的少女出家之事，娜娜聽了心動，一定要人家敘述福歇萊小姐的詳情。唉！可憐的女子，竟這樣活埋了！但是，一個人受了神示，也就顧不了許多！席上的婦人們都感動。喬治是第二次聽見這些事情，所以聽得不耐煩，便向達克奈詢問娜娜的祕密習慣。這時的談話不免又回到俾斯麥。奈奈不知道俾斯麥是誰，便附着拉布迭特的耳朵詢問。於是拉布迭特冷冷地給她造出一大段歷史：說俾斯麥專吃生肉；說他遇見一個女人在他的巢穴旁邊的時候就把她駝在背上走了，說他如此做去，所以他纔四十歲已經有了三十二個孩子。奈奈聽了，信以為真；於是吃驚說：

『纔四十歲就有三十二個孩子！那麼，他雖則年紀不老，大約已經衰弱不堪了。』
座上的人都大笑起來。她懂得人家是取笑她，於是說道：

「你們真呆！我曉得你們說的是笑話嗎！」

然而這時嘉嘉仍舊只談展覽會。她也像衆婦人一般地快活，一般地準備發財。這是一個好時令，外省與外國的人都集中於巴黎。也許在展覽會閉幕之後她的生意興隆；許久以來，她在蜀維西看中了一所住宅，也許天從人願，她可以到蜀維西休養去了。她向愛克多說道：

「您有什麼法子人家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假使還被人戀愛的話！」

嘉嘉表示有情，因為她覺得愛克多的膝觸着她的膝。他的臉孔通紅。她一面說，一面丟眼角望他。知道他是一個不很有斤兩的人，然而她現在不是難相與的了。結果愛克多得到了她的住址。這時王多弗爾私自向克拉麗絲說道：

「您看！我想嘉嘉在向您的愛克多打主意呢。」

「我哪裏管他！」克拉麗絲說，「這男子乃是一個糊塗蟲……我把他趕出門口三次了……您須知，少年們找老婆子，實在令我心中作嘔。」

她住了口，悄悄地指着白蘭肯。原來白蘭肯自酒席開始以來，側着身，很不舒服，然而她昂然自大，想要給那有體面的老先生看她的肩，那老先生卻與她距離三個位置。克拉麗絲又說道：

「親愛的，人家也丟開了您呢。」

王多弗爾怡然微笑，表示不關心的態度。當然，他不會阻止這可憐的白蘭肯博得他人的歡心。他卻特別關心於史丹奈在席上的舉動。衆人都曉得這銀行家的風流嗜好，他是德國的狠厲害的猶太人，包辦種種生意，親手賺得好幾百萬家財，後來他爲女人所迷，卻變爲一個糊塗人。他對於女人，真是見一個愛一個；戲台上演出的女人們沒有一個不被他收買的，價錢儘管怎樣貴也不要緊。人家替他算過賬，他爲愛女人的熱狂，曾經破產兩次。正如王多弗爾所說：蕩婦們挖空了他的荷包，乃是爲道德報仇。這時他在蘭特地方大開鹽礦，仍舊在交易所裏佔勢力；六個禮拜以來，米讓夫婦大吃特吃他的鹽礦，然而人們打賭說米讓決不能吃得精光，還有娜娜張着嘴，露着一口白牙齒等候着呢。這一次史丹奈又着了迷，所以他在娜娜身旁像十分疲倦似的，肚子不餓而吃東西，嘴唇下垂，面部嵌着斑點。娜娜只消說出一個數目就行了；然而她不慌不忙，鬪他玩耍，吹他的多毛的耳朵，看他的面上打寒戰，藉此開心。假使魔法始終做聖人，然後向史丹奈下手不遲。

「烈奧威爾酒呢，還是香貝丹酒呢？」一個夥計這樣問，同時把頭伸在娜娜與史丹奈之間，此刻史丹奈正在同娜娜低聲說話。他聽見夥計發問，糊裏糊塗地答道：

「呃什麼哪一種都可以，隨您的便。」

王多弗爾用肘輕輕地撞綠西。綠西自從出了風頭之後，嘴很厲害，心也狠得多了。今晚是米讓得罪了她，所以她向王多弗爾說道：

「您須知，米讓這一次可上當了。他希望再做當年莊吉耶的故事……您記得嗎？當年莊吉耶同洛絲在一起，同時又愛慕洛爾……於是米讓把洛爾供給了他，後來又攬着他的臂拉他歸向洛絲，像一個遊戲人間的丈夫……但是，這一次卻要失敗了。人家借給娜娜的男子，娜娜是不會還給人家的。」

「米讓嚴厲地望着他的妻子，這是什麼來由？」王多弗爾問。他把身向前俯，瞥見洛絲對福歇利十分有情，他纔懂得綠西生氣的原因。於是他笑着說道：

「哼！您是不是吃醋？」

「吃醋嗎？」綠西氣沖沖地說：「呃！如果洛絲想要福歇利，我甘心讓給他。您想想他的價值……每禮拜只送我一束生花，還靠不住……親愛的，您看，戲劇界的女人個個都是一樣的。洛絲讀了福歇利給娜娜做的文章之後，氣得哭了；我是知道的。她也要他給她自己做一篇文章，所以她孤注一

他……我呢，我要給他吃一頓閉門羹，將來您看！

一個夥計捧着兩瓶酒站在她的身後，她住了口，向夥計說：

『烈奧威爾。』

然後她又把聲音放低，說：

第 四 章

『我不願意吵嚷，吵嚷不是我做的事情……然而她到底是一個骯髒女人。假使我是她的丈夫，我要給她一頓好打……唉！她做這事，會倒霉的！她不認識我的福歇利，他還不是個乾淨的人，他黏着女人們，爲的是謀他的位置……唉！好一個世界！』

王多弗爾努力使她安靜。鮑特那富給洛絲與綠西冷待了，便生氣起來，吵說人家讓爸爸餓死渴死。幸虧這一嚷，把她們的耳目都轉移方向了。這時的夜宴只推延着，沒有人再吃了；大家糟塌了那些珍菌與波羅糕。但是，自開席至今，大家喝香檳酒，以至於賓客們漸漸醉起來，漸漸騷動，終於不很循規蹈矩了。婦人們朝着零亂的刀叉，各各把肘橫在桌上；男人們因爲要呼吸，把他們的椅子向後挪移；黑色禮服襯着白色的抹胸，赤裸的肩背恰似皎皎的素絹。天氣太熱了，桌子上的燭光更成黃色。有時候，髮髮的頭向前一俯，鑽石的耳環的光芒照灼着高髻。含笑的眼睛，半露的銀齒，都助席

上的歡娛；銀燭的反光燒了杯中之酒。這時大家高聲說笑，指手畫腳，往往有問無答，而且隔着桌子的兩極端，遠遠地叫人。尤其是夥計們鬧得厲害；他們以為是在自己的飯店裏，互相擁擠，進冰與飯後果品時竟用喉音聲請。

『諸位請聽，』鮑特那富說，『我們明天還要做戲呢……當心！不要多喝香檳酒！』

『我呢，』福加孟說，『五大洲的酒我都喝過了……唉！有的是非常厲害的燒酒，其中的酒精可以殺一個最強壯的人……然而卻從來不能奈何我……我是不能醉的。我會經努力求醉，終於醉不成。』

他的面色很慘白，很冷，倒倚着椅背，還在喝酒。

『這個我不管，』魯意絲說，『你不要喝了罷，你喝的也夠了……假使要我在深夜裏服侍你，豈不是笑話！』

綠西醉了，臉上現出肺癆病者的紅光；洛絲的眼睛溼了，她賣弄風流。奈奈吃的太多了，糊裏糊塗地只管笑着。其餘如白蘭胥，嘉洛林，西曼，瑪麗亞互相談論她們的事情，說她們與車夫怎樣吵嘴，說她們預備到某村遊玩，又敘述了些情郎怎樣被人偷了去，或怎樣奉還了人家。這時喬治身邊有

第

一個少年男子想要同萊雅接吻，被她賞了輕輕的一個巴掌，帶着說：「喂！您放手罷！」說時還裝怒態。喬治也醉得很厲害，他越看娜娜越動心，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想要爬到地下，從桌底鑽到她的裙脚下蹲着，像一隻小狗。誰也不會看見他，他便規規矩矩地蹲到散場。他越想越有意，但是他到底遲疑一會兒。這時萊雅請求達克奈叫那少年男子不可亂動手腳，喬治聽了，忽然大大的傷感起來，好像人家罵他自己似的。這真糊塗，真令人發愁，再也沒有什麼好處了。然而達克奈只開玩笑，迫他喝了一大杯的水，而且問他：三杯香檳酒便把他拉到地下，假使他獨自一人陪伴着一個女子，他會幹出什麼事情來了？這時福加孟又向哈梵納說道：

四

章

「喂，他們把些野果子做燒酒，叫人猜是吞了火把……然而我卻喝了一斤有餘，還不能奈何我……又有一次更驚人，我們到了印度東邊的哥羅曼山上，有些野人給我們喝些我不曉得是什麼，大約是胡椒合着硫酸；也奈何我不得……我是不能醉的。」

自從幾分鐘以來，他的對面的愛克多惹他不喜歡。於是他冷笑，說了些掃興的話。愛克多掉轉了頭。身體常常擺動，努力要挨近嘉嘉。然而終於有事令他操心了：原來人家拿走了他的手帕子。他帶着醉容硬問隣座的人們要手帕子，而且彎腰注視椅底與腳底，嘉嘉勸他不必操心，他說：

「我真糊塗。手帕子的角上有我的名字……這可以給我招是非。」

「喂！愛克多、阿克多、克愛多先生。」福加孟這樣嚷着，因為他覺得把愛克多的名字變化得有趣。

愛克多生氣了，吃吃地罵他的祖宗，恨恨地要把一個水晶瓶拋在他的頭上。王多弗爾伯爵來勸止，說福加孟原是一個很滑稽的人。真的，惹得全座都笑了。愛克多不好發作，只好再坐下來；他的表兄厲聲命令他吃東西，他便像孩子般遵從了。嘉嘉仍舊把他拉近身邊；然而他不時還放眼偷看席上的人們，始終要找他的手帕子。

這時福加孟動了興致，便隔着全桌遠遠地與拉布迭特挑戰。魯意絲努力要使他住口，依她說：如果他這樣播弄別人，結果總是她倒霉。他把拉布迭特叫做「夫人」，越叫越有趣，叫了又叫；拉布迭特聳了一聳肩，每次都安靜地說：

「親愛的，不要叫了罷，這是沒有意義的。」

然而福加孟繼續地叫，甚至於辱罵起來，大家不曉得是什麼緣故。拉布迭特不回答他了，轉向王多弗爾伯爵說道：

「先生，請您叫您的朋友住口……我不願意發怒。」

他搏戰了兩次，大家都贊成他，而且都攻擊福加孟。福加孟這次一鬧，席上增加了趣味，大家原覺得他有趣；然而因此大殺風景，也就不值得了。王多弗爾臉上起了銅青，硬要他取銷拉布迭特的女性。其餘的男子如米讓、史丹奈、鮑特那富都出頭干涉。只有那在娜娜身邊已經給人忘了的老先生保存着尊嚴的臉孔，懶懶地，悄悄地，只是微笑，同時把無光的雙眸望着殘餘的飯後果品。只聽得鮑特那富說道：

「我的小貓兒（註一），我們就在這裏喝咖啡好不好？因為我們坐得很舒服。」

娜娜不卽刻回答。自從酒席開始之後，她不像在她自己家裏。衆人把她鬧昏了：叫夥計呀，高聲說話呀，毫無拘束，竟像在飯店裏一般。她自己也忘了她是女主人，她只照顧着那肥胖的史丹奈，他正在她身邊心魂動搖。她聽他說話，然而還搖頭拒絕他，同時又笑着逗引他。她喝了香檳酒之後，臉色通紅，嘴溼潤了，眼睛發光了；她轉頭的時候，現出頸後的微服，真是動人春心；她每次把肩嬌柔地一扭時，史丹奈又給她喝酒。他看見她的耳邊的皮膚細潤得似緞子一般。有時候，娜娜給人擾動了，

（註一）巴黎人所謂「我的小貓兒」像中國人所謂「我的乖乖」。

想起席上的賓客們，便努力裝很客氣的樣子，表示她懂得招待。夜宴將告終的時候，她已經很醉了；那香檳酒令她即時醉起來，她的心裏很抱歉。忽然間，她想起一件事就動了怒，她想那些婦人們在她家裏行爲不端，乃是故意弄髒她的地方。唉！她看得很清楚！綠西曾經丟眼色教福加孟與拉布迭特尋仇，同時洛絲、嘉洛林與其他各人都挑撥那些男子們。現在她們希望大家不和，教人猜說在她家吃飯的時候儘可以任意放肆。好！等一會他們看罷！她雖則醉了，還是最有體面最懂規矩的婦人。

娜

「我的小貓兒，鮑特那富再說，『請你叫人家就在這裏擺咖啡罷……我爲了我的腿，我甯願你這樣辦好些。』」

娜

是：娜娜突然站起來，向史丹奈與那老先生耳邊說了幾句，他們二人聽了都吃了一驚。原來她說的

「活該！活該！這一次我得了教訓，教我下次再請骯髒的客。」

後來她又指着飯廳的門，高聲說道：

「如果你們諸位要喝咖啡，都在飯廳裏。」

大家離了桌互相推着向飯廳裏走，並不注意到娜娜的怒氣一霎時只剩下鮑特那富一人在客廳裏，他倚着牆一步一步地挪移，咒罵那些女人，說她們吃飽後便拋了爸爸不顧。夥計們待他一轉背，早已由酒席主任高聲命令着把刀叉撤去了。他們匆忙奔走，互相衝撞，把桌上的東西搬開，好像戲台上的佈景主任把哨子一吹，工人們便把仙宮的佈景撤去了似的。男女賓客們喝了咖啡之後，應該仍舊回到客廳裏。

「哼！這裏的天氣涼快些，」嘉嘉走進飯廳時，打了一個寒戰說。

飯廳的窗子還開着。兩盞燈照耀着桌子，桌上已經擺好了咖啡，還有種種的醇酒。但是沒有椅子，大家只站着喝咖啡；同時隔壁的夥計們撤席的聲音鬧得更兇了。這時娜娜不見了。也沒有一個人耽心；大家少了她也不要緊，各人自斟咖啡，小匙子不夠，便向食具櫥的抽屜裏找去。衆人結合成了好幾羣；在吃飯的時候離開的人們，此刻都合攏來了。大家互相注視，作有用意的微笑，與概略而能表示情況的言語。洛絲向米讓說：

「奧古斯特，這兩天內，福歇利先生該到我們家裏吃一頓中飯，是不是？」

米讓正玩弄着他的錶鍊，聽了妻子的話，便把一雙嚴厲的眼睛向福歇利緊緊地望了一會。他

以爲洛絲做事糊塗。他是一個會打算的人，本不該允許她浪費光陰也罷，爲的是一篇文章，不得不；但是文章成了之後，她的門也就該關上了。他曉得他的妻子的脾氣不好，而且他常以慈父之心待她，允許她做一兩件糊塗事，如果不得不做，他也不阻她。於是他強作客氣地答道：

「當然，這樣一來，我是很喜歡的……福歇利先生，請您明天來罷。」

綠西正在同史丹奈與白蘭談話，卻聽見了米讓請客。她把聲音提高，向史丹奈說道：

「她們一個個都發狂了。其中竟有一個偷及我的狗……親愛的，您看，您拋棄了她，難道是我們的罪過嗎？」

洛絲把頭掉過去。她少量地喝咖啡，把眼睛釘着史丹奈，面色大變；她因被他遺棄所生的憤怒蘊蓄在雙眼裏像火燄一般，她比米讓把事情看得透些；她知道米讓想要再做當年莊吉耶的故事，乃是一個不好的計策，這種計策用到第二次便不靈了。也罷！她不久可以得到福歇利，自從酒席開始之後她就運動了。如果米讓不喜歡，不要緊，將來他可以得到一個教訓。

「您不會同人家打仗吧？」王多弗爾走來向綠西說。

「不，您不要怕。不過，您叫她規矩些，否則我要教大家面子上都過不去。」

說後，又堂皇地向福歌利說道：

「烈昂，我家裏還有你的睡鞋。明天我叫人把鞋子送給你的門房。」

福歌利想要搭訕說幾句笑話，她像皇后一般地昂然走開了。這時克拉麗絲背倚着牆，爲的是安靜地喝一杯櫻桃酒，她看見了他們的情形，不免聳了一聳肩。唉！何苦爲一個男子的鬧事，兩個婦人與她們的情郎同在一起，不該放慷慨些嗎？譬如她，如果她願意的話，她儘可以抓破了嘉嘉的眼睛，爲的是愛克多。呀！她管不了這許多！所以愛克多走過的時候，她只說這麼兩句就算了：

「喂！你愛的是腐敗了的！這些還不熟，您該吃些熟透了的纔是。」

愛克多似乎十分不好意思。他心下不自在。看見克拉麗絲嘲笑他，他越發懷疑她了。他說：

「你不要扯謊。你拿走了我的手帕子，快拿來還我！」

「時刻只說你的手帕子，令人討厭死了！糊塗蟲，我爲什麼要偷了你的手帕子呢？」

「呃！爲的是把牠寄給我的家庭，給我招是非。」他說時，表示不信任她的樣子。

這時福加孟又狂飲醇酒，仍舊望着拉布迭特調笑他。拉布迭特正在婦人隊裏喝咖啡。福加孟開了口只管說：說他是一個販馬商人的兒子，有些人還說他是某伯爵夫人的私生兒；他家沒有一

個錢的入息，而他的荷包裏常常有五百佛郎。說他是蕩婦們的僕從，是永遠不同女人睡覺的男子。他越說越動氣，嚷道：

『不行！你們看，我非賞他一個耳光不可。』

他喝乾了一杯香酒。那酒也不能奈何他，於是他把大拇指的指甲咬着作響，他正要奔向拉布迭特，忽然面色大變，倒在食具櫥前，像一個土墩。他醉得半死了，魯意絲很傷心。她早就說這事會有壞的結果；現在，她須預備下半夜給他調護了。嘉嘉安慰她，像一個有經驗的婦人一般地放眼觀察。福加孟，便說這是不緊要的，他可以這樣睡到十二以至於十五個鐘頭之久，沒有意外的危險。於是人家把福加孟抬走了。

『呢？娜娜哪裏去了？』王多弗爾問。

是的，不錯，她離了席之後就走開了，這時大家想起她，便個個都尋找她。史丹奈已經就心了一會，此刻向王多弗爾問及那老先生，因為那老先生也不見了。但是王多弗爾叫他放心，說那老先生已經給他送走了。說這是一個外國的要人，用不着提起他的名字；他很有錢，只花了錢開了一場夜宴就算了。這時大家又忘了娜娜，王多弗爾瞥見達克奈探頭進門，而且把手招他。他跟着達克奈走

到臥房裏，只見娜娜坐在那裏，身硬了，唇白了；達克奈與喬治站着，愕然望着她。他詫異地問道：

「您怎麼樣了？」

她不回答，也不掉過頭來。王多弗爾又問一次，她纔答道：

「我不願意人家欺負我。」

於是她把要說的話都說了出來。是的，是的，她不是傻子，她把事情看得明白。在夜宴時人家欺負她，人家說些醜話表示瞧不起她。其實一羣骯髒的女人都比她卑下了幾等！她往往替她們爲難，而今卻遭她們罵！她不曉得什麼鬼神阻止了她，不立刻把這一羣污穢的賓客趕了出門。娜娜越說越氣，末了卻說不出聲，只能嗚咽啜泣。王多弗爾說：

「噯呀，親愛的，你醉了。該懂道理纔好。」

她先就拒絕了，不肯再出去。

「我醉了，也許吧。然而我要人家尊重我。」

達克奈與喬治已經求了她一刻鐘之久，她只不肯回到飯廳裏。她硬着頸不肯走，說賓客們儘可以任意做事，說她太瞧不起他們了，決不肯出去同他們在一塊兒。不，決不！那怕人家把她剝成肉

醬，她也不離她的臥房。她又說：

『我本該提防她們纔是。都是洛絲搗的鬼！我今晚等候一個正氣的婦人不來，一定是她阻止了的。』

她說的是羅貝爾夫人。王多弗爾以人格担保，說羅貝爾夫人是自己拒絕了的。他聽她說，同她辯駁，並不發笑。他看慣了這種把戲，知道女人們在這情形之下該用什麼法子處治。然而當他想要握她的手，把她從椅子上拉起來的時候，她努力掙扎，怒氣增加了一倍。豈有此理，誰敢說不是福歇利阻止了魔法伯爵，福歇利乃是一條毒蛇，是一個妬忌的人。他會纏住了一個女人，同時把她的幸福毀壞了。因為她分明曉得魔法伯爵很愛慕她，她本可以得到手的。

『他嗎！親愛的。不行！』王多弗爾說着，一時忘形，笑起來了。

『爲什麼呢？』娜娜正色地問時，酒氣已醒了些。

『因爲他信仰那些教士，如果他的手指輕輕地摸了您，第二天他一定去教堂裏懺悔……您信我一個忠告罷。我勸您不要放走了另一個纔好。』

她靜默了一會兒，心下思忖。後來她站起來，去把眼睛洗淨了。然而當人家想要把她拉進飯廳

去的時候，她只恨恨地嚷着說不肯。王多弗爾不再固執了，微笑地離開了臥房。他走了之後，娜娜即刻大感動，投入達克奈的懷裏說：

『呀！我的心肝，只有你……我愛你，呃！我很愛你……假使我們能常在一塊兒，豈不是好！天啊！女人是多麼不幸啊！』

喬治看見他們接吻，不覺臉紅了，娜娜一眼看見，也抱住他接吻。說她的心肝不能與一個孩兒吃醋。她希望達克奈與喬治常常和氣一團，因為三人這樣相愛下去很是好事。這時一陣奇異的聲音驚動了他們，原來有一個人，在臥房裏打鼾。他們尋覓了一會，看見這是鮑特那富，大約是他喝了咖啡之後，到房裏來安身。他睡得很不舒服，身在兩張椅子上，頭靠着床沿，腿伸着。娜娜看見他開着嘴睡覺，每呼吸一次，鼻孔便掀一掀，她覺得很滑稽，不覺笑起來，笑得滿身搖動。她從臥房裏出，達克奈與喬治跟着出。她走過了飯廳，進了客廳，越笑越高聲了。

『唉！親愛的，』她說時，幾乎投入洛絲的懷裏：『您真料不到，請你們來看吧。』

那些婦人們都只好跟她走。她溫存地握着她們的手，硬把她們往裏拉，看她如此天真爛漫，衆人都信任了她，笑了。大家到了臥房裏，看見鮑特那富堂皇地躺着打鼾，大家都忍着笑，停留了一分

鐘之久，仍舊回到客廳裏來。到了客廳裏之後，忽然哄堂大笑。其中有一個女人叫大家住口，然後遠遠地聽見鮑特那富的鼾聲。

此刻將近四點鐘了。飯廳裏擺上了一桌紙牌，王多弗爾，史丹奈，米讓，拉布迭特都坐下打牌。他們的身後站着的是綠西與嘉洛林，她們在打賭；這時白蘭肯眼倦了，心裏不受用，每五分鐘必問王多弗爾他們什麼時候走。客廳裏大家試作跳舞。達克奈預備奏琴，娜娜喜歡他的琴，她以為她的心肝會奏華爾斯與波爾加就好；用不着什麼琴師。但是大家不大高興跳舞，那些婦人們互相談話，在安樂椅上打盹。忽然來了一陣喧囂之聲。十一個少年人成羣結隊來了，在外廳裏高聲大笑，要推開客廳的門進來。原來他們是從內務部的跳舞會裏出來的，穿的是禮服，繫的是白領結，帶着莫名其妙的徽章。娜娜生氣，恨他們喧譁，便從廚房裏把夥計們叫來，命令他們把那些先生們趕了出去；而且她賭咒不認識他們。福歇利，拉布迭特，達克奈，所有的男人們都上前，給女主人撐體面。只聽得外面有人口出粗言，有人揎拳露臂。大家恐怕要弄到打架爲止。然而其中有一個黃髮的少年，肌黃肉瘦的，固執地說道：

「噯呀，娜娜！前幾天的晚上，在伯台爾家的大紅客廳裏……您不記得嗎？您已經邀請了我們

了。

前幾天的晚上在伯台爾家裏嗎？她完全不記得了。先說，是哪一天晚上呢？於是那黃髮少年說是禮拜三，她記得很清楚；禮拜三曾經在伯台爾吃夜飯；但是她差不多敢斷定她沒有邀請一個人。拉布迭特開始懷疑了，便說道：

『娜娜，也許你一時風流，把他們邀請了。』

於是娜娜笑起來。這也許是的，她記不得了，總之，既然這些先生們來了，他們儘可以進來。一切都調停好了，新來的人在客廳裏找見了些舊友，吵鬧變爲握手。那黃瘦的少年是屬於法國的大姓，而且他們聲稱還有許多少年們大約也跟着來。真的，不錯，時刻有人開門，許多男子穿着官家的服裝，帶着白手套進來。這也都是從內務部跳舞會裏出來的。福歇利開玩笑，問內務部長是否也要來？娜娜聽了，賭氣說與部長來往的人們未必配得上她自己。這時她心裏存着一種希望，卻不肯說出來。原來她希望這從跳舞會出來的人們當中有一個摩法伯爵跟着也來了。誰敢擔保他不改變意見呢？她一面同洛絲談話，一面放眼窺探着門口，看有沒有摩法伯爵進來。

五點鐘響了。大家不跳舞了。只有打牌的人支持着不肯收場。拉布迭特把位置讓了人，那些婦

人們都回到客廳裏。衆人半醒半打盹，漸漸懈怠了。燈光盪漾，燈蕊成爐，把玻璃球照耀成爲紅色，那些婦人們在此時都感覺到一種莫名的閒愁，覺得有把自己的歷史告訴別人的需要。於是白蘭肯談及她的祖父——那將軍；克拉麗絲也捏造一段故事，說當年有一個公爵到她的叔父家獵野豬，遇見了她，便千方百計誘惑她；她們二人掉過背去，各自聳肩，自問這種誑話是否能夠成立。只有綠西坦然承認她自己的根原，她甘心敘述她在少年時代，說當年她的父親——那北火車站的抹油匠，每逢禮拜天，買了一個蘋果糕吃，便眉開眼笑了。

『呀！讓我告訴你們！』瑪麗亞突然嚷道：『我家的對門有一位先生，是一個俄國人，非常有錢，你們看，昨天我收到一筐水菓，呀，一筐水菓！筐裏有的是很大很大的桃子，葡萄也像這麼大小，總之，是這時令裏難得的東西……而且菓子當中有六張一千佛郎的鈔票……這都是那俄國人送來的……我當然都送還了他。但是我想起了那些水菓，心裏未免不很受用！』

衆婦人噙着嘴唇互相注視。瑪麗亞這樣小的年紀，胆子竟這樣大。她們這種女人，竟有這種歷史！她們互相藐視，尤其是妒忌綠西，因為她曾經有過三個王子。自從綠西每天早上騎馬遊樹林有了成績之後，她們人人都學騎馬，無非是一種熱望所致。

天快亮了。娜娜已經絕望，便轉眼不再望着門口。這時大家納悶死了。洛絲推辭不肯唱睡鞋兒，只蹣跚在一張安樂椅上與福歇利低聲談話等候着米讓。這時米讓已經贏了王多弗爾五十來個路易，有一位肥胖的先生，帶着勳章，容貌端重，用阿爾薩斯的方言敘述阿伯拉漢的犧牲（註一），然而沒有一個人懂得，他的話便成了瞎吹牛。大家都不曉得怎樣做纔可以暢快地度過這一夜。一霎時，拉布迭特附着愛克多的耳朵，大約告發了些婦人們，所以愛克多走來繞着每一個婦人的前後左右，細看她們有沒有她的手帕子在她們的頸上。此刻食具櫥裏還剩有香檳酒。少年們便都喝起酒來。他們互相呼喚，互相鼓舞，糊裏糊塗地把全廳鬧翻了。那大姓的黃髮少年發明不得什麼新奇的玩意兒，正在悶得慌，忽然有了一個主意：他把他的一瓶香檳酒拿去傾倒在鋼琴上，別的少年們都捧腹天笑起來。奈奈瞥見了，詫異地問道：

「奇了！爲什麼他把香檳酒倒在鋼琴上呢？」

「怎麼，你不懂嗎？」拉布迭特正色地答：「香檳酒是最有益於鋼琴的，因爲有了香檳酒之後那鋼琴纔能發音。」

（註一）這是聖經裏的故事。

「原家如此，」奈奈深信不疑地說。

後來她看見人家笑，她纔生氣起來。難道她曉得嗎？爲什麼人家老是把她弄得昏頭打腦的？

這麼一來，當然弄糟了。看來這一夜的收場是不乾淨的了。在一個角兒上，瑪麗亞抓住了萊雅，罵她同不很有錢的人睡覺；她們爭吵的結果便是各出粗言，你說我的臉孔不好看，我說你的臉孔生得醜。貌醜的綠西卻來勸和，說臉孔是毫無關係的。只要身體生得端正就好。更遠些，在一張安樂椅上，一個公使館的隨員攬住了西曼的腰，要吻她的頸；這時西曼疲倦得不堪，一肚子不好氣，每次都把他一推，說一聲「你真惹厭！」而且把扇子痛打他的臉孔。衆婦人當中沒有一個願意人家摸她的。難道他們把她們當做娼婦不成？然而這時嘉嘉已經再摀住了愛克多，幾乎把他抱在膝上；克拉麗絲在兩個男子中間走開了，看她發狂地笑，大約是被人家搔她發癢。在鋼琴的旁邊，許多少年們還在鬧他們的把戲；他們互相擁擠，爭先把香檳酒傾瀉。這種玩意兒很簡單而又有趣。

「喂！老朋友，請你再喝一口……呃！這鋼琴口渴了……當心！再來一瓶！不要糟塌了纔好。」

娜娜掉轉了背，沒有看見他們。這時史丹奈坐在她的身邊，她改變了意見對待他了。也罷！這是魔法伯爵的錯處，誰叫他不肯來？她那白縐的長袍又輕又縐，像一件襯衣；她的雙眉低垂，像一個任

人調戲的少女。她的髻上與抹胸上的玫瑰花瓣都落了，只剩有些花梗。史丹奈把手摸她的裙，忽然撒手，原來喬治所扣的扣針還在裙上，把他的手刺痛了，流了幾滴鮮血，有一滴落在她的袍上，沾污了。

「現在是簽了字的了，」娜娜正色地說。

天色漸漸亮了。一道曖昧的曙光射進了窗裏，有令人發愁的景象。於是大家開始告別了，雜沓紛紛，都感覺得不舒服。嘉洛林悔恨熬了一夜，便說如果不願意看看好的把戲就該走了。洛絲歪了一歪嘴，表示她受了她們的累。每次同這些蕩婦在一塊兒都是如此的：她們不懂規矩，自始至終都令人作嘔。這時米讓已經贏盡了王多弗爾的錢，便攜着妻子走了，他們走時並不關照史丹奈，只重新邀請福歇利明天去吃中飯。於是綠西不肯要福歇利陪送她，高聲喝令他去陪送他那不值錢的女戲子。激得洛絲回頭，咬着牙罵了一聲「骯髒的娼婦。」但是米讓看慣了她們的吵鬧，把自己看得高，便把她推到外面去，叫她住口。綠西獨自一人跟着他們，昂然下了樓梯。綠西之後便是愛克多，他呼喚克拉麗絲，然而她早已跟着她那兩位先生走了，所以他像一個孩子般嗚咽着，嘉嘉只好陪送他走。這時西曼也走了。只剩下奈奈，萊雅，瑪麗亞，拉布迭特殷勤地願意陪送她們。這時娜娜說道：

「不過我完全不想睡覺！要找些事情做纔好。」

她從窗上的玻璃望那鉛色的天空，有煤烟般黑的雲遮掩着。此刻是六點鐘了。哈斯曼大馬路另一邊，娜娜家對面的屋子還沈沈地睡着，在曙光裏露出屋頂馬路上還沒有車馬往來，只聽得一聲掃街夫の木屐聲。在這慘淡的巴黎的曙色裏，她忽有少女的情懷，覺得她需要鄉村的，詩意的，甜的，白的的生活。她回到史丹奈跟前說道：

「唉！您不曉得嗎？等一會請您帶我到布蘭若林去，我們在那邊喝些牛奶。」

她像孩子般歡欣，怡然拍掌。那銀行家正在後方納悶，心裏想着別的事情，聽見她的邀請，當然表示同意。然而她不待他答話，早已把一件狐裘披上了她的肩。客廳裏除了史丹奈之外只剩有一羣少年，他們把香檳酒都倒進了鋼琴裏之後，說要走了；忽然還有一個從廚房裏拿着最後一瓶威士忌酒跑了來，嚷道：

「等一等！等一等……還有一瓶香酒……這鋼琴，他需要一瓶香酒，好教他酒氣醒些……現在，孩子們，我們走罷！我們真是胡鬧。」

娜娜進了梳妝室，索愛正在一張椅子上打盹，娜娜把她喚醒了。她打了一個寒戰，幫助娜娜戴

帽子，穿裘衣。

『畢竟好了，我做了你所希望的事了，』娜娜說時，性情大露，因為她已打定了一個主意，所以心裏鬆快了；她接着說道：『你的話不錯，與其另找一個，倒不如要了這銀行家。』

索愛一肚子不好氣，還懶懶地不動。她喃喃地埋怨娜娜，說她本該在第一晚就打定了主意。她跟娜娜進了臥房，問她怎樣處置房裏的兩個人，原來鮑特那富還在房裏打鼾；喬治早已悄悄地溜進了房來，把頭鑽在枕裏，終於睡着了，輕輕地呼吸像一個小天使。娜娜叫索愛讓他們靜睡。但是她又看見達克奈進來，原來他在廚房裏窺探已久，現出很悲哀的樣子；娜娜心中又感動了，把他擁在懷裏，吻他，用種種方法溫存他，說：

『噯呀，我的心肝，你該明白纔好。事情一點兒沒有變化，你分明曉得我只鍾愛你一人……現在我不得不如此，不是嗎？……我對你發誓，此後我們更要快活些。你明天再來，我們可以約定些時間……快！你愛我就請吻我……唉！重些，更重些！』

她溜走了。她再會見了史丹奈，心裏喜歡，因為她想等一會可以喝牛奶。在這空了的住宅裏，刺有王多弗爾伯爵單獨地陪着那帶勳章而且敘述阿伯拉漢的犧牲的那一位先生。他們二人滯留

在打牌的桌子旁邊，忘記了他們在什麼地方，也不見太陽光進來；白蘭胥卻早已睡在一張安樂椅上，努力想要睡着。娜娜叫道：

『呀！白蘭胥還在這裏親愛的，我們喝牛奶去……您來罷，等一會您回來還可以看見王多弗在爾在這裏。』

娜

白蘭胥懶洋洋地爬起來。史丹奈的充血的臉變白了，因為他怕白蘭胥妨礙他，所以心中不自在，而她們已經拉住他走了，說：

『您曉得，我們想要人家當我們的面擠牛奶。』

娜

第五章

陸離戲院裏開演第三十四次的黃髮的梵奴了。這時第一幕恰已演完。在伶人的休息廳裏，西曼作洗衣婦打扮，站在一張壁桌上面的大鏡之前，這桌在二門之間，二門之間是一個平角，直對包廂的走廊。她獨自一人在那裏研究，把手指揩眼睛的下面，使她的脂粉均勻。大鏡的兩旁有煤氣燈，

放光把她照暖。這時普魯利耶進來了，他扮的是瑞士的大將，身上佩着大指揮刀，腳上穿着很大的靴，頭上戴着很大的羽冠。他問道：

「他來了沒有？」

「誰呀？」西曼說時不動，對鏡作笑容，看她的嘴唇是否好看。

「那王子。」

「我不曉得，我要下去了……呀！他該來的。那麼，他竟天天來了！」

普魯利耶走近壁爐。這壁爐在壁桌的對面，爐內煤氣炙得通紅；上面也有兩盞煤氣燈在大大的放光。他舉眼向左右望，那時鐘與那風雨表，還有許多塑金的斯芬克斯像伴着。後來他坐在一張靠背椅子上，這本來是一張綠絨的大椅子，給四代的伶人坐過了，已經變為黃色。他坐着不動，眼神無所專注，他們平日都是這樣久候纔得登台，所以他此刻現出厭倦而又忍耐的態度。

這時輪着那老波士克也來了。他拖着腳，咳嗽，身上裹着一件舊式號衣，肩上露出一角，教人們看得出他那鍍金的王冠。一霎時，他把王冠安放在鋼琴上之後，一言不發，不好氣地頓腳，然而他還像個好好先生。只嫌他的手因中了酒毒而震顫了。他的醉容裏有一簇白色的長鬚，倒有可敬的外

貌。在這沈寂裏，一陣驟雨打着那朝天井的大窗的玻璃，他恨恨地說道：

『真是倒霉的天氣！』

西曼與普魯利耶不動。壁上四幅風景畫，一個名伶梵爾奈的肖像，都給煤氣燈光映黃了。柱上有波第耶的一個半身像，他是陸離戲院當年的名伶，把空虛的雙眼望着屋子裏。這時只聽得一聲吵嚷，方丹進來了，他穿着第二幕裏的服裝，十分漂亮，全身黃色，手套也是黃的。他指手畫腳地說道：

『喂！你們不曉得嗎？今天是我的生日。』

西曼走近了他，好像給他那滑稽的闊嘴與大鼻逗引着似的，微笑地問道：

『呃？那麼，你的乳名是阿希了？』

『正是！……我要告訴伯龍夫人，叫她在第二幕完後把些香檳酒送上來。』

這時遠遠地來了一陣電鈴之聲，聲漸延長漸疲弱，不久又響。鈴聲止後，一個人上樓下樓大呼。聲到走廊纔滅了。原來那人叫的是：「第二幕的人登臺……第二幕的人登臺……」這聲音又近了，一個灰白臉孔的矮子從休息廳的門前走過，拚命地尖聲叫道：「第二幕的人登臺！」

普魯利耶似乎沒有聽見呼聲，說道：

「呃！香檳酒！你的身子好嗎？」

這時那老波士克坐在一張綠絨的長凳上，頭倚着牆，慢慢地說：

「我呢，如果我是你，我寧願在咖啡館叫香檳酒。」

但是西曼說應該給伯龍夫人賺幾個錢。她說時，高興地拍手，緊緊地望着方丹。他的山羊的假面具搖動了，眼，鼻，嘴，都玩起戲法來。

「唉！這方丹！她說：『只有他！只有他！』」

休息廳的兩門開着，正對後台的走廊。沿着黃色牆，有很亮的煤氣燈照耀着，許多人匆匆地走向前；其中有古裝的男子們，半裸而裹着輕紗的婦人們，這是第二幕裏那「黑球」跳舞會裏的人物的全體。人們在走廊的盡頭聽見他們一步一步地走下那五級的木階。這時克拉麗絲跑過，西曼叫她；然而她說她即刻就來。等一會她果然來了，顛巍巍地披着肩帶，裹着古裝，原來她扮的是伊利思。

「糟糕！」她說：「天氣不暖，而我把我的裘衣丟在化妝室裏沒有拿來。」

於是她站在壁爐前烘她的兩腿，她的緊身衣裏露出鮮豔的玫瑰色來。她又說道：

娜

「那王子來了。」

「呀！」衆人嚷了一聲，要知道一個底細。

「呃，我剛纔跑出去就爲的是要看他……他在近臺右邊的第一包廂裏，像上禮拜四一般。你們看！一個禮拜之內，他已經來三次了。娜娜真有運氣……我原打賭說他不再來了呢！」

西曼把嘴開了，正待說話，忽然聽得休息廳旁一陣叫聲，她便住了口。原來是那傳報人在走廊裏高聲叫道：「號板響了！」西曼終於說道：

「三次了，好事開始了。你們須知，他不願意到她家去，所以把她帶到他家。似乎他花了不少的錢。」

娜

「妙啊！一個人到了城市裏……」普魯利耶兇惡地說，同時起立，向鏡裏一望，望這許多包廂裏所鍾愛的美男子。

「號板響了！號板響了！」那傳報人跑到各層樓與各走廊叫着，聲音漸遠漸滅了。

方丹知道那王子與娜娜第一次見面的經過，便向那兩婦人敘述。她們佞倚着他，高聲笑着，他低着頭詳細說明。那老波士克不動，他毫不關心。這類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了。一隻貓兒團團

地睡在那長凳上，他便怡然撫弄那貓。他終於把牠抱起來，像一個多情的國王寵愛他的妃子。那貓打了一個大翻身，嗅了他的白色長鬚很久，後來給膠汁的氣味逆了喉，便仍舊團團地睡在那個長凳上。波士克聚精會神，心有所注。等到方丹敘述了那歷史之後，便問他道：

『不要緊，假使我是你，我一定在咖啡館裏叫香檳酒，因為咖啡館裏的好些。』

『開場了！開場了！開場了！』那傳報人用他那尖長而破裂的聲音這樣叫着。

這聲音傳播了一會，只聽得一個人迅速地跑過去了。走廊的門突然打開，傳來了一陣音樂之聲與遙遠的喧嘩；不久，門又閉上了，只聽得墊毛的雙扉的暗啞之聲。

這時休息廳裏又沈寂了，好像是與那觀衆歡呼的戲座相隔千里似的。西曼與克拉麗絲仍舊在說娜娜。這是一個不慌不忙的。昨晚她還遲到了呢！但是她們忽然住口，看見一個高大的女子探頭進來一望，她知道錯了，便向走廊的盡頭走了。原來這是薩丹，她戴着帽子與面網，裝着訪人的婦女的神氣。普魯利耶咕嚕地說這是一個野雞，她在陸離咖啡館裏天天遇見她，已經一年了。於是西曼告訴大家，說有一天娜娜遇見了薩丹，認得她是當年的同學，便可憐她，拚命歪纏鮑特那富，要他聘她做戲。這時米讓與福歇利進來了，方丹同他們握手，說：

「呢？你們來了！晚安。」

那老波士克自己也伸出了手指，同時西曼與克拉麗絲同米讓接吻。福歇利問道：

「今晚的場面好嗎？」

「唉！好極了！要看他們怎樣鬧法。」普魯利耶答。

「喂！親愛的，該是輪着你們了。」

是的，等一會纔輪着呢。他們是屬於第四齣的。但是波士克本能地站起來，似乎心靈感通，知道輪着自己了。那傳報人果然到了門口叫道：

「波士克先生！西曼姑娘！」

西曼匆匆地披上一件狐裘出去了。波士克不慌不忙，走去找着了他的王冠，一舉手便架上了額；後來他曳着外衣，高一步低一步地走，像給人家起動似的，喃喃地去了。方丹向福歇利問道：

「您在報上發表的批評文章很好，謝謝您，不過，爲什麼您說伶人們都有虛榮心呢？」

「對了，親愛的，爲什麼你說這話呢？」米讓接着說時，把粗大的雙手拍在福歇利的脆弱的雙肩上，幾乎把他的身子壓低了。

善魯利耶與克拉麗絲幾乎哈哈地笑起來，卻勉強忍住了。自從好些時候以來，後臺裏常演一種滑稽劇，惹得全體演員都開心。原來米讓恨他的妻子糊塗任性，恨福歌利只會做兩篇不滿人意的文章，此外對於他家毫無益處，於是他想出一個報仇的法子，便是故意表示親熱，藉此處治他。每天晚上他在後台裏遇着福歌利的時候，不是盡力握手，便是拚命拍肩，好像親熱到了發狂似的。福歌利原生得瘦弱，怎麼經得起這開路神的拍打？然而他不願意惹洛絲的丈夫生氣，只得強作微笑，甘心忍受了。這時米讓越鬧越兇，說道：

「唉！福歌利，您在報上得罪了方丹了！當心！一、二、三、看打！」

他突然向福歌利的胸膛打了一拳，福歌利的臉色大變，說不出話來。忽然間，克拉麗絲向他們丟了一個眼色，原來洛絲已在休息廳的門檻上站着。洛絲早已看見了米讓與福歌利的情形，於是逕直地走向福歌利，好像沒有看見她丈夫似的。她的身上是嬰孩的打扮，赤裸着兩臂，翹起了身子，像一個嬌憨的小兒般地把她的額送到福歌利的嘴邊。

「晚安，孩兒，」福歌利說時，親熱地吻了她。

這算是賠償損失；然而米讓毫不在意，好像沒有看見這一吻。在戲院裏，誰不同他的妻子接吻

娜

娜

呢？他只笑了一笑，同時輕輕地瞟了福歌利一眼，意思是說洛絲這樣氣他，他非在福歌利身上，求個報復不可。

走廊裏的門忽開忽閉，戲座上喝采之聲直達休息廳。西曼做了她的戲回來了，說道：

「唉！那老波士克竟有了成績！那王子笑得彎了腰，跟着衆人也拍掌，好像他也受了院裏收買似的……喂！包廂裏坐在王子身旁的那一位高大的先生是誰？你們認識他嗎？這是一個美男子，有很美的鬚鬚，很高貴的神氣。」

「這是摩法伯爵，福歌利說：『我曉得前天晚上那王子在皇后家裏邀請他今晚吃飯……大約是吃了飯之後王子又把他拉了來。』」

「呃，摩法伯爵，洛絲向米讓說：『我們認識他的岳父，是不是，奧古斯特？你曉得他的岳父就是叔雅爾侯爵，我到過他家唱歌的……恰好他也到院裏來了，我遠遠地望見了他，在一個包廂裏。這老頭子，他……』」

普魯利耶把他那很大很大的羽冠戴上了，轉身叫洛絲道：

「喂！洛絲，我們去罷！」

她的話未說完，便跟着他跑了。此刻戲院的門房伯龍夫人在門前經過，手裏拿着一個很大很大的花籃。西曼戲謔地問這花是不是給她的，伯龍夫人不答，只把下巴向走廓盡頭娜娜的化裝室一擡。唉！娜娜竟給花掩埋了！不久之後，伯龍夫人回來，交給克拉麗絲一封書信，克拉麗絲忍不住罵了一聲。吓！又是這討厭的愛克多！他竟不肯放鬆她！伯龍夫人說他還在門房等候她，於是她嚷道：

『請您對他說我要第二幕完場纔下去見他……我要把我的手黏在他的臉孔上。』

方丹連忙上前向伯龍夫人說道：

『伯龍夫人，請您聽我說……請您聽我說，伯龍夫人……請您在本幕完場的時候送六瓶香檳酒上樓來。』

這時那傳報人已經又來了，氣喘喘地叫道：

『一切的人們都登台……方丹先生，輪着您了！趕快！趕快！』

『是的，是的，我來了，巴里約伯伯，方丹倉皇地答。

他跟着伯龍夫人跑，還接着說：

『呀？話是這樣說了，在完場後請您把六瓶香檳送到休息廳裏……今天是我的生日，是我付

錢……」

西曼與克拉麗絲帶着窸窣的裙聲走了。這時室中一切都沈寂了；走廊的門又閉上了，在休息廳的沈寂裏，又有一陣驟雨打窗。巴里約是一個灰白的老翁，做了三十年戲院的夥計；此刻他很親熱地走近了米讓，把開着的鼻煙匣子送到他的跟前。米讓受了他一捻鼻煙，他藉此得了一分鐘的休息，等一會他又爬上樓下樓，奔走呼喚了。他知道還有娜娜夫人該登台，然而這一位夫人却是從心所欲，不怕受罰的；她要遲到就遲到。忽然間，他停了腳，詫異地說：

「呃？她預備好了。她來了……她該知道那王子已經到了。」

娜娜果然到了走廊裏，穿的是下流婦人的裝束，臂是白的，臉也是白的，眼下有玫瑰色的金箔。她不進休息廳，只遠遠地給米讓與福歇利點了一點頭，說：

「日安，你們好嗎？」

她伸出手來，只有米讓同她握手。於是她昂然復向前走，後面跟着的是她的化妝奴。那化妝奴跟着她接踵地走，而且彎腰替她理裙腳的摺痕。化妝奴的後面，殿軍乃是薩丹，她努力裝一個規矩的女人，其實她討厭得要死。

「史丹奈呢？」米讓突然地問。

「史丹奈先生昨天到路華萊去了。」巴里約答：「我想他要在那邊買一個別墅……」

「呀！是的，我曉得，買給娜娜的。」

米讓說了，面色變爲嚴重。從前史丹奈說過要替洛絲買一個公館也罷，不該與人嘔氣，好留下將來的機會。米讓雖則想入非非，還不失昂然的態度，在壁爐與壁桌之間踱來踱去。這時休息廳只剩下他與福歇利二人。福歇利疲倦了，挺臥在一張大椅子上；他的神色很安靜，眼臉半閉，米讓走過時放眼望他。當他們二人獨自相對的時候，米讓不屑打他；打他有什麼用處呢？既然沒有一個人觀場，他也不高興玩把戲了。他既然以妻子公諸同好，也就沒有閒心腸做爭氣的丈夫。福歇利欣幸得了這幾分鐘的鬆快，便有氣無力地把脚伸長了對着爐火，把眼睛朝空，從風雨表望起，直望到時鐘。米讓散步了一會，站在波第耶的半身像前，心神不注地望着，後來又轉身向窗前，則見天井上的黑窟窿漸漸大了。雨止了，剩有深沈的寂寥，加之以壁爐內的煤氣薰蒸，越發添了幾分悶然的氣象。後台裏再也沒有一點喧譁；樓梯與走廊都像死了似的。這是每幕戲劇快完場時的情景，台上全體演員歡呼之時，正是休息廳裏杳然無人，沈睡在炭氣裏的時候。

『呀！你看這些骯畜牲！』鮑特那富突然這樣嚷着。

他纔到來，已經開口罵兩個場面女伶，因為她們假裝沒本事，竟幾乎跌倒在戲台上。他瞥見了米讓與福歇利，便叫他們來，要給他們看些什麼：原來剛纔那王子已經要求在第二幕完場後進娜的化妝室裏向她道賀。鮑特那富正要把他們領到戲座上去，恰巧那掌院的來了。鮑特那富氣沖沖地叫道：

『請您把那兩個笨人——費南德與瑪麗亞罰了一次再說。』

後來他的氣消了，努力裝做高貴的神氣，把手帕子揩了一揩臉孔。又說：

『讓我去迎接王子。』

在全座喝采聲中，戲幕下垂了。台前的列燈熄了，台上變為半暗，伶人們紛紛地亂撞。他們都急急地回到他們的化妝室裏，同時那些佈景工人趕快把諸景搬開。這時西曼與克拉麗絲却停留在台的後方，低聲地談話。她們只三言兩語便把一件事情說妥。克拉麗絲已經仔細考慮過了，甯願不看見愛克多。因為愛克多已經沒有決心拋棄了她去找嘉嘉。克拉麗絲叫西曼去同他說一個男子不該這樣歪纏一個女人。她說了話是要做的。

於是西曼仍穿着洗衣婦的衣服，肩上披着她的狐裘，走下了那彎曲而窄狹的樓梯。這樓梯的階級是肥膩的，牆壁是溼的，直通門房。這門房位置在伶人樓梯與辦事人樓梯之間，左右有玻璃嵌着的板壁，活像一個大而透光的燈籠，室中有兩道煤氣管烘着。在格子架上有許多書信與報紙堆疊着。桌子上有些花籃，混雜在忘了撤去的髒碟子與尙待改縫鈕釦的一件上衣的旁邊。在這秩序不整齊的小室裏，竟有許多上流男子在那裏等候着。他們帶着手套，衣冠整齊，盤踞着那四張陳舊的麥稈椅子，他們都像很有忍耐，很柔順的樣子。每逢伯龍夫人帶着答覆的話從戲院裏下來時，他們都猛然回頭。此刻恰巧她把一封信交給了一個少年男子，他忙着在通過室裏的煤氣燈下把信打開，看了後他有幾分變色，因為他在這地方看這種書信不止一次了，現在仍舊是這麼兩句：「我愛，今晚不行，我沒有功夫。」愛克多坐在後方的一張椅子上，在桌子與爐火之間；他似乎決定要在這裏消遣這一夜，然而他不放心地把兩條長腿縮了進去，因為一羣小貓兒正在他的前後纏擾他，同時那母貓蹲在他的背後，把一雙黃眼睛緊緊地望着他。

「呢？原來是您，西曼姑娘。您有什麼事？」伯龍夫人問。

西曼請她把愛克多叫出來。但是伯龍夫人不能就令她滿意。因為她在樓梯下開了一間小酒

娜

店，預備伶人們在每幕完場時到來喝酒。此刻有「黑球」跳舞會的幾個男女伶穿着戲裝在等候着，他們一則口很渴，二則很忙，一片聲催飲，弄得她的頭有幾分昏亂。原來她的酒店只像一個櫃子般寬，櫃裏一盞煤氣燈照耀着；其中有錫皮蓋着的一張桌子與許多酒瓶堆着的一個架子。這一間小酒店的門開了之後，裏面一陣酒精的烈氣沖出來，雜着戲院裏的濃臭與門房裏的花籃的濃香。伯龍夫人給戲子們喝了酒之後，纔問西曼道：

『喂，您要的是那邊那一個棕色髮的男子嗎？』

『哪裏！不要說糊塗話！』西曼說；『我要的是火爐邊那瘦男子，您的母貓嗅他的褲子的。』

於是伯龍夫人把愛克多引到通過室裏。這時其他的男子只好耐心再等，閉了氣不作聲；同時那些戲子們沿着階梯飲酒，拍手，張開啞啞的醉喉歡呼。

戲院裏鮑特那富在台上大鬧那些佈景工人，因為他們半天還撤不去那些佈景。他罵他們是故意做的，好教那王子不便進來。

『扯呀！扯呀！』佈景隊長這樣地嚷。

後來，台的後方的戲幕扯上了，台上空無所有了。米讓窺伺了福歇利許久，此刻他又乘機毆打

他。他一把抓住了他，叫道：

「當心！桅杆幾乎把您壓碎了。」

他抱起他，搖他，然後放他到地上。那些佈景工人們狂笑起來，福歇利不好意思，而色變了；他的雙唇震顫，險些兒大鬧起來。然而米讓卻做好人，很親熱地把手拍他的肩，幾乎把他的肩骨打斷了，說道：

「我是關心於您的身體的……唉！如果您遭了禍，我怎麼得了！」

這時人們一片聲叫「王子來了！王子來了！」大家都把頭向着院裏的小門望去。此刻只看見鮑特那富的背，他彎腰獻笑，極盡諂媚的能事。後來那王子出現了，很高，很壯，鬚子是黃的，皮膚是粉紅色的，一看便知道他是一個結實的風流男子，在他那十分整齊的禮服裏現出他的粗大的骨格。他的身後有摩法伯爵與叔雅爾侯爵跟着走。這戲院的一角是黑暗的，衆人都沈在很大的黑影裏。鮑特那富因為對一個皇后的兒子——一個未來的國王說話，特別恭敬，表示惶恐震顫的假聲音。他說：

「如果殿下肯隨我來……請殿下往這邊走……殿下當心……」

那王子非但不急急要走，而且很有趣地看工人做佈景的工夫。這時工人們恰放下了一盞大光燈，燈給鐵網掛着，照得台上全部光明。尤其是魔法：他從來不曾參觀過戲院的後台，所以他詫異起來，覺得有一種不舒服的心情，心中作嘔，同時雜着恐怖。他舉眼望着屋頂，屋頂下亦有許多小燈，像一排微藍色的小星；又有大小不同的許多鐵絲，有飛橋，有懸掛在空中的布幕，像田家晾着的內衣。

『上工』佈景隊長突然這樣叫。

那王子自己提醒魔法伯爵，叫他當心。一幅布幕降下了。工人們佈置第三幕，這是愛特那山的巖洞了。有幾個去種桅杆，有幾個到牆邊取框子，用很堅韌的繩子把那些框子綁在桅杆上。後方須佈設吳爾鐵廠的紅光，一個燈匠裁了一條支柱，把柱上的燈燃着，在紅玻璃管裏露出光芒。這在表面上覺得他們很擁擠忙亂，其實事事都有了秩序了；在這忙亂裏，那提戲人小步走來走去，藉此舒暢他的雙腿。鮑特那富不住地鞠躬說：

『殿下這一來，我實在當不起。戲台並不大，我們做我們所能做的罷了……現在如果殿下肯跟我來……』

魔法伯爵早已走向化裝室的走廊。這廊斜峭，令他吃驚。尤其是他覺得脚下的地板撼動，越發就心。他們從開着的地窟裏瞥見地下的燈光。這是地下的生活，黑魘魘地，有人聲與地窟裏的輕風。當他再上台來的時候，一件意外的事使他停了脚步。原來是兩個女人穿着第三幕的服裝，在幕眼的前面談話。其中有一個掀高了臀部，因手把幕眼弄開些，要尋覓戲座上的人。只聽得她突然說道：

『我看見他了！唉，這一張狗嘴！』

鮑特那富給她丟了臉，恨不得在後面踢她一脚。然而那王子卻微笑，欣幸得聽見了這話，便緊緊地望着她。她卻不管他殿下不殿下，厚着臉皮只是笑。鮑特那富終於勸那王子跟他走了。魔法伯爵出了一身大汗，脫了他的帽子。最令他不舒服的乃是爐火熏蒸的空氣，氣味很重，除了煤氣外還有佈景的膠漆氣，暗陬的污穢氣，伶人們的古裝的臭氣。走廊裏越發令人呼吸不得，有的是化裝室裏的脂粉肥皂的膩水的酸氣。伯爵走過的時候，抬了頭，向樓梯下的空隙一望，原來有一陣光芒與熱氣沖着他的頸窩。上面有的是臉盆聲，笑聲與呼聲。門戶頻開，流出婦女的氣味，這是髮油的脂粉的氣味的混和。他不停脚，忙着走，幾乎是跑，同時爲他從來不曾曉得的這種地方而發抖。叔雅爾侯爵像在自己家裏一般，欣然地說道：

「呢？戲院的裏面是很奇怪的，是不是？」

這時鮑特那富走到廊的盡頭，是娜娜的化裝室了。他安靜地把門鍵一扭，自己讓開了路，說：

「殿下請進……」

只聽得一個女人詫異地叫了一聲，大家看見了娜娜，上身裸着直到腰帶之間。她看見了他們，連忙躲進了一個錦屏後面，這時那梳裝奴正在揩她的身子，她躲了之後，梳裝奴只好捧着手巾站着。娜娜躲着嚷道：

「唉！這樣進來，真不是事體！不要進來罷，你們分明知道是不能進來的！」

鮑特那富似乎不滿意於她這一躲，說：

「親愛的，不要走，不要緊，這是殿下。噯呀，您不要孩子氣纔好。」

她仍舊不肯出來，然而已經笑了，於是很親熱地，急搶搶地說道：

「天呀！這些先生們都曉得女人的身體是怎樣的。他們不會吃了您。」

「這個說不定，」那王子風雅地說。

人人都笑起來，笑得格外厲害，爲的是逢迎他。鮑特那富說這是一句妙語，很富有巴黎氣味。娜

娜不再回答了，錦屏動搖，大約她已經打定主意不出來了。魔法紅了臉，仔細觀看那化裝室。這是正方的一間房子，天花板很低，四面飾的是淺色的哈灣綾。錦屏也是同色的綾，有銅柱支撐着，把房子的後面截成一個小室的樣子。兩個大窗直對戲院的天井，對面相隔至多三米突之遠，有一面風雨飄零的大牆。黑夜裏窗格子映過去，牆上有黃色的影子。室中一面大立鏡，對面是白大理石的妝臺，台上有的是許多水晶瓶子或匣子，裏頭盛着的是種種的油與粉。伯爵走近了那大立鏡，看見自己的臉很紅，額上有許多細點的汗珠。他低了頭，走到妝台的前面站着；臺上的臉盆裏滿盛着肥皂水，盆的旁邊有些象牙的小物件與溼的海綿，他目不轉睛地看了一會，似乎有悠然神往的樣子。他第一次到哈斯曼大馬路拜訪娜娜時所得的幻想又上了心頭。他覺得脚下的厚地毯軟了；照耀着妝臺與立鏡的幾盞煤氣燈放出輕輕的嘯聲，燈光在他的鬢角打幌。一霎時，他覺得這低低的天花板下的女人氣味更熱烈了，恐怕受不住，所以走到兩窗之間的一張橫炕上坐下。然而他即刻又起來，回到妝臺旁邊，什麼也不看了，瞪着一雙不專注的眼睛。回想當年在他臥房裏凋謝了的一盞上品水仙花，他幾乎爲此而死了。水仙花腐敗了的時候有人類的氣味。

「你趕快罷！」鮑特那富說時，把頭探進錦屏後面。

娜

這時那王子殷勤地聽叔雅爾侯爵說話。侯爵在妝臺拿起了一隻兔腳，解說怎樣可以做成白色的脂粉。薩丹在一個角兒上審視談先生們，看她的樣子像個貞潔的處女；同時那梳裝奴——余勒夫人——預備好了梵奴的緊身衣與古裝。余勒夫人沒有年紀了，她的臉部有滑光，眼睛不靈活，像一個只見她老未見她嫩的婦人。這一個婦人，她在化裝室裏給濁氣薰乾了，但是，巴黎最著名的大腿與奶子都經過她的手裏。她穿的是一件常年不換的褪色的黑袍，在她那平坦而不表現女性的胸衣上插着一大簇的扣針，正對着她的心口。此刻娜揭開了錦屏出來說：

『先生們，我請你們恕罪；我料不到你們來……』

娜

衆人都掉轉頭來看時，只見她完全不穿衣服，只扣上了一截抹胸，遮住了乳部的一半。剛纔衆人看見她躲開時，她正在匆匆地脫去了便服，還沒有十分脫完，她的後面褲子裏還露出襯衣的一角。她的臂是赤裸的，肩是赤裸的，尖尖的乳頭露了出來，顯得這肥胖的金髮少女的可愛。她的手時時刻刻扳住了錦屏，似乎她預備一陣驚怯，好重新躲進去似的。

『是的，我料不到，我永遠不敢……』她吞吞吐吐地說時，假作慚愧的樣子，頸上微紅，作難爲情的微笑。

「噫呀，既然人家覺得您很不錯，您就不必客氣了！」鮑特那富說。

她仍裝着天真的少女們遲疑的態度，像被人搔腋一般地擺動身子說：

「殿下之恩寵太重了……我這樣迎接殿下，望殿下原諒……」

「我纔是討厭的人，」那王子說；「但是，夫人，我忍不住一腔熱誠，要來賀您……」

於是她毫不在意地只穿着一條褲子走過衆人跟前，大家閃開，讓她梳裝去。她的臀部很豐滿，褲子膨脹起來；她的胸部向前傾，還巧笑地向他們施禮。忽然間，她似乎認識了魔法伯爵，便伸出手來給他接吻，行朋友的禮。後來她又責備他不曾到她家參加夜宴。那王子調笑魔法伯爵；伯爵吃吃地說不出話來，覺得他的火熱的手裏握了她那新洗的纖手一秒鐘，忍不住打寒戰。原來今晚伯爵在那王子家裏大吃大喝了一頓，他們二人都有幾分醉意。然而他們還很守規矩。魔法爲着要掩飾他的動盪的心魂，只找得談天氣的一句話來搪塞，說：

「唉！這裏熱得很！夫人，您怎樣能夠在這種溫度中生活呢？」

大家恰要從天氣談下去，忽聽得化裝室的門前起了一陣喧嘩。鮑特那富把門孔的木板抽了，向外望時，原來是方丹，後面跟着普魯利耶與波士克，他們三人的臂下都夾着酒瓶，手上捧着酒杯。

方丹敲門。嚷說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買香檳酒給大家喝。娜娜望了王子一眼，徵求他的同意。那王子自然願意，他不肯妨礙任何人。然而方丹沒有得到娜娜的容許，早已進來了，說道：

『我並不慳吝，我買酒給大家喝……』

他本來不知道王子在房裏，此刻突然看見了他，連忙住口，又嚴肅又滑稽地說：

『國王達哥貝爾在走廊裏，他請求與殿下交杯。』

那王子微笑了，大家都覺得有趣。然而房間太小了，容不下這許多人。說不得，只好擁擠着了，薩丹與余勒夫人在後方，靠着錦屏；男人們都環繞着半裸的娜娜擁擠着。那三個男伶還穿的是第二幕的服裝。普魯利耶把頭上那瑞士將軍的帽子脫了，否則帽翎要沖破了天花板；波士克還穿着王袍，戴着白鐵的王冠，站定了他那醉翁的雙腿，向那王子施禮，像國王迎接鄰國的太子的禮一般。酒杯都滿了，大家交杯。

『我恭祝殿下萬歲！』那老波士克堂皇地說。

『我祝軍人萬歲！』普魯利耶接着說。

『我祝梵奴萬歲！』方丹說。

那王子很客氣地搖擺他的酒杯。他等了一等，施禮三次，說：

『夫人……將軍……陛下……』

他一口氣喝了酒。摩法伯爵與叔雅爾侯爵也跟着說了喝了。大家儼然在朝廷裏，不說笑話了。在這煤氣燈光之下，遊戲世界混合了真世界。娜娜忘了自己只穿着一條褲子，竟擺起貴婦人的架子來，儼然一個真的梵奴皇后，招待着國家的要人。她在每一句話裏都叫了一聲殿下，行了許多禮，把波士克當做至尊，把普魯利耶當做陪伴至尊的大臣。沒有一個人笑這一種奇異的混合，這真王子是一國的儲君，喝一個戲子的香檳酒。他在這戲裝的朝廷裏，梳裝奴，蕩婦，獻婦人的男子，種種的人當中，仍舊怡然自得。鮑特那富看了這情形，心內自思：假使那王子肯像這般地在黃髮的梵奴第二幕裏出臺，豈不大有收入！鮑特那富此刻變為很熟的人了，說：

『喂，我們要把我那些小女人們都叫了來。』

娜娜不願意。然而她也很放任自己了。方丹戴着滑稽的假面，拉她近他身邊。她把身子挨擦他，眼緊緊地望着他，像一個懷孕的女人想要吃什麼骯髒的東西似的，她忽然把他你你我我地稱呼起來，說：

「喂，斟酒呀，呆子！」

方丹重新又斟了各人的酒，大家喝酒，說着剛纔的頌詞：

「殿下萬歲！」

「軍人萬歲！」

「梵奴萬歲！」

但是，娜搖手叫他們住口，把酒杯高高地舉起，說：

「不，不，方丹萬歲……這是方丹的生日，方丹萬歲！方丹萬歲！」

於是大家交杯第三次，爲方丹祝福。那王子早已看見娜緊緊地注視了方丹，此刻便向方丹施禮，很恭敬地說：

「方丹先生，我爲您的成功而飲。」

這時那王子的禮服後面抹着了妝臺。這妝臺像床位的坳處，像一個窄狹的浴室，花露水的濃香與臉盆的脂膩沖上汽來，與香橫的酒氣相混合。娜坐在那王子與摩法伯爵二人的中間，擠得很緊，他們只好把手舉起，以免稍爲動彈便碰着了她的乳或臀部。余勒夫人扳着臉孔等候着，額上

沒有一點汗珠；至於那淫邪的薩丹看見了這情形却很詫異，一個王子與許多穿着禮服的先生們竟坐在些化裝的伶人當中，尤其是與一個裸體女人在一塊兒；薩丹心裏暗想：上流人並不見得就很乾淨。

這時走廊裏巴里約伯伯的鈴聲來了。他走到化裝室的門口的時候，大吃一驚，因為他看見那三個伶人都穿着第二幕的服裝。

「唉！先生們，先生們，」他吃吃地說，「請你們趕快罷……剛纔人家已經在觀衆休息廳裏搖了鈴了。」

「呸！讓觀衆們再等候罷！」鮑特那富毫不在意地說。

然而他們的酒瓶已經空了，他們重新施了禮，那些伶人們上樓穿衣去了，波士克的可敬的一把假鬚給香檳把浸溼了，他把牠取開，他的醉翁真面目突然露了出來，顯得是沈迷於酒的老伶人的藍青臉孔。他走到了樓梯前，只聽得他用嗶聲向方丹說起那王子：

「是不是我引得他高興了！」

娜娜的化裝室裏只剩有王子與伯爵，侯爵。鮑特那富跟着巴里約走了，同時吩咐他下次須先

請娜娜許可然後敲門。

『先生們，請容許我，』娜娜這樣請求了一句，便改裝她的臂與臉部，預備第三幕裏的裸體。

那王子與叔雅爾侯爵坐在橫炕上，只剩下伯爵站着。在這令人窒息的熱氣裏，他們肚裏的兩杯香檳酒增加了他們的醉意，薩丹看見他們關了門伴着娜娜，以爲自己躲進錦屏後纔是識事的人；她進了錦屏後坐在一個大箱子上，很不舒服；至於余勒夫人却不然，她安然地走來走去，一句話不說，也不望人一眼。

『剛纔會唱的時候您唱得妙極了，』那王子說。

於是大家開始談話，然而都是簡短的語句，說了不久又靜默了。娜娜不能常常回答。她用手把雪花膏塗在臂上與臉上之後，用手巾的一角抹上了一層白胭脂。一霎時，她不對鏡了，微笑地溜了一眼望着那王子，同時還拿着白胭脂。

『殿下疼我了，』她說。

她的打扮乃是麻煩的一件事，叔雅爾侯爵眼望着她，現出十分愉快的樣子。此刻輪着他說話了。他說：

「音樂隊不能用細微的聲音伴着您唱嗎？他們的音樂蓋住了您的歌腔，這是不可饒恕的一種罪惡。」

這一次娜娜却不回頭了。她拿起了白臙脂，把牠輕輕地塗抹，十分留神，把身子彎向妝臺，以致她的褲子的後面更加突起，弄得圓圓的。她要表示感激侯爵的恭維，便把臀部搖了兩搖。

第

大家一時靜默。余勒夫人看見娜娜的褲子在右腿上露了一道裂痕。於是她在自己的心胸上取了一枚扣針，跪下地來，在娜娜的大腿旁邊替她補那裂痕；娜娜並不知道她在跪着，却自己只顧搽粉，同時又小心地不讓粉到她的臉蛋兒上。這時那王子對她說：假使她到倫敦唱戲，全英國人一定爲她喝采，她客氣地笑了一笑，扭轉身子一會，她的左頰被粉塗得很白，她忽然變了嚴肅的神氣，想起應該塗上些紅臙脂。她重新把臉對鏡，把手指浸在一個孟子上，挑了些紅臙脂，輕輕地塗在眼下，直到太陽穴爲止。那些男子們都不說話，恭恭敬敬地坐着。

五

章

直到此刻，魔法伯爵還不會開口。他不由自主地憶念他的青春。他的孩子時代的臥房是很冷的。不久以後，十六歲了，他每晚與他的母親接吻的時候，把這一吻的冷氣帶了回來，值到入睡的時候。有一天，他從一扇半開的門走過，瞥見一個女僕正在洗身；這是他成年後直到結婚以前的唯一

的深入腦筋的回憶。結婚之後，他覺得他的妻子十分柔順，能盡婦道。他自己也覺得肉慾是可鄙的事情。後來他大了，老了，還不曉得肉的娛樂，因為他謹嚴地履行宗教上的規條，便把生活納入那些規條裏。忽然間，人家把他投進了女伶的化裝室裏，當面就是一個裸體的婦人。他從來不會看見過他的妻子繫褲子，此刻卻看見一個婦人當他的面梳裝，毫無避忌；妝臺上盆盂雜沓，香氣是這樣濃厚，這樣甜蜜。他的整個的心靈起了革命，想起娜娜的魔力緩緩地侵入他的心靈，不覺害怕起來，同時聯想到童年所讀過的宗教書籍。他自以為到了魔界了。娜娜便是魔鬼，她的笑，她的奶子，她的屁股，處處藏着魔力。但是他自許非凡，以為自己一定曉得自衛。這時那王子很舒服地坐在橫炕上說道：

『那麼，話是這樣說了，您明年到倫敦去，將來我們招待得您很好，您再也不願意回到法國來……呀！親愛的伯爵，你們不十分曉得抬舉你們的美人。我們要把你們的美人都搶走了。』
 叔雅爾侯爵恃着自己是熟人，便不好氣地說道……

『搶走了，他並不要緊。他就是道德的本身。』

娜娜聽見了道德的話，很滑稽地把眼望伯爵，他覺得十分不好意思。後來他覺得他有這意思。

爲可怪，使自己惱自己。爲什麼在這女子跟前起了道德的觀念就覺得不好意思呢？他非戰勝這念頭不可。但是這時娜娜想要拿一枝毛筆，偶然失手，毛筆墜地了她彎身欲拾，他連忙代她拾起，他們二人的呼吸相遇了，梵奴的披散的頭髮滾在他的手上。這是一種愉快雜着疚心，是宗教上所謂造孽的愉快，有入地獄的危險。

此刻門外又來了巴里約伯伯的聲音：

『夫人，我可以敲門嗎？戲座上的人等得不耐煩了。』

『等一會罷，』娜娜毫不在意地答。

她把毛筆浸在黑脂盂裏，然後把鼻子靠着鏡，閉了左眼，小心地畫她的雙眉。魔法在她的身後怔怔地望她。他在鏡子裏望見她的渾圓的雙肩，與玫瑰色的陰翳中的雙乳。他努力要不看，却沒法子掉過頭去，因爲她閉了一隻眼睛，臉容越發動人，還有兩個笑渦，令人起意。等到她閉了右眼再畫眉的時候，他懂得她是她的人了。只聽得那傳報人喘着氣又叫道：

『夫人，他們頓腳了，快要打破了凳子了……我可以敲門了嗎？』

『吓！』娜娜生氣地說：『您要敲就敲，我不管……如果我還沒有打扮好，他們等候就讓他們

『等候罷！』

她的氣消了，轉身微笑，向那些先生們說道：

『真的，我們要談一分鐘的話也不行。』

現在她的臂與臉部打扮好了。她用手指把紅胭脂在雙唇上畫了兩道闊痕。魔法伯爵的心魂更動搖了。這些淫邪的脂粉誘惑了他，這畫成的少婦更能令他起意。太紅的唇襯着太白的臉。兩眼因有了兩道黑眉而更大了，睛裏發燒，似乎動了愛情之火。這時娜娜走到錦屏後脫去了褲子，穿上了梵奴的緊身短褲；一會兒就出來了。她毫不害羞地解開了她的抹胸，向余勒夫人伸着手臂，讓她替她穿上了那短袖的戲裝。

『趕快，既然他們生氣了！』她說。

那王子把眼睛閉了一半，很內行地審視她的乳房的曲線；叔雅爾不知不覺地點了一點頭。魔法再也不願意看了，只好把眼望着地毯。然而梵奴是這樣就算完了妝，她只披上了一層輕縠。余勒夫人在她的左右走動，眼睛空明，像一個木雕的老婦。只見她手慌腳亂地在她的心胸上的針插上取下了些扣針，扣住了梵奴的戲裝，用她的乾燥的手摩觸着這赤裸的肥軀，因為自己也是女性，便

娜

娜

像摩觸一個木偶，心中並沒有什麼念頭，也沒有什麼回憶。

『好了！』娜娜說着，向鏡子裏望了最後的一眼。

鮑特那富再來了，他很耽心，說第三幕已經開始了。娜娜說：

『好！我就去！您看這些事情！老是我等候別人！』

這些先生們都從化裝室出來了。但是他們並不告辭，那王子說他希望在這裏參觀第三幕。剩有娜娜一人，她很詫異地四面張望，說：

『她往哪裏去了？』

她尋覓薩丹。結果是找見她坐在錦屏後的大箱子上等候着，她安然地答覆娜娜說：

『有那許多男人在這裏，我當然不願意妨礙你啦！』

她又說此刻她要走了。但是娜娜拉住了她，說她很呆！既然鮑特那富應承收留她了，今晚的戲收場之後就可以辦妥的。薩丹游移了一會。這裏的花樣太多了，不是她的地方了。然而她到底不走了。

那王子從那木板的小樓梯下去時，只聽得一陣奇異的喧譁，原來戲台的另一邊有些人在那

裏頓足亂罵。那些等候出台的伶人們正在看兩個人在那裏胡鬧，鬧得他們都驚駭起來。這兩人是米讓與福歌利。剛纔米讓又開玩笑，假意與福歌利親熱，趁勢拍打他。他發明了一種新戲法，在福歌利的鼻上屢屢彈指，據他說是替他彈走了蒼蠅。這戲法當然很能使伶人們開心。米讓見眾人歡喜，越發放肆了，便索性打福歌利一個耳光，一個當真的，痛快的耳光。這一次他鬧得太兇了，福歌利當着衆人的面，再也不能陪笑，忍受了這樣的一個耳光。於是他們二人停止了他們的喜劇，惡狠狠地互相撲上身來扼喉。他們都滾在台柱後的地上，互相叫做烏龜。

「鮑特那富先生！鮑特那富先生！」那管理人驚慌地來叫鮑特那富。

鮑特那富向那王子告了罪，然後跟了那管理人來。他看見滾在地上的是福歌利與米讓，他忍不住表示生氣的態度。唉！他們擇得好時間！殿下在後台的另一邊。而且戲座上的人們也都可以聽見這還不夠倒霉，恰巧洛絲也來了。她喘着氣進了來，這正是她出台的時間。吳爾剛在前台叫她答話了。然而她看見她的腳邊滾着她的丈夫與她的情郎，他們互相扼喉，互相蹴踢，頭髮扯脫了，禮服給地上的塵埃染白了，她驚得目定口呆。他們攔住了她的去路；正在奮鬥的當兒，福歌利的帽子幾乎滾出了前台，幸虧一個佈景工人截住了。這時吳爾剛特別添造了些打諢的話兒，暫博觀衆的歡

笑，重新又叫她答話。洛絲站着不動，怔怔地只管望着他們二人。鮑特那富動了怒，在她的頸後悄悄地说：

『你不要望了！去！……這不關你的事！你錯過了上台的時間！』

洛絲被他一推，跨過了二人的身上，走出了前台，給台前的列燈照耀着，觀衆看見她了。她還不懂他們爲什麼滾在地下打架。她顫巍巍地，耳邊轟轟有聲，走向台前，作含情的狄燕的巧笑，開口唱第一句歌曲，她的歌腔是這樣熱，所以觀衆爲她喝采。此刻她還隱隱地聽見後台裏他們毆打的聲音。他們滾在地下，直滾到前後台交界處的屏幌。他們的腳踢着屏框作響，幸虧有音樂掩蓋住了。鮑特那富終於把他們隔開了，氣憤憤地嚷道：

『噯呀呀！你們不能在你們家裏打架嗎？你們分明曉得我是不喜歡這個的……你呢，米讓，你好好地聽我說，站在靠天井的一邊；您呢，福歇利，如果您不站在靠花園的一邊，我就把您趕了出去……呢？』

當他回到王子跟前的時候，王子問他是什麼事情，他安然地说：

『噢！並沒有什麼。』

娜娜站着，一件外套裹着身子，與這些先生們談話，等候出台。魔法伯爵走上去，要在兩個樞子之間向外面望一眼，那管理人向他做了一個手勢，他懂得應該輕輕地走路。在燈光照得通明的後台裏，少少的幾個人在那裏停了脚步低聲談話，又蹣跚着腳走開了。那管燈工人在煤氣管旁邊守候着。一個穿號衣的倚着台柱，努力要探頭外望。同時，最高處有那管幕人坐在他的凳子上守候着；他似乎很有耐心，他不懂戲劇的情節，專候電鈴一響便把幕放下或揭起。在這呼吸不來的空氣裏，踐踏聲與私語聲裏，來了前台的伶人們的聲音，這聲音變暗了。像一種假腔，令人詫異。更遠些，在音樂隊的嗷嘈的聲音以外，有戲座上的人們呼吸聲，宛如松濤，不時雜以笑聲，哄聲，喝采聲，鼓掌聲。觀眾儘管不說話，後台的人也覺得有他們在戲座裏。這時娜娜忽然把裘衣一收，說道：

「不知是什麼地方透了風。巴里約，請您看看。我敢打賭人家把一個窗子打開了……真的，這裏要凍死人了！」

巴里約發誓說他親自把窗子都關上了。也許有些窗格子被打破了吧？伶人們個個怕風，人人叫苦。在這重滯的煤氣裏，加上了一陣一陣的冷氣吹來，真是肺炎症的製造場，方丹的話不錯。

「你們脫了衣服試試看！」娜娜生氣地說。

「噓」鮑特那富叫她住口。

前台上洛絲唱得一句好歌，一陣喝采之聲掩蓋了音樂。娜娜住了口，面色變爲嚴重；這時魔法伯爵要向某一處走，巴里約阻住了他，說那邊是通前台的。他從斜面及反面看見了那邊的佈景，原來是許多招貼紙糊着的幾個框子，這算是愛特那山的銀洞，洞的後方是吳爾剛的鐵廠。廠內有毛筆畫的大鐵條，上面有紅燈的光映着，把鐵條燒得通紅。還有許多紅藍玻璃的柱子搭配得均勻，算是一堆炭火台的第三行的地上有許多路的伏地燈光，烘托出一個黑色的岩洞。還有一個可通前台的實際門，門向前斜，門前有許多小燈光，宛如節慶日散佈在草地上的小燈籠；那扮演朱儂的特路渥夫人，老氣頹然，昏昏欲睡，在等候出台。

這時有一件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西曼正在靜聽克拉麗絲敘述一件事，忽然失口嘆道：「呢？特麗恭來了！」

大家看時，果然是特麗，頭上幾叢鬚髮，儼然一個往來於律師之門的伯爵夫人。她一眼看見了娜娜，便逕直地走近了她。她們二人匆匆地說了幾句話，娜娜答道：

「不，現在不行。」

特麗恭的神氣變嚴重了。普魯利耶走過，與她握了一握手。還有兩個場面女伶怔怔地瞻仰着她。她現出游移的樣子。一會兒，她把手招了西曼來。她們二人又匆匆地說了幾句話，西曼答道：

『好的，在半點鐘後。』

她正要回她的化裝室時，伯龍夫人帶着許多書信走來走去，把其中的一封交給了她。鮑特那富動了氣，低聲責備那門房，說她不該把特麗恭夫人放進來。這女人恰在這一晚到來！遇着了他的殿下，真令他生氣。伯龍夫人在戲院裏做了三十年的事，此刻冷笑地回答他。她哪裏曉得？特麗恭替戲院裏一切的女人們做事，總經理先生遇見她不止數十次了，不曾說過一句什麼話。鮑特那富聽了她的答語，正要用粗言罵她，只見特麗恭毫不在意地仔細審視那王子，似乎她以為男子們給她一過眼便知道了斤兩。她微笑了一笑，她的黃臉生了光輝。於是她從容不迫地，在那些可敬的小女人們的隊裏穿過去，走了。她走時還回頭向西曼說：

『您就來，是不是？』

西曼似乎很麻煩。這一封信乃是一個少年男子寫的，她原與他約定今晚。此刻她草草寫了幾個字交給伯龍夫人：「我愛，今晚不行，我沒有工夫。」但是她還耽心，以為那少年男子也許仍舊

等候她。她不是第三幕裏的人物，所以她想要即刻就走。於是她請克拉麗絲先出去看一看，因為克拉麗絲須待第三幕的末齣然後登台。她下樓去了，西曼却回到她們二人共有的化裝室裏。

下面，伯龍夫人的小酒店裏，有一個戲子打扮着白律東，獨自一人在喝酒，身上穿的是金花紅袍。門房的小生意大約是很興隆的了，因為樓梯下的地洞裏給洗酒杯的水流得很溼。克拉麗絲把衣裳撩起，因為她怕那油膩的階級把那伊利思的戲裝弄髒了。她謹慎地停了脚步，只在樓梯的轉灣處探頭向門房裏望一眼就算了。幸虧她這樣靈巧，否則事情就糟了。愛克多不是還在那裏，在桌子與火爐之間，在原來的那一張椅子上嗎？他當着西曼的面，假意走了；西曼去後，他又來了。而且這門房裏仍舊滿坐着些先生們，帶着手套，很有禮貌，有柔順而忍耐的樣子。他們個個都在等候，正色地你望我，我望你。此刻桌子只剩下骯髒的盤碟，因為剛纔伯龍夫人已經把那些花籃派送了。然而有一朵墜地的玫瑰凋謝了，玫瑰的旁邊是那一隻圓圓地蹲着睡覺的母貓；同時那些小貓兒却在先生們的腳邊風狂地亂跳亂跑。克拉麗絲一時起意要把愛克多趕到外面去。這愚人，他不喜歡畜牲；他把兩腳縮了，生怕觸着那母貓。這時那白律東喝了酒，一面上樓，一面把手背揩嘴，他遇着了克拉麗絲，便調笑着說：

「當心！他會擒了你！」

於是克拉麗絲改變意見，不要同愛克多鬧了。她看見了伯龍夫人把那書信交給西曼的少年男子。他就走到通過室的煤氣燈下看信：「我愛，今晚不行，我沒有工夫。」他大約是看慣了這種書信的，所以他一聲不響就走了。唉！這一位至少可以說是會處世的人！他不像他們硬頸，盤據着伯龍夫人的麥稈椅子，在這玻璃大燈籠一般的門房裏，一則熱煞，二則氣味難聞。然而男子們都給這個迷住了！克拉麗絲心中作嘔，上了階臺穿過了戲院，慢慢地爬上了三層樓梯。到化裝室裏向西曼報告。

娜

這時後台上那王子與娜娜談話。他沒有離過她，眼睛半閉，只管緊緊地望她。娜娜的眼睛不看他，只微笑說「是」，點了一點頭。鮑特那富正在詳細地向摩法伯爵解說轆轤的用法，伯爵忽然被整個心靈所驅迫，竟丟了鮑特那富，走近了娜娜，打斷了她與王子的談話。娜娜舉起眼睛，像向王子微笑一般向他微笑，然而她時時刻刻側着一隻耳朵，靜聽是否輪着她出台。那王子給伯爵這一種，覺得難為情，便向娜娜說道：

『我想第三幕是最短的一幕了。』

她不回答，容色忽然不同。原來輪着她出台了，她把雙肩一聳，把她身上披着的裘衣褪了下來，余勒夫人站在她的後面接了。她裸着身子，抬起雙手撥了一撥她的頭髮，便出台了。

「噓！噓！」鮑特那富叫。

伯爵與王子都詫異起來。在這大大的靜寂裏，觀衆的唧唧喳喳的聲音與長歎的聲音傳上台來。天晚上，到了娜娜裸體登台的時候，台下都發生同一的效果。魔法伯爵想要觀看，便把眼湊近了一個幕孔。在那些台前的列燈以外，戲座上似乎很黑暗，好像充滿了紫色的濃煙。一行一行的臉孔都是黯淡的顏色，娜娜的白色更爲顯眼。大家覺得她變大了，自樓下至屋頂都給她塞滿了。伯爵從她的背後望她，只見她的腰裹着，臂開着；同時地下有提戲人的頭與她的腳並排。這提戲人是一個老頭子，他的頭擺在地上，像是割斷了的，看他的神情很可憐，很忠厚。她唱入場歌，唱到某幾句的時候，她的頸上似乎起了一種流波，流遍她的全身，透出了她那輕紗衣服。她唱完了最後一節，台下喝采之聲雷動，她向觀衆施禮，彎腰時身上的霧縠飄搖，頭髮觸着腰腹。伯爵看見她的腰彎了，臀部加大了，將身向着他所窺探的幕孔退回來，他挺直了身子，面色大變。這一齣完了，他此刻只見戲景的反面，有許多五光十色的舊廣告，顛倒錯雜地糊着。在那實際門上，許多伏地小燈之間，奧倫布

諸神都來會合特路渥夫人，而她恰在那裏昏昏欲睡。他們都等候本幕的末齣，波士克與方丹坐在地上，膝頭頂着下巴；普魯利耶未出台就伸懶腰，打呵欠。他們一個個都疲倦了，眼紅紅的，都急急地要睡覺。

福歌利本來被鮑特那富禁止他停留在靠天井一邊，他只好在靠花園一邊踱來踱去。此刻他走近了伯爵，自願引他參觀那些化裝室，藉此脫身。魔法的心漸漸軟了，失了主意，終於跟福歌利走了；未走之前，他放眼尋覓叔雅爾侯爵，則見他已經不在身邊了。他心裏鬆快，同時却又耽心。他原在後台裏聽見了娜娜唱歌：此刻離了後台，頗覺依依不捨。

福歌利比伯爵先上了樓梯；有些木機器把第一第二層樓關了。這是曖昧的屋子的一處樓梯，因為伯爵從前出去捐款做慈善事業時曾經見過這樣曖昧的屋子。樓梯是破壞了的，沒有裝飾的。聖的是黃色，梯級因被人急踐而殘毀了，一道鐵欄杆也因被手摩擦而光滑了。每一個平台上，有一個很低的窗子，與地板相齊。牆上嵌着的燈籠照着這黯淡的樓梯，蒸發出一種熱氣，這氣便積聚在這狹小的樓梯裏。

伯爵到了樓梯下，重新又覺得有一種濃厚的空氣墜在他的頸窩上。原來這是從化裝室裏傳

下來的女人氣，落在燈光與雜響裏。他每上了一個梯級，脂粉的香氣與服裝的酸氣都薰得他熱起來，越發心中無主。第一層樓有兩處走廊，突然轉角，房門都是黃色的，有白色的大字號碼，像一間形跡可疑的旅館。地下的石磚縫裏的石灰綻開了，起了些高低不平的哈嚕兒，顯得是一間老屋。伯爵冒着險，把眼向着半開的一門望去，則見是一間很髒的房子，原來這是一間理髮室，室內只有兩張椅子，一面鏡子，一張有抽屜的長桌，桌上給梳篦的垢膩染黑了。一個快活男子流着汗，在那裏換各種應用的布；同時，在旁邊的一個房間裏，有一個婦人預備出去，正在帶上手套；她的頭髮蓬鬆而且很溼，好像是剛纔從浴室裏出來似的。福歇利叫伯爵走，二人上了第二層樓，只聽得右邊的走廊裏有人氣沖沖地叫了一聲「天啊！」原來是一個小野雞名叫馬第爾德的，打破了一隻臉盆，盆裏的肥皂水直流到平台上。這時，一個化妝室猛地地關上了。兩個婦人匆匆地穿着抹胸走過；另有一個用牙齒咬着襯衣的一角，出來便走了。於是有些笑聲，吵嚷聲，忽然中斷的歌聲。沿着走廊走去，可以從門縫裏看見些裸體女人，雪白的肌膚與淡色的襯衣。有兩個女子很快活，互相指示她們身上的黑痣；另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幾乎是一個女孩，她把裙腳撩起直到膝頭。爲的是縫補她的褲子。化妝奴們看見有兩個男子來了，稍爲把門簾子拉一拉，算是有規矩。這時乃是戲劇的完場，大家擁擠着，

忙着洗了紅脂白粉，變了城市的裝束，輕輕地加上一點兒細粉，却把香水加倍，以至門縫裏透出很濃的氣味來。到了第三層樓，魔法伯爵爲酒氣所侵，便索性看個盡興。這裏是場面女伶們的化裝室，二十個女人堆在一屋子裏，這是一間公共的房子，肥皂與香水錯雜地擺放着。他走過的時候，聽見了一陣很大的洗濯聲，臉盆裏起了暴風雨。他要上最後一層樓時，爲好奇心所驅使，忍不住向一個門孔裏再看一眼：則見房裏空了，燈光之下只剩有一個便壺，便壺的周圍是七零八亂的許多裙子丟在地上。這房子乃是他所保存的最後印象。到了第四層樓，他喘不過氣來。一切的臭味，一切的煤氣都升上了這裏。黃色的天花板似乎是燒熟了的；赭色的濃氣裏有一個燈籠照耀着。一霎時，他倚着鐵欄杆，覺得欄杆微溫，於是他閉了眼睛，儘量地呼吸他素來不曉得的女性的氣味。福歇利走開了一會兒，此刻又走了來說：

『伯爵您來了。人家請您。』

原來走廊的盡頭便是克拉麗絲與西曼的化裝室。這是屋頂之下的一間長方形的房子，四角不齊，牆上有許多裂痕，很不好看。屋頂有兩個天窗，光線從上面透進來。但是此刻是夜裏，房中有煤氣燈照耀着。牆壁是用七個銅子一捆的彩紙糊的，門簾是綠色的，有粉紅色的花紋。兩塊木板並列

着，算是妝臺，板上鋪着一塊漆布，給污垢的水染黑了；板下有幾個鉗壺，幾個滿裝着憐水的洋錫桶，還有幾個黃色的甕子。這好像一間雜貨商店，有的是缺口的臉盆，缺齒的梳篦。因為這是她們二人公有的房間，大家在那裏換衣洗面，一則很忙，二則不顧公德，所以任憑牠的秩序零亂。她們並不在此裏居住，慌僻的景况再也不在她們心上了。只聽得福歇利又很客氣地叫道：

『伯爵請進，克拉麗絲想要同您接吻。』

摩法終於進去了。但是他吃了一驚，因為他看見叔雅爾侯爵坐在兩個妝臺之間的一張椅子上。原來侯爵早就到了這裏。他的兩腳張開，因為一個水桶翻了，流出一堆白瀋。人家覺得他很舒服，他曉得好地方，到了這浴盆似的，令人不能呼吸的房間裏，因為他覺得這不清潔的地方能夠顯得不貞潔的女人更自然。

『你是不是跟那老的走？』西曼附着克拉麗絲的耳朵問。

『近來更常常跟他走了！』克拉麗絲高聲地答。

此刻一個化裝奴——是一個很熟而且很醜的女子——正在幫助西曼穿上外套，聽了她們的話便笑彎了腰。她們三人你推我，我推你，吃吃地說了些話，更令他們快活了。福歇利說：

「喂，克拉麗絲，請你與先生接吻。你須知，他是有荷包的。」

他又轉身向摩法伯爵說：

「您看，她這人很好，她就與您接吻的。」

然而克拉麗絲給男子們纏得着了惱。她激烈地罵下面在門房裏等候她的那一班骯髒東西。而且此刻她忙着下樓，不肯讓人家再纏她，以至於錯過了最後一齣。後來福歇利把門堵住了，她只好在伯爵的髻上吻了兩吻，說：

「這兩吻並不爲的是您！只爲的是福歇利把我歪纏！」

她溜走了。伯爵當着他的岳父的面，覺得很難爲情。臉上起了一陣紅暈。剛纔他在娜娜的化裝室裏，看見了奢華侈麗的牆壁與鏡子等物，不像此刻看見這兩個女人在頂樓裏的淒慘的景況使他生了憐憫之心。西曼忙着走了，侯爵跟着她走，向她的頸邊說話，她一味搖頭表示不肯。福歇利笑着跟他們走了。於是伯爵覺得只剩有他一人陪伴着那化裝奴，她正在洗濯那些臉盆。此刻輪着他也走了，他下樓時，兩腿凌軟。到了每一層樓。重新看見繫着下衣的女人們，在他走過時把門開闔作響。在這四層樓的許多女人的吵嚷聲中，他只看得很清楚一隻紅色的大貓。在這婦人的濃香裏，這

貓翹着尾巴，沿着梯級跑下來，同時把背摩擦着那鐵欄杆。只聽一個婦人啞聲說道：

「咳！他們討厭得很，竟不住地叫我們再出臺！我以為今晚他們要把我們留到天亮哩！」

此刻是戲劇的完場，幕閉了。樓梯裏千人聳動，爭先穿衣出去。魔法伯爵下樓，到最後的一個梯級，瞥見娜娜與那王子慢慢地，在走廊裏走。娜娜停了脚步，微笑地把聲音放低，說道：

「對了，一會兒見。」

那王子回到戲座裏，鮑特那富正在那裏等候他，此刻只剩有魔法伯爵與娜娜在一起，他爲慾望與怒氣所驅使，竟跑到娜娜後面；在娜娜正要回她的化裝室的當兒，他在她的頸窩上重重地印了一個吻，恰印在那長及肩際的金色毫毛之上。他這一吻，恰像她在樓上接受了的一吻。娜娜動了氣，早已把手舉起來。後來他認得是伯爵，便微笑了一笑，簡單地說道：

「我給您嚇了！」

她這一笑真可愛，一則慚愧，二則柔順，好像她早已不敢希望這一吻了。現在得到了便無限快樂似的。但是她不能夠，今晚不能，明晚也不能，非等待些時候不可。縱使她能夠，她也要激一激他的慾火。這些意思都在她的眼神裏露出來了。末了，她再說：

「您知道嗎？我有了產業……是的，我買了鄉下的一個別墅，在奧烈安附近。聽說您有時候也到那邊去。這是那小娃娃喬治胡恭說的，您認識他嗎？請您就到那邊去看望我罷。」

伯爵本是一個胆怯的人，剛纔大胆妄爲，此刻想起，便害怕起來，同時覺得慚愧，於是他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禮，說不久一定遵她的邀請去拜訪她。他說了就走開，脚步渺茫，如在夢裏。

他正要去會合那王子，從休息廳前走過時，忽聽得薩丹嚷道：

「您是骯髒的老頭子！不要惹我生氣！」

原來這是叔雅爾侯爵，他轉來追求薩丹。薩丹此刻討厭那些闊人了。娜娜剛纔把她介紹給鮑特那富了。但是，她因爲恐怕說錯了話，便閉了口一言不發，她因此悶得要死。她想要找一個地方出氣，恰巧她在後臺裏撞着了她的一個舊人，便是那扮演白律東的男伶。這男伶原是一個賣糕餅的，在整個禮拜內給了她許多愛情，同時給了她許多耳光。她正在等候他，聽見侯爵把她當做戲院裏的女伶，同她說話，便動了她的怒氣。於是她嚴肅正氣地說了這麼一句：

「我的丈夫就要來了，您看！」

這時伶人們披着大衣，帶着倦容，一個一個走了。一隊隊的男或女都從那彎曲的小樓梯走下

來，黑影裏映出他們的破帽破衣，顯出伶人的醜容，除了紅胭脂便只剩有慘白的面色。臺柱上的燈光熄了，那王子還在靜聽鮑特那富敘述一段小故事。他的意思是要等候娜娜。娜娜畢竟來了，臺上全黑了，戲卒們拿着燈籠巡行了一周。鮑特那富爲着要避免他的殿下，向巴諾拉馬路走那迂路，便叫人把由門房直達那通過室的走廊的門開了。沿着這路乃是那些小女人們。因爲有許多男子正在巴諾拉馬路等候她們，所以她們爭先從這一邊逃走了。她們互相擁擠，你的肘靠着我的肘，大家放眼望後面，直到了外面纔能呼吸。這時方丹，波士克，普魯利耶慢慢地走了出來，大家嘲笑那些規矩的男子們還在陸離戲院的廡下大踏步地走來走去，而此刻那些小女人們早已到了大街，陪着她們心愛的情郎走了。尤其是克拉麗絲狡猾。她時時刻刻當心愛克多。他果然還在門房裏，與那些硬頸不肯走的先生們同坐在伯龍夫人的椅子上。他們都掀着鼻子等候。於是她跟着一個女伴，挺着身走過了。那些男子們的眼睛眨了又眨，提心弔胆地望着樓梯腳邊的羅裙飄飄。他們越看越失望，因爲她們一個個都走完了，他們竟不認得一個熟人。那一窠黑色的小貓兒還睡在漆布上，靠着牠們的母親的肚子，四脚伸張，似乎十分有福；同時那紅色的大貓坐在桌子的另一頭，伸長了尾巴，把牠那一雙黃色的眼睛看那些女人們走了。

「殿下請向這裏走，」鮑特那富到了樓下說，同時指着走廊。

這時還有些場面女伶走過。王子跟着娜娜，伯爵與侯爵也在後面。這是一條很長的羊腸小路，位置在陸離戲院與隣宅之間，上面有斜下的屋頂，屋頂開着幾個玻璃小窗。牆壁裏流出潮溼之氣。衆人的脚步踏着石磚作響，如在地道裏一般。這走廊好像一個小收拾房，堆着許多器具，其中有一張木匠用的長凳，預備佈景時須要刨削些什麼；還堆着許多木柵子，每晚把這些柵子排在戲院門前，以便買票的人排班。娜娜走到一道噴泉之前，迫得把衣服撩起，因為水管關不緊，滲溼了地上的石磚。大家走到了通過室的時候，互相施禮道別了。剩下了鮑特那富一人，他聳了一聳肩，表示對於那王子的總批評；他這種藐視的態度，很有哲學的意味。這時洛絲把他的丈夫與福歇利領了來，爲的是要在她家裏給他們勸和。

「他到底不免傻裏傻氣的，」鮑特那富向福歇利說了這麼一句，也不加以解釋。

街道上摩法一人獨走。那王子安然地把娜娜叫上他的車了。侯爵跟着薩丹與她那戲子；他的心動了，只好跟着他們，模糊地希望她賞他的臉。摩法的腦裏發燒，想要步行回家。現在他的內心的戰爭停止了。一種新生命的波濤把他那四十年信教的心理漂蕩淨盡。當他沿着大馬路走去的時

候，街上往來的車聲，入了他的耳朵，只像是一片聲叫着娜娜的名字；他在光明的路燈之下看見娜娜裸體跳舞，柔軟的臂與雪白的肩都令他銷魂。他覺得他給她佔領了。假使當天晚上他得與她相聚一個鐘頭，他情願否認一切，賣掉一切。這是他的青春之心醒了，男子縱慾的本能發作了，忽然間，把他那宗教的冷心腸變為熱心腸，把他那上了年紀的男子的尊嚴變為一個蕩子的態度。

第六章

胡恭夫人覺得獨自與她的兒子喬治住在芳呆特很寂寞，便邀摩法伯爵與他的妻女到來住一個禮拜。他們在昨天到了。胡恭夫人的住宅是十七世紀末期建築的，宅外有很大很大的方形圍牆，却沒有什麼點綴品；然而花園裏，却有很美麗的樹蔭，又有活水的池塘，有不涸的源泉接濟着。這花園沿着由奧烈安到巴黎的大路，像一段綠波，像一叢大樹，把這遍地菽麥的平原的單調的風景增加了許多韻致。

十一點鐘的時候，午飯的鐘聲響了第二次，衆人都在膳堂會合了。胡恭夫人很慈祥地微笑；在

沙蘋夫人的臉上重重地吻了兩吻，說：

『你須知，住鄉間乃是我的習慣……我在這裏看見了你，令我變嫩了二十歲……你在那那舊臥房裏睡得很舒服嗎？』

她不待沙蘋夫人回答，便轉身向愛斯迭爾說：

『你也只打了一個盹嗎……好孩子，吻我罷。』

衆人坐在廣大的膳堂裏，膳堂的窗子是向花園的。大家只坐在那長大的食桌的一頭，因為坐近些便親熱些，沙蘋很快活，想起了少年時代的事情，便向衆人談及：說她在芳泉特住過許多個月，遊覽了許多次，有一個夏天的晚上，她跌在池塘裏，有一個冬天的晚上她在一個衣櫥裏發見了一部很舊的騎士小說，便在葡萄蔓的炭火前讀了一晚。喬治隔了幾個月不見伯爵夫人，現在看見她很奇怪，她的面容有些變化了；至於愛斯迭爾却恰恰相反，她更笨了，不多說話，似乎更不振作了。

大家吃的是半熟雞卵與牛排，很簡單。胡恭夫人便嘮叨地埋怨屠夫們，說他們要不得。她要買什麼，都在奧烈安買，而人家從來不會照她的單子賣給她，再者，賓客們吃得壞，乃是他們自己的不是：他們來得太遲了，不合時令了。她說：

『這是沒有意義的。我從六月起就等你們來，直到而今九月半了，你們纔來……所以，你們看這不成個樣子了。』

說着，她把手指着樹上的初黃之葉。天色黯淡，綠雲掩住了遠空，是靜和而含愁的風景。她繼續地說道：

『唉！我還等候些賓客，這樣纔更快活些……先說，有兩位先生是喬治所邀請的，一位是福歇利先生，一位是達克奈先生，你們是認識他們的，不是嗎……還有王多弗爾先生，他在五年前就應承了我，也許今年他決意來了。』

『好！伯爵夫人笑着說：『如果我們只等候王多弗爾先生，那就糟了他忙得很！』

『費理伯呢？』摩法問。

『費理伯已經告了假，』胡恭夫人說：『但是，他到家的時候，大約你們已經不在芳呆特了。』僕人送上了咖啡。大家談起巴黎，提及史丹奈的名字。胡恭夫人聽了，輕輕地叫了一聲，說：

『說起史丹奈先生，不是有一天晚上我在你們家裏遇見的那肥胖的銀行家嗎……他真是一個壞人！他不是替一個女伶買了一份產業嗎？這份產業離這裏只有十里之遠，在廬山之後，居米

耶山之旁，全與烈安的人都失了體面……親愛的，你曉得這事嗎？」

「我完全不曉得，」魔法答：「呀！史丹奈竟在這附近買了一份產業！」

喬治聽見他的母親說到了這事之後，把鼻子幾乎浸在咖啡裏。後來他聽見了伯爵的答話，詫異起來，便抬頭怔怔地望着他。爲什麼他努力要說謊呢？魔法注意到了喬治的神情，使惱了他一眼。胡恭夫人繼續地說出詳情：這史丹奈所買的村名叫美若德村；要到美若德村去，須先上了廬山，直到居米耶山，走過一條橋梁，這樣走去，須多走了兩個基羅米突的路；否則就該走溼路，有變水鴨的危險。

「那女伶叫做什麼名字呢？」伯爵夫人問。

「呀！人家告訴過我的，」胡恭夫人說：「喬治，今天早上那園丁告訴我的時候你是在場的

……」

喬治假裝思索的樣子。魔法等候着，同時用手指把一個小匙子打滾。於是伯爵夫人轉向魔法

問道：

「史丹奈先生不是同陸離戲院的歌女娜娜要好嗎？」

「娜娜，對了，可恨！」胡恭夫人生氣地說：「現在人家在美若、德村等候她，那園丁把一切都告訴了我……喬治，是不是那園丁說今晚人家等候她來？」

伯爵詫異，身子輕輕地跳了一跳。但是喬治卻急急地說道：

「唉！媽媽，那園丁不曉得，他是亂說的……剛纔那車夫說的恰恰相反，他說在後天以前，美若、德村並不等候什麼人。」

他努力裝做自然的態度，同時丟一個眼角看伯爵聽了他的話有什麼神情。伯爵重新把匙子打滾，似乎已經放了心。伯爵夫人的眼望着遠遠的綠林，在出神，好像不參與談話似的，她的心中陡然起了一種祕密的心思，口裏却勉強微笑着；至於愛斯迭爾却挺直地坐在椅子上靜聽人家談論娜娜，她那處女的白色臉孔絲毫沒有變動。這時胡恭夫人回復了她的慈祥態度，靜寂了一會，說：「天啊！我本不該生氣。應該叫世上人人都能生活纔好……如果我們在馬路上遇見了這女人，我們只不向她施禮就完事了。」

大家離桌的時候，她還罵沙蘋夫人今年要人家再三邀請纔來。但是沙蘋夫人自己辯護，把罪過推諉給她的丈夫。有兩次，行李已經預備好了，打算在第二天起程，他忽然收回成命，說有緊要的

事情不能走。等到大家以為沒有走的希望的時候，他忽然又決定了主意。於是胡恭夫人也述說喬治也說了兩次要回，結果是回不成；後來她不望他回了，他忽然在前天回來。這時大家到了花園來了。摩法與喬治在兩位夫人的左右，各各反過背去，靜聽她們說話。胡恭夫人在她的兒子的黃髮上吻了幾吻，說：

『我也不說什麼了，喬治回到鄉下來陪着母親過冷寂的生活，總算他好……好一個喬治，他沒有把我忘了！』

到了下午，她就心一件事，喬治吃了中飯之後，即刻叫頭重，漸漸地叫起痛來。將近四點鐘的時候，他想要上樓睡覺，這時唯一的醫方，他說睡到明天的時候，他的病可以完全好了。他的母親要自己看他上床，但是她出了房門之後，他跳起來把門闔上了，藉口說是不願意人家來煩擾他。於是她嬌聲地叫「晚安！媽媽，明天見！」而且說他只打一個盹。其實他並不再睡，他的臉色放光了，眼睛閃爍了，悄悄地再穿了衣服，在一張椅子上坐着不動，只靜候着。等到晚飯的鈴響了之後，他窺見摩法伯爵走向客廳去了。十分鐘之後，他曉得不會給人家撞見了，於是取了一根肥膩繩子，從窗子裏很活潑地爬下樓來。他的臥房在第一層樓，窗子正對着屋後。他投入了叢林裏，滾出了花園，連跑帶

跳地走過了田野，向庶山方面走去。他的肚子是空的，他的心滿貯着熱烈的情緒。時已黃昏，天上開始下些細雨。

恰是今晚娜娜該到美若德村來。自從五月以來，史丹奈替她買了這一處別墅之後，她日夜只渴想到來安排，想到流淚爲止；然而每次請假都給鮑特那富拒絕了，他說須到九月纔行，藉口說是在展覽會的期間內生意正好，決不肯讓人替她登台，一晚也不可以。到了八月底，他又說須等到十月。娜娜動了氣，說她非在九月十五到美若德村來不可。她甚至於邀請了許多人來，當場與鮑特那富挑戰。她本來很內行地抵抗了摩法許久，有一天的下午，摩法到她家哀求她，至於周身發抖，她終於答應做個好人，但是非在美若德村那邊不可。她與他約的也是九月十五。後來到了十二日，她忽然要帶了索愛一人就走。因爲她怕鮑特那富既然知道她十五日走，也許他會想法子阻止她。現在她叫醫生出了一張病證，寄了給他，把他丟在巴黎，豈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她自思：獨自一人先到了美若德村住兩天，沒有一個人知道，豈不是好？她起了這一個念頭，即刻推索愛收拾行李，把她推上了馬車，然後很感動地吻她，請她原諒。直到了火車站的食堂，她纔想到應該寫一封信告訴史丹奈。她說：如果她想要一個很新鮮的娜娜，請他等到後天纔來找她。後來她另想起一件事，又寫一封信

請求她的姑母馬上把小路易領了來。鄉下的空氣對於嬰孩是多麼有益！而且在樹林下玩耍是多麼快樂！從巴黎到奧烈安，在臥車上，她只說的是這話。她一時動了慈母之心，便把花兒鳥兒與她的孩兒混在一起說，說得眼睛都溼了。

美若德村離車站有三十里之遠。娜娜找了一個鐘頭纔找着了一輛車子，這是一輛很大很大的然而破壞了的馬車。車子慢慢地走，加上了一種碎鐵的聲音，車夫是一個沈靜寡言的老翁，却給娜娜問了他一大堆的事情。他是不是常常從美若德村經過？那村是不是在這山坡的後面？村裏該有許多樹子，是不是？至於那屋子，遠遠地可以望見嗎？那老翁不好氣地喃喃作答。娜娜心裏急於要到那別墅，竟在車上跳舞起來；至於索愛卻怪她這樣早就離開了巴黎，挺挺地坐着，現出老大不高興的樣子。忽然那馬停了脚步，娜娜以為是到了，把頭探出了車門，問道：

『呢？我們到了嗎？』

那車夫用不着回答，只向馬的身上加鞭，那馬便很辛苦地爬上山坡。娜娜瞻望着那灰色的天空之下的廣漠的平原，與天上堆着很大的朶雲，心裏十分快樂。

『唉！看呀，索愛，這裏有的是草！這些都是麥嗎？……天啊！這是多麼好看啊！』

「這可見夫人不是鄉下人。」索愛終於冷冷地說了；「我呢，我在那牙科醫生家裏做工的時候，他在波其華有一所屋子，所以我對於鄉村是很熟悉的……呀！今晚的天氣很冷。這裏的氣候潮溼得很。」

這時大家在樹林下經過。娜娜嗅着樹葉的氣味，像一個少年的狗，忽然間，轉了一個路角，她從樹枝裏透望過去，瞥見一所住宅的一角也許是這裏了；她又開始詢問那車夫，他仍舊搖頭說不是的。等到大家下了山坡的另一面之後，他纔把鞭子一指，說道：

「您看，就在那邊。」

她站起來，把全身探出了車門之外，還看不見什麼，便嚷說：

「哪裏？哪裏？」

她終於分辨出一堵牆壁來了。於是她連叫帶跳，活現出一個有了激烈的感觸的婦人。

「索愛，我看見了！我看見了……你在另一個車門望去罷……唉！屋頂上有磚砌的平台。那邊還有一個花廳呀！寬得很……唉！我喜歡極了！你看，索愛，你看！」

車子在鐵柵前停了。一個高大而乾枯的園丁，手拿着叻帽，來把一個小門開了，娜娜想要維持

自己的尊嚴。因為剛纔那車夫雖則閉口不說話，似乎他在肚裏嗤笑她了。此刻她忍耐着，從容地走路，聽那園丁說話。這園丁卻很多話了，他說屋子沒有收拾好，請求夫人恕罪，因為他今早纔收到夫人的信。娜雖則努力要裝從容不迫的態度，然而她的腳已經不着地，她走得這樣快，竟令索愛趕她不上。走到了小路的盡頭，她站住了一會兒，放眼端詳了那屋子一眼。這是意大利式的一所大別墅，屋旁另有一座小屋子，是一個英國的富翁建築的。他在那伯爾住了兩年，所以他要自己建築意大利式的屋子，然而不久他又討厭了。

『讓我引着夫人看去，』那園丁說。

但是她已經比他先走了，她說用不着起動他，她自己會去看，而且她覺得如此更好些。她的帽子且不脫早已奔進了屋子裏。她呼喚索愛，在走廊裏遠遠地同她說話，這數月來沒有人住的屋子的沉寂，給她的笑聲與呼聲打破了。先看那通過室：有幾分潮溼，但是不要緊，她並不在那裏睡覺。客廳裏佈置得很時髦，窗子正對着草畦；只有紅色的家具不好看，將來她換過就是了。至於說到飯廳，呀！是多麼漂亮的飯廳啊！假使在巴黎有這樣寬高的飯廳，豈不夠人娛樂！她走上了第一層樓，忽然想起她還沒有看那廚房，她叫了一聲「呀！」便又走下樓來。索愛一見了廚房便非常地讚賞，那洗

碗的石槽是多麼美，盥的内部是多麼寬，人家可以在灶上烤一隻全羊！她再上樓來的時候，看見了臥房越發快活。這是路易十六式的陳設，壁紙是粉紅色的。好啊！在這房裏一定睡得很舒服！後來又看了四五間賓客的臥房，最後看到頂樓的漂亮的收拾房，很適宜於存放行李。索愛仍舊不高興，每看一間房子只瞟了一個冷眼。她跟在娜娜後面，漸離漸遠。她望着娜娜勇敢地爬上了崎嶇的樓梯，直上天台。謝謝吧！她不要跌斷了手脚！忽然遠遠地來了一陣呼聲，像壁爐的煙囪裏放出的聲氣一般。

『索愛！索愛！你在哪裏？上來呀……唉！你是想不到的……這竟像個天宮！』

她喃喃地埋怨着，上了梯子。只見娜娜站在屋頂上，倚着磚砌的欄杆，注視那越遠越寬的山谷。天涯是廣漠無邊的，被灰色的水汽瀰漫了，一陣狂風吹走了細雨。娜娜迫得用雙手扶定了帽子，不讓狂風吹跑了，然而她的裙腳飄飄，好像國旗當風，劈拍作響。索愛把頭縮了進去，說：

『呀！不行，不行！夫人要給風吹跑了……多麼厲害的風啊！』

娜娜聽不見索愛的話，只管低頭望着她的產業。圍牆以內約有七八畝的地皮。此外便是一個很大的菜園。她連忙下樓，在樓梯上推索愛急走，吃吃地說道：

『滿地是些白菜……唉！這麼大的白菜……還有生菜呀，酸菜呀，蔥子呀，樣樣都有。快來，快來。』

雨下得很厲害了。她打開了白綢的陽傘，竟向小路上便跑。

『夫人仔細冒了風寒！』索愛叫着，只在階臺的廊下停留着不走。

然而娜偏要看。每看見了一種菜，便嚷起來。

『索愛，這裏有許多菠菜！來呀……唉！還有些百葉菜！奇了！奇了！百葉菜也有花的嗎……呢？這是什麼？我不認得這個……來呀，索愛也許你認得。』

索愛不動。夫人大約是發狂了。天下了傾盆的大雨，白綢的陽傘變黑了；這傘並不能遮蓋夫人。她的裙子已經溼透了。然而她一概不管。她冒着雨看了菜園又看菜園。每逢一樹必停步，每逢一菜必低頭。後來她又跑到井前，放眼望一望井底，揭開了一個護菜罩子。下面有些什麼，她看見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南瓜，便聚精會神地瞻望了一會。這時她的心恨不得即刻走遍了那些小道，把一切的事物都佔有了，實現了當年她在巴黎石路上拖着女工的破鞋子的時候的幻夢。雨越下越大了，她完全不覺得，只恨太陽下山太早了。她看不清楚東西了，只好用手指摸索，知道一個大概。忽然間，

她從黃昏裏分辨出了些蛇蛋果。於是她的童心動了。

『有些蛇蛋果有些蛇蛋果！是的，有的，我摸着了……索愛，快拿一隻盤子來快來摘蛇蛋果！』

娜娜蹲在泥水上，丟開了陽傘，大雨直打着她的頭。她只管摘蛇蛋果，雙手浸溼在葉子裏。她雖則連聲叫着，索愛始終不拿盤子來。在她起身的當兒，似乎看見一個黑影子溜進來，她吃了一驚，叫道：

『一個畜牲！』

她定神再看時，便詫異地站在路上不動。原來這是一個男人，而且她認得他。

『怎麼！原來是小娃娃……你在這兒做什麼，小娃娃？』

『呃！喬治說，『我來了！』』

她一時呆了，說：

『那麼，是那園丁告訴你，說我今天來了……唉！你看這孩子！身上都溼透了！』

『呀！讓我告訴你我在路上遇了雨。而且我不願意從居米耶山走來，所以我走到鹿山腳下的

時候跌進了一個天殺的水渦裏。』

娜娜忽然忘了她的蛇蛋果，因為她動了惻隱之心。可憐的小娃娃，竟跌進了一個水渦裏！她一手拉着他便往屋裏走，說要給他生火取暖。喬治在黑暗裏把她叫住，說道：

『你須知，剛纔我躲着不敢見你，我恐怕像在巴黎一般，你沒有約我，我就去看望你，結果是給你罵了一頓！』

她笑着不答，只在他的額上印了一個吻。在這一天以前，她把他當做一個孩子，不會把他求愛的話當真，以為他是一個不相干的小男人，只值得與他開玩笑罷了。

安頓喬治乃是一個問題。她硬要在她的臥房裏生火，以為如此更好些。索愛看慣了娜娜招徠男子，所以喬治這一來並不令她詫異。只有那園丁送炭上來時，瞥見一個渾身溼透了的男子，他自己他並沒有給這男子開門，為什麼他就進來了？所以他一時呆了。然而人家叫他出去，說不再用着，他一盞燈照亮了臥房，爐火也放出光明的火燄。娜娜看見喬治發抖，說：

『他的衣服不會乾的！他要傷風了！』

唉！沒有一件男人的褲子！她正要呼喚那園丁，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原來這時索愛在梳裝室裏卸行李，拿了些衣服進來給夫人替換：一件襯衣，一套短裙，一件梳裝衣。

『好極了！』娜娜說：『這些都可以給小娃娃穿。呢？你不嫌我的衣服吧？……等到你的衣服乾了之後，你換過了便趕快回去，不要讓你的媽媽罵你……趕快吧！我也要到梳裝室裏換我的衣服去了。』

十分鐘後，她穿了一件睡衣出來，快活地拊掌說：

『唉！小乖乖！你打扮得多麼美的一個小女人啊！』

他只穿了一件夜用襯衫，一件繡花褲子，外面披着一件細麻布的，有花邊的梳裝衣。此刻他活像一個少女，雙臂裸着，是少年金髮人的手臂，他的豐盛的頭髮還是溼的，垂在他的頸上。

『呀！他竟像我的身材一般長細！』娜娜說時，攬了一攬他的身子：『索愛，你來看，這衣服實在與他相宜……呢！好像是爲他做的，只嫌胸衣寬了些……可憐的小娃娃，他的胸沒有我的胸一般大！』

『當然啦！我只欠這一點兒！』喬治微笑地說。

三人都快活起來。娜娜把那梳裝衣的鈕子自高至低都釦上了，以免他失了規矩。她把他當做玩偶般播弄，時而拍他幾下，又把他的褲子的後面掀起了一個球形。她問他的身體是否舒服，又問

他是否覺得熱。唉！他還不舒服嗎！最暖的就是女人的襯衣，假使他能夠的話，他情願穿一輩子。他滾在這裏面，一則細軟，二則濃香，他以為在這裏面可以找得出一點兒娜娜的微溫的生活。

這時索愛已經把喬治的溼衣拿到廚房裏去，預備在葡萄蔓的炭火上迅速地烘乾。於是喬治躺在一張靠背椅上，敢說出一種老實話來了。他說：

「喂，你今晚不吃飯嗎……我呢，我餓得要命。我還沒有吃晚飯呢。」

娜娜生氣了。好一個呆子，空着肚子從媽媽家裏跑出來，爲的是跌進一個水渦裏！但是，她自己的肚裏也有餓神來侵了。當然應該吃飯啦！不過，只好馬馬虎虎，有什麼便吃什麼。於是在爐火前擺了一張獨脚桌子，臨時創出一席很滑稽的晚飯。索愛跑出去問那園丁，園丁說他已經預備好了一種白菜湯，以爲如果夫人沒有在奧烈安吃了晚飯來，可以勉強供應；夫人在信裏忘了吩咐他應該預備什麼。幸虧酒窖裏有的是種種的好酒。於是他們每人有一盤白菜湯，加上了一小塊豬油。後來娜娜在她的布袋裏搜尋，找出了好些食品，乃是她臨行時買了來以備不時的需要的：有一塊牛肝，一包糖果，好些橘子。他們二人都像妖精般大吃一頓，像老朋友般不拘禮。娜娜把喬治叫做「親愛的妹妹」；她覺得這樣一來，一則熟悉些，二則親熱些。到了用飯後果品的時候，他們不願意起動索

愛，只在櫃子上面找着了一罐果子醬，也不換匙子，二人輪流着把果子醬分吃了。

「呀！親愛的妹妹，」娜娜說時，把那獨脚桌推開；「十年以來，我不曾像今晚吃得這樣好！」

然而天時已晚了，她想要把小娃娃送出去，因為恐怕他給他媽媽責罵。他呢，他一味說他有的是時間。再者，衣服還烘不乾。索愛說至少還需要一個鐘頭。她因為旅行疲倦了，站着打盹，他們便叫她睡去。於是這幽靜的住宅裏只剩有他們二人了。

這是很溫和的一天晚上。索愛在未上樓以前先把床理好了；炭火燒殘，這藍色的臥房裏有幾分令人氣窒。娜娜嫌空氣太熱了，起來把窗字打開一會兒。忽聽得她輕輕地驚叫道：

「天啊！這是多麼美的風景……親愛的妹妹，你看。」

喬治來了；好像是他覺得欄杆太矮，竟攬住了娜娜的腰，把頭倚在她的肩上。天色忽然變了，雲散天高，一輪明月把金光映在田野之上。這是無上的幽靜。谷口迤迤，向平原而漸闊；在這月光映成的銀湖裏，一叢一叢的樹林竟像一個一個的小島。娜娜一時觸景生感，自覺變小了。其實在她現在記不起了的某一個生活時期裏她曾經夢見過這種夜景。自從她下了火車之後，看見鄉村這樣大，花草這樣香，住宅與菜園，一切都打動了她的心，竟令她自以為離了巴黎二十年。她昨天的生活

如同隔世。她所不曉得的事都上了她的心頭。這時喬治在她的頸上印了些溫存的小吻，更增加了她的心靈的震撼。她不堅決地把手推開他，像推開一個向母親獻嬌而令母親疲倦的一個小孩，而且又催他就走。他呢，他不說不走；等一會罷。等一會他纔走罷。

一個烏兒唱了又止。這是窗下的一顆樹子上的一隻紅頸鳥。

『等一等，』喬治說：『牠怕燈光，讓我把燈熄了。』

他熄了燈，又回來攬着她的腰，說：

『等一會我們再把燈點着罷。』

於是他摟緊了娜娜。她靜聽着烏兒唱歌，同時回憶身世。是的，在此宛轉的鳥聲中，她已經看見了一切。當年她情願貢獻一顆心，換這樣的月光，這樣的小鳥，與一個滿腔愛情的少年男子。天啊，她覺得這是難得的幸福。幾乎哭起來。她並非生來就注定過的是骯髒的生活。此刻喬治的膽子更大了，她把他一推，說：

『不，放手罷，我不願意……在你這年紀，真是不成事體……你聽我說，我願意永遠做你的媽。』

她起了貞潔之心，臉色通紅了。然而沒有一個人能看見她的臉紅。他們的身後的臥房裏夜色沈沈，田野間萬籟俱靜。她從不像今夜這般慚愧。她雖則覺得難爲情，要反抗自己；但是她漸漸覺得沒有力量了。這梳裝衣與婦女的襯衫還惹她發笑。好像一個女友尋她開心。她勉強作最後的努力，終於吃吃地說道：

『唉！這是壞事，這是壞事！』

在這良宵的景色裏，她像處女般倒在喬治的懷抱中了。於是這屋子便睡去了。

次日芳呆特村裏的午飯鐘響時，飯廳再也不嫌太寬了。第一輛車載來的是福歇利與達克奈；第二班火車載來的是王多弗爾伯爵。喬治下樓最遲，面色淡白了些。眼圈發黑了。人家問他的病，他回說已經好得多了。但是因爲病勢來得兇，所以此刻他還頭昏。胡恭夫人微笑，緊緊地望着他，還不放心。今早他的頭髮梳得不好，她便替他撥了一撥；他把身子向後退，似乎因爲受了寵愛而覺得難爲情。在席上，她很有情地取笑王多弗爾，說她等候了他五年。

『你畢竟來了……您是怎樣來的？』

王多弗爾也用談諧的話回答。他說昨天他在俱樂部裏賭輸了許多錢，於是他離開了巴黎，預

備在外省得把他的財產輸個淨盡。他說：

『是的，老實說，我希望您替我在本縣裏找一個承襲我的財產的女人……我想這裏可愛的女人一定不少。』

胡恭夫人又謝達克奈與福歇利肯應承了她的兒子的邀請。她忽然看見叔雅爾侯爵進了門來，原來他是第三輛車載了來的，胡恭夫人又詫異，又快活，說：

『呀！今天竟是一個集會了！你們都互相約好了嗎……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幾年以來，我要集合你們，始終不能如願，現在你們同時都來了……唉！我不埋怨了！』

胡恭夫人叫添了一副刀叉。福歇利恰坐在沙蘋夫人身旁，看見她興高采烈的樣子，不禁詫異起來，因為從前他在米洛邁斯尼路的嚴肅的客廳裏看見的沙蘋夫人是那樣的無精打彩的。達克奈坐在愛斯迷爾的左邊，看見她沈靜寡言，頗為耽心，而且覺得她那很尖的雙肘討厭。摩法與叔雅爾詭祕地互相丟了一個眼色。這時王多弗爾越說越談諧，竟談及他不久要結婚。胡恭夫人說：

『說起女人。我最近有了一個女鄰居，你們該是認識她的。』

她說出娜娜的名字來，王多弗爾假作十分詫異，說：

「怎麼！娜娜的產業是在這裏附近嗎？」

福歇利與達克奈也驚呼起來。叔雅爾侯爵正在吃一個鴨腦，似乎他沒有聽懂。他們裏頭沒有一個人笑的。胡恭夫人又說：

「當然，這位婦人昨晚已經到了美若德村。我今早聽見園丁說的。」

忽然間，他們真的詫異起來，大家都抬了頭，掩飾不住他們的驚奇的面色。怎麼？娜娜竟先到了！他們只料她明天來，以爲他們比她先到一天呢！只有喬治低了眉望着酒杯，有疲倦的樣子。自從酒席開始以來，他似乎昏昏欲睡，然而他的眼開着，模糊地微笑。他的母親的視線不曾離了他，終於問他道：

「喬治，你的病還沒有好嗎？」

他嚇得一跳，紅着臉回說他已經完全好了。然而他仍舊像一個整夜跳舞的少女，面色疲倦，同時春心猶動。

「你的頸上是些什麼很紅的？」胡恭夫人吃驚地說。

他的心慌了，吞吞吐吐地回答。說他不曉得，說他的頸上並沒有什麼。後來他把襯衫的領子揭

高了些，說：

「呀！是的，一隻蚊子咬了我一口。」

叔雅爾侯爵斜丟了一個眼角望了那紅的地方一眼。魔法也怔怔地望着喬治。大家吃完了飯便決定了游玩的計畫。福歇利看見沙蘋夫人越笑，他的心越動了。當他把一隻果碟遞給她的時候，他們的手互相碰着了，她有情地瞟了他一眼，令他回想當年他的朋友在酒酣時告訴他的心腹話。再者，她不是原來的沙蘋夫人了，她穿的是灰色輕紗的長袍，雙肩越顯很豐腴無骨，似乎比從前風流多了。

大家離席後，達克奈滯留在福歇利後面說笑話，他說愛斯迭爾是「一把掃帚」，不知將來落在哪一個倒霉的男子身上。後來福歇利說出她的嫁費的數目，他便變了嚴肅的面色，原來愛斯迭爾有四十萬佛郎的嫁費。

「她的母親呢？」福歇利問：「呃！很風流！」

「唉！這一個却不錯……但是沒有法子想！」

「吓！誰曉得……將來再看罷。」

這一天的雨還很大，大家不應該出門。喬治急急地走開，回到臥房裏把門關上了兩重。這些先生們互相知道不期而會的原因，然而他們却避免互相說明。王多弗爾賭錢輸得太厲害了，真的有意到鄉下休息；他預備找一個女友作伴，以免太煩悶了。福歇利因為洛絲此刻很忙，放他幾天的假，他便趁這假期到鄉下來，他的心中打算：假使他與娜娜都受了鄉村風景的感觸，便向她商議，要為她再做一篇文章在報上發表。達克奈自從娜娜有了史丹奈以來，就與她賭氣。現在到了鄉下來找機會，希望重尋舊歡。至於叔雅爾侯爵，他也等候他的時間。然而在這些追尋梵奴的踪跡的男人們當中，最着急的乃是摩法，他一則新起了淫慾的念頭，二則害怕，三則生氣，心中成了戰場，新舊意志互相衝突，所以他是最不自在的一個。而且他得了正式的許可，娜娜等候他。但是，為什麼她早走了兩天呢？於是他打定了主意，在當天晚上吃了晚飯之後便到美若德村去。

到了晚上，伯爵出了花園的當兒，喬治跟着也溜了出來。摩法向居米耶山方面走，喬治卻取捷徑，爬過了廬山，到了娜娜家裏，氣喘喘地流了兩行很大的眼淚。心中憤憤不平。呀！他懂得了，此刻在路上的老頭子乃是娜娜約來的！娜娜看見他吃起醋來，吃了一驚，把他攆在懷裏，努力安慰他。哪裏！他誤會了，她並沒有約一個人來。摩法伯爵這一來並不是她的罪過。小娃娃真呆，沒來由提心吊胆！

……除了她的兒子之外，她只愛喬治一人，於是她吻他，替他拭淚。等到他氣消了些，纔說：

『你聽我說，將來你看一切都是你的。史丹奈來了，他在上面……但是我愛，這一個我可不能把他趕出去。』

『是的，我曉得，我不說這個。』喬治說。

『呃！我把他推在後方的臥房裏，我說我有了病。他在卸他的行李……既然沒有人撞見你，你趕快上樓，到我的臥房裏等候我罷。』

喬治奔上前攬她的頸吻她。這麼看來，她真的有幾分愛他了！那麼，像昨晚一樣嗎？他們仍舊熄了燈，在黑暗裏相守到天亮嗎？只聽得門鈴響了，他便悄悄地跑了。他上了樓，到了臥房裏，把鞋子脫了，以免行走有聲；後來他又在錦屏後的地板上躲藏，乖乖地等候着。

魔法伯爵來了，娜娜接見他，此刻她的心魂猶動，有幾分難爲情。她約了他來，甚至於願意踐守約言，因為她覺得他似乎是個正經的男子。但是，誰料得到有昨天的事呢？昨天她這旅行，遇見她所不會認識的一所屋子，又有一個少年男子滿身是水，跑了進來；她覺得這很好，應該繼續下去纔是樂事！自從三個月以來，她一味使他等待，把自己的身份抬高，要使他更加熱烈。好！現在叫他再等罷！

如果他不高興，他走了也就算了。她寧願放鬆了他，不願給喬治戴綠帽子。

伯爵恭恭敬敬地坐着，像一個隣人到來拜訪似的。只有他的手帶着幾分震顫。他這多血的人，給娜娜的巧妙的兵法泡製，他的慾望漸漸發作了。這樣嚴肅正氣的一個男人，他是一個內臣，恭恭敬敬地在王家的內廷裏侍候君王；他每夜咬着枕頭哽咽，要抵抗淫魔，誰知始終無效，天天只見美人兒映着眼簾。這一次，他打定了主意，要索性做了下去。他在路上的幽靜的黃昏裏早已決定用強。所以他只說了幾句話，便要雙手擒住了娜娜。

『不，不，當心，』娜娜簡單地說了，並不生氣，而且帶着微笑。

他咬着牙再擒她，她一味掙扎。他此刻很野蠻，竟扳起臉孔說她是約他來睡覺的。她雖則爲難，仍舊微笑，握着他的雙手，很親熱地把他稱呼做『你』，爲的是把她的拒絕的態度弄和婉些。

『噯呀！愛！你放安靜些罷……真的，我不能……』史丹奈在樓上。

但是他發狂了；她從來不曾見過狂到這地步的一個男人。她害怕起來，用手指堵住他的嘴，不讓他吵嚷；又低聲哀求他住口，並且放了她。史丹奈下樓了。糟糕！然而史丹奈進門來的時候却見娜娜嬌柔地躺在一張靠背椅子上，說：

「我呢，我非常愛鄉下……」

她回頭看見了史丹奈，便不說下去了，改口說道：

「愛。這是魔法伯爵先生，他散步的時候看見了燈光，便進來賀我們的新居。」

兩個男人互相握手。魔法的臉向着黑暗裏，半晌不說話；史丹奈也是無精打彩的樣子。大家談的是巴黎；說生意不好，交易所裏這幾天很不行。談了一刻鐘之後，魔法告辭了。娜娜送他出去，他要求明天的晚上再見，娜娜沒有答應他。史丹奈即刻上樓，嘴裏喃喃地只怪女兒們多病。好，兩個老頭子算是打發走了！娜娜到臥房裏來找喬治，只見他仍舊乖乖地躲在錦屏後面。房裏是漆黑的。她坐在他的身邊，他把她扳倒在地，二人在地板上滾來滾去玩耍，笑了又吻，吻了又笑，後來滾到了一隻櫃子旁邊，把他們的赤裸的腳碰痛了，然後停止不滾了。此刻魔法伯爵遠遠地在居米耶路上，懶洋洋地走，手捧着帽子，把火一般熱的頭在這幽靜而清涼的夜氣裏浴着。

以後的日子乃是甜蜜的生活來了。娜娜在這少年的懷裏重新到得了她的十五歲。她過慣了敷衍應酬的生活，久已憎惡男人，而今她在這青春的溫存裏發見了愛情之花了。現在她往往忽然臉紅，忽然來了一陣情緒使她發抖。她需要笑，需要哭，這完全是處女的志志的心懷，有慾望混雜着，

令她覺得害羞。她從來沒有感覺到這個鄉村的柔情浸漬了她的心坎。她小的時候早已希望在牧場裏與一隻山羊在一塊兒生活，因為有一天她在城寨上看見下面有一根樁子繫着一隻山羊在叫着。現在美若德村全村的產業都是她的，她的心裏非常感動，因為這已經超過了她當年的大志。她此時的心情乃是一個女孩的新的心情；晚上的時候，她在大空氣裏呼吸夠了，給樹葉的氣味薰醉了，上樓來找着錦屏後面躲着的喬治。她覺得這事活像當年她與她的表兄所做的一件事。原來當年她有一個表兄，她該嫁給他，於是她背着她的父母與他搗鬼，這乃是她第一次造孽，輕微的聲音便嚇得他發抖，生怕她的父母聽見，那一次她已經賞識了暗中摸索的甜滋味與提心弔膽的春情。

此時的娜娜像一個多情的少女，往往妙想天開。她望月，一望就是幾個鐘頭。有一夜，全宅的人都睡了，她要喬治陪她到花園裏散步。他們互相攬着腰在樹林下散步，在草地上睡覺，醒來時渾身是露。又有一次，在臥房裏，她忽然攬着喬治的頸哽咽起來，斷斷續續地說她怕死去。她往往低聲唱着洛拉夫人的一首情歌，滿口是花兒鳥兒；唱時感動，至於流下淚來，於是住了口，很多情地擁抱着喬治，要他允許給她一種永遠之愛的誓言。她自己也承認這是呆事，所以他們又變為朋友，坐在床

沿上吸香煙，露着他們的赤裸的腿，把脚跟輕輕地打地板。

但是最令娜娜的心花怒放的，乃是小路易到來。她的慈母之愛竟像瘋人的狂熱一般。她把他裝扮得像王子一般漂乾，放在太陽光裏看他搖動兩腿；又同他滾在草地上。她即刻就要他在她的旁邊的臥房裏睡覺；同他睡的乃是洛拉夫人，她受了鄉村空氣的影響，一倒下床去便打起鼾來。小路易並不妨礙小喬治。娜娜說她有兩個孩子，一樣地疼愛他們，分不出誰是路易，誰是喬治。夜裏的時候，她丟開了喬治不止十次，爲的是去看路易的呼吸好不好；但是她回房來的時候仍舊用慈母的心來愛護喬治。他呢，他是一個壞孩子，喜歡在娜娜懷裏撒嬌，讓她溫存他，像一個小娃娃在搖籃裏。娜娜給這種生活迷住了，便老實地向他提議大家不再離開鄉下。他們要發送了一切的人們，只剩下她與他及小路易三人在一塊兒生活。他們作一千個計畫。直說到天明，同時洛拉夫人因爲探野花疲倦了，捏着拳打鼾，然而他們卻聽不見。

這美滿的生活延長至差不多一個禮拜之久。魔法伯爵每晚到來，結果仍是走了，弄得他的面部膨脹，兩手發燒，有一天晚上，人家竟不接見他，因爲史丹奈有事回了巴黎，人家告訴他說娜娜害了病。娜娜的內心搏戰，一天甚似一天，自思決不該辜負喬治。這孩子如此天真爛漫，十分相信她；假

使她辜負了他。自問良心，豈不是一個最下流的女人！而且她自己也很無聊的生活。索愛看見了這一次的事情，口裏不說，其實她却看不過眼，她以為娜變糊塗了。

等了第六天，有一羣賓客竟來擾她的好夢。原來她從前約了許多人來，以為他們不會當真到來的。有一天的下午，她看見美若德村的木棚外來了一輛滿載着人的公共馬車，她又吃驚，又生氣。『是我們來了！』米讓是第一個下了車子，把他的二子亨利與查理拉下車來，口裏嚷着。

跟着下車的是拉布迭特，他扶了一隊女人下車。這些女人便是綠西，嘉洛林，奈奈，瑪麗亞，娜。希望沒有別人了，誰知還有一個愛克多跳下了踏板，把發抖的雙手去扶嘉與她的女兒阿美麗下車。他們共是十一個人。要安置他們，煩麻得很。宅中只有五間賓客的臥房，其中有一間已經被洛拉夫人與小路易佔了。娜把最大的一間給了嘉與愛克多，又決定把阿美麗安置在他們的梳裝小室裏的一張吊牀上。米讓與他的兩個兒子住第三間；拉布迭特住第四間。又把第五間改爲公共寢室，安放了四張床，給綠西，嘉洛林，奈奈，瑪麗亞住下。至於史丹奈呢，他回來之後只好在客廳的橫炕上睡了。一個鐘頭之後，賓客都安置停妥了，先時生氣的娜，此刻却欣幸能像一個貴族婦人款待賓客。那些女人們都恭喜娜得了美若德村，說是一處可讚美的產業。後來她們又把巴黎的

新聞傳給她聽；她們同時說話，笑呀，歡呼呀，拍打呀。鬧個不了。呢！鮑特那富呢？他對於她這一次逃走有什麼話說？不，並沒有什麼。他起初還說要叫警兵把她拘回巴黎，後來他只給她找了一個替人就算了。而且她的替人衛若蘭在黃髮的梵奴裏竟得了很好的成績呢。這個新聞使娜娜的面色嚴重起來。

這時纔是四點鐘，大家說要出去兜一個圈子。娜娜說：

『你們不曉得，剛纔你們來的時候我恰要出去拾山芋呢。』

於是大家也不換衣服，個個都說要去拾山芋。這是一種娛樂。那園丁與兩個助手早已到了宅後的田上了。那些婦人們到了山芋田，都跪在地上，把她們的戒指挖土，挖得了一個很大的山芋的時候便歡呼起來。她們覺得這事很有趣！奈得了勝利了；是她年紀最輕，而她拾得的山芋最多，一時忘形，把她們當做某人，竟教導她們。那些先生們的工作卻不很起勁。米讓似一個有志氣的人，他利用這一次的鄉村旅居的時間，施給兩個兒子的教育；於是他便向他們敘述當年巴孟第耶提倡種芋的歷史。

到了晚上，晚飯是最有趣的了。衆人都大吃一頓。娜娜很高興，與那酒席主任握手，原來這酒席

主任是曾經在奧烈安的主教邸第裏做個廚子的。到了喝咖啡的時候，女人們都吸香煙，震耳的喧嘩之聲透出了窗紗，消滅在傍晚的晴空裏。村夫們在籬邊滯步，抬頭望着燈光輝映的綺樓。

『呀！可惜你們後天就要走了，』娜娜說：『也罷，我們總要商量做了一件事纔好。』

於是大家決定在明天——禮拜日——去參觀夏門的修道院的舊址，因為相離只有七個基羅米突之遠。他們在奧烈安叫五輛車子，吩咐車夫們在中飯後來迎他們，到了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仍舊把他們送回美若德村吃晚飯。這樣一來，一定非常的有趣。

這一天晚上，魔法伯爵照常爬過了庶山，到木柵前按鈴。但是他看見許多窗子裏都射出燈光，而且屋裏人聲喧闐，他便詫異起來。後來他聽得是米讓的聲音，懂得了原因，於是轉身走了；他心裏痛恨事情又發生了新障礙，越想越氣，決定用激烈的手段。喬治却有一個小門的鑰匙，安然地進了小門沿着牆走，竟上樓來，進了娜娜的臥房。不過他要等候到過了半夜纔見娜娜回房。這一夜娜娜醉得很厲害，比前幾夜更疼愛他了；她喝了酒之後是這樣風騷，竟變了漿糊一般膠住了他。因此她一定要他陪她去參觀夏門的修道院。他不肯，他恐怕給人撞見他們二人同車，便會惹起許多喪失體面的閒話。但是她哭得淚流滿面，像一個被犧牲而失望的女人，於是他勸慰她，正式地允許參加

他們的娛樂。

「那麼，你很愛我嗎？」她斷斷續續地說；「你說你愛我罷……喂？我愛。如果我死了，你不是很傷心嗎？」

娜

那

娜娜到了美若德村之後，芳呆特村被她搖撼了。每天上午，吃午飯的時候，胡恭夫人不由自主地說到娜娜，把園丁報告的話敘述給大家聽；她感覺得這種蕩婦竟能纏繞最能自尊的世家婦女的心懷。這樣仁厚的她，現在也憤激起來，模糊地覺得似乎有大禍臨頭；每晚她好像看見了馬戲場逃出來的一隻猛獸跑到本村裏來，心裏十分驚恐。因此她便與她的賓客們吵嘴，怪他們一個個都到美若德村的附近徘徊。人家曾經看見王多弗爾伯爵在一條大路上與一個不戴帽子的女人說笑，然而他自己辯護，說這並不是娜娜。實際上這也不是娜娜，只是綠西陪伴着他，告訴她說她已經驅逐了第三個王子。叔雅爾侯爵也是天天出門；不過他說這是醫生的吩咐。至於說到達克奈與福歇利，胡恭夫人實在是沒有道理。尤其是達克奈，他已經放棄了重尋舊歡的計畫，並沒有離開芳呆特村，只恭恭敬敬地在愛斯迭爾身邊獻殷勤。福歇利也是一樣地陪伴着伯爵夫人母女。只有一次他在一條小徑裏遇見了米讓，只見他抱着一大簇的花，在向他的兒子們講授植物學。兩個男人互

相握手，互相報告洛絲的消息；她的身體很好，他們每人在早上收到她的一封信，她說她希望他們在鄉下多住幾天，享受新鮮的空氣。在這許多賓客裏，胡恭夫人只不責備摩法伯爵，此外她也不責備喬治。摩法伯爵自謂他在奧烈安有許多重大的事情，不能去看望那殘廢婦人，至於喬治呢，這可憐的孩子，竟令她操心起來，因為他每晚都覺得頭痛得很厲害，迫得在黃昏的時候便上樓睡覺去了。

每天的下午，摩法伯爵一定出門，於是福歇利便做了沙蘋夫人的常隨的騎士。當他們到花園的另一頭散步的時候，他替她拿交叉凳子與陽傘。他把他做新聞記者的小聰明運用出來，使她開心；他趁着鄉居之便，忽然把她變做知己的朋友。她似乎重新獲得了青春，即刻與他周旋；因為她覺得這少年陪伴着她，他的打趣的話似乎不至於招惹是非。有時候他們只二人在一叢樹子的後面，他們的眼睛便互相注射；後來聽見一陣笑聲，他們便不互相注視了，忽然變了嚴肅的面色，瞪着一雙莊重的眼睛，似乎他們已經心心相印，互相了解了。

禮拜五，午飯的時候，又須加了一副刀叉。衛洛先生來了。胡恭夫人記得去年冬天在摩法家裏曾經邀請過他。他彎了腰吃飯，假裝一個不足輕重的好好先生，似乎並不感覺到人們對他表示的敬意。他終於令人忘了有他在座了，於是他在席將終時嚼着一塊糖，偷看達克奈把些蛇蛋果遞給

愛斯迭爾，偷聽福歌利向沙蘋夫人敘述一件小故事，令她非常開心。等到人家望他的時候，他又微笑裝作沒事人兒。席散後，他攬了摩法伯爵的臂，把他拉進了花園。人家曉得伯爵自從母親死了之後，衛洛先生對他很有權威。摩法家的統治權問題，衛洛先生很有關係，所以巴黎有奇異的種種傳說。福歌利大約是因他來了心裏不舒服，便向喬治與達克奈敘述他的家財的來源。說衛洛先生原是一個律師，耶穌會交託了他一案很重大的訴訟，他因此發了財；依福歌利說，看他是一個很慈祥的好好先生，其實他很陰險，關於教會的種種騙案都有他在內主持。喬治與達克奈說起笑話來，因為他們覺得這老頭子傻裏傻氣的。他們當初以為教會裏倚重的衛洛先生不知是怎樣偉大，原來卻是這滑稽的樣兒。但是他們住口了，摩法攬着衛洛先生的臂再進來，面色大變，眼眶紅了，好像是哭了似的。

『剛纔他們一定談論的是地獄，』福歌利嘲笑地說。

沙蘋夫人聽見了他的話，換過頭來，二人四目相遇；他們在冒險以前，各用這長時間的注視，謹慎地互相試探。

照平常的習慣，吃了中飯之後，大家走盡了花畦，直上假山遙覽平原。禮拜天的下午的天氣非

常晴和。早上十點鐘前後，大家還怕下雨；午後的雲並沒有散開，却變爲透明的一層薄霧，太陽的光線直射地上，成金黃色。於是胡恭夫人提議要大家從假山的小門下去，徒步地走向居米耶，直達庶山散步去。她雖則是六十歲的人了，然而她的身體還活潑，很喜歡走路。衆人也都說用不着車子。於是大家不很整齊地走去，直走到了河上的木橋。福歇利與達克奈陪着沙蘋夫人母女先行；接着便是摩法伯爵與叔雅爾侯爵，他們的身邊是胡恭夫人。王多弗爾昂然地走，嫌這路太長，使索性走在後面吸香煙。衛洛先生微笑着，時而緩步時而急步，從甲組走到乙組，好像要聽見一切的人們說話似的。只聽得胡恭夫人仍舊可憐她的喬治說：

『唉，可憐的喬治，他到奧烈安去了！他要請達衛尼耶醫生診治他的頭痛症，因爲那醫生老了，不肯到芳呆特村來……呢，還沒有到七點鐘的時候，你們還沒有起床，他早已走了。這也好，可以使他散散心。』

但是她改口說道：

『奇了！他們停留在橋上做什麼呢？』

衆人看時，果然見達克奈與福歇利及沙蘋母女都滯留在橋頭不動，他們趑趄不前，像是怕有

什麼障礙似的。然而路上並無障礙。

「向前走啊，」魔法伯爵叫。

他們仍舊不動，在看着什麼到來，然而後面的人還看不見。路是曲的，有一帶很密的白楊遮住。這時只聽得一陣喧闐之聲漸來漸大，車輪聲，馬鞭聲與笑聲相應和，忽然間，五輪車子次第出現了。車上滿載着人，幾乎把車軸壓斷，車中的人們旖紅旖綠，十分熱鬧。

「這是怎麼的一回事？」胡恭夫人詫異地說。

後來她猜着了，覺得在路上遇着這一班人，真是可恥，於是說道：

「呀！原來是那女人請你們走罷。不要顯出……」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那載着娜娜一羣人去參觀夏門舊址的五輛車子竟向那小橋來了。福歌與達克奈及沙蘋母女都只好向後退，胡恭夫人與其他各人也都停了脚步，沿着大路排列着。這竟是森嚴整肅的排班！車上的人們的笑聲止了，一個個都回頭望人。此刻大家靜寂，只剩下馬蹄得得地響着；於是大家互相緊緊地注視。第一輛車子裏是瑪麗亞與奈奈她們挺臥着像兩位公爵夫人，裙子在車輪上搖風，她們用藐視的眼光看這些正氣的婦女們徒步地走路。接着是嘉嘉，她一個

人充滿了全張凳子，掩住了愛克多，所以人家只看見他的鼻子。第三輛車子裏是嘉洛林，伴着拉布迭特；第四輛車子裏是綠西，伴着米讓與他的兩個兒子。到了第五輛，乃是一乘無蓋四輪車，韋上娜伴着史丹奈；娜娜前面有一張活動椅子，椅子上坐着的乃是那可憐的乖乖的小喬治，他的膝頭穿插在她的膝頭中間。

『最後的一個是她，是不是？』沙蘋夫人安然地向福歇利問，假裝不認得娜娜。

那無蓋車的車輪幾乎碰着她，她也不向後退一步。兩個婦人交換了一種深刻的目光，似乎要在一秒鐘內看透了對方的一切。至於男人們，他們都很好。福歇利與達克奈很冷，不認得一個人。侯爵很耽心，生怕那些女人們同他開玩笑，便拔了一根草，用手指搓弄。只有王多弗爾站得遠些，用眼瞼向綠西示意，綠西過時，也回他一個微笑。

『當心！』衛洛先生站在魔法伯爵後面說。

魔法心煩意亂，目送娜娜。他的妻子徐徐地掉過頭來審察他。於是他的眼望着地下，似乎怕見馬蹄，因為他的肉與心都給車子載去了，他險些兒大聲叫苦；他一眼看見了喬治在娜娜的裙腳下，便明白了。一個孩子！她竟喜歡一個孩子而不喜歡他，真是令他氣煞！史丹奈不算什麼，只有這孩子

可恨！

胡恭夫人起初還不認得是喬治。至於喬治呢，過橋的時候，假使不是娜娜的膝頭夾住了他，他早已跳進河裏去了。於是他嚇得周身都冷了，面色慘白，挺直地坐着。他不望一個人也許人家不會看見他。

『呀！天啊！』胡恭夫人忽然說：『伴着她的乃是喬治！』

五輛車子在這相識不相施禮的人羣中過去了。這一切令人難堪的巧遇，雖則事情是很快地過去了，似乎將來永遠有遇着的機會。現在那些車輪輾輾，把一羣揚眉吐氣的蕩婦載去了，她們的羅綺輝煌，笑語喧譁，回頭望着後面。後面剩有一羣上流社會的人物站在路邊，一個個都不好意思。娜娜掉轉頭來，看見他們躊躇了一會，也不過橋，竟向原路回去了。胡恭夫人一聲不響，倚在摩法伯爵的臂上，看她這樣悲哀，沒有一個人敢勸慰她。這時綠西把頭探出了車門，娜娜遠遠地對她說道：

『喂，親愛的，您看見了福歌利沒有？看他那一副壞嘴臉！將來我要處治他……還有達克奈，當初我待他多麼好，現在他竟不點一點頭……他們真是有禮！』

史丹奈覺得那些先生們的態度很對，於是她便同他大吵鬧。依他說，她們竟不值得他們一揭

帽子嗎？隨便哪一個無賴都可以欺負她們嗎？好！連他也沒有禮貌，真是十足了！誰不該向女人施禮呢？

「那高大的女人是誰？」綠西在車聲中遠遠地問。

「是魔法伯爵夫人，」史丹答。

「呃？我原猜是她呢，」娜娜說：「好，親愛的，她儘管是伯爵夫人，其實沒有什麼……對的，對的，其實沒有什麼……你們須知，我是有眼睛的。現在我認識了你們的伯爵夫人，竟像我親身製造出來的一般……我說她同那毒蛇福歇利睡覺。你們敢不敢打賭……我說她一定同人家睡覺！女人看女人，是很容易看出來的。」

史丹奈聳了一聳肩自從昨晚以來，他的脾氣漸漸不好。他接到了許多書信，非明天回巴黎不可；而且滯留在這裏也不快活。誰願意特地跑到鄉下來睡客廳裏的一張橫炕呢？

「可憐的小娃娃！」娜娜忽然感動地說，因為她看見喬治的面色慘白，仍舊直挺挺地坐着，斷斷續續地呼吸。

「您以為媽媽認得是我嗎？」他終於吃吃地說了。

「呀！這個當然！她驚叫了一聲……這也是我的罪過。你本不肯來，是我強迫你來的……喬治，你聽我說，我給你媽媽寫信好不好？看她的樣子，是很可敬重的一個人。我要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今天是史丹奈第一次邀了你來的。」

「不，不，你不要寫信，」喬治很執心地說；「讓我自己料理……如果人家惹我生氣，我就索性不回去了。」

他眼怔怔地出了神，尋找些謊語爲今晚之用。五輛車子滾到了平原，在兩旁有樹的一條又直又長的大路上。銀灰色的空氣罩住了田野。這些女人們仍舊隔着車子高聲談話，車夫們暗笑她們滑稽。有時候她們當中有一個站起來遠望，倚着同車的人的肩，不肯坐下來，直至車子震動，把她搖倒凳子上纔止。這時嘉洛林與拉布迭特大談其話；二人的意見相同，都說娜娜不出三月之內就會把她的別墅賣了的，於是她拜託他暗地裏替她花幾個銅子買了來。他們的前面是愛克多，他此刻很風騷，吻不着嘉嘉的中風的頸窩，便吻在她的脊骨上，隔着一層衣服，把緊張的布吻得很響。阿美麗直挺挺地坐在活動椅上，叫他們停止，因爲她不願意垂着手旁觀人家吻她的母親。在另一輛車子上，米讓想要綠西讚賞他的兒子們，便要他們背誦拉芳登的一篇童話；尤其是亨利了不得，他毫

不思索，一口氣背了出來。還有第一輛車裏的瑪麗亞，她終於納悶起來，便向那愚蠢的奈奈捏造了一番話，說巴黎的乳酪商人用些漿糊與鬱金粉製造雞卵發賣。路太遠了，還不會到嗎？這問題從甲車傳到乙車，直傳到娜娜的耳朵裏，娜娜詢問了車夫之後，便站起來高聲說道：

『還要一刻鐘的工夫……你們看，那邊的樹林後面那教堂……』

後來她又說道：

『你們不曉得，似乎夏門府裏的女主人乃是拿破崙的一個舊人……唉！這是一個宴客的英雄是現在所沒有的人物了；這是左賽夫告訴我的，左賽夫却是聽見主教府裏的僕人們說的……

現在呢，她却做了女教士了。』

『她名叫什麼？』綠西問。

『她名叫安克拉夫人。』

『伊爾瑪安克拉，我曾經認識她！』嘉嘉說。

於是各車裏都有驚歎之聲，雜着衆馬的更快的蹄聲。許多人探出頭來看嘉嘉、瑪麗亞與奈奈回頭跪在凳子上，拳握着倒過來的皮蓬。於是大家互相發問，時而加上了些不恭敬的話，然而她們

的心裏實在欽慕嘉嘉。嘉嘉曾經認識她，她們想起了當年的舊事，便都敬重嘉嘉。只聽得她又說道：「唉！那時節我的年紀很輕。這沒有關係，我還記得，我看見她過生活……人家說她在自己家裏很可惜，但是她在車子裏是多麼風光啊！她的歷史很有趣，她騙錢的手段真高強，而且她真是不要臉……怪不得她有一所府第。她要洗刷一個男人，只一吹就完事了……呀！原來伊爾瑪安克拉還活着好，讓我告訴你們，她大約有九十歲了。」

忽然間，她們的面色都變爲嚴重。九十歲！綠西說得不錯，她們當中沒有一個能活到九十歲的。她們都是孱弱多病的人。而且娜娜說她不願意長壽；早死些還快活些。此刻大家到了，車夫們把馬緊催，鞭聲打斷了她們談話的聲音。綠西在這鬧聲中仍舊說話，她換了一個題目，勸娜娜在明天陪她們一塊兒回巴黎。這一季的生意超過了她們的願望，現在展覽會快閉幕了。她們應該回巴黎去。但是娜娜偏是硬頸，她說她憎恨巴黎，不願意回去這樣早。

「是不是愛，我們停留在這裏，」她向喬治說時，同時把膝頭夾緊了他的膝頭，也不顧及史丹。

五輛車子突然停止了。大家下了車，都詫異起來，原來這裏只是山坡下的一片空地，有一個車

夫把鞭頭指着一叢樹林，說林下便是夏門的修道院的舊址。這個令她們都大失所望。她們覺得這是沒有意思的：只有荆棘掩着的一堆磚瓦，與半個崩頹的塔子。老實說，犯不着空跑了二十里的路程！於是車夫指示她們那府第，說府第的花園便接着修道院的舊址，勸她們走一條小路，沿着牆走去；她們兜一個圈子，這五輛車子卻逕直地到村鎮裏的廣場等候她們。這是很有趣的散步。她們都應承了。嘉嘉沿着路走到花園的轉角，在一個木柵前停了脚步，說：

『呀！伊爾瑪住得很舒服！』

他們都肅靜地注視那塞着木柵的一叢很大很大的樹林。後來他們在小路上沿着圍牆走，同時抬頭瞻仰那些很高的樹子，樹頂竟像綠色的屋頂。走了三分鐘，他們又遇着另一個木柵；從這木柵看過去，則見一塊很大的草畦，草畦上有兩株百年老橡樹，樹下有一塊很濃的陰影。再走三分鐘，另有一個木柵，木柵內是一條很闊很闊的大路，這好像黑暗的一條走廊，走廊的盡頭有一道日光，落地來像一顆明星。他們都驚訝起來，起初還守着靜默，後來漸漸發出驚嘆的聲音。他們因為妒忌，努力要說嘲笑的話；其實他們都起了羨慕之心。這伊爾瑪的力量是多麼大啊！這可以使婦女們揚眉吐氣了！他們沿途看見了許多樹子，而且有許多長春藤蔓延在牆上，亭子的屋頂高過牆壁，榆樹

與柳樹成叢，再過去便是一帶白楊。這一帶樹林是無窮盡的嗎？這些女人們渴想看見府第，她們轉灣抹角地走倦了，還沒有看見什麼，所見的都是許多叢樹。她們雙手撫定了小柵，把臉兒靠着鐵。她們幻想着很大很大的府第，然而相離尚遠，越發生了一種敬仰之心。她們從來不走路的，不久便覺得疲倦了。這圍牆還沒有窮盡，沿着小路還是一樣的灰色的磚。她們當中有幾個以為沒有走盡的希望了，便說要向後轉。然而她們越是走倦了，越發起了敬仰之心，她們每走一步，這幽靜而莊嚴的住宅更加了一重誘惑力。

『我們真呆！』嘉洛林咬着牙說了。

娜娜聳肩示意叫她住口。娜娜隔了些時候不說話了，面色有幾分淡白，而且十分嚴重。忽然間，到了最後一轉角，圍牆完了，府第出現了。原來這府第正對着村鎮的廣場。大家停了脚步，抬頭忽見一間大廈，階臺很闊，屋的前面有二十個大窗子，加上了三處廂房，右壁上嵌着花磚。這歷史上的府第是亨利第四住過的，人家還保存他的臥房，房裏有奢納絨鋪着的一張大床。娜娜呼吸不來了，像孩子般歎了一口氣。

『他娘的！』她低聲地自說。

忽然大家有了一種大感觸。原來嘉嘉說教堂門前的一個婦人正是伊爾瑪本人。她還認得她。她雖則這樣老，還站得很直；而且當她作態的時候仍舊有她的眼神。此刻教堂裏做了晚課，許多人出來了。伊爾瑪在教堂前的長廊小立片時。她穿的是死葉色的綢衣，很簡單，很偉大，活像一個從大革命逃難出來的一個侯爵夫人。她的右手拿着一本很厚的祈禱書在太陽下放光輝。她慢慢地走過了廣場，後面跟着是一個穿制服的跟班，他昂然地規規矩矩地走。全教堂的人都出來了，夏門的人一個個都非常恭敬地向她施禮；一個老翁吻她的手，一個女人竟要跪下來。這竟是有年紀有榮名的一個皇后。她上了階臺，便進府裏去了。

『有秩序的人終於達到目的地，』米讓很相信地說，同時注視他的兩個兒子，像是要給他們一個教訓。

這時各人表示各人的意見。拉布迭特覺得伊爾瑪風韻猶存。瑪麗亞放出了一句粗言，惹得綠西生氣了，說應該尊重老人家纔是。總之，大家都承認伊爾瑪是非凡的人。衆人上了車子，從夏門歸美若德村。一路上娜娜只不說話。她回頭望了那府第兩次。在車輪的聲音裏着了迷，她再也不感覺得史丹奈在身旁，也不看見喬治在她的前面。黃昏裏一種幻象映在她的眼簾，她時時刻刻還看見

那有年紀，有榮名，有權威的皇后走過。

到了晚上，喬治回芳呆特村吃晚飯去。娜娜漸漸分心了，叫他回去請求他的媽媽恕罪。她忽然生了尊敬家庭的心理，所以嚴厲地說這是應該的。甚至於她叫他發誓，今夜不再來睡覺；她疲倦了；他順從了她的話就算是盡了他的責任。喬治受了這一場教訓，垂頭喪氣地回到了母親跟前，心裏悲傷，只低了頭不說話。幸虧他的哥哥費理伯回來了，這是一個很快活的軍人，議論風生，把他的母親要罵他的話都打銷了。胡恭夫人只好含着淚怔怔地望他；然而費理伯知道了，便威嚇喬治，說如果他再到那女人家裏去，他便到那邊扭着他的耳朵把他拉回來。喬治的心寬了，早已暗自打算在明天下午兩點鐘溜到娜娜家裏與她再訂相會之期。

這一個晚上，芳呆特村的食客似乎都有難爲情的樣子。王多弗爾聲稱要走了；他要把綠西帶回巴黎。他覺得看見了她十年還沒有起過一次的慾望乃是一樁奇事。叔雅爾侯爵的鼻子湊着盤子，想起了嘉嘉的女兒；他記得當年阿美麗在他的膝上坐，孩子們長大得真快！現在她竟胖起來了。尤其是魔法伯爵一言不發，他紅着臉正在出神。他向喬治怔怔地望了許久。席散後，他上樓掩上了房門，說身上有一點兒發熱。衛洛先生連忙也跟了上來。二人在樓上鬧了一場；伯爵躺在床上，暴躁

地倚着枕哽咽；衛洛先生的聲氣很和婉，把他叫做兄弟，勸他求上帝相助。他不聽見他的話，只管喘氣。忽然間，他從床上跳起來，吃吃地說：

『我忍不住了……我要去了……』

『好的，我陪您去，』衛洛先生說。

他們出來的時候，看見兩個人影向黑暗的小路上走去了。原來這是福歇利與沙蘋夫人，他們每晚都讓達克奈在家裏幫助愛斯迭爾烹茶。這時摩法伯爵在大路上走得很快，衛洛先生只好奔跑着跟隨他。那老頭子喘着氣還不住地引證多端，勸他避免肉的誘惑。摩法爲夜氣所侵，竟不開口。到了美若德村，他只簡單地說：

『我忍不住了……您回去罷。』

『那麼，我希望上帝保佑您。他從種種的路上走，爲的是獲得他的勝利……您的罪孽將是他的兵器，』衛洛先生說。

這時美若德村裏大家在吃飯的時候吵嘴。娜娜回來之後接到了鮑特那富的一封信，他勸她多休息幾天，言外有不必倚靠她做戲的意思；陸離戲院裏每天晚上完場後，觀衆把衛若蘭再叫出

來兩次呢，米讓再催娜，明天與他們同回巴黎，娜生氣了，說她不要別人勸告。而且她在席上擺架子，令人竊笑。洛拉夫人說了一句不很文明的話，她便嚷起來，說她不許任何人在她跟前說粗言野語，那怕是她姑母也不行。而且她努力裝正氣的女人，說要給小路易受宗教上的教育，又以為自己的品行很好，惹得人家都討厭她。人家儘管笑，她自己很相信，說有秩序自然會有財產，她不願死在麥稈上。衆婦人都嫌她囉唆，說她不是原來的娜了。但是她坐着不動，仍舊想入非非，瞪着眼睛正在出神，幻出一個很富而且很受人敬禮的娜。

大家正要上樓睡覺，魔法恰巧來了。拉布迭特瞥見他到了花園裏，他懂得了，於是幫他的忙，把史丹奈支使開了，出去拉着他沿着黑暗的走廊直進了娜的臥房。拉布迭特很會做這種事情，他很靈變，很機巧，似乎很樂於替人造幸福。娜並不驚怪，只討厭魔法太發狂了。然而她自思：一個人處世應該很老成；戀愛是一件糊塗事，沒有一點兒益處。而且她看見小喬治的年紀這樣輕，未免起了慚愧之心。老實說，她做了的事未免不很忠厚。好！現在她要走了一條好道路了，她要一個老的了！

『索愛，』她對那欣幸就可以離開鄉下的女僕說，『明天你起來的時候就請你收拾行李，我

這一夜她同魔法睡覺，然而並不快樂。

第七章

第

七

章

三個月之後，十二月的一天晚上，魔法伯爵在巴諾拉馬路踱來踱去。這一晚的天氣很溫和，剛纔下了一場大雨，巴諾拉馬路滿滿的擠着許多人，因為這是有屋頂的街道。這些人都在那些商店的旁邊擁擠得很繁，一排一排的，幾乎令人轉不得身。各店的門面都有很亮的燈光照着。其中有白色的水晶球，紅色的燈籠，扇子與鐘錶等物。珍寶店裏陳列的是金器，糖果店裏陳列的是糖果，女帽店裏陳列的是綢緞，都在那些映射燈下炫耀着，真是五光十色。在許多顏色鮮艷的招牌當中，有一隻緋紅的手套，遠望像一隻流血的手，割斷了而黏連在一隻黃色的套袖上似的。

271

魔法伯爵慢慢地走到了大馬路來，向甬道上望了一眼，仍舊回到巴諾拉馬路，沿着那些商店走。溼熱的空氣在這狹小的走廊裏化成了有光的輕煙。雨傘滴溼了的地磚上囊囊地起了許多腳

步聲，却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伯爵的面色給燈光映得淡白，呆呆地踱來踱去；有些散步的人在他的肩際掠過，便放眼審視他。於是他爲要避免人家注意，便在一間紙店門前停了脚步，專心地凝視着窗裏陳列着的鎮紙，原來這些鎮紙乃是些玻璃球，球的裏面有山水與花草。

他什麼都看不見，一心只念娜娜。爲什麼剛纔她還再說謊一次呢？今天早上他接到她的信，叫他今晚不必到她家去，藉口說是小路易病了，她要到她的姑母家裏過夜，爲的是看護他的兒子。摩法心裏懷疑，在傍晚的時候到她家裏問時，只聽得門房說娜娜恰恰到戲院裏去了。他詫異起來，因爲新演的劇本裏並沒有她在內。爲什麼她要說謊呢？這一晚她到陸離戲院來做什麼呢？

一個人走過，把他撞了一撞，他不知不覺地離了紙店，到了一間玩具店門前，又很專心地呆望着玻璃窗裏陳列着的日記冊子與雪茄煙管，煙管的角兒上都有同樣的一隻燕子。娜娜一定變了心了。起初的時候，從鄉下歸來之後，她把他弄得魂靈顛倒；她吻他的臉的周圍，吻他的頰上的鬚毛，像母貓疼愛小貓一般，發誓說他是她所愛的小狗，她在世上只愛他一人。他不怕喬治了，因爲他的母親把他留在芳呆特村，不放到巴黎來。還有那肥胖的史丹奈，魔法以爲自己可以替代了他，却不敢開口說及。他曉得史丹奈又起了經濟上的恐慌，快要被交易所沒收他的財產，他只好依附着

蘭特鹽場的股東努力要他們籌出幾個錢來，當摩法在娜娜家裏遇見他的時候，她便平心地向摩法解釋，說他爲她花了不少的錢，現在她不忍把他像一隻狗一般地趕出門外。再者，自從三個月以來，他被肉慾迷住了心竅。除了需要佔有她的身體之外，並不覺得有別的需要了。他的肉慾啓發得這樣遲，此刻他只像一個少年人狼吞虎嚥，再也沒有心想到虛榮與妒忌了。只有一種顯明的感覺能使他動心：娜娜不像當初那麼客氣了，不吻他的鬚子了。他因此軟心，他不懂婦女的心理，自問她有什麼可以責備他的呢？他自以爲已經充滿了她的願望了。此刻他始終想着今早的一封信；她到她的戲院裏來消遣一夜本是很簡單的目的，爲什麼要說謊，把事情弄複雜了呢？行人們又把他一擠，他便走過了廊子，在一間飯店的通過室裏停了脚步，聚精會神地望那玻璃窗裏的幾隻拔了羽毛的百靈鳥與躺着的一尾大鮭魚。

後來他似乎還魂了一般，搖了一搖身子，舉起了眼睛，知道此刻已經將近九點鐘了。娜娜快出來了，他決定問她一個實情。他一面走，一面想起從前在戲院門前接她的時候已經在這地點徘徊過好幾次了。所有一切的商店都是他所認識的，店裏發出來的臭味都是他聞過的；燈上的煤氣，俄國牛皮的臊氣，還有一間糖食店的地層裏發出來的華尼廬的香氣，化妝品店裏發出來的麝香。

掌櫃的婦人們都像認得他，溫和的注視他，弄得他不敢停腳了。一霎時，他又怔怔地望着商店上面許多招牌伴着的一排一排的小圓窗，好像他第一次看見，要細心研究似的。後來他又走到大馬路上站了一分鐘。雨漸小了，只像一種微細的塵埃。雨滴在他的手上，冷氣把他心裏的熱氣打消了。於是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她現住在馬岡附近，她的女友歇瑟爾夫人家裏。自從入秋以來，她病得很厲害。這時甬道上的車輛在泥水裏打滾，因此他想現在是這樣的天氣，住鄉下的人更難堪了。忽然間，他耽心一件事，於是他回到走廊的人叢裏，大踏步向前走。原來他忽然這樣設想：假使娜娜提防他，她會從孟麥特走廊裏溜走了的。

從此刻起，摩法伯爵便在戲院的門口窺伺着了。他不高興在迴廊裏等候，因為他恐怕有人認得他。於是他站在陸離走廊與聖瑪克走廊的轉角。這是一個曖昧的地方。有些黑暗的商店：一間是沒有主顧的鞋店，一間是塵埃佈滿了的木具店；還有一間煙氣瀰漫的閱讀室，室中有的是罩着燈罩的燈，在放出淡淡的綠光。在這裏徘徊的人却都是些衣冠整肅而且很有耐心的先生們，雜在醜醉的佈景工人們與襤褸的場面女伶們裏頭。戲院門前只有一盞煤氣燈照耀着，燈外的玻璃球却是沒有光澤的了。摩法一時有意詢問伯龍夫人；後來他恐怕她告訴了娜娜，娜娜便會從大馬路溜

走了。於是他仍舊踱來踱去，決定直等到人家要關鐵柵的時候把他趕出來，然後他纔走；這種事，他已經遇着兩次了。他一想起了孤零零地歸家睡覺，心裏就痛苦起來。每次有些不戴帽的女人與穿着污穢的衣服的男子出來的時候，一個個都放眼審視他；他每次只好走回到閱讀室的窗前。在玻璃窗上貼着的兩張佈告中間，他始終只看見同樣的景象：一個老頭子挺直了身子，獨自一人佔了一張很大很大的桌子，在一盞燈的綠光之下，用他的一雙綠手捧着一張綠色的報紙正在閱讀。還差幾分鐘就到十點鐘了，另有一個高大的黃髮美男子，戴着手套，也在戲院門前散步等候着。於是他們每次相遇的時候各各斜望了一眼，大家都有提防的意思。魔法伯爵直走到兩個走廊的轉角，那邊有一面很大的立鏡嵌在牆上，他在鏡上看見他的莊重的容貌與規矩的步伐，心裏又慚愧，又害怕。

十點鐘響了。魔法突然想起：他要知道娜娜是否在她的化妝室裏並不是一件難事。他走上了三級階臺，穿過了黃色粉刷的小通過室，只見院子裏的門只是掩上了的，他便悄悄地開門溜了進去。這狹小的院子潮溼得像一口井，其間有許多臭氣薰天的廁所，與廚房的爐灶，還有那門房堆積來的一些花草。這時候，院子裏給一種黑色的水汽瀰漫着；但是兩邊牆壁上的窗子却大放光明。樓

下是什物室，與戲役的站所，左邊是辦公處，右邊與樓上乃是伶人們的化裝室。這好像黑暗裏的灶口一般。魔法伯爵一進來便看見第一層樓的化裝室是有燈光的。他的心裏頓覺鬆快，高興起來，竟忘了形，不知道自己是在一間巴黎老屋的汗泥與穢氣裏了。溜斗裏沙沙有聲，原來是化裝室裏的人大傾膩水，伯龍夫人的窗子裏溜出了一道燈光，映黃了一段苦侵的石路，與洗碗槽的水滴壞了的一堵牆脚。這裏堆着的是些舊桶子與破鉢子，還有一隻破鍋子，鍋子裏長出一棵小樹來。這時只聽得門響了，伯爵便退了出來。

娜娜不久一定下樓來了。他仍舊回到閱讀室的前面；一盞小燈戳破了一塊黑影，那老頭子還是不動，他的報紙上只有他的破影。後來他又向前走；這一次他走得更遠了，他穿過了很大的走廊，沿着陸離廊直到費陀廊，這廊下又冷又沒有行人，沈在無聲的黑暗裏。他又轉身，走過了戲院門前，轉過了聖馬克廊，竟走到了孟麥特廊，他看見一間雜貨店裏有一具鋸糖的機器，他覺得有趣，便站了一會。但是，走到第三週的時候，他忽然又怕娜娜從他的背後溜走了。於是他與那黃髮男子站在戲院的門口，他們二人你望我，我望你，外面表示謙恭有禮，其實他們是互相仇視的。某一幕完場之後，有些佈景工人啣着煙斗走了出來；一個個都把他們撞開，他們都不敢作聲。有三個頭髮蓬鬆的

女子穿着骯髒的衣服立在門檻上。她們在吃蘋果，把果核吐在地上。他們二人都低了頭，不看她們的無恥的眼色，不聽她們的粗鄙的言語。她們出來的時候，故意撞着他們，覺得如此乃是很好玩的。

恰巧這時娜娜走下了三級階臺。她瞥見了魔法，臉色大變。

『呀！是您！』她吃吃地說。

那些場面女伶起初還冷笑，後來認得是她，便害怕起來。她們都排了班站着，像奴婢們做壞事，被主婦撞見了一般，大家嚴肅正氣，不敢放肆了。那高大的男子躲開了，他放了心，同時也很悲哀。

『好！請把您的臂給我罷！』娜娜不好氣地說。

他們徐徐地走了。伯爵本來預備好了許多話問她，此刻卻找不出一句話說，倒是她很迅速地敘述了一段經過：八點鐘的時候她還在她的姑母家裏，後來她看見小路易的病好得多了，所以她忽然起意要到戲院裏來走一躺。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嗎？』他問。

『是的，爲的是一本新戲劇，人家徵求我的意見，』她躊躇了一會，纔這樣地回答。

他懂得她說。

上以爲很會『侯便把他趕出門外，於是侯臂攬緊了他的手臂，他起了一種肉感，便失去了勇氣。他等

候了這許久，並沒設的站所，左邊是他有她在手裏，便一心只想要保留着她。到了明天他再想法子探問她到她的化裝室裏來的原因不遲。娜娜仍舊躊躇，顯然是在內心做功夫，一則要裝沒事人兒，二則要打定一個主意。她走到了陸離廊的轉角，在一間扇店的前面停了脚步，說：

「呢？這螺鈿鑲着的羽扇好看得很！」

後來她又毫不在意地問道：

「那麼，你送我回去嗎？」

「當然啦，你的孩子的病已經好些了。」他詫異地說。

她後悔不該說孩子的病好些了。於是她說小路易的病也許有新的變化，她要再到巴第諾爾去看望他。魔法說他願意送她去，她不好說推辭的話。她此時的心很急，同時要表示和婉，真把她氣壞了。後來她忍着氣，決定捱些時間。但願能在半夜離開了伯爵，她的一切的願望便都可以實現了。

她說：

「真的，不錯，今晚你是獨身的了。你的妻子要明天纔回來，不是嗎？」

「是的，」伯爵答時，覺得有幾分難爲情，因爲她不客氣地把伯爵夫人叫做他的妻子。

這時娜娜偎倚着他，問火車的時刻，問他去不去車站等候她。她又放慢了脚步，像是覺得那些商店很有趣似的，她走到了一間珠寶店的前面，又站着說：

『你看！多麼希奇的一隻手鐲！』

她非常喜歡巴諾拉馬路。她在青年時代，便愛巴黎的假珠寶與紙製的假牛皮的器具。當她走過的時候，她不能不停步觀看各店裏的陳列品，還像當年跛着破鞋的孩子時代一般。她在一間糖食店前忘了形，又靜聽旁邊的一間店子裏奏風琴。她尤其愛看很便宜的古玩，譬如核桃挖的百寶箱，拾破布的人的筐子，王多夢柱，與鑄着寒暑表的埃及碑。但是，今晚她的心忙意亂。真所謂視而不見。她不得自由，討厭得很！在這敢怒而不敢言的情況之下，她預備做一件壞事。唉，同那些上流人來往有什麼用處呢？她因為她的孩子般的嗜好，已經敗了那王子與史丹奈的財產，然而她還不曉得錢在哪裏去了。哈斯曼大馬路她的住宅的家具還沒有佈置完備；只有那紅綢糊的客廳的點綴品太多了，倒顯得雅俗雜陳，很不相稱。到了現在，當她沒有錢的時候，債主們逼得她更緊；她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因為她自以為很會理財，為什麼仍舊窮困呢？一個月以來，她恐嚇史丹奈，說如果他不能給她一千佛郎，便把他趕出門外，於是他千辛萬苦，纔羅掘了一千佛郎來。至於魔法呢，他是糊裏糊

娜

塗的，他不曉得給女人的錢，她也不能怪他慳吝。呀！假使她不常常記起品行端正的格言，她早已脫離了這社會了！索愛每天早上都勸她，說她應該懂得處世的道理；她也常常想起夏門的府第，她的幻象一天一天的擴大起來。所以她雖則怒氣勃勃的，她仍舊很柔順地攪着伯爵的手臂，在漸漸稀少的行人裏，從這一間店面到那一間店面。外面的石路乾了，一陣涼風進了走廊，掃蕩了廊裏的熱氣；彩色的燈籠，一排一排的小燈，與那常做招牌的很大很大的扇子，都被風吹動了。在飯店的門外，一個夥計把門上的水晶燈球熄了。其他各商店裏空空地沒有主顧，只剩有掌櫃的女人們似乎在開着眼睛睡覺。

娜

『唉！這愛情！』娜娜說時，已經到了最後一間店子，又退回幾步，很有感觸地注視一隻餅製的獵犬，這獵犬在許多玫瑰花裏的一個狗窠的前面，正在舉起一隻腳。

他們畢竟離了這走廊，她不願意要車子。她說天氣很好，他們並不忙，何不散步回去更有趣些？後來她到了那英國咖啡館門前，她又想要吃蠔子，她說自從今早她知道小路易病了之後，她還沒有吃一點兒東西。魔法不敢逆她的意，但是他還不敢明目張膽地伴她坐咖啡館，所以他要了一間特別室，匆匆地沿着走廊溜了進去。娜娜跟着他，似乎很熟識這館子。一個夥計把特別室的門開了，

他們正要進去，恰巧旁邊的人聲喧闐的客廳裏有一個男子突然走了出來。原來這就是達克奈。
『娜娜！』他嚷說。

伯爵連忙躲進了特別室裏，室門仍舊半開着。達克奈走時，眨了幾眨眼睛，用嘲笑的口氣說：

『呃！你好了！現在你從王宮裏把他拉了來了！』

娜娜微笑，以指按唇，示意叫他住口。她看見他很有架子了；她對他還有幾分情愛，所以雖則恨他與上流婦人在一塊的時候便假裝不認得她，此次她還欣幸遇見了他。

『你近來怎樣了？』她很親熱地問。

『我混進社會裏了。真的，我想要結婚了。』

娜娜聳了一聳肩，有可憐他的樣子。但是他半戲半真地說：如果他要做一個乾淨的男子，在交易所賺來的錢僅僅夠買花送給女人，這種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他的三十萬佛郎，只用了十八個月。如今他要講實用，他不久要娶一份很厚的嫁費，而且像他的父親成爲一個縣知事。娜娜仍舊微笑，不相信他。她把頭向客廳裏一送，問道：

『你在那邊同誰在一塊兒？』

「唉！一羣的人！」他說時忘了他剛纔的計畫；「你不曉得，萊雅在敘述她遊埃及的經過呢。有趣得很！她說了一段洗澡的故事……」

於是他就談那洗澡的故事，娜娜且不走，殷勤地聽他說。說到後來，他們都把背靠着走廊的牆上對立着。煤燈在很低的天花板下照耀着，廚房裏放出些不甜不酸的氣味。有時候，客廳鬧得太厲害了，他們爲着聽話便利起見，竟把臉兒湊攏來。每隔二十秒鐘，有一個夥計捧着菜盤子走過，看見他們阻住了走廊，只好叫他們讓路，但是他們並不住口，退到牆邊，靠着牆仍舊談論，像在他們自己家裏一樣舒服，雖則有食客們的喧譁與夥計們的奔走撞闖，他們毫不在意。

「你看！」達克奈說時，指着特別室的門，原來魔法已經不見了。

他們二人都注視那特別室。那門輕輕地震動，似乎有微風搖撼着，後來那門終於慢慢地掩上了，沒有一點兒聲音。他們你望我，我望你，靜默地笑了一笑。伯爵在那裏面該是悶煞了。娜娜問道：

「我來問你，福歇利爲我做的文章，你看見了嗎？」

「是的，那是一篇金蠅，」達克奈答；「我沒有同你談起，因爲我恐怕你傷心。」

「傷心嗎？爲什麼？他那文章長得很。」

她因爲費加羅報肯給她佔篇幅，覺得非常榮耀。但是，假使不是她的理髮匠法朗西帶了報紙來，解說給她聽，她竟不會曉得這篇文章裏說的是她。達克奈偷眼審視她，只管悄悄地冷笑。也罷，既然她自己滿意，人人也應該滿意了。

『對不起。』一個夥計兩手捧着一塊方冰走過，把他們隔開。

娜娜向摩法等候着的特別室走了一步。達克奈說：

『好！再會！你去看你那烏龜罷。』

『爲什麼你叫他做烏龜呢？』

『當然因爲他是烏龜啦！』

她聽了這話，引起了她的興趣，便又回來靠在牆上。

『呀！原來如此！』她只這樣說了一句。

『怎麼你不曉得嗎？他的妻子同福歌利睡覺……大約是在鄉下的時候就開始了。剛纔我來這裏的時候，福歌利就走了，我猜他與她今晚有一個約會。她對她丈夫假說她旅行去，我想。』

娜娜起了一陣感觸，默然不語。半晌之後，她纔拍着大腿說：

「我也懷疑呢！那一天我只在路上看見她一眼，我就猜透了她……一個正氣的婦人肯偷漢子嗎？而且她偷的竟是那沒廉恥的福歇利！他將來會教他做些好事的！」

「唉！」達克奈惡狠狠地說：「這並不是一種嘗試。也許她比他知道的更多呢。」於是她憤激地叫道：

「真的……好一個社會！太骯髒了！」

「對不起！」一個夥計捧着酒瓶走過，隔開了他們。

達克奈重新又傍近她，把手攬着她一會兒。他此刻運用他那迷惑女人的清朗的聲音向她說道：

「再會罷，愛……你須知，我始終愛你。」

她離開了他；微笑地向他說話時，一陣喝采歡呼的聲音從客廳裏透出來，蓋住了她的聲音。她說：

「呆子，我們的關係已經完了……也罷，不要緊。這兩天你可以再到我的家裏來。我們再談罷。」
前來她的面色變為十分嚴重，像一個抱憤的世家婦女一般說：

「呀！原來他是個烏龜……呢，親愛的，這個討厭得很。我生平最痛恨的乃是烏龜。」

她進了特別室的時候，看見摩法坐在一張狹小的橫炕上，面色淡白，雙手伸來縮去，顯出不耐煩而又勉強忍耐的樣子。他並沒有一句話責備她。她此刻的心裏動搖，又可憐他，又藐視他。唉！這可憐的男子，竟被一個壞女人給他載了綠帽子！她很想即刻上前攪頸安慰他。但她回心一想：這也是一種報應，誰叫他對女人們糊裏糊塗？這麼一來，可以給他一個教訓。然而她終於被慈悲心戰勝了。她本來說要吃蠔子，便叫了些蠔子來吃了，還不肯丟開他。他們只在英國咖啡館裏耽擱了一刻鐘，便一塊兒回到哈斯曼大馬路來。這時是十一點鐘了；在半夜以前，她總可以想出一種和平的方法趕走了他。

爲慎重起見，她在外廳裏吩咐索愛說：

「你替我窺探着他；如果他來了，這一個還伴着我，你就吩咐他不要作聲。」

「但是我把他安置到那裏去呢，夫人？」

「把他留在廚房裏更妥當些。」

此刻摩法在臥房裏早已把禮服脫了。房裏的爐火很紅。這臥房仍舊與從前是一樣的：家具是

紫檀木的，椅子與牆壁是刺繡的，繡的是灰色底的藍色大花朵。有二次，娜娜想把房子改造，第一次想要改爲黑絨的，第二次想要改爲白綢的，加上些玫瑰色的結子。但是，史丹奈應承了之後，她卻又把他給她改造房間的錢吃光了，始終沒有變更過。她只在壁爐上添了一張虎皮，天花板下掛了一盞水晶小燈。這時他們進了房來，把門掩上了之後，她說：

『我呢，我的眼睛不倦，我不要睡。』

魔法此刻不怕人家撞見了，便十分柔順地遵她的命令，他唯一的憂慮乃是怕她生氣。他說：

『隨你的便罷。』

然而他又把靴子脫了，然後坐在火爐前面。娜娜有一種娛樂乃是對着衣櫥的立鏡脫衣裳，她可以從頭看到腳。她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褪下來，直褪至襯衫，然後一絲不掛地忘了自己，向鏡子裏望了又望。她很愛她的身體：凝脂般的肌膚，與弱柳般的腰肢，令她怔怔地望着出神，她自己也銷了一點呢；她這樣做，並不爲的是別人，只爲的是她自己。

這一晚，她想要看清楚些，便把壁上的六支蠟燭都點着了。但是，她正要卸了襯衫的當兒，忽然

住了手，沈思了一會，一個問題到了唇邊。

『你沒有看見費加羅報上的文章嗎……莫子上的就是。』

這時她的腦筋裏重現出達克奈的冷笑，她的心裏懷疑起來。假使福歇利說她的壞話，她非報仇不可。於是她又矯作不大關心的樣子，向摩法說道：

『人家說那上頭敘述的是我。是不是愛，你的意見怎麼樣？』

她把襯衫卸了，赤裸裸地等候摩法讀完那一段文章。原來福歇利所做的一篇金蠅敘述的是一個女子的歷史。說這女子的祖宗四五代都是些醉漢，困苦與酒毒把歷代的血脈漸漸地越弄越壞了，直到這女子的身上，便變了一個不規則的女性。她在巴黎的一個市鎮裏生長，她的身材很高，面貌很美，肌膚十分完滿，好像糞土堆裏長出來的肥壯的植物一般。因此她竟能爲窮困的人們報仇，在社會裏揚眉吐氣。平常的時候，腐敗的種子只在民衆裏傳播，而她竟把腐敗的種子傳播到貴族的社會上來。她變爲自然界的一種大力，破產的一種酵母，她不知不覺地把巴黎放在她的雪白的兩腿中間弄腐敗了。直到這篇文章的末段，福歇利纔把她比做一隻金蠅。說這蠅從污穢裏飛了出來，沿途嘍吮了許多死屍，於是牠嗡嗡地唱，蹣蹣地跳，耀着牠那翅上的金光，飛進了王侯的第宅。

只一停在男人們的身上。即刻毒死了他們。魔法看完了這篇文章，抬了頭眼怔怔地只望着爐火。

『怎麼樣？』娜娜問。

他默然不答：似乎想要重複地看一遍。他忽然覺得一段冷氣從他的腦蓋直流到他的肩頭。這篇文章寫得神出鬼沒，卻有很奇怪的比擬。他被這一篇文字打動了心，數月以來他所不願意設想的事情，而今都啓發在他的心頭了。

娜

於是他把頭抬起來。此刻娜娜正在對鏡自賞，悠然神往。她低下頭來，聚精會神地在鏡子裏注視她的屁股右邊的一個小棕色痣。她把指頭摸那痣，更彎腰把那痣彈了幾彈，大約是她覺得這地方有這一個小痣乃是有趣而且好看的。後來她又研究她的身體其他的各部份，像一個小兒爲好奇心所驅使一般。她每次看見了自己的身體，沒有一次不驚歎的，活像一個少女初次看見她的身體發育。她徐徐地把兩臂張開，顯出一個豐腴的梵奴，又彎了身，看了正面又看背面，呆望着雙乳的斜面與又圓又滑的雙股。末了，她又把身子向左右搖擺，撇開了兩膝，扭動腰肢，竟像一個埃及舞女用肚子跳舞一般。

魔法瞻望着她，越望越怕，手裏的報紙墜下地來。此刻他的心境清明，便自己藐個自己。對了在

三個月以內，她敗壞了他的生命了，他料不到平日所痛恨的污垢竟染進了他的骨髓。此刻一切都快要敗壞在她的身上了。一霎時，他悟起了淫邪的毒，他的家庭與社會都在動搖欲倒的情況之下了。這時他沒法子掉過頭去，便索性緊緊地望牠，努力想要利用她的赤裸的身軀令他心中作嘔。

娜娜不動了，她的右臂放在頸後，左手握着右手，頭向後仰着，兩肘離了身。他看見她的雙眼半閉；口半開；一種淫笑直上眉杪。她的腦後的黃髮長垂肩背，像一隻母獅頸上的毛一般。她的腰拆下了，同時肋旁緊張，顯得她的腰很堅韌，乳房結實，凝脂般的肌膚裏現出很強壯的筋絡。一道細紋從肩直流到腳邊，在股上起了一段微波。魔法眼看着這有情的身軀，則見金色的肌膚與各處的圓形都在燭光下反映出一種綾絹的光采。他想起當初他對於婦女的厭惡的心理，又想起了新舊約全書，便覺得娜娜是個猛獸。娜娜是個多毛的人，一簇細毛在身上像一把天鵝絨。她的兩股與大腿像一匹牝馬的臀部，很多肉地隆起，有許多很深的摺痕。這是無意識的猛獸，只她的氣味已經夠敗壞社會了。魔法越看越不厭，心緒縈繞，甚至於閉了眼睛不看之後，他仍舊見黑暗裏有一個兇惡的娜娜，管領了他的全身。從今以後，他永遠只好在她的眼前與她的肉裏過生活了。

這時娜娜把身子裹成一團。似乎她的四肢已經起了一陣情慾的震顫。她的眼睛溼了，把自己

弄小，好像要容易感觸自己的身軀似的。後來她又撒開了兩手，從頸上直溜了下來，溜到乳上，便熱狂地把手壓她的雙乳，於是她昂了頭，把腮向左假向右假，向雙肩假，嬌柔地溫存她的全體。她的貪吃的嘴吹出她的慾望來。末了，她把嘴吻了許久她的腋旁，同時向鏡裏微笑，原來鏡裏的娜娜也在吻她的腋旁哩。

這時魔法低聲長歎。這孤寂的歡娛令他動了氣。忽然間，像被狂風吹送似的，一時不能自制。於是他用野蠻的手段，竟把娜娜一摟，把她摔在毯子上。她叫道：

『快放手！你摔痛了我了！』

他知道他自己是不可救藥的了，他分明曉得她是無智識的，污穢的，說謊的；然而他還要她，那怕她有毒，他也不管。一會兒，他把她放了起來，她生氣地說道：

『唉！你真糊塗！』

然而她的氣不久就消了。現在不怕他不走了。她披上了一件有花邊的夜用襯衫，走到爐火前面坐在地上。這是她最愛坐的地方。她又問福歇利的文章是怎樣的；魔法想要避免吵嘴，便只模糊地回答。再者，她也說她有過福歇利一些時候。現在她默然不語，沈思了半晌，要設法發送魔法。她希

望用客氣的手段，因為她畢竟是一個好心人，不願意害人家傷心；尤其是這一位，他已經做了烏龜，越發應該可憐他。

「喂，」她到底開口問他了：「你的妻子是明天回來嗎？」

摩法躺在一張靠背椅上，四肢疲倦，有打盹的樣子。娜娜怔怔地望着他，心裏不住地尋思。她把一邊的大腿坐在那繃了的輕紗之上，兩手扶着她的一隻赤裸的腳，很機械地把腳扭了又扭。

「你結婚很久了嗎？」她問。

「十九年了，」伯爵答。

「呃……你的妻子呢，她待人好嗎？你們過的共同生活很好嗎？」

他默然半晌，然後很難為情地說：

「你須知，我曾經請求過你，叫你千萬不要提起這種事情。」

「奇了！爲什麼呢？」她說時，已經着了惱；「你的妻子，我不會吃了她……親愛的，你須知，世上的婦女都有同等的價值……」

然而她住了口，因為她怕一時盡情說了出來。不過她裝了一種高尚的態度，因為她自以爲是

個好心人。唉！這男人真可憐，她應該放鬆了他。這時她心裏起了一個有趣的念頭，緊緊地望着他微笑說：

「喂，福歇利逢人說你的許多話，我還沒有告訴你哩……他真是一條毒蛇！我不恨他，因為他做的文章還對得我住；然而他畢竟是一條毒蛇。」

她說着笑得更厲害了。她放下了她的脚，把身子挪到伯爵跟前，把兩乳靠緊他的兩膝。又說：

「你看，他竟向人家發誓，說你要妻子的時候還是一個童男……呃？你還是一個童男嗎……呃？你真的嗎？」

她用眼神催促他，她的手直放到他的肩上搖撼他，要他承認。

「當然啦，」他終於用嚴肅的聲氣說了。

於是她仍舊倒坐在他的脚上，大笑起來，斷斷續續地說話，一面說，一面把手輕拍着伯爵的臉。『怕不令人笑煞！天下只有你是這樣的，你真是一個怪物……唉！我的可憐的小狗，那時節你大約是呆得很！一個男人不懂事，實在滑稽得很！豈有此理！我恨不得看見你們的第一夜……你們的經過很好嗎？告訴我兩句罷！我求你告訴我罷。』

她問了又問，尋根究底地把最微細的情節都問他。她笑了又笑，笑得彎了腰，襯衫褪了下來，又撩起，爐火把她的肌膚映成金光，伯爵着了迷，漸漸地把他的新婚之夜敘述給她聽了。此時他已經絲毫不覺得難爲情。他解說當時他怎樣失了「童貞」，連他自己也覺得有趣。不過他還存着幾分羞恥，所以他選擇了些比較地文明些的字眼。娜娜得了勢，趁此便問及伯爵夫人。他說他的妻子長得很好，只嫌她太冷了。他敘述到這裏，又說：

「唉！你犯不着吃醋。」

娜娜不笑了。她再回到她的原位，背向着火，兩手抱膝，把下巴靠在膝上。她正色地說道：

「親愛的，一個男人第一夜在妻子跟前有不懂事的樣子，這是沒有價值的。」

「爲什麼？」伯爵詫異地問。

「因爲……！」她慢慢地回答，有博士的氣概。

她一面說，一面搖頭。後來她畢竟肯說明白了：

「你須知，我是曉得這種事的經過的……老實說，女人們是不高興不懂事的男子的。她們一句話不說，因爲她們害羞，你懂嗎？……但是她們的心思比男子更厲害呢……男子不曉得的時候，

她們遲早是要向外發展的……你相信我的話罷。」

他似乎不懂得她的話。於是她越說越着實。她是個好心人，憑着她的友誼，給他這個教訓。自從她知道他是烏龜之後，她便有事在心，覺得如果不同他說了出來，終是不痛快。

「天啊！我說的是與我沒有關係的事……我說這話，因為人人都應該有幸福……我們談下去罷，是不是好，我希望你坦白的答覆我。」

她頓了一頓，換了坐的姿勢，把身子烘火。

「呃？熱得很。我的背脊烤熟了……等一等，讓我烤一烤我的肚皮……這是很能醫治痛苦的！」

那 她轉了身，乳向着火，脚承着大腿，又說：

「讓我問你，你不再同你的妻子睡覺了嗎？」

「是的，我向你發誓，」摩法說時，恐怕有一場吵鬧。

「你相信她真的是一塊木頭嗎？」

他把頭放低了，表示肯定的意思。

『因此你纔愛我嗎……答覆我罷！我不會生氣的。』
他仍舊點頭不語。她說：

『很好！我早猜是這樣的呢。呀！可憐的小狗……你認識我的姑母洛拉夫人嗎？將來她來的時候，你可以叫她敘述她家對門的果子商人的歷史罷……你不曉得，那果子商人，他……娘的！這爐火熱得很！我非轉身不可。現在我要烤左邊的肉了。』

她說着，把左股向火，看見爐炭把她的肉映得更紅更胖，她不覺失笑，心中自樂。

『是不是？我竟像一隻鵝……唉！對了，一隻烤鵝……我轉身了，我轉身了。真的我把我的肉汁拌着我的肉烤熟了。』

她有了一種巧笑，忽然外面有人聲與雙扉之聲。魔法詫異起來，用眼睛質問她。她的面色變嚴重了，而且有耽心的神情。她說這當然是索愛的貓，這可惡的畜牲，把一切都打破了。此刻是十二點半鐘了。這烏龜的幸福，與她有什麼相干？現在另一個來了，她應該趕快把他打發走了纔是。

『剛纔你說到什麼了。』伯爵殷勤地問，因為他看見她這樣可愛，十分歡喜。
但是娜娜存心趕他走，她的脾氣突然變了。她變了殘酷，也就不說客氣話了。

那

『呃是的，我說到那果子商人與他的妻子……親愛的，你聽我說，他們二人從來不互相接觸過……你須知，她是很歡喜那事的；他呢，他是一個不見世面的呆子，不曉得做事……後來他以為她是一塊木頭，於是他向外發展，找了好些野女人；他的妻子在另一方面也找了些比她丈夫更壞的男子……凡是合不來的夫婦，結果總是這樣的。我是曉得很清楚的！』

摩法終於懂得她的隱語了，面色大變，想要叫她住口。但是她已經得了勢了。

『不，不要噁哩咕嚕了……假使你們不是些傻瓜，你們對妻子該是對我們一樣好。假使你們的妻子不是些糊塗虫，她們也會費心把你們籠絡，像我們籠絡你們一般……這些都是些教訓……好孩子，放進你的袋子裏去罷。』

那

『您不應該談論那些正氣的婦人，您是不了解她們的，』他氣憤憤地說。

忽然間，娜娜跪起來，說：

『我不了解她們……你的正氣的婦人們，她們並不乾淨！不是我激你，請你找出一個敢像我這樣見人的……老實說，你不說還好，說起你那些正氣的婦人便叫人笑痛了肚子！請你不要把我迫得太緊了，不要迫我說出些不好聽的話，叫我將來後悔。』

伯爵喃喃地低聲罵了一聲粗言，算是答覆了她。此刻輪着娜娜的面色變白了。她望了他幾秒鐘不說話。後來却用清朗的聲音說：

「如果你的妻子給你戴綠帽子，你怎麼辦？」

他表示了一種威嚇的態度。她又說：

「好！我呢？如果我給你戴綠帽子呢？」

「唉！你嗎？」他說着，聳了一聳肩。

當然，娜娜不是不好心的人。初說話的時候，她本想劈頭就罵他做烏龜，後來她終於忍住了。她喜歡安靜地告訴他。但是，到了最後，他激得她動氣了，她便管不得許多了。她又說：

「那麼，我不曉得你在我家做些什麼……你把我歪纏了兩個鐘頭……我請你找你的妻子去罷，她正在同福歇利做這個。是的，一點兒不錯，他們在台布路，勃羅旺斯路角……你看，我把地址也告訴你了。」

她看見摩法站起來，身子不穩，像一頭被屠槌打的老牛，於是她得了勝利，又說：

「正氣的婦人們竟出頭把我們的情郎搶去了……好！正氣的婦人，她們做得好事！」

但是她不能再說下去了。魔法很兇惡地把她一推，她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舉起了腳跟，預備如果她再說便踏碎了她的頭顱。一霎時，她大懼起來。他一時發了狂，把房間亂打。他一方面不許說話，一方面大鬧起來，令她忍不住流淚。這時她非常後悔。她扭轉了身子，烤她的右邊的肉，同時決意安慰他：

『我向你發誓，愛，我以為你是曉得了的。否則我決不會告訴了你……再者，這也許不是真的，我呢，我並不說肯定的話。人家告訴了我，社會上都傳遍了；但是，這有什麼證據呢？……呀！你枉自提心吊膽，這是你錯了。假使我是男子，我一定不管女人的事。你須知，女人們無論上流下流，都是同等的價值。』

她攻擊一般的女人，想要使他少受些刺戟。但是他不聽她的話了。他在踏來踏去的時候，早已穿了靴子，披上了禮服。他還把房間打了一會兒。後來他作最後的一縱，好像他發見了門口似的，他便走了。娜娜十分生氣，雖則只剩有她一人在房裏，她高聲又說：

『好！一路福星；當人家同他說的時候，他真有禮……我還拐灣子呢！是我先回來，我已經道歉不少了……他還要嘔我的氣！』

她老大不滿意，把雙手抓她的兩腿。但是她到底決定她的主意了。

『呀！吓！他做烏龜，並不是我的罪過啊！』

此刻他的身子各方面都烤熟了，像鷓鴣一般熱，於是她鑽進了被窩裏，按鈴通知索愛，教她把那在廚房裏等候着的另一個叫進房裏來。

在外面，魔法兇狠狠地走路。剛纔天又下了一陣大雨。他在油滑的石路上滑了一腳。他機械地向空中注視，則見天上有幾朵煙煤般黑的雲，在月亮上面滾走。在這時候，哈斯曼大馬路的行人很少。他沿着奧比亞的工作場走去，他尋覓黑暗，吃吃地說了些沒有條理的話。那蕩婦說的是謊語。她一則糊塗，二則殘酷，以至於捏造了這些話。他舉起了脚跟的時候，本該踏碎了她的頭顱。總之，這是很可恥的一件事，他決不再見她了，再也不摸她了；否則他便是一個沒志氣的人。此時他儘量地呼吸，表示他得了解放。呀！這赤裸的魔鬼，在爐火邊烤肉像一隻烤鵝，竟把他四十年來所尊重的人物唾棄無遺，真是可恨！月兒出來了，一片銀光浸了杳無行人的馬路。他忽然絕望了好像墮落在很闊很闊的虛空裏，魂魄散地哽咽起來。

『上帝啊！完了！什麼都沒有了！』

沿着馬路有許多趕路的人正在把三步併作兩步走。他的腦裏始終浮現着娜娜所敘述的事，他想要研究實際的情形。他的妻子須在明天早上纔從歐瑟爾夫人的府第歸來。但是，她儘可以在前一晚回巴黎，在那男人的家裏過夜哩。現在他記起芳呆特村消夏時的許多情節來了。有一天晚上，他撞見了沙蘋在叢樹下，與那男人在一起；她一時心亂，竟不能答覆他的話。現在，她爲什麼不會到他家去呢？他越想越覺得娜娜的話很近人情。結果他竟覺得這是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了。他在一個蕩婦的臥房裏脫褂子，同時他的妻子在一個情郎的臥房裏脫衣裳，這乃是最簡單而且最合邏輯的事。他設想到這一層，勉強使自己冷靜。肉慾的影子擴大了，竟像包裹了全世界。他的腦裏浮現了種種的熱狂的形像。忽然間，裸體的娜娜引出了裸體的沙蘋。他有了這種幻象，便把她們二人接連在蕩婦的一類，於是他一時失足，竟跌倒在甬道上，有一輛馬車經過，幾乎把他壓碎了。有些女人從咖啡館裏出來，笑着用肘撞碰他。這時他不由自主地重新流淚，不願意在人們跟前哽咽，便逃進了一條無人而黑暗的小路。這是羅西尼路；他沿着那一排寂然無聲的屋子，像一個孩子般哭起來。他用一種啞啞的聲音說道：

「完了！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

他哭得太厲害了，便把背靠着一扇門，把雙手掩面，淚珠浸溼了手。只聽得一陣脚步聲，他又離了門口。這時他像一個夜不歸，脚步不穩，覺得一種羞恥，一種恐怖，令他逃避人羣。當那些行人走過的時候，他以爲人家看見他的肩膀動搖，便會猜透了他的事情，所以他努力要裝沒事人兒。他從船戶路走到了孟麥特路。他看見了燈光輝煌，知道到了大路，便連忙回步，他這樣地跑了一個鐘頭的路，專找些最黑暗的地方走去。他的雙腳自然而然地走向一個目的地，然而他很耐心地拐了一個大灣子。末了，到了一個路口，他抬起頭來看時，原來他已經到了。這正是台布路與勃羅旺斯路的交叉點。他從哈斯曼路到這裏，本來只需五分鐘，他因爲頭腦昏亂，竟費了一個鐘頭。他記得上月的一天早上，他到福歇利家裏道謝，因爲福歇利做了一篇文章稱讚王宮的跳舞會，而且提及他的名字。福歇利的住宅在第一層樓，宅中那些方格小窗子給一間商店的大招牌遮掩了一半。左邊最後的一個窗子裏有一道燈光從半間的窗帷裏透出來。他停了腳，眼怔怔地望着那一線光芒，聚精會神，像等候些什麼似的。

墨汁般的天空裏，月兒已經不見了，却下了一陣冰冷的細雨，聖三教堂裏報了兩點鐘。勃羅旺斯路與台布路把輝煌的燈光互照着，燈光漸遠漸滅，只剩有一種黃色的煙霧。魔法站着不動。原來

這上面便是臥房，他還記得：房中的地毯是紅色的粗布做的，後方有路易十三式的一張床，那燈該是在右邊的壁爐上。他們大約已經睡了，因為沒有一個影兒幌動。只有那一線光芒射出。像一盞小燈的回光。他的頭始終抬着，預定一個計畫：他按鈴，便上樓，門房叫他，他也不理；把肩頭撞破了房門，奔至床前，不等他們撒開了懷抱，便撲在他們身上。一霎時，他想起了他沒有軍器，不敢動手；後來他又決定扼他們的喉嚨。他重新定了他的計畫，又加以改良；然而他始終要等候一個憑據，然後下手。假使此刻他看見了一個女人的影子，他一定按鈴了。但是他心裏想這也許是一個誤會，想到這裏，心就冷了。假使不是的，他上了樓，有什麼話好說呢？他的心裏從新起了懷疑，以爲他的妻子是不能到這男人家裏的，因爲太沒有這個道理了。他站着不動，漸漸發呆，他等待太久了，他的久視的眼睛幻出種種的幻象來。

天下了兩陣驟雨。兩個巡警走近來，他只好離開了他站着的門口。等到他們走進了勃羅旺斯路之後，他仍舊回來，他的身給雨點打溼了，冷得只管發抖。那一線光芒始終架在窗間。這一次，他正要走時，房裏卻有一個影子走過了。這影子走得很快，竟令他自以爲是誤會的。但是房裏的影子往往來來，竟是全室驟動了。於是他仍舊呆呆地滯留在走道上，覺得心口疼得發燒似的，現在他只靜

第

七

章

候以求明白一切了。只見好些臂膀與腿的影子幌動，一隻很大很大的手像一隻水壺般擺來擺去。他都看不清楚；然而他似乎看得出一個女人的髻子。他自己辯論起來：這髻子教人猜是沙蹟的，不過那頸似乎太大了。此刻他失了感覺，失了能力。他的半疑半信的心理，越發令他的心口疼痛，於是他倚着門想要強作鎮靜，卻像叫化子一般地發抖。他無論如何，視線離不了那窗子，他的盛怒變為道德家的幻想：他看見自己是個議員，在一個會社裏大發議論，儘量地攻擊敗壞風俗的人，說淫人自有災禍。他也像福歇利做文章罵傳毒的蒼蠅，聲稱有了這敗壞的風俗之後，社會便不成爲社會了。這種幻想令他的心裏好過些。這時房裏的人影不見了，大約他們又睡覺了。他始終只凝視着，如有所待。

三點鐘響了，四點鐘也響了。他仍舊不能走開。一陣一陣的驟雨下來，他躲在門下，兩腿都濺了泥水。此刻再也沒有行人走過了。有時候，他的眼睛閉了，好像給那一線光芒燒着了似的，然而他堅持到底，仍舊呆呆地望着。那些影子又幌動了兩次，動的姿勢是與前相同的，那水壺般大的手還在擺來擺去。兩次的結果都變了寂靜，那小燈放出祕密的光芒。他忽然有了一個主意，於是他便安靜了些。原來他想要展緩下手的時間，等到他的妻子出來的時候纔下手還不算遲。他不會不認得沙

癩。這樣一來，事情很簡單，一則有了把握，二則不失體面。所以他只須停留在這裏就夠了。在許多搖撼他的心情裏，現在只剩有求知的需要。但是他因爲心中納悶，便在門前打盹起來；他努力找一個法子消遣。於是他計算他還要等待多少時間。沙蘋須在九點鐘前後纔到火車站去，那麼他還該再等差不多四個半鐘頭。此時他非常有耐心，覺得長夜漫漫的等待自有雅趣。

忽然間，那一線光芒竟滅了。這很簡單的一件小事在他看來却是一件意外的大禍，覺得一則可恨，二則可悲。他們顯然是熄了燈，預備入夢了。在這時候入睡乃是合理的。但是他生氣起來，因爲此刻那黑魘魘的窗子再也不能引起他的興趣了。他再望了那窗子一刻鐘之久。困倦起來，便離了門口，向街道上走了幾步。直到五點鐘，他只是往來散步，不時又抬頭看窗。窗子仍舊是黑的；有時候他還自問他是不是在夢裏看見窗子裏的影子動搖。一種非常的疲倦壓壞了他，他一陣發慄。竟忘了他在馬路上等候的是什麼。他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悻悻地蹴了石路一脚，驚得一跳，醒來時周身冰冷，頻頻發抖。唉！何苦這樣瞎操心？既然他們入睡了，便讓他們睡去罷。管他們的事情又有什麼用處？天色黑得很，沒有一個人會知道這些事情。於是他心裏的酸甜苦辣都消滅了，求知心也泯了，只希望找一種寬懷的事便算了結。冷氣漸漸增加，他在馬路上捱不住了；他走開了兩次，又走了

回來，然而回時只捺着脚步，所以漸漸漸遠。完了，什麼都沒有了，他直走到了大馬路，不再來了。

在馬路上乃是淒涼的路程。他懶洋洋地沿着牆走，脚步始終是一樣的。他的脚跟作響，他只看見他的影子打轉，隨着路燈的光或大或小。這事令他的心有所注，便覺得舒服了許多。走了一會，他竟不知道他走過了些什麼地方；他覺得似乎在一個馬戲場裏兜圈子。他的心裏只剩有最清楚的唯一的一種記憶。他莫名其妙地忽然覺得臉朝着巴諾拉馬路的街間，兩手握住了鐵柵。他不搖動那鐵柵，只因他的心充滿了種種感動，便努力要向走廊裏張望。他什麼也看不清楚，只見一團黑暗掩住了無人的簷下，從聖馬克路來的風把一種溼氣吹到他的臉上。他仍舊堅持着。後來他從幻夢裏驚醒，便詫異起來，自問他此時到此地尋找着什麼，竟這樣熱心地靠着鐵柵，以至於柵子嵌進他的臉孔裏。於是他重新向前走，一時絕望，心中起了無限的悲哀，似乎此後永遠落在這黑暗裏。

曙光終於出現了，把冬夜的微光很淒慘地照在巴黎的泥濘的石路上。魔法回到新奧比亞的工作場一帶的正在興工的馬路上。路上的新石灰給大雨一打，貨車一碾，竟變了一個汗泥小湖。他也並不看他踏在什麼地方上，他只管走，失脚又站穩再走。巴黎醒了，掃街夫與早起的工人們，一羣一羣地走過，他的心緒更煩。同時曙光也漸漸大了。人們看見他的帽子承着水點，身上 着汗泥，十

分狼狽，大家都詫異起來。他躲進了許多柵欄中間。在他的虛空的靈魂裏只剩有一個念頭：他只自憐命苦：

於是他想起了上帝。他忽然起了要求太上的安慰的念頭，連他自己也很奇怪，覺得是意料不到的事。因此他想起了衛洛先生，同時腦海裏浮現出他那肥滿的臉孔與破壞的牙齒。數月以來，他避免與他相見，他非常傷心；現在假使他去敲他的門，倒在他的懷裏痛哭，他一定很快樂的。從前的時候，上帝總能矜憐他。他稍有一點兒痛苦，或在生活之路上遇着了一點兒障礙，他便進了教堂裏跪着，把微小的生命去倚仗太上的神威；他祈禱了出來，心中泰然，預備委身於社會上的善舉，一心只希望永遠得救。但是，現在呢，除非是他怕墮落地獄的時候纔到教堂裏走一趟。一切的惰性都中傷了他，娜娜就誤了他的儀禮。現在他覺得忽然念及上帝乃是可怪的事情。唉，當初他這懦弱的人性與那兇惡可畏的孽障相遇的時候，爲什麼他不卽刻念及上帝呢？

然而他艱難地向前走，要找一個教堂。他記不得了，晨光把路向改變了。後來他走到了安登路口，瞥見聖三教堂的鐘樓模糊地隱在大霧裏。白色的塑像下臨着零落的花園，好像黃葉叢中的許多怕冷的梵奴。到了長廊下，他喘氣一會兒，因爲上階時辛苦了。他進了教堂裏。教堂裏很冷，昨夜的

爐火已經熄了，很高的穹窿裏充滿了一種輕烟，是從玻璃大窗侵入的。堂廡下黑色沈沈，杳無一人；在這曖昧的夜色裏，只聽得一陣破鞋之聲，原來是一個堂役初醒惺忪，懶懶地捺他的鞋子。摩法摸着了一排椅子，一陣傷心，跪了下去，靠在聖水瓶邊的欄柵前面。他合了掌，思索祈禱的話，深願盡心懺悔一番。但是，只有他的嘴唇開闔，唸着些語句，而他的心却奔馳教堂之外，沿着馬路上走，並不休息，如受了鞭策一般。他說了又說：「上帝啊，請您救我罷！上帝啊，你的所創造的人，到來憑您判罪，您不要放棄了他啊！上帝啊，我崇拜您，您肯讓我死在您的敵人們的手裏嗎？」沒有一人回答，黑影與冷氣落在他的肩上；遠遠地聽見破鞋之聲，妨礙他的祈禱。在這無人的教堂裏，他始終只聽見這可恨的鞋聲；在做彌撒的人未來以前，竟沒有人先掃一掃地。於是他扶着一張椅子起來，膝骨窄窄地作響。原來上帝還沒有到這裏來。那麼，爲什麼他要到衛洛先生的懷裏痛哭呢？衛洛先生是一個人，越發不中用了。

他機械地走回娜娜家裏。到了門口，他覺得淚滿眼眶；這並不是自恨命苦，只是弱了，病了。他接受了太多的雨點，感受了太多的冷氣，實在疲困不堪了。他想起回到米洛邁斯尼路他的公館裏去，心裏越發害怕。娜娜家的門還未開，他只好等候門房出來。他上樓的時候，早已給迷人的暖香侵

了肌膚，他以爲不久便可以伸腰暢睡了。

索愛開門，看見是他，一則吃驚，二則耽心。說娜娜頭痛得很厲害，一夜不曾合眼。總之，她還可以進去，看夫人是否睡着了。她進了臥房之後，他便倒在客廳裏的一張靠背椅子上。娜娜即刻出來了。她纔跳下床來，僅僅穿了一條褲子。赤着腳，披着髮，襯衫是縐的破的，顯得是戀愛之夜的顛倒衣裳的情景。

娜

『怎麼又是你！』她漲紅了臉說。

她爲怒氣所驅使，竟上前要把他摔出門外。但是她看見他這般潦倒，便起了憐憫之心。於是她比較地溫和了些，說：

娜

『唉！我的可憐的小狗，你的身上好乾淨！什麼事呀……你去偵探了他們嗎？你枉自提心弔胆嗎？』

他默然不答，像一個被槌打了的老牛。她懂得他始終還沒有證據，便說話安慰他道：

『你看，是我弄錯了。你的妻子是正氣的，還有什麼好說……現在，親愛的，你應該回家睡覺去。你非睡覺不可了。』

他只是不動。

『噯呀，走罷。我不能留你在這裏……在這時候，大約你也不打算在這裏住下吧？』

『不，我們一塊兒睡覺。』他吃吃地說。

她勉強忍着一種激烈的舉動。然而她動了怒了。他不是瘋了吧？

『噯呀，走罷，』她又說了一次。

『不。』

第七 於是她心中起火，大嚷起來：

『你真令人可惱……老實說，我討厭你到了十分，請你回去見你那給你戴綠帽子的老婆去罷！……對了，你是個烏龜，現在是我明白對你說了……好！你打算走了吧？你終於放了我吧？』

摩法的眼眶裏滿是眼淚，合了掌說：

『我們睡覺罷。』

309 忽然間，娜娜怒氣填胸，自己也哽咽起來，說人家欺負她！這些事情與她有什麼關係呢？她很客氣地說了許多委婉的話來報告他。他却歪纏到她的身上來，豈有此理！她有的是好心，却好不到這

地步！此刻她用拳打着桌子罵道：

『娘的！我夠受了！我的主顧多着呢，把我剖解了也還不夠分派，而我却想要忠心於一個人……但是，親愛的，假使我一開口，明天我怕沒有錢用嗎？』

魔法抬起頭來，十分詫異。說他從前沒有想到金錢的問題。只要她表示一種願望，即刻就可以實現。他的財產全部份都是她的。

娜

『不，太遲了，』娜憤憤地回說：『我喜歡的是不等人家開口就給錢的男人們……不行，你須知，每一次給我一百萬我也要拒絕的。現在完了，我有別人了……去罷！否則我決不回答你的話，而且我要鬧一個鷄犬不寧。』

娜

她盛氣地走向他。她自以爲是一個好心人被激動了氣，要把欺負她的男人報仇，自信她有這權利，而且比他高尚。這時門又開了，史丹奈進來了。這一次鬧得兇到了極點。她有了一種可怕的呼聲：

『好！另一個來了！』

史丹奈被她喝呆了，便停了脚步。他看見了魔法，心裏很不自在，因爲自從三個月以來他總恐

怕與魔法分說。他的眼睛眨了又眨，很難爲情地搖擺着向前，同時避免與魔法的眼光接觸。他不住地喘氣，臉上飛紅。原來他走遍了巴黎，特來報告一個好消息，却恰巧遇了這一場災難。

『你呢，你又要怎麼樣？』娜娜粗聲地說時，與他你我我地稱呼，也不管魔法在旁邊聽見。

『我……我……』他吃吃地說；『我有一樣東西交給您，是您所知道的。』

『什麼東西？』

他猶豫地不肯說出口。原來前天晚上她同他說過；假使他不替她弄到一千佛郎給她還債，她就不接見他了。兩天以後，他僕僕風塵，直到今天早上纔湊足了款子的數目。此刻他躊躇了一會，終於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封包來，說：

『是那一千佛郎。』

娜娜早已忘記了。此刻見他說起，便嚷道：

『一千佛郎！我要你們施捨嗎……誰希罕你的一千佛郎！』

她接過了那封包，扔在他的面上。他變了一個有見識的猶太人，彎着腰很辛苦地把那封包拾起來。他呆呆地只望着娜娜。魔法與他互相丟了一個眼色，大家垂頭喪氣；同時她却兩手叉腰，越嚷

越高聲：

「呀！你們欺負我夠了嗎……你呢，親愛的，我喜歡看見你也來了，因為我可以把你們一掃而空……呷出去！」

他們都像瘋癱了似的，並不忙着要走。她又說：

「喂？你們以為我糊塗嗎？也許吧！但是你們太令人討厭了……呷！我不高興出風頭，餓死了我也是甘心情願的。」

他們哀求她，想要使她息怒。她又嚷道：

「一二三，你們不肯走嗎……好，請你們瞧。我有客呢。」

她很粗暴地把臥房的門開得很大的。於是魔法與史丹瞥見方丹躺在衾枕狼藉的床上。他料不到娜娜教他這樣見人，所以他的兩腿朝天，襯衣飄蕩，把一團黑肉滾在揉皺了的花紗裏，像一隻雄山羊。再者，他在女人床上給人家撞見成了習慣。也就不慌不忙。他給他們嚇了一跳之後，即刻鎮靜了，撈了一撈他的嘴，抽了一抽他的鼻，做了一副鬼臉。原來自從一個禮拜以來，娜娜每晚到陸離戲院去找方丹；這是蕩婦們的淫癖，她們專找最醜的丑角。

『你們瞧！』她說時指着方丹，活像表演悲劇的女伶的手勢。

摩法本來一切都忍受了，此刻看見娜娜如此凌辱他，他的心中不忿。

『娼婦！』他吃吃地罵。

娜娜已經到了臥房裏，聽見伯爵罵她，又出來答話：

『什麼？娼婦！你的老婆呢？』

她走進了房裏，猛然把門一闔，加上了門子。摩法與史丹奈二人獨自在客廳裏，我望你，我望你，默然不語。索愛進來了。她並不趕他們走，倒反同他們談了些很入理的話。她是一個識事體的人，覺得夫人做事未免太過了。然而她到底袒護她的主婦。她說這丑角是不相干的，只要讓她的脾氣發過了就好。他們二人一言不發，便都出去了。到了馬路上，同病相憐，二人默然地互相握了一握手，然後他們扭轉了身子，一步一跌地各走各的道路去了。

摩法回到米洛邁斯尼路的時候，他的妻子恰恰也回來了。二人在廣闊的樓梯上相遇，黑暗的牆壁射下了一道冷氣。他們抬頭，互相見面了。伯爵的衣服還染有汗泥，面色驚惶。顯得是從淫邪的地方回來的人。伯爵夫人像是在火車上過夜困倦了似的，頭髮梳得不好，眼皮起了一道濃青，正在

都

都

512

站着打盹。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五日發行

三娜 娜 上冊
文庫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所 門市部 分局 代理店

EMILE ZOLA

王 了 一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上海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 京 興 安 大 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三 通 文 庫 出 版 目 錄

本 局 編 輯 部 編

出版敘言

文庫之發行，各書局早有先例。其意義之重大，無容重述。已發行之各
 家文庫，多已散失不齊，或亦難重資續印，本局不自謂陋，集成三通文庫，各
 由編輯部按月彙輯。全部文庫冊數，暫時未定，亦不分門別類，擬俟彙集相
 當成續時，再細別門數，編定冊數，逐年集成，將來當然大觀，並不限於時
 間性，年可出一卷，此與其他書局文庫不同之點。至若本文庫精工印刷，取
 價低廉，志在普遍購，買收藏容易起見。零冊選購，亦可聽便。

書 名	著 者	冊 數	書 名	著 者	冊 數
娜 娜 上 下	王 宏 拉 原 著 了 一 譯	二	中 國 古 代 教 育 思 潮	王 一 鴻 著	一
復 活 上 中 下	托 爾 斯 泰 耿 濟 之 譯	三	經 濟 學 論 文 集	馬 寅 初 著	一
教 育 漫 話	洛 克 原 著 傅 任 康 譯	一	大 唐 西 域 記	玄 奘 著	一
中 國 文 學 史 概 要	胡 懷 琛 編	一	長 生 殿	洪 昇 著	一
文 史 通 義	章 學 誠 著	一	牡 丹 亭	湯 顯 祖 著	一
中 國 歷 史 研 究 法	梁 啟 超 著	一	古 書 疑 義 舉 例	俞 樾 著	一
中 國 哲 學 史 大 綱	胡 適 著	一	徐 霞 客 遊 記	徐 宏 祖 著	一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三 通 文 庫 出 版 目 錄

本 局 編 輯 部 編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	少年科學大綱	歷代名人年譜	獵人日記	讀通鑑論	中國文學家列傳	中國經學史	桃花扇	原富上中下	書名	著者	冊數
梁啓超著	李兆洛著	密威孫著 胡伯烈譯	吳榮光編	屠格涅夫著 歐陽之譯	王夫之撰	楊蔭深編	木田成著 孫伍工譯	孔尚任著	亞丹斯密著 原復譯			三
小物件	莎士比亞傑作(三)	莎士比亞傑作(二)	莎士比亞傑作(一)	馬氏文通	高等國文法	國故談苑上下	十家孫子兵法 會註	徐騎省集	顏氏家訓	書名	著者	冊數
李劫人德譯	莎士比亞傑作 田鐵譯	梁實秋譯	梁實秋譯	馬建忠著	楊樹達著	程樹德著	孫星衍校 吳人驥校	徐鉉撰	顏之推撰			一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三 通 文 庫 出 版 書 目

本 局 編 輯 部 編

政治學	科學的故事	馬哥字羅遊記	懺悔	更生記	三四郎	現代文學評論	高等測量學	無機工業化學	有機工業化學	書名
陳天啓譯	法布爾著 宋易譯	張星煥譯	高爾基著 何妨譯	佐藤春夫作 查士驥譯	夏目漱石著 崔萬秋譯	錢歌川編	陳本端著	蘇元復編	傅克忠編 趙鏞聲編	著者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數
	宋文卷一	隋唐卷一	六朝卷一	晉文卷一	中國行政法總論	考試指南	地理政治學	社約論	孟德斯鳩法意	書名
	陳崇實選註	陳崇實選註	陳崇實選註	陳崇實選註	陶天南著	本局編輯部	五阿部著	丘復直著 百齋譯	孟德斯鳩著 原復譯	著者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冊數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三 通 文 庫 出 版 目 錄

本 局 編 輯 部 編

工業政策	交通政策	收入及卹貧政策	中國刑法溯源	日知錄	偽經考	天工開物	羣學肄言	修辭學發凡	一元哲學	書名	著者	冊數
菲里波維著 馬君武譯	菲里波維著 馬君武譯	菲里波維著 馬君武譯	徐朝陽著	顧炎武著	康有為著	宋應星著	嚴復譯	陳望道著	赫克爾著 馬君武譯			一
托爾斯泰傳	幼年時代	日本之文學	航空學	中國音韻學	中國作物論	兒童心理學新論	東塾讀書記	農業政策	商業政策	書名	著者	冊數
羅曼羅蘭著	高爾基著 陳小航譯	謝六逸著	施兆貴著	王力著	原頌周著	考夫卡著 高覺敷譯	陳澧著	菲里波維著 馬君武譯	菲里波維著 馬君武譯			一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二 書叢小通 二

物 讀 識 智 般 一

◀ 象萬羅包容內 ● 種一書新出日 ▶

本局發行
 之小叢書
 可稱小叢
 書中之最
 精緻者分
 類編列號
 目並以封
 面紙色表
 示內容區
 別購置全
 部不僅可
 作學識上
 之顧問且
 可使案頭
 生色不少

一・粉紅色 (一〇〇〇一)

▲ 現代文學

(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 (二〇〇〇一)

古文學

三・淡黃色 (三〇〇〇一)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 (四〇〇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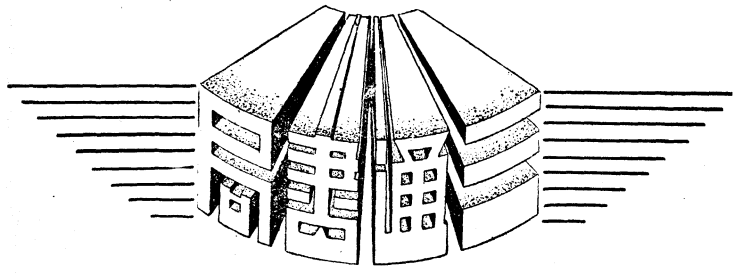
哲學・宗教・教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 (五〇〇〇一)

▲ 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贈 卽 索 承 錄 目 細 詳



現 代 作 家

選 集

上海三通書局發行
北四川路文路口八三九號
外埠分局暨各地代理店均有發售

第 一 輯

十 二 代 表 作

- | | | | |
|----|-------|-----|-------|
| 1. | 魯 迅 | 7. | 郁 達 夫 |
| 2. | 郭 沫 若 | 8. | 徐 志 摩 |
| 3. | 周 作 人 | 9. | 巴 金 |
| 4. | 茅 盾 | 10. | 葉 紹 鈞 |
| 5. | 林 語 堂 | 11. | 田 漢 |
| 6. | 冰 心 | 12. | 丁 玲 |

目 價

每册 法幣一元五角
全集十二册
法幣十八元正

色 特

執現代文壇之牛耳
是海內作家之代表
為選集中之精選本



廉物美 實切 處風行 日語會話自通

本書在日語會話書中，銷行最廣。今已十六版出書，頁以編排醒目，取材實用，始克臻此。為適應新時代，日語為人人所必研，諸君有志於此，當以此書為階梯。售價極廉，自尤為讀者所樂聞也。

研究日本語文的良好導師

日本語文鍵

蘇勉知著述 岩尾正利校閱

日本口語與文法不同，吾人進研日本語文，必須真切了解口語與文法之運用與真諦。本書乃唯一適合國人進研日本語文之書籍，對日本語文之淵源及其特徵，詳加闡述，文法條例，更分析透徹，遇不易明瞭處，另加圖解說明，立可融悟。

本書係分課撰述，大中學採作教本，尤為適宜。

中日語文研究書中之皇座

中日會話集

丁卓編著

本書出版以來，荷蒙研究語學人士紛紛購讀，九版出書，連印連鑿，行銷達數萬冊，現應讀者需要，添註中國國語讀音，並於卷首加載國語上海語兩種「聲音概要」，全書內容，增加九十餘頁之多，對於促音轉音等皆加記號，且於日本字母圖說中加入國音國字，初學者亦可一目瞭然，故定價雖稍貴，實際上極值得也。



袖珍 日華新辭典

文字為溝通文化之津梁，欲研究一國之文化，必須先學一國之文字。而今時代更迭，日本語文，尤在人人有研究之必要。辭典為吾人案上之導師，研究日文，如能獲一完善之日華辭典，更易收事半功半之效。本書以國內初學者為對象而編著，每逢一難解之品詞，即於詳盡的釋義之後，附以切於實用之例句，且繫以漢文解釋，一經檢閱，既明義理，又知用法。裨益學者，無逾於此者矣。

工具書中必
備之工具書

自然科學辭典

鄭貞文主編
每冊定價四元

自然科學為重於任何一切學問之學問，格物致知，昔賢早已注重，近世富強之國，無不由於自然科學之發達。本書係綜合各科學而編輯，由各科專門人才分任其事，蒐集分彙，積日累月，始成巨帙，萃八千餘條之名詞，都一百六十萬言，包羅全部自然科學，內容豐富，材料新穎，如天文學上之冥王星，物理學上之有聲電影，化學上之素氣等，均詳為解釋，利便學者良多，不特各大中學校各圖書館悉應購備，即各級學生各校教師，均宜人手一篇，為自然科學之參考，蓋所費微而用途殊廣也。

三 通 書 局 印 行

基本日語讀本

張 駿 嶽 著

特色一斑

本書為一冊日語專修學校或日語補習學校教本之用，有志學習日語者，用此書自修，亦甚相宜。

本書之編著分一、二兩篇。第一篇專論發音，臚列所有規則，並附單語，以作練習，第二篇專論基本語法，以口語文法為立脚點，按照品詞順序說明，使讀者完成其日語之全般知識。

本書能以最少之課數作成有系統而完備之書籍，俾於三個月內，教授完畢。

本書另有附錄，分譯文，註解及文法，三路解釋，使教者有所參考，讀者便於自修。

三 通 書 局 出 版

初版新書

- 新中國遊記
- 怎樣保持健康
- 趣味的遊戲算學
- 東亞綜合體之原理
- 中國哲學史
- 印度哲學史
- 教學指導
- 教師節與教師幸福

- 樸 士 著
- 恆 如 著
- 張 駿 嶽 著
- 谷 口 吉 彦 著
- 胡 逸 名 譯
- 秋 澤 修 二 著
- 汪 耀 三 譯
- 劉 執 之 譯
- 張 駿 嶽 著
- 張 駿 嶽 著

學習日語小叢書

本叢書為初學日語最精彩之讀物，內容極有趣味，每篇附以漢譯並註釋，暇時研讀，進步極快。貫通日語，指日可待。

第一輯

每冊一角五分

- 1. カジトカニ
- 2. ハトノオハカ
- 3. ツノコトカラ四ツ
- 4. ハルオノオミヤダ
- 5. カチカチヤマ
- 6. クジヤクノジマン
- 7. ウサギノオツカイ
- 8. カチカチヤマ
- 9. ハナサカジジイ
- 10. サルカニカツ

